烟雨朦朦的往情

雨心思灵

目录

I 第一部 11

1 烟雨朦朦的亡灵 13

2 爱的故典 17

3 相爱的开始 21

4 哀怨 27

5 回忆 31

6 你在哪里？ 35

7 奇遇 41

8 殉情 45

9 分离 49

10 回头 53

11 小荷 59

12 雨荷 63

13 庆生 67

14 梨花 73

15 梨花仙子 77

16 受罚 **81**

17 蒙冤 **85**

18 回忆往事 **89**

19 提拔 **93**

20 梨花生日 **97**

21 车祸 **103**

22 怀疑 **107**

23 小翠鬼影 **111**

24 思念 **115**

25 茅山道士 **119**

26 再度陷害 **121**

27 咬伤情人 **125**

28 伤了梨花 **129**

29 乌乌离去 **133**

30 阿瓦 **137**

31 梨花受伤（上） **141**

32 梨花受伤（下） **145**

33 爱 **149**

34 梨花病 **151**

35 凑钱治病 **155**

36 离去 **159**

37 误会更深 **161**

38 误会离去 **165**

39 黄林疯了 **169**

40 回家的路 **173**

41 回去 **177**

42 回家乡 **179**

II 第二部 **187**

43 女鬼推车 **189**

44 梨花寻找 **193**

45 传情花 **197**

46 梨花受辱乌鸦相救 **201**

47 乌鸦复仇 **205**

48 山里山妹妹 **209**

49 重回山里村 **213**

50 梦里 **217**

51 梦外 **221**

52 赏月 **225**

53 巧遇弟弟 **229**

54 狗狗漆漆 **233**

55 梨花来到山里村 **237**

56 石头弯湾 **241**

57 老家的老屋 **245**

58 山上车站 **249**

59 鬼的约定 **253**

60 鬼定火车 **257**

61 哑巴舞 **261**

62 云彩儿的不幸 **265**

63 寻找黄林 **269**

64 糊涂的亡灵 **273**

65 云彩气疯 **277**

66 爱的《思念》 **281**

67 流浪楼底 **285**

68 李家果果 **289**

69 女鬼相救 **293**

70 忘了承诺 **297**

71 女鬼狠心 **301**

72 画中鬼妹 **305**

73 英雄救美 **309**

74 审问糊涂人 **313**

75 再见鬼魅的乌妩 **317**

76 偶然的消息 **321**

77 擦路而过 **325**

78 流浪的乞丐 **329**

79 乞讨的生活 **333**

80 《西海情歌》的故事 **337**

81 人间天堂 **341**

82 含苞欲放的梨花 **345**

83 黄林清醒 **349**

84 找到梨花 **353**

85 鬼说鬼故事 **357**

86 回眸相会 **361**

编者序

能读到这本书，估计您已经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雨心思灵，有个更有名的名字——“黄雀飞”，是希顶语和希顶字母的创造者。如今希顶文化已经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亚文化，但其源头——黄雀飞本人的处境并未明显好转。

黄雀飞本身，是一名出身农村的工人，同时又是网络小说和诗歌创作者、网络亚文化的核心人物，但如此多的身份，在他近日遭遇车祸时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这正像本书主角黄林虽然是亡灵公子、帅气而有才华的歌手和吉他手，遇到危险时瑶池确实会出手（如同现实中社区成员的某些帮助），但作为出身农村的工人，仍然长期遭遇各种苦难。

这本书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刻画非常细致，因为这本书正是长期处于底层生活之中的人自己写的。当然，这也导致原稿中存在大量的病句、标点符号错误和错别字（甚至许多地方他与她写反了），尽管编者尽量修正，也会有许多漏改之处，请读者理解。

但本书真正的主题是爱情，黄林与乌妩、梨花、云彩儿、白雨荷等人之间感人而细腻的爱情故事，编者认为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文中穿插的大部分诗歌，若非注明，也均是作者亲自编写。而且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有角色歌，丰富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本书的另一个值得阅读之处在于，大量反映了湘西南地区的民间风俗，书中提到的许多民间传说都是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各地的民间文化研究，可能《烟雨》和其他类似的网络小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本书的结构比较特殊，尤其开头部分时间顺序较为混乱，人称系统也颇为复杂。本书中存在部分希顶语内容，已经尽量做了脚注。对于涉及湘西南地区的地名，也尽量考证了原型，但仍有桃县、桃源镇、石头弯湾村等不能完全确定原型。

对于作者认为江南是湖南省的看法，由于此话题的争议性，也希望持不同观点的读者尽量包容。编者个人认为黄雀飞笔下湖水蓝蓝的邵阳盆地本身已经构成了独立于传统江南的另一种独特意象，从鬼定到楼底底的周边地域梗也有其独特趣味。

希望读者能享受这场宏大的爱情盛典，在跨越三省的奇幻旅途中，见证亡灵公子最终与 ɥɐʃ-ɹɐʃ 重逢的感人时刻。

Part I

第一部

Chapter 1

烟雨朦朦的亡灵

江南在何方，淡淡的，是不是湖南省[1]？谁知道，他，失落的亡灵，在哪里？

他没有名字，听黄叶林中落，号，黄林[2]，背上行囊远行，他静静地走，没有目的，走，走上火车，电驰云骋去远方，没有地点。我心里烦死了，来到楼底底[3]，没有钱，坐在路边，问问 ali，我爱的女人在哪里？我会守候在故乡，现在我流浪深圳[4]，已经失去灵魂，我是黄林公子，于是回想娄底[5]那段日子，回忆娄底那个夜晚，我一个人去了一个网吧，有个可怕的网吧名字，叫无缘网吧，有一个美丽的老板娘，美丽动人如画，还会说："a 哥，你从哪里来？怎来网吧，难道你忘了我吧，我就是她？还记得我吗?"我笑了笑说："我不认识你，怎么啦！你这里网吧里只有我一个人，怎么？人那去了。"我看看店里只有我一个人，午夜的灯，点亮我的眼睛，看见阴暗的的影子在晃动，好像谁跟着你，到底是谁在背后戏谑你，怎么？我躲避在墙角，打开电脑，一刹那，有一鬼魅的头像在扭曲，说："朋友，欢迎你到来，呵呵。"

我怕了，说："你是谁?"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美丽性感的老板娘，走到我身边，说"哥哥，你在做什么，怎么躲在这么一个角落，让我好找，你怎么让我一个人坐台，却不管我了?"于是用身体磨索我，感觉她丰满的胸器也许在膨胀，我心里一热，好像去抱着她，可是我又怕，这么女人是不是骗钱的，我手里只有 4 百元钱，我还要去深圳，可是没有钱，我这样一个穷光棍，怎么能遇上这么美丽的女人，这个社会，怎么可以相信一个陌生的女人，又这里的美丽，勾引我的灵魂，我怕："我是人，我不要你这样的妖怪婆，我也是光棍，也有尊严!"我推开她，脱开她缠着我脖子的手，我逃离，逃离网吧，我走，

[1]本书作者雨心思灵出生在湖南省。

[2]对应作者名：黄树桥，同时谐音亡灵。

[3]娄底的别称

[4]深圳，中国南部广东省的特大城市。21 世纪初期，许多湖南人来到深圳打工。

[5]娄底，湖南省的城市，靠近雨心思灵的家乡邵阳市。

走过，回头看，那里有网吧，只是一颗树下，一个女人影子垂钓在树上，在风中摇摆，那是什么，这么可怕，为什么 a？他走 a，不知道去哪里，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只看见月色下，几个男人扭打推搡一个女人，女人被动逃避，想逃却又无奈，他看了心里就烦，如同爱，想爱却又不能离开，不知道那来的勇气，从上前，推开那些男人，挡在女孩前，怒气说："你们怎么可以欺侮一个女孩，怎么？"那些人一愣，然后笑了几声，说："呵呵，大爷今天做的事，有人还敢管，哼！跟我打？"那般人："是！"、"好的！"应声挥手殴打，黄林也被迫还手，也不知那来的力气，放手呼呼有风，真英雄救美汉子，把几个人打退了，还一脚踹羊腿，把那个头头踹很远，他们骂了几句："要的小子，你狠。"爬起来走散了，他笑了笑，扶起姑娘，说："姑娘，没事吧，怎么？"

那姑娘是个明目秀脸的女孩，透露不羁的眼珠，说："谢谢你，我叫唐梨花，今在酒吧里被那几个人骗，好不容易逃脱，却又被一个人发现，追到这里，幸运有你相救，请问恩人大名何去？"他仔细一看，这个女孩好像乌妩[6]，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天啦。

他胆怯地说："我叫黄林，一个流浪的穷浪子，没有钱了，茫然流浪这里，遇见姑娘。"

唐梨花说："可以叫你林哥哥吗？"

"可以。"

唐梨花说："林哥哥，如果没有地方去，就去我家，我家有的房子，大着呢！"于是挽着他的手，牵着前行，走过几条路，过了几个弯，来到一个小区，偷偷走进去，上电梯，进入 5 栋 11 楼，开门进去。一个老太太在等，看见唐梨花带着一个男人，如此寒酸，更奚落犀利哥一般，不悦质问："哪里的人，你怎么可以带回家？"

她说："奶奶，今天他救我一次，要不我今晚就回不来了，他没有房子住，来我们家住一宿，我们知恩图报，奶奶，好奶奶！"嗲嗲起来了，奶奶也无法。我这个光棍，怎么流浪在这里，我一个人信步在街头走，没有尽头他洗澡睡觉，一个人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还有玉女的香，是她的吗？如同胡蝶儿采花的香！他静静的，怕夜太冷，怕夜太长，孤独的夜怎么入睡，该去那里，深圳吗？那里会有爱吗？有梨花的影子吗？他不知道，想起往事如昔日，那个姑娘在哪里笑，如同春天开的梨花，他哭泣的，拾起手机，殴打自己的脸，自己心爱的梨花在哪里？心里想呼唤她的名字，乌妩，她哪里去了，为什么还记得她，那一年的春天，梨花落满地，为什么？我的梨花，怎么才能遗忘，那个美丽，却有点狡诈的女孩，她在哪里？他摸摸受伤的脸，有那么的痛，唐梨花？他脱口而出："……乌……妩"可是紧紧的闭嘴，因为这是另外的一个女孩的房子，他该闭嘴，可是还是被一模一样的唐梨花听见了，她轻轻的敲敲门，说："林哥哥，你怎么，你梦噎吗？"

他不敢说，淡淡的回应："没有什么，只是回……"欲言又止，咳嗽几下。她他是什么。

[6]谐音希顶字母 wv-u。

她说："那你睡吧！就该忘了吧"是的，他想该遗忘她，那梦里的一片梨花，可是自己曾经为她做的诗，为什么，他还在思念，可是她在哪里？是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妻子，别人的妈妈？只是一切都于他无关，wɛ-ɥuo-mɪ[7]？也许这样……

他不想，推开窗子，看见一片快要落去的缺月，几个小星星在伴，自己的遇伴在哪里，心里片刻的忘记，仿佛看见一颗星星划过来，划落在自己的怀里，有一点神的理解，给他无限的力量思想。

这就是亡灵的力量吧！a 门，我的爱恨力量。清晨，他醒来了，看见阳光如此的明亮媚人，可是，已经失去心，他擦擦眼睛，看见自己破碎的行囊，几件衣服已旧，能够见她吗？他轻轻的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想偷偷的离开，自己去深圳吗？他推开门，回头看一眼，路过餐厅，她已经在做早餐，已经做好的几个小菜，听见他的脚步声，说："你醒来了，黄林，我做了几个小菜，你先喝点饮料，我下好面，就我们一起吃！"

他不知道怎么说："我，…要走了！"

"怎么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怎么这么急着走，也要吃了早点走吧！"

"我要赶火车，我要去深圳?"

"什么时候的？明天走吧，我也要谢谢你，我陪你娄底玩一天，吃了早点，我陪你去改签，我有朋友在火车站上班。"

他支吾，却不知道说什么，这么多年的孤独无缘，今天幸福的救下这样一个女孩，是的，她是感激他的，不是那种爱，莫多情，我的男人。黄林一个人来到娄底石马公园[8]，一个人躲在无人的亭子里，静静的，没有钱，饿，真的没有钱，买吃的，又想起梨花，那个可以深爱的女子，可是她去哪里？再也找不到，拼命忘记，可是心中的痛，却更加刺痛内心，明明爱不着，如同看见井水中明月，如此洁白清澈，却又无可奈何？

黄林用手轻轻的碰一碰，却碎了，梨花，梨花，a，黄林真的好思念你！

他大声呼唤她的字："梨花，梨花，你在哪里?"可是摸摸自己的心，可是那一个人在哪里？5552555[9]

心一阵绞痛，不觉得口里好腥，吐出血来，一个劲儿咳嗽，血，越吐越多，染红了亭子的石桌，多年的病，又复发了，口里喃喃自语："是不是我要死了，梨花，梨花，你在哪里？让我最后看你一眼，我也瞑目了，你在哪里 a，梨花。"

仿佛看见一个梨花初白的女人慢慢的走来，大眼睛，额头有一小伤疤，刘海遮住，笑脸含蓄走来，说："小林子，小林子，我来看你。"

---

[7]希顶语：为什么。

[8]位于新星中路和娄湘公路交汇处，北临娄底火车站，是一个集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也是娄底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形象。

[9]原文如此。

他笑了，向她走去，拥抱她，很久久，清醒片刻，看见抱着是亭子的一个柱子，血吐的更深，一口气没理顺，再也没有回头，倒在地上，去了，西方。

黄林来到一个小亭子里，很古的现代仿品样子，四周是水池，有垂柳条入池水，倒影半露，影影绰绰，几只拳养的鲤鱼，有红色的，特别的醒眼，游泳。

他太孤独了，口袋没有钱，现代的人生，已经不适应他了，他是谁?

他看见水中倒影，自己怎么全白了头，皱纹满满，眼睛沧桑红透，如果伤感的透明，是魔鬼吗？黄林他推开双手，喃喃自语："我不是，我不是魔鬼，我不是 mot-ɣiʎɥ[10]。" 可是一切太迟了，他注定伤心，注定明天的回忆，不是伤心的梦，没有依托的回眸，只在孤独的等待。

他背着行囊，慢慢的走远，他要去那里，他要去深圳，他离开娄底，去了。

他来到深圳，田野新村。敲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是谁？他疑惑错了，又跑到楼上楼下，看看，不能确定，后来还是敲门，是她？朋友阿瓦的女朋友，一个山城女人，朋友不在，寒暄几句。出门找工作，也没有找到，却看见一片美丽的花，

在田野新村，一个招工点，有个美丽的女孩，很暗黑的在树荫下，看不清楚她的脸，黄林有点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哪里见过她，却又记不得了。

她走了，向一个房子走去，没有一个人跟着，好像是没有声音，他跟着去了，来到一个偏僻的一个房子里，一个黑暗的门，她飘然走进去，不见了。

他走进去，却是一片黑暗，他打开手机，照耀着，是一个陈旧的楼梯，他轻轻的攀着上去。

一个很旧的木门，他推开，是一个很书香的干净房子，有一些木家具，一个写字台，有两只乌鸦，一只背上还没有长满毛，但是已经很大。

很可爱，轻轻的嬉闹，看见他来，急急哇哇的叫，好像欢迎。

[10]希顶语：魔鬼。

Chapter 2

爱的故典

他走进，把两只乌鸦放到手心里，两只鸟儿在自由的欢跳，歌唱，像他的妻子孩子一样，也像夜里落去的梦回。好开心，一个陌生的穷光棍在深圳的梦里，也小傻一回。他怃摸鸟儿，如亲人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鸟儿累了，轻轻的躺着睡在他手心，像仙女睡在：mot [1]鬼的怀里，却安然入睡，他笑了，他黄林一个孤独的阿郎，怎也有春天，不是花儿从来没开在他身边，雨儿多多打碎他心间，他也累了，坐在竹椅子上，躺下，让椅子摇摆，好像是鸟儿的欢歌，他睡着了。看见那个女孩，招工的女孩，轻轻的走过来，向他笑，向他明眸，多情款款，如初恋的疏情。他迷迷糊糊，多年的失败，已经不知道人间尚有女人，自己尚是男人，哎，傻情啊！梦里。

她笑脸："我是乌妩，我们很久认识，等待你好久了，林霖，还记得我吗?"他疑惑说："我是林霖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黄林，一切都不记得了，这是哪里，我怎么不知道，乌妩，你是哪里的?"

"你很漂亮，乌妩，这是哪里啊？你的眼睛好清澈啊!"黄林说。

"林霖，这是我们曾经相识的地方，你不记得了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我？我?"

"林霖，不记得了，你没良心，你不是说，在天就是比翼鸟[2]，在地就是相思鬼。"

她边说边苦泣，楚楚可怜。

"我不记得了，真的，是不是很久了，我这么久没有恋了，咋记得，我"

"那么咱们就忘记过去，只记得现在，好吗？来，喝一杯茶，忘记过去，记得现在，就快乐了。"她说，递一杯茶，很纯真地，他接着说谢谢，喝了，倾刻快乐，好像记得她了，她是乌妩，好像是的，轻轻地拥抱她。

[1]希顶语：魔。

[2]邵阳苗族传说，真心相爱的人死后会变成比翼鸟

又听见她唱歌，很美，如天边的乐曲，这么多年，黄林孤僻成痴，早不知道人间尚可男女，好像自己只是傻子，这么多年，忘了，可是听见她唱歌，好像是前世的转移，乌妩，呜呜，怎么现在才遇见你，说“乌妩，你是天使吗？怎么在这里?”

是的，为什么这就是在等待，他她依恋，如同黑夜的星星，很久很久，他轻轻地推开她，来到窗前，心里思念家，心说，我在哪里，窗外怎么没有星星，推开窗，有一书阳光照耀进来，好像很美。看见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旧家具，一只乌鸦，在他的手心吸血，如同魔鬼，他不恨，手痛，心不痛，轻轻地推开，说：“乌妩，呜呜，莫吸我的血，怎么从前，与你相恋，今年今天，还吸我血。”轻轻的把乌鸦放一边，才记得自己应该回到朋友那里吃饭了，该回去了，打开手机，照耀前进，下了楼梯，来到阳光下，看见上面一个黑暗的房子，看不见一点光，透出，只有阴暗，灰色。夜里归来，黄林来到阿瓦的租房，阿瓦回来了，做好满桌的菜，他的女朋友桂花儿也在，尤物雅思，大方，殷勤。邀吃请品的，热情，黄林很是谢谢开心，一起看《平凡的世界》[3]，孙少平[4]坎坷的爱情，田小霞[5]的不幸离去，黄林很是伤心，回忆起曾经也是一个叫小霞的女孩和他的一段回忆，小 xaɞ[6]，你在哪里？这么多年，你好吗？还记得不那个小漆匠师父，那个在你十七岁的时候，问你，和我相爱，你还记得我，记得七林，记得我黄林，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七林，想到这，黄林忍不住流泪，看见田小霞被洪水冲走，黄林也和孙少平一样，永远失去了小霞，桂花儿看见他流泪，笑了，和阿瓦亲昵弄眼。

黄林不好意思，说：“小霞真美，好久没有看这种真挚真心的电视剧，小霞，真让人心疼，阿瓦，桂花儿，你们学学。呵呵。”

他一个人夜里睡不着，牙齿痛死了，30 多岁的农村好汉子，病了，工作也没的，回忆十多年前那个扎小辫子的女孩，还是那样天真吗，还是在夜里，和他在书店守店吗？偷偷的听她说梦话吗？躲在那木门边，轻轻的听，小偷一样，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听少女做梦，听女孩讲梦话，呵呵。或者第二天，拦着她，要她做婆娘，听她说我还小，她妈妈说十七岁，不嫁。呵呵，黄林偷偷的笑了，现在却流泪了，这日子不复有。

黄林深夜不能入睡，白天遇到的莫名其妙的女孩，她怎么叫乌妩，好奇葩的名字，像一只无名的乌鸦，来到他身边，却那么温柔，是福，是泣。还是不幸的来了，可是又莫名其妙的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霞，想起自己最年轻的时候，自己梦寐的爱情，想起小霞扎的小辫子，想起她半羞半嗔的少女情怀，令人回味，想起她在售货台静静的样子，想起偷偷的在她的背后，弄她的小辫子，她不生气搞怪的样子，li-xaɞ[7]，你在哪里，还可不可以

[3]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

[4]《平凡的世界》主角。

[5]《平凡的世界》角色。

[6]希顶语：霞。

[7]西丁语：李霞，西丁语是希顶语的早期版本。希顶语作 lɛɟ-xaɞ。

遇见你，黄林轻轻的叹气，轻轻的起来，站在窗前，看见万家灯火，明媚繁华，可是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能找到自己心里的小霞，自己都三十多岁的男人，在故乡的家里，已经是半老光棍了，可是在深圳街头，怎么能找到自己的心爱，白天那个美丽的女孩，她是谁，怎么她认识我，她的手那么冰冷，如冬天的雪，没了温暖，她是谁？怎么认识我？是前世吗？可是自己夜里想她，是不是她下了爱的蛊，他头痛了，怎么好像是……

第二天清晨，桂花儿做好了早餐，备好了洗刷，阿瓦也催吃了，有女朋友日子真好。黄林醒来，羡慕他们，草草吃了，又出门找工作，深圳真好，却没有他的工作，匆匆忙忙的行人，匆匆忙忙的心，随风远方，他走在陌生的街头，每每想起，那么多的美眉，哪个认得我？都是找工的，要的多是小女孩，问了很多，都不要黄林这样的人民，呵呵，怎么她还在，乌妩，一个美丽的脸，半掩饰。她在找工作，还是在……

黄林看见那个女的去原来那个房子，他跟着去，却不见了，只看见那两只乌鸦。把乌鸦放到手心里，天好像黑了，不知道怎么来了一个女孩乌妩，还是那么美，可是却静静的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他。他说："乌妩，我真的是林霖吗?""是的，你想回到过去吗?""想，你帮我吗?""可以，你握着我的手。"他轻轻的握着她的手，渐渐好像看见……

在 n 年前的一个清晨，他来到广州[8]白云区[9]，在街头找工作，好久也没有找到，他一个傻二哥，总没有人要。他来到一个袋子厂招工，去问，还好，一个清丽的女孩，问"这里招工，""招，""我可以吗?""可以，""我明天来上班""可以"

很幸运，他终于有工作了，不用留宿天桥下，不用爬到树上过夜了。不用……！

有了工作，还认识一群女孩，还认识一个叫乌妩的女孩，她是广州的，临时顶着牌子招工的，大方得体，那时候他也是 20 多岁，乌妩 18 岁，天真美丽的年龄，圆圆的脸，黑色的头发，扎了一个节，年青朝气。

他她很快就熟悉了，于是工作共同协作，在一个简单的厂房里，一个较大的民居里，40 来个平方吧，10 多个员工，下料的，裁缝的，她是，而他是刷胶的下手工人，他笨，但心深，学习很快。

[8]广州，广东省省会、特大城市，湖南人除了深圳外的另一主要打工地点。

[9]白云区，广州市中北部市辖区。

Chapter 3

相爱的开始

他们相爱了吧！上帝 a，也许这是注定的缘，一个假期的夜里，他一个人坐一个小区的绿化带的草坪里，也有很多三五成群人，也更扎有情侣，只是他孤独的，他看看高大如欧式建筑的大楼，星灯如昼。他思念家里，病了的父母，美丽的家园石头弯湾[1]。

很久，不知道："林霖，你在干啥，想什么，傻傻的小子。"他回过神来，原来是乌妩，调皮的眨眼睛，逗乐笑脸，清澈可爱。

"在这里休息，坐坐，散散心嘛，乌妩，你在干啥，去哪里玩，怎么打扮这么漂亮，怎么，勾仔[2]去里?"他看见买了新衣裙，白色的，绣着点滴花叶，锁着片片花式边缘，大方得体，虽是地毯货，却真的是好看。

"没有去玩，就路过这里，却看见一个傻二哥在这里发呆，过来看看，原来是林大公子，我们的刷胶匠，不请我坐坐，呵呵。"

"你坐吧！乌妩。"她坐下，在他的身边，一阵少女的幽香，她用手递过一袋水果，他吃了一点香蕉，惭愧。

"林霖，你在想什么？怎么没有约个美女来玩，你们的湖南娜妹子。"

"哪里有，不过，现在身边多了广州的美眉，不是也好。"转脸直视她，笑笑。

她脸红了，如春天风吹红的桃花，瓣瓣红透了，心里好像是甜的。

却又"呸呸呸"的几句，带着娇气滴滴的，正色地说："林霖，其实你很聪明的，应该做的什么?"

"唉，这个社会，都是拼爹的，官员一桶的社会，哪里有希望?"他透露淡淡的无奈。

他她说了一段话，也亲蜜很多，排着静静的走回宿舍。

……

[1]原型可能是邵阳市新邵县石头湾

[2]粤语，指泡帅哥

他醒过来看看乌妩，说："我是林霖，可是为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乌妩，我们原来在十年前就认识了，可是十年了，我为什么却都忘了，我怎么忘了你，到底是为什么?"

她没有激动，只是淡淡地说"很多事，很久了，也许你会明白的，以后你一定会明白的！林霖，这么多年，我们心灵相隔，却又是这么的孤苦，林霖。"

黄林激动地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不来找我，我真的想你，可是我怎么不记得你，乌妩。"他轻轻的把她拥抱在怀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好像又记得她了，乌妩。黄林觉得夜好深好怕，于是推开乌妩，来到窗前，看见有光线进来，推开窗子，却看见光线进来，没有了乌妩，只有乌鸦在房子飞，觉得奇怪，就慢慢的走下楼梯。回盆友 a 瓦租房那边。路过一个 kafʁ[3]店，看见两个人卿卿卿我我，好像记得什么，好像自己在哪里见过她，好像是在咖啡店见过乌妩。

好像是 8 年前，在一个咖啡店，好像是莲花池咖啡店吧[4]！广州最美最好的咖啡店，莲花形的花蕾造型，高档的环境，高雅大方，乌妩早在那里，黄林穿过一个莲花池的池水，小心翼翼的。看见别人笑话，来到一个大的包厢，乌妩在那里，还有一对中年夫妻，可能是她的父母吧！看见他嘻嘻一笑，他要了一杯咖啡，就坐下来，他极不自然，乌妩对他介绍，说："这是我的爸爸，"一个普通的男人，他点头称呼，"这是我的妈妈。"一个成熟的女人。他也尊敬一句。

于是快乐地说话，却极不自然，好像她妈好像嫌弃他，聊完后，他来到结账处，什么 4 杯 kafʁ，208 块，我的天哪！他回到租房，a 瓦早在等待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女人难免唠叨，桂花儿，说"你是不是没去找工作，a，大把工厂招工的，你去随别找个小厂，三两千元钱，随别进。"

他知道的，自己在这白吃白喝的，肯定的不好。他知道明天一定要找个厂。

终于有个厂要了，一个纸箱厂，看了一下，也不错，就是做的有点累。

下午还是去了那个旧屋，旧楼，乌鸦还在，放在手里，看见了乌妩，还是那样美，握着他的手，仿佛看见很久以前。

乌妩父母反对她他来往，而更愿意把女儿嫁给她的表哥，就是她的厂的老板的儿子，一个帅气的富二代，可是林霖也喜欢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喜欢他，两人常常偷偷的来往，在一个夜深的地方，他她许下相思今生的月下诺言，天也是我们的爱慕。

拜天地，私定终生。林霖还刻了一只黑色的美丽的乌鸦给她，给她作定情礼物，爱乌及屋。

她说："我愿意嫁给林霖为妻，不管贫穷，还是病伤，我都不离不弃，那怕有一天，不幸变成一只乌鸦，我都永远飞到他身边，不离不分，相爱终生。"

---

[3]希顶语，咖啡

[4]现实中没有此咖啡店，也可能已经倒闭

他说："我愿意娶乌妩为妻，不管美丽的丑陋，生与死，我都真心爱她，那怕有一天，我傻了，我疯了，我都要等待乌妩，等待她做我妻子，永不变心！"

他她拥抱在一起，紧紧地，在一个公园里，很久，两个人的世界，有美丽的风花雪月。

该回宿舍了。

第二天，一个人林霖来到厂里，厂长蒋老板很客气地说："小林，我们厂里不需要这么多人，你看，生意也不好，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工资，你收拾好东西，离开吧！"

他还想说，可是他知道肯定是她的表叔公，知道了，她父母反对，他知道只有离开。转身离开，去宿舍收拾好他的垃圾衣服走了，可是还是舍不得，可是拨打乌妩的电话，却总是关机，去女生宿舍找她，却又不在，问同厂工友也不知道，可是他的心爱的乌妩哪里去了，曾经昨晚的诺言却忘了吗？

心爱的乌妩，可是在哪里？乌妩被父母关起来了，她归来太晚，父母责备，又生死要嫁给林霖，父母于是收了她的手机，关了机，把她关了起来。这样见不了林霖，又叫表哥把林霖辞退。

乌妩一个人躲在床头轻轻的哭泣，很久，想起林霖，想起林霖那个傻二哥，一个人在找工作的样子，滑稽可笑，却又清高有书卷气息。自己开心帮他入厂，又在一起做袋子，听他说东道西，听他浮侃美丽的字母汉字[5]，听他说完美的艺术，完美的湖南有个七谅县[6]，有个七谅汉字，七谅汉子说七谅语，是多么凄美的。

和她下班的时候，去超市购物，帮她提东西，他傻傻的，十分的跟屁虫，还是他是个傻子，给他买东西，可是他总是推却，夜里的时候，在广州大树下乘凉，和他一起听伤感的情歌，可是…

渐渐累了，不想了，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爬起来，敲门，很久，生死相逼才父母开门。

吃了点东西，去厂里，可是林霖已经失去了，已经被厂里辞退了，打电话也打不通，问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林霖难道忘了她吗？林霖去哪里？他们终于分开了，林霖找不到他爱的乌妩，就像雪花找不到梅花[7]，空相聚，却别离。

很久，他一直在找，他们熟悉的小屋，他们认识的宿舍，还有她喜欢的榕树下，可是广州太阳那么无情酷热，怎么找到她，他一个人躲在公园里，静静的坐坐，看他她背靠背的石头，可是…？他疯了，狂叫："妩妩，你在哪里？你躲在哪里。出来见我？我再等你，我不知道去哪里去，我没有地方住 a？我该怎么办，妩妩……"

---

[5]即希顶字母及希顶语

[6]原型可能是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位于作者家乡湖南省邵阳市的东南方向

[7]出自郑板桥所《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

很久，也没有见到她，摸一下，袋子，手机也不见了，是不是刚才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路过，大意没注意，给别人偷走了，怎么办，手机丢了，乌妩怎么打电话给他，怎么找到他？怎么办？手机丢了，没有乌妩的号码怎么再和她联系，天哪。怎么办？

很久，黄林醒过来，原来是往事，可是身边的她不见了，推开窗前，看见天快黑了，自己好像记起以前和乌妩在一起的回忆，可是身边这个乌妩又是谁？可是为什么这里这么阴暗，是好可怕，说："乌妩，好像我记得以前的你，可是…我要回朋友那里了，我走了。"便走下楼梯，乌妩不见了，只见到一只乌鸦在飞，他有点害怕。于是快步走回去，看见夜很暗，那个刚才那个楼更暗，更可怕，如同鬼屋？他不敢想，急着回。

来到朋友 a 瓦家里，a 瓦看见他脸色不好，说："黄林，你怎么啦？脸色这么惨白，是怎么？病了吗？去医院看一下。"

他的女友桂花儿也说："黄林，真的，你的脸色不好，好像就这几天，你说话阴色阴气的，是不是中邪了?"

他不知道怎么说，敷衍说："没什么？也许这几天工作不顺，累的吧！"不敢把见到怪事，和乌妩在一起的事告诉他们。

胡乱吃了饭，就睡觉了，怎么总是梦见她，梦见乌妩在他身边哭泣，吓醒来，总是一个人，看见广州不瞑的夜是那样的光明璀璨，难道见鬼了吗？唉！唉！

黄林彻夜难眠，清晨等来了，去上班了，深圳的早餐是几个包子，没有钱汉子，那像现在电视男主人都是高富帅的，他一个人在匆匆忙忙的行人里淹没，去厂里了，佳美纸箱厂[8]。

第一天上班，几个人去传搭室领厂牌，他也去领了一个，前面有个帅哥，叫什么高明的，却挺好的，跟他点头招呼，他也客气的点头笑笑，后面还有个美女的，秀气的，还有一个秀气的名字，云彩儿，她真的是一朵云彩。他没有太在意，进厂房工作间他是安排压纸箱的，那个云彩儿正好是他的工作搭档，粘纸板的，而那个高明却正好是他的上手，大家在一起，做事。难免同工，容易熟悉，大家也熟悉了。

中午在一起吃饭，但是黄林一个人默默地在一起，他又想起乌妩了，那个可怕的，却好像又那么等待，可是又怎么记不清了。

下午不知道怎么度过的，下班打卡，静静的走，也不知道怎么也走到那里，第四天到这里，第一次夜里来，夜暗黑可怕，她早在了，他走上楼梯，他她在一起，她握着他的手，感觉她的温柔，轻轻的溶解他心里，好像又记得她了，乌妩。

林霖一个人离开了，手机也丢了，幸好还记得堂弟晓森在附近厂里上班，一个表面厂，就是手表表面的厂，堂弟还当了主管，于是硬了头皮投靠了，有一个地方睡了，弟

[8]原型可能是深圳市佳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弟还是挺好的，还第二天安排他上班，有了工作，可是不日不夜的想的是乌妩，日子真快，半月过去了。

一个黑夜，林霖和堂弟去街上走走，广州的夜很热闹，打工妹漂亮的，打工仔牛逼的，街上行人真多，穿越街头，逛一下商场，好不开心。他遇见鬼了，迷糊的心，迷茫的街头，迷失的前路。不知道去哪里，“小林，你去哪里?”一个女孩的声音，他回头看，是云彩儿，她看见自己，招呼他，后面还有高明，也跟着来了，惊讶地说：“小林，你怎么踉跄踉跄的去哪里？喊你也不应，你傻了?”他知道自己鬼迷心窍了，傻傻地说：“刚才心情不好，烦心，你们在做什么，怎么在逛街，排拖?”故意岔开话题。

“才没有。”“没有。”

“哦，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不早，该回去了。”

“明天还要上班。”

于是他们三人边说边走，回厂了。

Chapter 4

哀怨

多少的日子在爱的遗忘，黄林一个人站在宿舍阳台上，远望远山，青青葱葱，却不能释怀，心中爱在哪里，头发的情丝多一根，想起了乌妩，好像爱过，却只是梁山伯一样胡蝶一样守候，怎么办？乌妩，我们是不是能否在相逢，逢情而叹：

那一点爱，在何处？
你是不是花儿开，
怎么春不来，
爱海，为什么不能澎湃？
借一点爱，
还一份真心，守候今生的女孩！
若月亮有情，可以诉说情怀，
若流水有情，来生再相爱！

边叹气，边思念，看见高明来了，就收拾心思，问："高明，这么早就回来了，没有打桌球了吗?"

"刚打完，你好像在发相思，怎么啦？想美眉了！"高明调侃。

"你才是，今天和云彩儿在哪里潇洒，怎么啦，你们是老乡吗?"

"是 a，我们都是四川的，只是熟悉而已。"

"哦，其实云彩儿和你还挺般配的，又是老乡，好好把握机会，高明，我看好你们。"

"谢谢，我会的。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睡觉了。"

他回宿舍睡觉了。

又是一天。

工作，黄林在厂里工作，心不在焉，乌妩的影子不时在眼前晃荡，一不小心夹了手，流出血来，“唉呀!”

“怎么啦？小林，”云彩儿放下手里工作，问，走近，看着他的手，想帮忙，又羞怯。

“没什么，彩儿，你做你的事吧!”黄林安慰说，装作无所谓，又继续工作。

云彩儿好像担心，却又不忍，还是工作。说：“那你小心一点。”

下班了，黄林吃了饭，又去街上，不知不觉又来到那栋楼，知道里面有鬼，心里却又想上去，徘徊逗留。他害怕，他知道楼上的人是一个女鬼，而且和他有很深怨恨，可是他想知道自己以前怎么伤害了她？为什么自己对她恋恋不舍？他终于鼓足勇气，走上楼，看见乌鸦飞到他手心里，看见乌妩向他走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来了，我怕你再也不来了!”“不会的，我想知道过去。”

他看见了，往事如烟而来。走在回家路上，又遇到堂弟阿森，和他边聊边走，阿森不怎么赞成他她来往，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回到宿舍，她打电话来了：“喂，林霖。”“嗯，乌妩。”“想我吗?”“想，你到家了吗?”“到了，林霖，明天夜晚我们还原地方见。”“好，不要和你表哥来。”“我知道，不见不散，亲亲。”“不见不散，爱爱。”“……”

又是一个明媚的夜晚，一个熟悉的路边广场，他她依偎在一起，亲亲爱爱。沉浸在爱的温暖里，忘却春梦。

突然来了一群人，把他们分开，可怕，他不肯，却遭到殴打，喊着：“乌妩，你别走，放开我，你们这些流氓…”她也挣扎着。可是她的父母，拖着她往回走，还有他的表哥，在一边助阵，她怎么喊：“林霖，我一定等你，我们的诺言。”他被打得血流满面，步步后退，有人挥拳，有人骂：“小子，你打不死?”“挺能挨打的……”

她被拖回去了，他一个人躺在地上。血染红了脸，行人更多看的，议论的，却没有相劝的，看见他远去，却哀哀叹求，无能为力。休息良久，爬起来踉跄回去。

原来她的妈妈偷听了她的电话的声音，告诉表哥，她表哥偷偷的来跟踪，发现他们，就叫人殴打拆散。回到厂里，堂弟看见他脸上的上，虽然上了药，还是听了他的说明，但是还是劝慰他，放手吧！他们不会有结果的!

“谢谢，小森，我知道。”

“你啊！傻哥哥，只有你这样傻傻的爱着的人，唉!”虽然堂弟比他只小得两个月，却比他不知道成熟多少，一个精明的主管，可哪里像他一个愤青，唉!

他一个人坐在窗前，回忆，叹息，打她的电话却是关机，她会怎么样。是不是被骂了，关起来了，是不是又再也见不了她他很愁涨，一度迷糊，喃喃的呼唤她的名字，而陷入梦呓，仿佛看见她，却又不是。

他仿佛一只乌鸦，是乌妩吗？却又看见一只红雀，是真的吗？又谁懂。

我在街头做苦力，看见小红棉坐在一个帅哥的车上，她紧抱着他，亲密无间，如伴侣，为什么来到早，我爱，我偷偷的小红棉，有了她的爱，我心里痛，怠了工，被工头，可怜的小青[1]，我爱，她不再，我还要挨骂，迷糊做事，如死了，她的背影远去，只见小红棉在风里飘，我爱的小红棉，天上下着雪，心里滴滴血，我小青，为什么，要看看心爱的人离去，却不能，却不能……再见了，小红棉。

我依然，我依然，我孤身一人，我只有和我的小红雀[2]，甜蜜相恋，小红雀，心爱的小红雀，我愿你化作比翼鸟，一起上天客，你飞吧，小红雀，我心中的小红仙，可爱的红雀，不求与你同日生，但求与你同日眠，小红雀，这个世界没有我的爱，我要找到小红雀，我们一起去上天，我们去上天。

有一天中午，我和她在家里玩，听见摩托歌声高声唱，我从窗口一看，一个人搭现一个红衣女孩子，仔细观察原来是小红棉，那个卖肉的小红棉，这个我身边的小红棉又是怎么回事？我疑惑看看她，她说："我是小红雀，你救的小红雀，我看见你病了，我在观音菩萨求，我化成人形，报你救命恩情，我知道你爱小红棉，我化成她，和你真爱一场！现在你明白了！"我惊讶，说："你，你不是…棉，你是…雀，我…唉！"她泪流满面，说："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要走，…"我说："小红…雀，你能留下来吗？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可是我们缘到如此…一切是天意…我走了…你要好好的。"她突然变成一只鸟儿，一只小红雀，那脖子处有伤疤，红红的，是枪伤，她飞走了，每每回头，我每每泪流，心爱相伴的小红雀。

我病好了，和她在青山上散步，春天来了，美丽的春天，花开草绿，鸟儿歌唱，蝴蝶飞舞，我们看见一对小红雀，比翼飞翔，还叽叽叫："上天客上天客…"真的是一对比翼情鸟，她看的如迷，眼里噙着泪，我拉了她手，紧密握着，她说："我若是一只小红雀，你会不会和我上天去，去做上天客，…"我点头说："我愿意！"那对小红雀力尽了，突然俯冲下来，叫："会跌死会跌死…"我流泪，我们人生，多少爱恨不由己，多少落了一个会跌死的命运，我们看见两只鸟儿，落在石头上，我们上前看，有只鸟儿，跌在地上，已跌死，另一只，却在守候，伤心欲绝伴，我想去救另一只，她阻止我，我看见那只鸟儿渐渐倒下，瘫死它的伴侣身上，它们也许不成同日生，却同日死，我们流泪，多情比翼鸟，却同情同死，同在一起，我们挖土埋了它们，书：这里有一对真心相爱同死比翼鸟。

我病了，小红棉走了，突然邻居说："有一个美女来看我。"进来一个红衣女，是小红棉，我惊讶，语无伦次，她轻轻地说："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小青，什么也不要说，我明白！"她带来肉，做了一种肉煮红萝卜，一个白菜肉丝汤，很甜，很美，她来了，我病好了一半，她的细细心愿照顾，我病渐渐好了，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小红棉不象彼小红

[1]即黄林/林霖。全书未提到此名称来源。此名称可能与作者曾用名黄树青有关。

[2]作者常用笔名之一为黄雀飞，与红雀对应

棉，这个她太善意，太善待我，那个看不起我，这个她，脸下脖子处有伤疤，红红的，我问她，她说她和他分手，他打的，我摸摸她的脸，红红的伤疤，我说：“我会永远快乐待你，不会打你。”她流泪，我们拥抱在一起。

黄林醒来，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我就是他自己。忍不住流泪，小红棉是不是乌妩。

Chapter 5

回忆

不知道怎么回厂的，买了几听啤酒，干杯，林霖尽，林霖醒来，天快亮了，可是哪里有黄雀[1]，却有只乌鸦飞过，他去追，却没有影子。

接连几天，也没有乌妩的消息，也找不到联系方式。

这天中午，堂弟小森找到他说："林哥，你忘记那个乌妩吧！厂长今天找到我，委婉的对我说，希望你忘掉吧，别人已经要厂长给面子，帮他要你忘记她，这么对他们都好，厂长希望我给他面子，我希望你给我面子，最好此事结束。林哥，你自己好自为之。"

他明白了，他知道此情难续，也知道自己任性可能使弟弟的失去工作，也是自己的错，他忧郁很久，乌妩，我又怎么舍得你，爱，亲情，怎么全部。

第二天，厂长批了假，他和堂弟来到一个咖啡厅，看见乌父乌母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吃了惊，堂弟识趣的离开，他一个人呆着，寒碜的衣服，坐在他们的对面。

"林先生，今天不好意思，和你聊聊，林先生，想吃点什么。服务员！"

服务员来了，说："先生，要点什么？"

"林先生，要点什么？"乌父客气地说，示意服务员把单子给林霖，林霖接过来，生涩地看看，说："来瓶红牛吧！"

"好的。"服务员应声走了，乌母说："林先生，你也知道，我们乌家也是有钱人，并且我的表侄非常般，我女儿，如果林先生能成全他们，我们非常感谢，并且愿意为你做点什么，如果你不愿意，我想我们也会阻止你们的，我不可能让女儿嫁给一个穷工人，是吗？"

"伯母，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乌妩，我也希望你们顾及乌妩的感受，让她自己选择，希望你们能够成全我们。"

[1]此处说明上文中的"我"即为黄雀。

“林先生，我的女儿确实有点喜欢你，但是她还年轻的，也许她还不怎么懂事，”乌父说：“也许以后她会后悔的。”

林霖看看他，心里想，也许是吧，乌妩跟他真的幸福吗？也不知道。这时服务员端来红牛，送给林霖，和一瓶红酒两个杯，递给他们。

林霖接着红牛，揭开盖子，喝一点点，说：“伯父，也许你说的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乌妩，虽然我不能给她最好的生活，但是我尽力去呵护她的，真的，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乌母不耐烦地说：“林先生，你就给我们机会吧！我们今天和你商量，希望你能…如果不成，你也不能和乌妩在一起，哼。”

“林先生，我们真的希望商量好这件事，如果破裂了，你们厂，也不好交代，你弟工作也不好做。”乌父话题含有威胁的意思，真的！

他想了想，他们当老板肯定是生意有些来往，是有可能通过厂长辞退弟弟，也会是真的。自己不能自私连累弟弟。唉，气馁了。

“林先生，你就考虑考虑，这样对大家都好，”乌父借驴下坡说：“你看怎么样?”

“小林，啊，”乌母突然悦色地说：“这样你看行吗？如果你主动和我女儿分手，我会给你一点补偿。”于是提起一个袋子，拉开拉链，现出几沓钱。

乌父说：“林先生，这里有五万元，你拿着，也抵你 2 年工资，如果觉得少，我们还可以加点。”

“是啊，还可以加点，只要…”乌母也在加油软劝。

他看看钱，鄙夷一下，说：“我不会要你们的钱，也不会主动和她分手，但是我也不会死皮癞脸地求，如果她不爱了，我会忘了的。”他们很惊讶的，还有不被钱动的年青人，乌父有点感动，乌母推了他说：“年青人，今天我们和你好说的，不行，也得行，你也知道我们，哼…”

林霖礼貌地说：“伯父伯母，我会尽量忘记乌妩的，希望你们能好好的照顾她，我也希望她有好的物资生活，我有事，失陪了。”于是起身，点头问候，扭身就走，出了店，看见他弟在门口等待，示意一起走，头也不回，匆匆忙忙离去。不知道怎么回厂的，买了几听啤酒，干杯，林霖尽心地喝，此时不醉，只会流泪。伤心的情，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自己用什么去爱她，一个穷湖南打工仔，口里喃喃自语：“乌妩，爱你好痛苦，爱，却不能释怀，来，干一杯，此时不醉，只会流泪，朋友们，干一杯，此时不醉，只会流泪！……此时不醉，只会更累！……”此时真的是醉了，才不会流泪。

此时的林霖，已经醉了，可是酒精是醉了，心却碎了，却偏偏还心里想着她，乌妩，难道，真的是……

堂弟也没有却他，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挽回自己，就让他尽心的释怀那份快要淹没

的爱，也许只有……

醉的不像样子，口里还在："乌妩，爱你好痛苦，此时不醉，…只会流泪，…此时不醉，只会更累。"也不怎么被堂弟扶持回来的，也许此时不醉，只会流泪。

黄林醒来了，推开乌妩，却不见了乌妩，只觉得一只乌鸦飞出窗口，飞到哪里去了，黄林也念叨："此时不醉，只会流泪！…"看见乌鸦飞走了，乌妩也飞走了，走到窗口，看见乌鸦在远飞，他也飞起来，跳上床口，像梦里一样伸开双手像乌鸦一样飞，突然感觉有人拖住脚了，飞不了，一看，月色下看见云彩儿脱住自己的脚："小林，你怎么跳楼了，快醒醒啊！"

黄林才真的清醒过来，原来自己差点随乌鸦跳楼，爱，唉，怎么这么难释怀。

看看云彩儿，才明白，说："谢谢你。"跳下窗台："你怎么找到我了，谢谢你，救我一命！"

"我和高明发现你出去这么晚没有回来，就非常奇怪，又见你脸色不好，是不是中邪了？就一路出来寻你，前一天不是在路上碰见你吗？于是按原路来找你，没有找到，突然间听见有人说有人跳楼，我也围观去看，看见你在窗口，伸开双手，像鸟儿一样飞翔的样子，我吃惊地跑来，在这三楼拖住你，谢天谢地，你正好是要跳了，我拉住了你，你也醒过来了！你怎么要跳楼?"

正好，天无绝人之时，命不该弃。黄林得救了，清醒了，也没有告诉她什么。

只是说："你以后会明白的，今晚累了。我想回宿舍休息了。"于是她扶着他回去，路上又遇上了高明，她告诉高明，黄林的好像是中邪的事。……黄林瘦了，也许更是病了，相思病，相思不是病，却又痛死人。云彩儿和高明都劝慰他，可是自己为什么还要去思念那个女鬼……一只美丽的乌鸦……乌妩呢,？他也不明白的，好像是前情欠她的，还给她的一片煎熬的等待吧！

无心的工作，每每看看云彩儿，好像是乌妩的影子，再次浮现，却如乌鸦一般消失飞翔，有时还问云彩儿："彩儿，你有点像见过你，可是又不知道你是谁，好像是一只雀儿飞过云彩。"痴痴的像个诗人，弄得云彩儿都羞怯，不好意思的看看他，也笑笑说："是吗？我不是雀儿，可是云彩儿!"

引起大家一片哄笑，尤其是高明笑骂："你是不是花痴，鬼迷心窍，见到女生就是雀儿云儿的？呵呵，云彩儿可是我的老乡，哼哼哼。"他知道自己又失言了，扭过头来，惆怅不安，到底怎么啦？我怎么啦？爱，是魔鬼的点缀。

云彩儿也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对这个大哥哥似的黄林有深深的亲昵感，却又秀逗羞涩埋在心里，这是什么？

"小林，你还在想乌妩吗？她是一个女鬼，你不怕吗？不怕她害死你……"云彩儿瞎扯的问。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感觉她不会害我的，我来深圳六天了，六次见她都还是好好的，她一定有苦衷吧！云彩儿，你们女人都是这样的吗?”黄林回答。

“我怎么知道她，要是我，你欠我的情，我要伤你的心，让你痛不欲生，吸你的血，让你受无奈的折磨，欲罢还休，呵呵。”于是做个鬼脸，娇气地说，自己却偷偷的笑出声来。又引起大家笑。

高明也笑了，说：“对于小林这样的傻小子，是不是过份了，云彩儿，小林挺可怜的，迷糊的，可是被鬼魅迷花痴了，呵呵，我们今晚去看看女鬼，到底怎么漂亮？呵呵!”又是一阵大笑。

云彩儿也笑了，黄林却不好意思了，默默地去做事，此时车间主任来了，严肃地说：“怎么啦！不做事，在这里讲笑话，每人罚款 10 元!”大家都怕了认真的工作，这忙碌起来，一天又过去了下班了，大家都围着食堂的桌子吃饭，新来的黄林，又没有钱，吃一点差伙食，云彩儿却点了好的，夹了一半给他，他怎么推却，她还是要给他。劝不过，只有吃了，有钱了，再请她吃一餐，还她一片心。

“谢谢你，彩儿。”

“小林，今天你不会再去了吧?”云彩儿担心地问：“我总觉得那屋太阴暗，你还是不去的好，小林，好吗?”

“好的，我知道。”他只是敷衍，他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随缘吧!

一会儿，高明也来了，径直来到桌前，坐在云彩儿身边，云彩儿挪了挪位置，让他坐下。

“你们在什么，我也来凑热闹。”

“没什么。”黄林说。

“我们商量我们下班后去哪里逛商场，去买几件衣服穿啊，高明，你去吗?”云彩儿说，云彩儿在思量大家一起去买东西，这样黄林就不会一个人去鬼屋了，这个方法不错。

“好啊，黄林，你也去啊，你的衣服也都旧了，也去，大家一起买，云彩儿，你说是吗?”高明说，

“是的，高明，我正是这个想法，黄林，你也一起去吧！好吗?”推了推黄林，他也知道大家为他好，笑笑说“好的，也该街上散散心了，大家吃饭后一起去玩。”

“好啊，我们去玩去了。”吃饱了，回去的时候了。

Chapter 6

你在哪里？

他们一群人出去玩，黄林，高明，云彩儿，路上又遇见到同事 a 丽，小溪两个女孩，大家有说有笑的，黄林一个人不大说话，只是默默地跟着她们，而云彩儿时不时看看他，又继续边走边说，很欢喜地，如同一只快乐的鸟儿，离巢飞舞。

他们说笑着，走过一条街，路过路边的大树下有一个留着长发的老头，神采镌铄的双眼，老气横秋的脸，透露神奇的深邃先知先觉，口里低沉地说“算命，a，能探索明天，算出荣华富贵……”原来是算命先生。

没有人信，什么年代，还信命，没有人上前问。他们走过去，没有人在意，只是那算命的看见黄林走过，一把拦住他，说：“先生，看你的脸色，是不是有不顺的事情揪心，我给你算一命，可以了化这段祸事。”

他们都觉得算命的多事拐骗，黄林停下来，说：“谢谢，可以，帮我算算!”

云彩儿也停下来，走到算命的身边说：“老先生，你跟他算算，他是不是有大劫难，可否化解?”

算命的说：“可以，先生坐。”黄林坐在算命的台前的小凳子上，算命的说：“把左手伸出来。”黄林把左手伸到算命的面前，算命的仔细看了手纹理，又掐指一算，又看了他的脸，仔细观察一阵，说：“先生，几日必有奇事，看先生印堂发黑，可否有不祥秽物痴缠，今明两天会有大祸临头。”说得有板有眼，好像是真见一样，黄林大吃一惊，云彩儿也觉得奇怪，算的可神。[1]

黄林说：“先生可有破解的方法。”“先生，救救他!”云彩儿说。

算命的又看看他的手，一副神秘地说：“看先生不像早亡之人[2]，命里尚有救星，我写一神符，放入这个锦囊之中，必会化解?”于是拿个黄纸，写了几个字，都没有人看见，

[1]本段描写了看手相和看面相两种算命方法

[2]实际上是已亡之人……

于是折起来，从旁边的一个大袋子中取出一个锦囊似的东西，放入里面又缝好。说："不要轻意打开，若遇奇鬼，必有奇效，莫失莫离，必有奇迹。"[3]

说得神乎其神，众人目瞪口呆，又给黄林带在脖子上，挂在胸前。

云彩儿说："先生，谢谢，多少钱?"

"不收钱，这个年青人是有缘之人，我当是行善做好事。"算命的竟然是拒绝要钱，真的奇啦!

"这位真的是奇人，黄林，你遇见贵人了。"高明在一边吃惊地说。

"那你收下这点小意思。"黄林掏出 20 元钱递给算命的说，好歹几遍，算命的才收下，口里说："莫失莫离，必有奇迹。"

他们又有说有笑地走了。黄林仍然一个人默默地走，心里惧沮不安。他们走在街上，一个卖衣服的小街，她们一个个店里的逛逛，李宁，酷黄毛[4]等等国产品牌里逛，一是国产的才是他们消费的起，二是也支持国家品牌。

黄林只是跟在后面，姑娘在一件件挑选，这个试试，那人看看，蛮热闹的，女性，天生爱美，比称美丽。也是旁边看看，偶然提点意见。

看见一个啄木鸟品牌店边，看见那只啄木鸟黑黑的，好像是一只乌鸦，眼泪花了，好像那鸟像乌鸦一样飞向西方，就是鬼屋的方向，他心里一罹。想起了乌妩，想起她一个人在鬼屋做什么，是不是还在那里等他，是不是还在思念过去他们的情，难舍难分，是吗? 乌妩好痴情!

云彩儿她们都进店看了，他站在门口徘徊，那只啄木鸟欲飞欲舞，向着西边。真的飞了，他的心也飞了，彻底的迷糊了慢慢转身去西边，走向那熟悉的鬼屋。那只黑鸟飞翔鬼屋。

到了鬼屋，徘徊良久，鬼使神推的走上楼，看见一只乌鸦飞来落在他手心，就看见乌妩一身黑衣走来，满脸的微笑，投入怀里，握紧他的手，他她又在一起，他忘了她是一只鬼乌鸦。又想过去的往事。他醉了，已经失去知觉。此时，放在床头电话响了，堂弟小森听见了，刚才不久厂长陪着乌父乌母找到他。只要能够让林霖和乌妩分手，不仅他的职位能够保证，而且有升职的将来，还送五万元钱打谢诱惑。

堂弟考虑再三，心里一硬，拿起手机，装作林霖的声音（本来他们两兄弟声音相近，又模仿一下，在电话里通话简直一模一样)。说："哪位，"

"我是乌妩，林霖，我偷偷的用别人的打给你的，爸妈都不知道，你好吗? 我想你。"

"哦，你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还打来干嘛，我已经有女朋友。"

"没有，你听我说，林霖，为了和你再见面，我不得已答应父母和我表哥来往的，但

[3]本段是道教的符书法术

[4]创办于湖南株洲的服装品牌，在湖南、江西两省有影响。

是我爱的是你，你怎么不相信我，林霖，难道我们在公园的诺言，你都忘了，此情若忘，天老地荒，可是你说的，你怎么可以，抛下我，另找女友，你怎么这……”

“这可是你在先，你和表哥怎么回事，你爸妈说你们亲蜜如漆，快要结婚了，难道我交个女朋友，就有错吗?”小森模仿着，狠狠地说：“我们分手吧!”

“林霖，你听我解释，我和表哥真的是逢场作戏，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变心，如果变了要早变了，那么久没有找到你，我还是找到你，一直等待。”乌妩哭了，哭得很伤心，也许此时此刻，多伤情，这就是爱。

小森也不忍心，可是钱的诱惑，他迷失了，硬着良心说：“我不想听你解释，如果没有事，我累了，想休息了，拜拜。”于是绝情的挂了电话，听到是一片哭泣。

等一下，电话又来了，他关了机。

乌妩哭泣，给林霖解释，他又不听，他到底怎么啦? 为什么这么薄情。给他再打电话，他却关机，难道他真的变了心，难道真的忘了他她的相守的诺言，此情若忘，天老地荒。她哭了，更伤心，此时他表哥蒋先生来了，走过来，递过她一片纸巾，给她擦泪水，她轻轻的哭泣，他说：“表妹，别哭了，也许他真的变心了，你就忘了他吧!”

“不要你管，现在你满意吧!”乌妩哭泣，扭过脸，附在写字台上哭泣。

“对不起，表妹，都是我的错。”表哥安慰说，

“其实也不怪你。”

“那你就别哭了，等一下姨妈回来还以为我欺负你，乌妩，就别哭了。”又递给一沓纸，给她擦泪，轻轻的给她擦泪，也许乌妩也累了，靠在他肩上哭泣，他开心了，美人在怀，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心里暗暗的高兴，姓林的，别想夺走我表妹。他醒来，林霖看见手机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一个骚扰电话，又看了，有一个已接电话，好纳闷，自己没接，是谁接的，管它呢，上班去。

乌妩伤心后，上班去了，表哥也近来厂里，做了助理，每天和她在一起，关心备至，呵护有加，渐渐忘了一些痛快回忆。

也许，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往事的良药。父母的一再搓合，姨父的一再恳求，茫然接受表哥的一片心。

时间易过，春光易去。她答应了表哥的婚事，日子选在 5 月 1 日劳动节。又是一个假日一个人逛街，匆匆忙忙的路人，慢慢的来去烟没，谁还记得谁，谁又是谁的景色，谁又是谁的爱。

茫然若失的心，从那天分手，依然爱着她，却又不能再爱她，信步由路，也不知道去那里。

乌妩，今天很开心，和表哥去看婚纱，路过一个小路边摊，好香的牛肉粉[5]香气撩人，

[5]中国民间小吃，在贵州、湖南尤为流行，湖南的传播中心为常德市津市市，此处的原型可能是邵阳大片

乌妩也饿了，于是说："表哥，我们吃碗米粉吧！"坐在一个树下的一个桌子边，要了两碗米粉，牛肉馅的。星期天早晨，客人很多，他们那个桌子早已有两个客人，满是酒瓶，残汤的。好像是喝多了，醉意洋洋的干杯划拳的，一副天大地动的蛮肉汉子。

他们擦了一下桌子，坐在另一边吃粉，今天的乌妩，明眸大眼，短衣短裙，性感迷人，落落大方。

和她表哥帅气高大的一个般配，又说又笑的，亲昵无边的。

近乌妩的那个汉子，本来醉了，乌妩飘来的体香，撩起心意荡漾，不由仔细地看着乌妩，盯着她胸部隆起迷人，更是迷倒。踢了一下同来的那人，也被迷住，于是他站起来，说："美女，今天跟大哥喝一杯，美丽，脸好美的，呵呵。"伸手就来摸乌妩，乌妩一惊，躲开，骂："干什么，流氓！"

那人笑了，痞里痞气地说："呵呵，还蛮泼的，大哥我喜欢，跟我大哥，来。"就拉扯乌妩，另一个也说："你跟了我们老大，有钱有势的，这条街是我大哥的势力内，包你喝辣吃香！"

乌妩转身躲开，被那大哥拉住，另一个也围住，表哥却被突如其来的吓住了，慌忙无错，尽管乌妩喊："表哥，救我…？"楞在那里，不敢言语。

此时的乌妩，死力挣扎，用力推被那人抓住的手，却怎么也挣不开，无奈一口咬那人手一口，那人"唉哟"一声松开手，乌妩挣脱，那人怒了，酒气横秋，又抓过来，骂："娘们，今天咬了老子，给你点颜色看看？"

表哥想来阻拦，被另一个人推到在地，又被打了几拳，忙忙逃避，眼睁睁那人抓住乌妩，猥亵着她，却越躲越远。

此时林霖也信步到此，看见一群人围着，不知道做什么？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个人抱着乌妩，猥亵她，不由怒了，胆从心起，冲上前，捞起一个路边摊的凳子，一个箭步，撩起凳子，狠狠地轧打那人。说："乌妩，我来救你！"

那人痛叫几声，松开乌妩，乌妩逃脱，看见是林霖来救，又惊又喜，惊喜的是曾经心爱的人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并且勇敢相救，此情可表。

林霖扔掉凳子，等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拉起乌妩，说："跟我逃！"乌妩两人迅速奔跑，那两个人高骂："追！妈的敢打老子，不想活了！"使劲地追。

林霖拉扯着乌妩，怎跑得两个壮汉，灵机一动，拉扯乌妩跑进弄子里，东拐西拐的，跑了一阵，在一个岔路口，把乌妩放到那个隐蔽的一边，说："你先往那边躲，我引开他们，我们在我们熟悉的公园里见面。"

"那你呢？"乌妩急着说，

"我不会有事的，记得我们许下诺言的树下，我在那里等你。"

牛肉粉

于是跑向另一边显眼的那一个弄子，那两个人追来，两个人追，一个跑，不知道跑了多远多久，来到弄子尽头，是一个坝，跑上去，是一条小河，河水很急，很脏，没有路了，林霖没有办法，看见两个人越来越近，无路可走，心一横，跳进水里，又脏又臭的，憋住气，慌乱游过去。等两人走到坝上，他已经上了对岸，走向他她相约的公园。那两个人骂骂咧咧的几句，看着远走，无可奈何地离去。

Chapter 7

奇遇

黄林狼狈来到公园，在那棵不知名的热带树下，看见那个美丽的乌妩，东张西望的等他，他走近，乌妩高兴的站起来，奔过来，说："林霖，你来了，我好担心你！"他冷冷地说："我一身脏水，你不要走过来。"

她才闻到一种怪味，愣在那里，说："你是怎么，林霖，能告诉我吗？是不是被那两个流氓追得逃命掉进水沟吗？"

"乌妩，你回去吧！免得父母担心，我一身很脏，我要回去洗洗，没有时间照顾你，你快点回去。"

"我跟你一起回厂，我要和你一起回去。"她执意要去。

"那你跟着，只要你不怕臭，你就跟着。"

"你为了救我，对付两个高大男人都不怕，不怕，我也不怕，你为了我才掉进臭水沟，我不怕！"

他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有很多路人看见指指点点，闻到臭气，更是避而远走。只有她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不离不弃。心里挺感动，她偶然和他说说话也慢慢答应着。

她偷偷地在路边的小店给他买了一件体恤，和一件牛仔裤。

到宿舍了，很多厂友看见一身脏臭，滑稽可笑，后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女孩，默默地紧跟着。不舍弃。

洗了澡，穿上她买的衣服，合适，还是挺潮的。

"我看你，这衣服挺合适，穿上挺帅点。"乌妩走到他身边，仔细看看，又整理一下，挽着他的手臂，笑笑地说："帅哥，陪我去逛逛街，好吗？"

"好啊，美女，我们玩去。"他她手挽手出去了。他们逛商场，逛游乐场，快乐一下午。黄昏尽头，他送她到公园，依依不舍，款款相恋。公园阒然无人，又来到无名树下，不大，却遮掩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树荫，树的四周砌了 2 尺高的围裙似的梯台，还镶嵌了

大理石，她他坐在大理石上，四目相对，痴痴缠绵。

他突然抱住她，紧紧地，她也温柔的相伴。吻，雨点般的碰击。吻，柔长绵深。他她吻了很久，再无人黄昏下，共度了青春之风花雪月。

她回到家里，她表哥已经在她家里等待，看见她回来，问："乌妩，没有事吧？我好担心你。"

"是吗？表哥，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哪去了？"乌妩冷冷地说。

她的父母看见她平安回来，也很欢喜，忙打圆场："乌妩，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听到你表哥说你被人欺侮，好担心你，打你电话也打不通，唉，平安回来就好！"

"我手机没电了，"乌妩其实是怕她表哥骚扰她和林霖的约会，故意关机的。

"平安回来就好，乌妩，你妈妈真的很担心你！你表哥在这里等了一天，希望你平安回来，看见你回来，大家都很高兴。看你多关心你！"她的父亲也帮着表哥说话，可是她懂，在她最危险的时候，表哥只是明哲保身，而林霖却舍命相救，说明爱她胜过他自己的生命，此情怎可比。

"我累了，想睡觉了，表哥你就回去吧！我没有事，不用你担心，我洗澡去了。"一直走进洗澡场去了。

表哥感觉她的冷落，她的父母和他说了一会闲话，就礼貌的告辞离去。他她偷偷的电话联系，很快就到了 4 月 30 日，明天是劳动节，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厂里放假，黄林下班后，和堂弟小森约好今晚去逛街，厂里没日没夜上班，累了，也休息一下。刚好堂妹杏儿也来广州来，二人陪堂妹逛逛街。

他去宿舍公共洗澡场洗澡去了，手机放在宿舍的床上，要堂弟看一下，电话响了，是乌妩打来的，"林霖，明天我就要和表哥结婚，我该怎么办，我一点也不想和他结婚，可是父母逼我，我无可奈何，林霖，我们私奔吧！"能够听到乌妩说话含着哭泣。

小森很是矛盾，收了乌父的钱，答应拆散他们，可是自己的堂哥，又有点不忍。装作林霖的声音冷冷地说："结婚是好事，你表哥既然那么爱你，你们结婚也好，正好是我也有女朋友了，那么我们分手吧！"

那边乌妩大吃一惊，哭泣说："你，怎么这么久就有了新女朋友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不信，我等一下和女朋友就到公园里的那条街上吃东西，呵呵！"就挂了电话。

乌妩，哭了，更伤心，自己明天就要和不爱的结婚了，本来可以偷偷私奔他，却变心了，另有新女友了，伤心的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又把茶几上的东西推到地上，哇哇的响声一片。

乌母听到声音，忙走进一看，乌妩正气呼呼的，推倒一片东西，口里哭泣地骂："林霖，你是个王八胆，骗子，骗…子！"拉长声音骂"骗子"。

“宝贝，姓林的就是个骗子，别理他了，明天你就要结婚，这样更好忘了他，和你表哥结婚，宝贝，不哭!”乌母安慰说。

“不结，不结，我就是不结!”乌妩更慌乱地乱说。

“宝贝，不哭，既然姓林的无情，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宝贝，不哭了，我们等一下去逛街。”乌母安慰着，乌妩听说逛街，听林霖说带女朋友逛街，自己去偷偷的看，是不是真的！于是不哭了说：“好吧！我们逛街去吧，妈妈!”

她妈见她不哭不闹，很是欢喜说：“好，陪我宝贝去逛街去!”于是母女打扮一下，逛街去了。林霖和堂弟堂妹一起去逛街，堂妹杏儿特别高兴，刚刚好 18 岁，天真可爱，又从小粘林霖，好是哥哥的跟屁虫，长大也和林霖亲昵的无缝无接，兄妹一见面，在一起特别合拍。一路上有说有笑，亲昵如同挽手的情侣。

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夜宵摊边，堂妹挽着林霖的手，娇气地说：“林霖哥，我们吃炒粉去。”林霖不饿，说“你去吃吧！我不饿。”

“林霖哥，你也吃一碗吧!”杏儿摇一摇林霖的手，撒娇说：“林霖哥，我好不容易到这里看你，你就陪我吃一次，好吗?”

林霖拗不过她，就说：“好吧!”

“好，我们吃炒粉去。”快乐得像只小鸟拉着林霖，一起坐到桌子边，小森也坐在一边，说：“老板，来三碗炒粉。”这一幕，正好被逛街的乌妩母女看到，乌母正想发作，乌妩示意母亲不要声张，静观其变。看到底怎么回事，看他们是不是情侣。

林霖他们边聊边说，一会儿端来一碗炒粉[1]，老板递给杏儿，杏儿递给黄林，说：“林哥哥，你先吃。”

“还是你先吃，杏儿。”

“林哥哥，你先吃。”

她们一再推却，小森说：“你们莫推了，我先吃算了。”

“才不给你吃，我吃，哼。”杏儿说着，就吃了一口，说：“真好吃，林哥哥，你也尝尝。”于是夹一口送到林霖嘴边，林霖迟疑一下，还是吃了。

“好吃吗？林哥哥”杏儿说。

“好吃，我的傻妹妹。”轻轻的掐了掐杏儿的脸，杏儿轻轻的一嗔，放下筷子，也来掐林霖的脸，两人嘻嘻哈哈闹，真的是像情侣，不知道怎么杏儿折了下腰，倒向黄林，他只好轻轻的抱起她，把她扶稳，说：“别闹了，杏儿，正经去吃粉吧!”

杏儿羞红脸坐到桌子上，吃东西。而此时此刻的乌妩全看在眼里，气的呼呼的骂：“不要脸，大众广众下搂搂抱抱，哼!”

气得转身而走，乌母在后面追，喊着：“傻女儿，等等我，你都看见这个负心汉，就

[1]在江西、湖南流行的小吃

忘了他。”雨，下雨了，乌妩看见林霖另有恋人，伤心的哭泣，狂奔，不知道去哪里，雨打湿了快要崩溃的身体，泪水窍打快要冷却的心，为什么？爱，这么苦，为什么，他变心了，不知道怎么来到一个小河边，哭着哭着，直奔河里，她的母亲发现后急呼：“乌妩，不要，不能傻！”连忙扯住她。

“不要管我，让我去死吧！”乌妩伤心欲绝。母亲紧紧地拉住她。

“乌妩，你怎么那么傻，你为了那个负心汉要死要活，值得吗？你走了，妈妈怎么办？你走了。妈妈靠谁？”乌母哭泣。

乌妩才想起自己是妈妈的唯一的希望，妈妈后嫁这个继父，没了她，妈妈真的是很孤独的，回头看了看妈妈，母亲泪流满面，绝望哀求，心就软了，转身回来。抱住母亲，相抱着哭泣。一会儿上岸，表哥也打车来了，脱下衣服帮她披上，扶着她上车，坐车回家。

她在车上，只是哭泣，依靠表哥身边。

Chapter 8

殉情

大喜的日子，5 月 1 日，乌妩一点也不开心，站在化妆台前，闷闷不乐，好像一切都不属于自己，爱，已不在，心爱的男人，变心了，自己还在傻傻的等待，为什么，今天却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今天的样子，好像是那首伤心情歌的样子。我的思念不在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林霖，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忘了我们的诺言。那棵无名树下，我们炙热的缠绵，那条街，我们手牵手的影子。为什么？那天你牵着我的手，拼命的逃跑，……为什么？傻傻的等待。父母在外照顾客人，一个近亲的妹妹 a 黎做了伴娘，在身后默默地照顾她，和她聊天陪伴。镜子里的自己，身穿白色的婚纱，大方得体，盘起的黑发，夹杂一朵小红花，美丽秀气的脸蛋，红润透水，粉嫩欲滴。一个漂亮的新娘子，为何眉头轻蹙，何来隐忧。“妩姐姐，你真漂亮，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真的好羡慕你，找了一个帅气的老公。”“你也很漂亮，你这个漂亮的伴娘也不错，将来也会找个帅老公。”“呵呵，借姐姐吉言。”……下雨啦，希拉希拉的雨，下个不停。

林霖和堂弟堂妹一起在厂边的一个商场看电视，广州那个地方特别，假期的时候，商场门口摆一个大电视，放映电影，电视剧，这样可以吸引过客来看看，也吸引过客入商场买东西，还在门口摆一些凳子。

堂弟看了一段电视，就是一个人瞒着兄弟，兄弟而误会兄弟的女友，女友误会，使得女人不幸自杀。

小森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偷偷的瞒着兄弟，从中作梗，使得乌妩误会，自己就是罪人，会不会害了乌妩自杀。小森想来想去，不是滋味，站起来走来走去，忐忑不安。

“小森，怎么啦，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感冒了吗？”林霖看着小森不安来往渡步，担心的问。

“哥哥，你是怎么啦！”杏儿说：“好好的突然间渡来渡去干嘛！”

“没什么，我渴了，去买点水！”就走进商场，等一会儿，买了四瓶啤酒，递给他们各一瓶，自己开了，一骨碌就喝了一瓶，扔掉瓶子，摔得匹啪匹啪的响。林霖更奇怪了，说：“小森，你今天怎么啦，突然这么样，你哪里不舒服。”

“是啊，哥 a，怎么啦，吃错药！”

“没什么。”小森淡漠地说，又默默地开了一瓶，喝了半瓶，被林霖阻止，小森看着林霖鼓起勇气说：“林哥，我其实对不起，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刚才我看了那段电视，我十分后悔，我害了你和乌妩！”

“到底怎么回事?”林霖惊讶地说，抓住小森衣裳问：“到底你说了什么话?”

小森于是把如何装作他的声音，两次骗乌妩，更是哄乌妩，说林霖有了新女友，一五一十地说，并且今天是乌妩和她表哥结婚的日子。

林霖听了，大吃一惊，大骂一阵弟弟，于是借来一辆摩托车，驾车去找乌妩，去解释清楚。

飞快的速度，疯狂加足马力，一路狂飙，雨，越下越大，小森杏儿打车跟着后面，看见林霖没有命的飙车去找乌妩解释。真的害怕，害怕失去理智飙车出事。

林霖加足马力，一下飙升 70 马，80 马，我的天哪，车呼呼的叫，龙头快要散架了……一直飙向乌妩的家。乌妩在那里默默地哀思，她的爱没有，爱心飞得无影。她的表哥来接她了，去结婚了，在她屋子一片草坪上举行婚礼。父母已经催了几回，她在阿黎的陪伴下，麻木的一步步的走下去，亲人很多跟着一起祝福的，看热闹的行人也很多，她在表哥搀扶下，一步步走向婚礼篷前，她总是不时回眸望，那是林霖住的地方，多么…希望…

可是…他再也不会来…林霖没命飙，远远看见在乌妩屋子的楼下，有个熟悉的影子穿着婚纱慢慢的和一个男人走向草坪。渐渐走进，口里高喊：“乌妩，不要…结婚，乌妩，我爱你，我爱你！”

乌妩听见一句熟悉的“我爱你”，回头看见他架车，没命地飙来，心里开心，他来了，心中爱，还在，他还是爱她。怕的是他没命的飙车，这样开车，肯定会出事的，撇下表哥，转身向林霖奔去。

可是悲剧还是不幸发生了，一个小孩子突然横穿马路，林霖无法停车，只能转扭龙头，车速太快，横着飙出马路，一路飙到马路的石头的路，倒在地上，林霖从车上惯性飙出石路，摔在马路边的一个河滩上，离婚礼的草坪已经不远了，当场摔得半死，可是手还是挣扎的向前移动，口里喊着：“乌妩，我…爱…你…?”一会就昏死过去。

乌妩看到这一切，哭了，哭泣没命地奔向河滩，奔到林霖身边，一把抱起林霖，哭泣哀喊：“林霖，你不要死，我也爱你，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说过，我们在生要真夫妻，死了也是痴鬼魂。你怎么忘了，你怎么舍弃我，我怎么办?”泪流满面，使劲摇着

他，摸着他的脸，他不知道怎么清醒过来，口里流出鲜血，痛苦地说："乌妩，你还怨我吗?"她摇一摇头说"不怨。"

他伸手擦去的泪水，说："不哭，新娘子，不哭，要漂亮的，今天是你的婚礼，你愿意嫁给林霖为妻吗？不管今天死去，你都不离不弃!""我愿意!"

他从身上拿出一枚早买的仿钻石戒指，给她戴上，他每一个动作都是痛苦地滴血，说："今天，你就是我的妻子!"她眼泪簌簌的落下如两帘屋檐雨水，沥沥落下，流过双颊。

她哭泣哽咽："林霖，你愿意娶乌妩为妻吗?""我愿意!"

"不管她伤心，痛苦，你都会爱着她，陪着她，生死不离。"他的手，无力的松开，眼睛没有闭上，他还默默地看着她，也许没有光芒，却还有一丝希望。她哭了，嚎啕大哭，后来哭得嘶哑了，没有声音，全世界都没有声音了。小森兄妹跟着后面，看到这一切，是自己亲手害死自己的哥哥，下了车，付了钱，来到摩托车边，小森附在地上，抱头大哭，自己打自己说："林哥，是我害了你，要是这样，我就不该告诉你!"

杏儿也挨着哥哥哭了："哥哥，你好傻，为了爱这个女人，连命都不要，哥哥，你怎么这么傻啊！哥哥…"

一片哭声，悲天动地。

很久，乌妩哭泣抱着林霖，不肯松手。乌父乌母上来劝："乌妩，他已经死了，你放下吧！你莫伤心了。"

"乌妩，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乌妩知道父母做了什么事，才害得林霖这样，哭着说："我不要你们管，是你们害死她的！要不是你们逼我结婚，林霖就不会死。林霖，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就不会和他结婚的，我要和你在一起，你不要死，林霖。"

小森止住哭，和杏儿走过来说："乌小姐，把我堂哥还给我们，我好带他回家乡，入土为安。"

乌妩看见他们过来，打住他们说："你们别过来，谁也别想抢走我的林霖，你们是坏人，你们害死他的。"抱着林霖，一步一步拖着林霖走向河边，小森他们跟着，乌妩父母表哥也跟着，一步步走到河的边缘，下面就是河水，雨，还在下，越来越大，河水越来越深。

乌妩抱着林霖，放到河的边缘，痛苦哭泣。很久……乌妩好像心里做了什么惊慌的决定，抱起林霖，高声哭泣："林霖，在天愿作同心雁，双双一起向南飞，在地愿做牵手鬼，双双同去孟婆亭[1]。林霖！我爱!"

[1]相传过了鬼门关便上一条路叫黄泉路，路上盛开着只见花不见叶的彼岸花，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路尽头有一条河叫忘川河，河上有一座桥叫奈何桥，走过奈何桥有一个土台叫望乡台，望乡台边有

于是抱起林霖，挽着他，一起往河里一跳：“我爱你。”还在天边萦绕，久久不绝。

大家都惊讶的看着，跳下去，沉没于河水，一个浪花，溅起很高，很伤心，他们一起殉情，浪花是她他的葬礼，雨声是他她的哀思，这就是爱。

小森兄弟哀悼哭泣，乌妩在痛苦哭泣，路人也默默地哀叹，人间此爱，真心永在。

个亭子叫孟婆亭。

Chapter 9

分离

黄林突然迷茫中惊醒，一把抱住乌妩，死力搂住，颤抖的惊呼："乌妩，林霖死了，…不…乌妩也死了，不，她们没死，你告诉我，她们没死…"哀悼泪泄。

乌妩冷冷地说："她们死了，都是你害死的，都是你害死的！"

他推开她，瘫痪在地，哀号："是我害死的，是我害死了乌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乌妩，这是为什么？"

"都是你变心，你害死他们的！"

"不，不是！"

"是，就是你，就是你，黄林！"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他吓得傻了，本来就有头痛的病，一下癫痫过去，挪到墙壁边，用力用头撞墙，砰砰几声，鲜血从额头渗出，渐渐流满额，眼眶。

此时此刻，云彩儿突然出现了，冲上来，双手抱着他的头，莫上再撞墙，发怒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刺激别人撞墙，你，你，怎么没良心！"

"我没有良心，哈哈。"乌妩哭笑着："这个男人变心，害得我投河自尽，可是我们变成鬼，他又半路跑回人间，害得我生不同人，死不成鬼，你说，这样的男人，受这么一点苦头，算什么？你知道我在地狱[1]受的苦有多少，你知道吗？"

她露出满是伤疤的脸，青面鬼齿，满是伤痕的手，如烟熏过，好一个女鬼的样子，她真的是女鬼，女鬼乌妩。

黄林看看她，是那么的熟悉，好是前世见过，又好是刚刚相逢，她一定有很多伤痕，拜他所赐。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说："乌妩，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不记得了，你就原谅我这个傻二哥吧，原谅我吧！"

[1]在民间传说中，地狱是阴间地府的一部分。

突然跪到在地上，抱着她的双脚，说："乌妩，原谅我吧！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你原谅我吧！我给你磕头。"用头磕碰磁地板，血流满面，而乌妩一动不动，面无表情。

云彩儿看不过，走过去抱住黄林，说："黄林，不要磕了，不要，这么傻。"看着无情的乌妩说："你，怎么还不说话，你难道看着磕死你才满意，你怎么无情！"

他还在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欠她很多很多，就是此生以命相还，也难赎清。哀叹说："乌妩，你就杀了我吧！"从腰间别着钥匙扣上的削苹果的小刀，取下，弄开刀刃，递给她，说："你杀了我，我变成鬼，和你在一起，好吗，你杀了我！"

她没有接，只是全身一阵痉挛，挣扎后退一步，惊讶的看着他，已经伤血满面，一心求死。想起曾经真心相爱的往事，痴痴不离的诺言，相拥跳下深河的刹那。不忍的哭了，上前抱着他，扔掉小刀，轻轻的擦去他额头的鲜血，说"林霖，我原谅你，其实那也不全是你的错，我也有错，谁叫我是天堂的乌鸦美天使[2]，你是孤独的诺亚方舟的一块连心木，你是亡灵，我是天使，无奈，无奈，相爱，却偏偏无份……"说得泪流满面。

此时高明等人也来了，他挨着云彩儿，两个女孩跟着后面，有点怕，血腥的场面，恐怖的气氛，透出鬼魅惊悸。云彩儿见有人来了，胆子也大了说："黄林，你过来，我们回去，天已经很晚了，回去。"

"我们回去。"高明说，大家也附和着。

他挨着乌妩，抓住她的手，说："乌妩，我们在一起，好吗?"她点点头，黄林转身对云彩儿说："我不会和你们回去的，你们别想分开我们，永远别想！"

"黄林，她是鬼，人鬼不能常在，她会害死你的！"

"我不怕，她是鬼，我还是亡灵呢，我不怕，你们走，我不会和她分开的，乌妩，好吗"

"好。"黄林拉着乌妩的手说："乌妩，带我一起走，这些年我也默默地想你，可是又不知道你在哪里？偶然梦见你，好像真的一样，却总是以为是梦，你带我走吧！"

"好的。"她也握着他的手，痴痴的望着，却为原来的恨怅然若失，为什么恨他，当他要和一起离去，又舍不得，怎么能害他，他的阳寿未尽，是折煞天意的。

"林霖，你听我说，今天我不能带你走，等待雪花满地，梅花尽开，彩虹出现的那天，我就来接你，我们自起去灵间。我们做一对幽灵爱侣！好不好！"

"好，可是现在，我真的等不及了！"黄林说。

"乌妩姐姐说得对，等到雪花满地，梅花尽开采虹出现的那天，乌妩姐姐会来接你的。现在你过来，和我一起回去。"云彩儿说，还对乌妩尊敬为乌妩姐姐，乌妩也明白，这是劝这个傻哥哥回去，于是说："是啊！你先回去，等到那天，我来接你。"

"我不信，就算是雪花满地，梅花不一定尽开，也会未开，也有梅花落，就算梅花尽

[2]可能出自扬 · 格拉鲍夫斯基的小说《乌鸦天使》

开，怎么会有彩虹出现，冬天怎么会有彩虹呢？不可能，乌妩，你骗人！”黄林说着，拉住妩妩的手不放。

“黄林，会有的，”高明说：“你只要相信自己，就会奇迹，会有那么一天的。电视里不是经常那么出现奇迹的，你和我们回去！”

“我叫林霖，不叫黄林，乌妩你说是吗？我是你的林霖，你怎么舍得丢下我，独自在人间，没有人爱，没有人疼，像个稻草人。乌妩，你带我走吧！”黄林说。

“你是我的林霖，我带你走！”拉起他，转身想离去，此时此刻，黄林胸前的一个锦囊突然间荡出胸前，一道光芒闪耀，乌妩被击倒在地，光芒照耀着乌妩，乌妩用手挥霍挡着，这是道锦囊装着的神符，任何妖魔幽灵退避三舍。

“林霖，快把神符收起来，我怕。”乌妩惊怕地说，黄林收拾好锦囊，扶起乌妩说：“怎么啦？乌妩，我把这个破锦囊扔了，免得害你。”

“不要，你收着，此符可以保你平安，林霖，如果我们有缘，我会来接你，你今天跟我走，不但会害死你，也会害死我的，你想不想害死我?”

“不想。”

“那就对了，你听话，我们一定会见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留得真心在，一定会有爱！天尽午夜了，你也该回去，我也该走了，不然我会烟消云散的！”乌妩松开手，给他再次擦去额头的血，轻轻的扯一块黑布，包扎好，然后笑着说：“林霖，我会来接你的！”

说完身子一旋转，化做一团黑烟，一只乌鸦从屋里飞出窗口，不见了。

乌妩走了，留下黄林，跑到窗前，遥望远方，乌妩去哪里？她一定会再来的，望着远方挥挥手。

云彩儿走到他身边，拉了一下他说：“她走了，还会来的，夜晚了，我们回去吧！大伙都累了，我们回去吧！”

黄林看看大家，已经清醒了，说：“谢谢你们，累了，大家一起回去吧！”云彩儿拉着他，两个女孩夹在中间，高明跟在后面，一起走下楼梯，一道午夜的星星满天，路灯照耀着路，大家默默地回去回到厂里，黄林累了，洗澡后就休息了，累了，真的该好好休息了。云彩儿高明陪他说了一会话，安慰他。也累了，散了，夜难眠。

又做梦了，梦见自己和乌妩跳下河，沉没，自己看见自己好像变成一块船头木板，像个连心的木板，连心木，木连心[3]，太痴情。淡黄色，像 H 形。渐渐浮起来，漂流水面。一只美丽的乌鸦落在木板上，随木板与水漂流。千米长河白水，一点墨黑点缀。他们要去哪里？好像听见天使在唱歌。

也听见天堂的音乐吹奏，那么美妙动听。宛如贝多芬的《月光曲》。

流水流 a 流，我的林霖在哪里，美丽的乌鸦飞到岸边的石山上，衔起石珠子，飞到

[3]木目连心为“想”字

河上，扔到河里，她要跳满河，救起她的林霖，填 a 填，三天三夜，累了，睡在连心木上。有人说乌鸦填江，后来此河叫珠江，石珠之江，就在广州[4]。

也有人说，那乌鸦就是诺亚方舟上逃难的乌鸦，落在诺亚方舟舟头，逃过洪水大劫，而落在舟头的连心木就是亡灵，就是灵间遗忘的黄连木[5]，俗话说得好，乌鸦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乌鸦爱黄连，本是一段情，那乌鸦说，那连心木在洪水救我一命，来生他若去人间，我也随他一路，今生还他停足落难之恩情，江南的传说，珠江的神话，多么美丽动人。河水流 a 流，何时流到尽头，尽头在哪里，是不是瑶池。连心木和乌鸦漂流到瑶池，瑶池水清清，荷叶青青，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妹妹立上头。乌鸦飞到河叶上，就变成天使一般的仙女乌妩，乌妩从乌鸦变成人，应是仙人，应该是现子，一个乌鸦美天使。

乌妩原来是天使，真美，她，轻轻的摇摆天使衣服，一身黑色连衣裙，白色裙边，点点花式。胸前一朵朵零碎的梨花花瓣撒落，好洁白。仙子就是天使，美，心疼。

可是她的林霖哥哪里去了，她朦朦胧胧记不清楚，林霖在哪里？看见只是一块碎弃的连心木。她哭了，轻轻地哭，如春天的第一声黄莺的歌声。

惊醒瑶池的侍女，一群穿着纯洁，清丽脱俗的女子，唧唧喳喳的出来，看见乌妩，好是不识，又似熟悉，问："哪里来的村女，叫何名字，怎么到我瑶池溜达。"

乌妩不觉惊讶，说："几位姐姐，我随水漂到此处，不知道回去，打搅几位姐姐清睡了望姐姐们谅解，指点我回家之路。"

"村女，好不识趣，此乃瑶池仙地，怎么知人间归去的路，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怎送你回家！"

乌妩才知未报家园姓名，说："我是广州民女，姓乌名妩。"

"原来是乌妩仙子姐姐，今日到此，瑶池圣母命我等接姐姐，等了很久，果然姐姐迷路到此，恭候多时了。"于是大家作揖做礼。

乌妩大吃一惊，自己竟然是仙子，忙说："不，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凡人！"转身就走。

[4]这与通常的海珠传说不同。有学者认为，海珠故事的文本出现的时间大概不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

[5]谐音黄林

Chapter 10

回头

“乌妩，你既然到此，怎么急着离去。”突然一个雍容华贵的夫人缓缓走来，“圣母，尊安！”众仙子齐齐尊呼。

乌妩也惊讶地说：“夫人可是瑶池圣母[1]，民女乌妩有礼了。”

“免了。”

“姑娘远到而来，便是缘，你原是我瑶池守护梨花的一名仙子，姓唐，名梨花。只是前世落难化作一乌鸦，受亡灵浮水之恩，免于洪水之灾，今下凡报恩归来，自是归我瑶池，不信，你胸前一朵梨花刺青。便是名证！梨花，还不清醒。”圣母从容说着。

乌妩携衣一看，果有梨花刺青刻在胸前。她好像是记得若干年月，曾来过此，这般熟悉，跪到在地，说“弟子梨花觐见圣母！”

“起来吧！”于是众仙子扶起乌妩，圣母说“你们陪梨花去洗刷休息一下，等一会到大厅听我训谏。”

大家带着乌妩离去，一道弯弯的石板路，穿过一个古亭，来到一个大院子前，三排木制古楼，古色古香，作工精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大的瘦脸的二姐荷花，高挑的是三姐菊花，小的是四妹梅花。而乌妩最大，乃是大姐梨花。洗刷打扮一下，大家一起来到大厅，一个辉煌的大楼里，主座一个大的木椅，两边各一侍女，副席两排对照两排位置，大小左右各自是黑衣白梨花花瓣衣的梨花仙子，青色绣粉色荷花的荷花仙子，蓝色绣黄色花瓣的菊花仙子，白色绣点点红梅的梅花仙子。身旁各有侍女，门口也有侍女。

圣母训谏说“今梨花归来，四姐妹仙子团圆，各自侍奉职业，照顾花园，姐妹相亲相敬…”等事情一一表明。大家遵守，各自散去。

荷花和菊花来到瑶池边，看见瑶池里，还有一块连心木，荷花挑移岸边一看，是一块面子上隐约刻着一只乌鸦的船板，很旧很久的，于是随手扔出瑶池，遗失人间。可怜

[1]即王母娘娘，是中国神话里掌管罚恶、预警灾厉的长生女神。

的连心木，没有了爱，一个木在海上漂零，自己的乌鸦哪里去了，一个劲的唱歌非人间曲，何天堂乐。

雨中花儿

是不是雨儿伤了花儿的心，
花儿在落泪，谁会来安慰，
花儿，花儿莫哭，
雨儿无心伤害你，
我们匆匆相遇，
我是爱你的，
那知多情难以成眷属，
深爱却要依依离去，
是不是风儿吹落了花儿，
她是不是去寻爱的雨，
生死也相许，
流水带着花儿，
深深款款，
今生雨儿花儿又相聚，
看流水远去，巫山共相赴。

错给的爱

2008 年的一场大雪，盖了世界，
在火车站我们相见，我心爱的寒，
黑色的衣，红朴朴的脸，
是不是那一刻，我不该爱上你，
结了错误的尘缘，
错误的爱，不该爱上你，
寒，你象那年的冬天，
冷冷清寒，铠铠白雪，
寒，寒，错误的爱，
要是我能珍惜，你就不离去，
要是我留下你，我们可是能在一起，

都是我的错，不该偷偷远离，
你才会和别人在一起，我对不起你，
寒，是我把你抛弃，
上天惩罚我，让你一个人哭泣，
要是来生再相遇，我一定好好珍惜你，
对不起，都是错误的爱，我们才分离，
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寒，你是我最美的回忆，
你也是最美丽。

我的痴心

我很痴，我很傻，
在心灵园里种了爱情之花，
我很笨，我勤奋，
我希望花儿早点发芽，
我浇花，我施肥，我用心爱护她，
就像我梦里的她，
她看着我，脉脉含情不说话，
我走过去拥抱，却是一张画，
画里有朵爱情之花，春天我种下她，
千期望万等待，她快快开花，
我的爱情之花，快点开花，
你怎知我梦离人间，心葬天涯，
我的爱情之花，快快开吧！你
怎么知我孤独千年，寂寞思家，
我的爱情之花，快快开吧，
快快开吧！开满人间，开满天涯。

那块连心木被扔到地狱的门口，摔伤了，变成了林霖，可是他的乌妩哪里去了？她跳下河去哪里了？她不会被阎王抓住了，他推开地狱的门，一片黑色的世界，黑色的的夜，是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白色的光明。看见一条白色的路，将通向哪里，他一路走去，寻找他的乌妩，他的梨花仙子唐梨花。看见一个白色的亭子，刻着孟婆亭，一个

老婆子在那里熬汤买，他走进问："请问这里有个叫乌妩的女子路过吗？高高瘦瘦的，眉清目秀的！"

"没有，见过，"孟婆说："凡路过此次，必会喝下一碗孟婆汤，忘却过去，自然我知道他的过去，乌妩，我听说，是一个生不人，死不同鬼的界外灵物，不是仙人，就是天使，你是一个人间渚物，阳寿未尽，何来此处！何不快走，耽搁我售忘情汤。"

突然后面走来两个鬼魅，过来要孟婆汤喝，样子很可怖，吓得逃走，沿着白色路归来，有个傻子在卖书："卖书，《亡灵传说》，不要钱，不要命，只要哭一声，就知古和今。"

黄林很奇怪："我要一本。"哭了一声，傻子就送给他一本书走了！

他打开书，写着：黄林，灵界的幽灵，曾有尘缘，与瑶池梨花仙子乌妩有生死相隔一恋。

他大吃一惊，黄林是自己，自己是个灵界的幽灵，而乌妩是天使，无处可寻，不不，哭了说："乌妩，你在哪里，乌妩，你在哪里?"

醒来，惊悸，原来是一场梦。看见东方已经发白，天亮了，心里念叨着："乌妩，你在哪里?"清晨，惺忪的双眼，还看不明白世界，上班了，匆匆忙忙的工作，偷偷的吃几个包子。路上，有人对他指指点点，议论偷偷，是不是被人知道鬼屋的故事，也许是别人都知道他与鬼女相恋的事。管他呢？一个人默默地去上班，云彩儿和高明在厂门口边的小店里吃粉面，好像是刚吃完吧！高明叼着一只烟，吞云吐雾，云彩儿用纸巾擦擦嘴巴，看见他来了，站起来招手叫他说："黄林，等一下，我们一起上班。"

云彩儿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和高明一起走过来，三人一齐去上班。

"心情好点吗?"高明问。

"好多了，只是还是觉得有点累。"黄林回答。

"黄林，累了就多休息一下，今天下班早点睡!"云彩儿说。

"嗯！嗯！谢谢你们!"

……

……

他们走到门口，出示厂给保安进去，不知道怎么，走在后面的高明，被两个有点帅的青年人撞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怒说："怎么？没生眼睛，怎么撞人，你!"

那两个男的气势嚣张，说："怎么？想打架!"一副奉配到底的样子，高明正想发作，黄林拉住他，示意不要生事，云彩儿也上前拉住，拖着走，高明才瞪了眼，被拉开了。

只见两个人后面跟来一个美丽的女孩，高挑苗条，打扮时尚，一看是多金女，炫耀娇气。

"小荷，走，上班去，"一个高高的男人说："我们的厂长千金，今天第一次上班"

"洪涛，刚才怎么啦？是不是有人想打架，当着我白雨荷的面打架，胆不小。"多金

女轻蔑看了看高明三人，冷冷地说。

“白小姐，他们那配啊，我们一瞪眼，吓得像老鼠一样逃了。涛哥，你说，是吗？哈哈！”一个矮个子说完哈哈嘲笑。

“是啊，陈刚。看他们窝囊样，也想跟哥们较量。”洪涛也跟着大笑，气派嚣张的走进厂里。

Chapter 11

小荷

黄林还是忙碌的工作，默默地思念爱的乌鸦，可是她已经飞走了……唯有思念的窗口，匆匆忙忙的风儿的哭泣。身边一个小姑娘云彩儿，快乐的如云彩，有她作伴做事，偶然偷偷的聊几句，也解了许多惆怅，谢谢你，云彩儿。

黄林在压轧纸板，云彩儿在一旁粘贴。车间组长是一湖南人，叫宋祥，湖南人聪明和老练，在他身上一一呈现，和他们也熟悉，算是老乡吧！组长宋祥正陪着一个时尚的美眉，就是刚才厂门口遇见的多金女，这里指点说话，那里问问介绍。原来组长正陪着参观介绍，美眉白雨荷好像很仔细地听，偶然高傲的指点一下，或者多余的询问。不由得来到他身边，组长也是介绍黄林每天压轧纸板的数量，很是轻蔑地看着他，说："这么少，好像别人压的多一倍。"黄林没有说什么，也不去怃拗，只是淡淡的看了看白雨荷，说："我刚来，十来天，前几日手受了点伤，过几天会快的！"

"是的，他进步挺快的，工作默默地无言，非常和同事合作，表现挺好的，可塑性强，白助理。"组长也替他说好话。白雨荷是助理，将来的日子肯定是不会舒服的，今天早晨又和她有冲突，云彩儿在一边替黄林担心，他傻，又痴缠，又苦却不轻言。白雨荷看了黄林，一个平常江南汉子，结实沉默，虽然孤僻，却透出一份难以言语的英气。轻轻的笑了说："是的吗？那还可以，以后努力工作，也要注意身体安全！宋组长，我们去那边看看！"

他们又去那边检查了。白雨荷回到办公室，刚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父亲的厂里上班，做了父亲白如秋的厂长助理。初来乍到，也参观一下，熟悉环境。这个黄林，令她烦心。中午的时候，她看见黄林和云彩儿高明一个桌子吃饭，为了亲民，假做默默地来到桌子前，坐着吃饭，也和他们说说话，高明好像特别亢奋，这么美丽的厂花似的美眉，于是说得有声有色，问这问那，云彩儿也和着说话，唯有黄林默默地不语，他想着他的乌妩。有个新加聊天的厂友，站在身后，说："朋友，你也难站吧，来，我怕你来坐，我

去一边有点事。”起身离开，一个人默默地在一个不显眼的位子坐下，默默地吃，一会儿，云彩儿也过来陪他。很多天过去了，又是星期天休息日。

高明和云彩儿去街上陪她们四川老乡购物去了，邀黄林他也没去，一是他们四川老乡说乡话方言听不懂，二是真的思念亲人，想默默地守候。于是从箱子里拿出久违的吉他，一个人慢慢的走到公园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一个石凳上弹唱一曲《梨花》。

梨花

春天的轻轻的雨，
打湿梦里的醒来清晨的梨花
花瓣白似雪
花蕊若红霞。
花瓣随风片片飞，
相思有几下，
若是有心人
田园遇见她。
花瓣随流水
花香伴眼泪。
梨花轻轻的雨，
阿妹何归去？

刚弹唱起，黄林思念梨花，仿佛看见梨花飘落，弥漫满天。觉得乌妩的影子若隐若现，她伴随着他的曲调，轻轻的跳起舞蹈。他静静的看着伴舞，心驰万千，曲终她就消失了。

又弹唱一曲，《乌鸦》。

乌鸦

叹今生，
偏偏喜欢她，是她！
问缘份，
偏偏是一只乌鸦，为什么是乌鸦！
春来有心人，
遍地种梨花，
何时何地再相思，

独伴缺月下，
若是有情女，
明眉浩齿轻染红霞。
真心爱上她。

吉他声扬起，她又出现，随歌声而起，轻轻的伴舞，曲终轻轻的伏在他身上，轻轻的摩挲，温柔如怀。他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发，感觉丝丝入心，突然间一个鸟啼过，她就飞散了。

又弹唱一曲《问梨花》

问梨花

歌声悠扬，
寸寸萦绕，
问爱在哪里，
伊人可知道？
却是这般缠绵笑，
曲调悠悠，
茫然若思了，
莫回头看梨花，
青叶催花苞，
曾经相思多少秋，
真心两渺渺。

她又出现了，轻轻地伴舞，美丽曼曼，舞后，轻轻地投入他的怀里，轻轻地依着他，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脸，温柔摩挲。

他握着她的手，又嘴亲她的手，她温顺地，任他亲昵。偶然娇羞点点，亲亲他。突然间一片掌声响起，她不见了。

只看见有几个远远近近的围着他鼓掌。其中还有一个人，白雨荷。这些人都是公园里的被黄林吉他声吸引过来的，悠扬的吉他声，轻轻的飘扬，歌声婉约轻蔑，大家走到这里，自觉的远远近近，站站蹲蹲的，静静的听，看他入神入幻的弹唱。不敢出声，也不乱动，害怕亵渎他的诚灵。

他停了，很久，不知道是谁先鼓的掌，大家不由自主的鼓起掌于是掌声一片。他从沉浸的美丽幻觉里醒来，看见大家都在鼓掌，不好意思，说："谢谢，谢谢"，向大家示谢。

白雨荷也走近说："你好，你弹唱的真好，我叫白雨荷，你呢！我们交个朋友！"

"谢谢，白小姐，你是我们的厂长助理，我只是一个压轧纸板的工人，我们不配！"黄林淡淡地说，开始收拾吉他，开始回去。

"我不在乎你是工人，你的吉他弹得如此美，我特别仰慕，是你的粉丝，我做你的粉丝，好吗?"白雨荷有点委屈，诚恳地说。

他听她说得诚恳，完全没有厂门口那种傲慢与鄙夷，还是淡淡地说："我叫黄林，我交你这个朋友！"伸出手，和她轻轻地握手，说："我饿了，想回厂吃饭了。"

她高兴和他握手，听他说饿了，说："黄林，我刚来这里，我爸带我去一个餐厅吃东西，挺好吃的，要不我们去吃吧。"

"对不起，我还是想回去，"

她恍然明白，他可能没有钱，请不起她的，也知道她请的话，又失男人尊严，于是说："我们去厂门口边小馆子，吃羊肉粉，好吃又方便。"

"好吧！我请你吃！"

"好，那我们走！"

他背着吉他，她在前面走，边说边走。他们走出公园，一辆轿车停在那里，她开了门，让他坐车，犹豫片刻，但还是坐进驾驶员旁边，她开车行驶，边开边问："黄林，吉他弹得真好，歌也唱得不错，这歌曲好像从来没有听见过，你在哪里学来的?""是我和一个朋友做的。""你自己写的，写得真好，真的可以自己写歌，我是从艺术学院出来的，还没有听到自己写得这么好的歌，比我们大学艺术生都好。你好棒。"白雨荷看了他一眼，一手开车，一手竖起大拇指赞扬。"过奖了，词是我做的，曲是我的一个朋友作的，可惜她已经不在了。"他有点忧伤。"对不起，我触动你伤心的回忆。真不好意思。"白雨荷谦谦地说。"没事…"……又是一段沉默。很快车到了厂门口不远的一个小餐厅边，他们下车直入店里，服务员递给她一个菜单，她又递给他，说："你点吧！黄林。"她是蛮客气，他看了说："来一碗牛肉粉吧！""来一碗牛肉粉，一碗羊肉粉，两瓶饮料。"她说："你喝什么饮料""红牛吧！""就两瓶红牛！""好的，"服务员应声而去。来了红牛，他给她揭开盖子，递给她，说："女生优先，你先喝。"她接过，尝了一口，他又自己揭开，说："来，白雨荷，我们干杯。""黄林，我有个小小请求，希望你能叫我雨荷，好吗？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叫我的，我可以称呼你林林吗?"白雨荷建议。也许干了几口红牛，黄林熟悉很多，不再拘束生硬了说"好，雨荷，诶！你这个名字还不错，秀气大方，很适合你。"黄林也开心了，没了生疏，白雨荷也没有傲慢，只有亲昵。又来了米粉，大家吃得更欢了，聊这聊那……

Chapter 12

雨荷

高明，云彩儿，还有她们的两个老乡巧巧，阿露四个人一起去，逛街。清晨出去，傍晚才回来，来到黄林的宿舍，看见黄林一个人在看书。

“黄林，今晚没有去那里吧!”云彩儿指的是鬼屋，他摇一摇头，云彩儿说：“那就好，真听话，看我们带什么好东西给你吃!”“咚咚咚”说完耍魔术似的把一包东西递到他眼前，他打开看，是一些他爱吃的甜点，糕点。拣了一块，吃挺好吃的，说：“谢谢，你们玩的挺开心的吧!”

又自己看了看云彩儿，又修了头发，拉直了，更觉漂亮，脸更秀气了。说：“唉呀，今天彩儿打扮这么漂亮，是和谁排拖去了。”看了看高明，挤了一下眼睛，高明默默地承认。

云彩儿羞红了了说：“才没有，我们几个老乡逛一下街?”

“哦，是吗? 什么老乡，老乡，老乡，老相好吧!”黄林开玩笑地说，弄得巧巧，阿露大笑，连说：“是啊，老乡好，老相好，害得我们做了一天电灯泡。”

“你们两个人和外人一起笑话我们。还是什么老乡呢? 掐死你们。”于是假做来掐她们，搞得她们团团转。

黄林看着笑着玩闹，很是开心，高明提起一袋子东西，送给他说：“黄林，云彩儿看见几件衣服，我穿得挺合适的，于是给你也买了一套。穿一下，看可以吗?”黄林试一下还可以，说：“谢谢你，还可以，多少钱?”

“钱是云彩儿付的，她说送给你的，平常你也照顾她，算是谢你。”高明笑说。

“那怎么能行，多少钱，钱一定要给的，你不要钱，衣服我就不要。”

“200 元。”

“不要信他的，160，”云彩儿停下来，说：“那你给 160。”云彩儿知道黄林的性格，他不会要别人的东西。

黄林掏出钱，数了 160 给她，她也收了，高明在一边吐舌头，原来不是 160，也不 200，而是 260 元。大家说一会儿又各自散去。第二天早晨，黄林，高明，云彩儿一起上班，厂门口遇见白雨荷，她好像有意在那里等待什么。看见他们来了，就迎过去说："林林，早!"黄林礼貌说"早"，云彩儿惊讶的看看她们，不解他突然熟悉起来。白雨荷说："我叫白雨荷，黄林的新朋友，大家可以叫我雨荷，很高兴的认识你们。"

"我叫高明，很高兴认识你！雨荷，你好。你叫我明明吧。"高明还没等黄林介绍，就急不可待自我介绍了。

黄林看看云彩儿介绍说："她叫云彩儿，是高明的四川同乡，平常很随和，诚待人，就叫她彩儿吧!"

"彩儿，你好，我早听林林说过你，随和诚恳，很高兴认识你!"

彩儿好像有敌意看看白雨荷，不知道有何企图，愣了一会儿，说："你好，雨荷。"

大家一起走进厂里。

以后的日子，洪涛等人也不再来嘲弄黄林他们，云彩儿也觉得组长也对她们好多了，白雨荷偶尔隔三插五的来和他们聊天，高明特别兴奋，好颜悦色的讨好她，遭来彩儿敌意。这天下班，白雨荷叫住黄林他们，说："林林，过几天有个特别的节日，7 月 7 日是情人节[1]。你有空吗?""哦，我也知道，不知道厂里放假吗?"黄林只是淡淡地说。"雨荷，我们可以请假，我们大家一起去玩一下。"高明笑着说。"好，欢迎大家来，那天是我的生日，厂里放假，大家有空来玩一下，到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到公园里，办一个生日 party。"白雨荷说："林林，彩儿，高明，我希望你们都能来，林林。我想那天能听听你弹弹的吉他。""好，我们一定来。"高明淡淡地说。云彩儿说："林林，你去吗？我随你的意。"白雨荷看着黄林，希望他来，高明说："林林，你就去吧，也算是不扫我们的兴，给个面子吧!"黄林听高明如此劝说，也顺水推舟说："好吧！高明去，我也去凑个热闹!""好。"高明说。"那我就那天等候大家，我还有事去通知别的朋友，你们去玩吧!"白雨荷礼貌地说完离开。云彩儿说："林林，你真的会去吗?"黄林说："去啊，去凑个热闹。""去，可是要送礼物的，平常间我们跟她又无来往，她怎么好心邀请我们，真的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云彩儿说。高明说："雨荷，也是我们的工友，上司，邀请我们也很正常，彩儿，你不要多想了!""是的，我们也去凑个热闹，也不发大礼。"黄林说："彩儿，我们今天去哪里逛街去?""随别吧!"于是大家边说边散步，逛逛街。明天就是 7 月 7 日，可是自己有什么礼物可送，白雨荷，有很多是有钱朋友，心里不会太在乎贵重礼品。自己就做一个歌曲，弹唱相送，黄林想着入神，想白雨荷真的是神似一片美丽的小荷，洁白清丽，高贵透出灵犀。故乡是什么样子，都已经记不清楚了，自己多年前失忆，往事如烟记不得。听朋友阿瓦说自己是捡来的，在一个河滩捡来的，自己昏迷 7 天 7 夜才醒来，

[1]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义父黄回春救活自己，自己只知道自己好像有个“林”字，其余什么也不记得，就给自己取名黄林。

有时候路过荷塘，见到满池青青莲叶，随风轻拂，莲花乍现，点点洁白，半朵粉色。很是亲切，好像见过，更像是小时候外婆家里的藕塘，可是又模糊不清，要是自己回想过去，多好啊！

于是做一首歌《小荷》，一是回忆过去，又是送给白雨荷的礼物。

小荷

小荷，小荷，小荷，
清清如水，随水荡清波。
一片莲叶一片青（情）
宛如阿妹唱情歌，
阿妹，a 妹想着你，
阿妹阿妹，等待我。
是谁在荷塘等着
风中笑看莲花落。
是依人在细雨等着。
错弄露珠破！
是谁等着？
是谁等着？
是谁等着我？

…

……

等着一生一世相爱的承诺！休息一阵，看见一只蜻蜓飞过，于是若有所思。又做一篇《蜻蜓》。

蜻蜓

一只蜻蜓，
一只蜻蜓，
你停一停，
你为谁飞舞，
为谁伤心，

一只蜻蜓，
一只蜻蜓，
你为谁孤独，
为谁痴情，
可怜你，
可怜你，
却只能蜻蜓点水，
点碎你的心，
一只蜻蜓，
一只蜻蜓，
停一停，
你莫回忆，
你莫苦等，
你何必苦等，
你知不知道
她也不回上钩，
她也不会中情，
她也是渔人的情人，
你又何苦在渔杆等，
她是渔夫的鱼，
你又必等候别人的情人，
可怜的蜻蜓，
你莫飞舞了，
免得我也寒心，
可是我是一只蜻蜓，
我不落在鱼杆，
难道我要点水殉情，
落水吧！
让我死心，
我是一只痴情的蜻蜓。

做着做着，慢慢陷入梦乡，好像看见荷叶飘飘，蜻蜓飞舞。

Chapter 13

庆生

黄林从梦里醒来，天亮了，可是惺忪的双眼很累，慵懒的挣扎一下，又睡过去了。

“起床了，林林，”高明在匆匆的敲门，烦死人了。

“谁啊？这么早干什么?”

“是我，高明。今天去给雨荷过生日，买礼物。”高明在门外说。

“哦?”黄林才记得，昨天厂里明天放一天假，专为厂长女儿贺生，在公园里开生日派对。自己没有买什么，起床去买点东西相送，开门请高明坐。

洗刷过后，云彩儿也来了，还给他带来一份早餐，说：“小懒猫，怎么晚起来，今天女神过生日，你还没去买东西!”

“是啊！不知道昨晚做了什么梦，睡到这么太阳晒屁股才醒来。”黄林说。

匆忙吃过早餐后，拿出一个西瓜，洗净后，用菜刀切开，一边和她们说话，一不小心，菜刀切到手指，唉呀一声，鲜血流出来。

原来他切菜是一个左撇子，切到的是右手食指，今天怎么去弹吉他?

云彩儿走近一看刀口好像很深，安慰说：“林林，去诊所上一口药吧!”高明拿一块纸巾帮他缠着。

“好的，我们去诊所。”来到诊所，清洗伤口，扎了纱布。黄林又觉得很累，说：“我心里觉得不舒服，我不想去了，手又受伤了，高明你就和云彩儿去吧，跟我带一份礼物，表达一下心意。”

“好吧!”高明说。

“好的，林林，我也不去了，我陪你解解闷。”云彩儿安慰着。

“你还是去吧!”黄林说“高明一个人也不好，彩儿，你去吧!”

他们去了，留下他一个人回到宿舍休息。

雨荷的生日庆贺活动，安排在公园的广阔的空地上，工厂的员工围成半圆圈，主席

是嘉宾是雨荷的父母，亲戚的熟悉的好朋友。

活动快要开始了。各路朋友都已齐，时间快要到了，可是黄林还未来，白雨荷东张西望，却不见他到来，打电话他手机关机。

白雨荷也不敢发作，他多希望他来，弹唱一曲，可以为她的生日增添快乐。也想让父亲认识一下，这个艺术才子。以后再和他交往，可是他没来，一切白忙活。

无奈时间到了，主持人报道："亲爱的朋友，来宾，亲友，今天是白雨荷小姐的 25 岁生日，在此祝福她生日快乐，美丽幸福，恭迎大家一齐欢聚一起，以歌以舞，共度快乐……"

于是有各种艺人表演唱歌，一个好是一个，起伏到高潮。

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他的影子，他还不来。

主持人登上台说："现在有请白雨荷小姐表演舞蹈，《荷花》，有请!"

白雨荷来到台前，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天上缀着一点粉红发丝。穿着高跟凉鞋。向大家敬礼后说："亲爱的朋友，亲友，雨荷特别为大家表演一曲舞蹈，《荷花》，以此谢谢大家。"

她多么希望黄林会来，那是为他表演的，也是希望他来伴奏，可是他没有来。

她翩翩起舞，一会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电了，音响停了，变成雨荷清舞一曲了，大家都很纳闷，演出方也很尴尬。

不知道什么时候响起吉他声，一个帅气，不乏忧郁的的男人，边走边弹，从人群中，走进来，音调配合舞蹈，很是相当，犹是神曲奇舞。

边走边弹，大家纷纷避开，让出一条道，他登上台子，大家都议论是谁，原来是黄林，白雨荷一直想等的，等到了，而且还来救场，帮了她。

舞蹈完毕，黄林拉着雨荷说："亲爱的朋友，来宾，今天是白雨荷小姐的生日，我谨代表我们厂里工人，为他生日献一曲《小荷》，如唱的不好，请谅解。"

小荷

小荷，小荷，小荷，
清清如水，随水荡清波。
一片莲叶一片青（情）
宛如阿妹唱情歌，
阿妹，a 妹想着你，
阿妹阿妹，等待我。
是谁在荷塘等着
风中笑看莲花落。

是依人在细雨等着。

错弄露珠破！

是谁等着？

是谁等着？

是谁等着我？

…

……

等着一生一世相爱的承诺!

于是弹唱起昨晚做的《小荷》，歌声忧伤悠悠，吉他声深深幽沉。雨荷也不觉得伴着他的歌曲翩翩起舞，恰当好处，看得大家如痴如醉，啧啧惊叹。雨荷偶然跳到他身边，看见他右手食指扎着纱布，好像是渗出红色。肯定是手指受伤了，弹着吉他，伤口松动，又渗出血来，她的心里自阵开心担忧，开心是他的到来，担心的是他的伤口，他一定很痛。

唱完大家都起立鼓掌，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黄林向大家鞠躬，说："谢谢，谢谢。"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再来一首。"大家起哄："再来一首。"

黄林见大家如此看重，也不好拒绝，白雨荷也很希望他再为自己弹唱一曲，可是又担心他的手，怕他更伤更痛。

于是又弹唱一曲《蜻蜓》。雨荷也轻轻地伴舞，配合得天衣无缝。

曲完大家又是雷鸣一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白雨荷握着他的手，向大家致谢，又转身面对含泪说："谢谢你，林林，这里我最开心幸福的生日，谢谢你，林林，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有你真幸福。"

黄林说了谢谢走下舞台，他看见有人欢呼，也看见高明和云彩儿也在欢呼，尤其是彩儿欢快的像个粉丝一样。

黄林径直走过来，高明和云彩儿，围着他，云彩儿说："林林，你弹的真好，唱的也好，以前怎么没有听见你弹唱过，下次我过生日，你也弹唱一曲，好吗?"

"可以，等你生日我也会给你唱一曲。"黄林说

"黄林，你有这么好的手艺，我怎么不知道，真的不错，你也教我弹弹吉他。"高明钦佩地说。

"手还疼吗?"云彩儿问，

"不疼了。"

生日庆祝结束了，他们走到一个小买部门口，云彩儿和高明去买点饮料，突然一个女孩走到他面前，高兴气冲冲地说："黄林，你还记得我吗？你今天终于找到你，黄林，找你好辛苦。"一把抱住他。

他轻轻的推开她，看看她，好像是很熟悉，是乌妩，可是她不是已经跳河殉情？说："你是乌妩吗？"可是又有点不像，总觉得有点不对。

"我不是乌妩，你不记得我了，你记得娄底火车站附近吗，石马公园旁吗？你还记得救过一个女孩吗？"那个女孩急急地说。

他仔细看看她，又想想娄底火车站，自己狼狈流浪，模糊记得曾经夜深的时候救过一个姑娘，原来是她，是她……唐梨花！唐梨花，说："唐梨花！"一把抱住她。

这个时候高明和云彩儿走出来，惊讶地看着他们，他松开她，说："梨花，你怎么到广州来了。"

看着高明和云彩儿过来，就高兴地说："高明，云彩儿，介绍一下，这位姑娘是我的老乡，唐梨花。"又对梨花说："这位是我的同事高明，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好，梨花。""你好，高明。"

又介绍云彩儿说："这位是云彩儿，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好，云彩儿。""你好，梨花。"

"来，高明，云彩儿，梨花，我们今天去吃晚饭，我请客。"拉着三人，来到一个小饭店吃饭。

他们来到一个小饭店，点了四个小菜，两瓶啤酒，两瓶饮料。年青人在一起，边说边喝，很快熟络。

"梨花，你怎么来这里来了？"黄林问。

"其实我来有一段日子，我在娄底家里也混得不顺，和奶奶置气，偷偷的跑出来，就想起你在深圳，就四处找你，当时你离开时，说你在田野新村去找你邻居。于是到了这里，找了工作，于是四处找你，可是人海茫茫，去哪里找你。

今天在公园旁散步，听见有人弹唱歌曲，声音有点熟悉又是那么动听悠扬。

围过来听，仔细抬头看，原来是自己正在找的黄林，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见到你。好开心。"

"梨花，我真的是明白，为什么你长得好像一个人，乌妩，你们太像了！"黄林仔细端详一下她，说。

"是啊！真的是很像乌妩，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女鬼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她，跟梨花很像。"云彩儿也端详着唐梨花惊讶地说。简直是一模一样，就是一对双胞一般。于是又把乌妩的事情告诉她。

"会不会是双胞胎？"高明若有所思地说。

这提醒了黄林，是啊！是有可能是双胞胎，可是为什么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湖南呢？到底是为什么。

"梨花，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和家里人不同，或有哪点不对的地方。"黄林问

“好像我觉得和父母都长得不像，可是又…” 唐梨花默默地说。“我有空问问父母，看有没有双胞胎姐姐的事！”

“今天就说到这，来，我们干杯。”

……很晚了，梨花要回工作的厂。黄林送她回去，又邀请她有空来。

Chapter 14

梨花

回到宿舍，心情不能平静，唐梨花怎么这么像乌妩，而她也对自己这么好，千里来找自己，千辛万苦的找到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她也爱自己。难道是上天可怜自己，看自己这么思念着乌妩，于是派梨花来安慰自己。真的吗?

他一个人默默地思念，发呆。突然电话响了，是梨花打来的："喂，梨花。"

"林林，睡了吗?""没有。"

"在做什么?""发呆。"

"在想什么，想美女吧!"

"是的，发相思！呵呵!"

"呵呵，真的在想美女，想谁啊？是不是那个小荷?"

"不是，一个曾经相遇的女人!"

"哦，你还想着她，她都走了吗?"

黄林愣了一下说："她是我唯一深爱的女人，痴心烈女，这样的女性已经不多了。"

"你这么喜欢她，如果我和她一样，你也会这样的爱我吗?"梨花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我…"黄林说，又沉默，支吾。"我…不…知道…"

"哦，我还样子一模一样，我真的羡慕她，有个男人生生死死的爱着她。真的好感动。"梨花痴痴地说。

"梨花，你也会遇到你的爱，你这么漂亮善良的。"

"谢谢你美言，很晚了，你睡觉吧！我也要睡觉了，有空就来看你，晚安"

"好的，睡觉了，晚安，欢迎你来玩。"黄林说完去洗澡睡觉了，累了也该休息了。

休息的周末，打电话给梨花，邀请她去逛街，欣然答应。相约在一个超市的门口，黄林穿上云彩儿给他买的新衣服，打扮得比较帅气，气质楚楚的。

早来的梨花，已经早来了，看见他来，快乐的跑过来："林林，我在这里"。

“你来的好早，梨花，今天打扮真漂亮。”黄林看着白色的镶格的体恤，一天淡红色的短裤，精彩迷人，衬托出长腿，性感美艳。

“是吗?”梨花装作惊讶的样子,其实心里美滋滋的,就是打扮给心爱的人看的,说:“林林，你也很帅气，去哪里玩?”

“我听你的，陪你逛街，也是女生优先啊!”黄林淡淡地说。

“今天步行街，有很多店里，周末打折，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衣服。”梨花说完，就随手拉着他的手，慢慢的前行带路。

他心里一阵悸动，这么快就牵手了，是不是有点…但是也没有挣脱，不想去忤违也许是无意的她，她拉着如此无心自然，也许是……

“好的，我们去看看。”顺其自然地随她前行。

一路上有说有笑，牵着手，慢慢地行，如同一对新情侣。

他们手牵手来到步行街，梨花突然想起高明也穿过这件衣服，说:“是不是高明给你买的?”

“不是!”黄林回答。

“哪? 那是彩儿给你买的? 是不是? 哼哼。”梨花嗔说。

他看看她的表情，好像是生气了，解释说:“云彩儿和高明买衣服的时候，高明试穿衣服，云彩儿在一旁看，觉得还可以。高明建议给我也买一身，钱是云彩儿出的，我后来给了她。”

“是吗? 可是她为什么你买衣服，她给你出钱?”她还念念不放话题。

“呵呵，你怎么啦? 这么小气!”黄林说:“那可是我还不认识你咯。莫生气，同事之间带一件衣服很平常。”

“哼，哼!”

“要不，今天你挑一身衣服送给我，好不好，我天天穿着它，你就不生气了。”他笑着说。

“那还差不多，等会儿我给你买一身，你要天天穿着，呵呵!”梨花笑说。

“那我衣服变臭的，你愿意你买的衣服是臭衣服，这样吧，你买的，你要我穿，我就穿给你看，好吗? 我的刁蛮公主。”黄林笑着说。

“嗯，那我们就去这个店子里买，我挑选一件给你!”梨花说，看见一个男装就拉着他进去。

“欢迎光临!”服务员热情接待。

她给他一件件的试衣，最后挑选两件，都不错。他穿着合身得体，价格也适中，可是她挑花了眼，说:“服务员，你看那件好看?”

美丽的女服务员说:“那件小格的拼凑的衬衫，他穿着可以，帅气。”

“我也是这样认为。”梨花高兴地说，“就买这件。”黄林付了钱，两个人手牵手，高兴的走出店。梨花又在女装买了一身衣服，黄林提着，跟在她后面。

他们又在街上吃了烧烤，逛了公园，爬了山。不知道怎么又路过鬼屋。

黄林看见鬼屋，心里勾勾的想起，失魂的呆呆看着。

“你怎么啦？林林。”梨花担心地说。

黄林醒过来，说：“我只是想起她，一个和你很像的人，可是她已经变成鬼了…”

“啊？你还想去，你难道还不怕吗?”

“不怕，但是她从来没有伤害我。”黄林说：“我们去看看她，看你们怎么相像。”

梨花想了想，又担心地说：“我还是有点怕，她，真的和我一模一样吗?”

“是的，也许你都会惊讶的，你去看一下，也许还能找到一点什么!”他鼓励地说。

梨花终于打定主意，真的该去看看那个相似的乌妩姐姐。说：“好吧。”

他们来到鬼屋下面，拉着梨花的手，一手提着衣服，轻轻的慢慢的走上楼梯。梨花跟在后面，紧挨着他，提心吊胆的。

慢慢的走上楼，阴暗的光线下，那里只有一个写字台，摆在中间，四周杂七杂八的放着一些东西。没有一点声音，世界好像静止了，阴气森森的透出寒意，在这样的热天，都不时起鸡皮疙瘩。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乌鸦，吓得梨花尖叫，连连从背后抱住林林，靠着他的背心，不敢去看。他放下东西，握着梨花的手说：“不怕，梨花。不怕，梨花。”

那只乌鸦，在他们的头上盘旋，好像是一心想找梨花，过了很久，才停在黄林的头上，看着梨花，急急的叫着，好像跟她相识。

他知道乌鸦没有伤害她们的意思，就用手捉住那只乌鸦说：“你知道你的主人哪里去了?”那只乌鸦好像通人性的摇一摇头。

他又问：“你一直在这里吗?”乌鸦默默地，好像很忧郁的样子。黄林想，乌鸦是默认了吧，也许它想念主人吧。

他又说：“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她像你的主人，你不会伤害她吧!”

乌鸦乖巧的点点头，好像很亲切的叫着，看着梨花，他说：“梨花，你看，他好像认识你，而且可能把你当作她的主人。不信，你自己看看。”

梨花才鼓起勇气，看着乌鸦，它很亲切看着她，好像是离别的亲人一样，那么思念。

看着看着梨花也有点不怕，解开担心害怕，她松开手，近前仔细看看乌鸦。乌鸦飞起来，落在她的肩膀上，亲切的叫着。

梨花见了此情此景，也明白二三，它肯定是把她当作它的主人了，亲切的叫着。

她伸出手来，示意乌鸦飞到她手里，乌鸦通灵性的飞到她手里，很温顺乖巧的依靠她的手，好像是孩子依偎着母亲。她轻轻的捧着它，好像是深深的亲人。

黄林也凑前，用手轻轻的摸着它，它很乖巧享受他的抚摸，好像是该子享受亲人的爱。

她们亲切的看着，抚摸着乌鸦，很久她说："美丽的乌鸦，好聪明，好可爱，林林，我们以后就叫它乌乌，好吗，就像它的主人的名字乌妩一样，好吗?"

黄林点点头说："好，这个名字好，真的好!"

她说："乌乌，以后我们叫你乌乌，好吗?"

乌鸦好像很高兴的样子，欢快的从她手里飞出去，在屋里欢快飞舞，如同一个可爱淘气的孩子，得到妈妈的夸奖，在撒娇的卖乖卖萌。

梨花和黄林亲昵看着乌鸦在屋里飞舞，开心的笑着，可是他心里不时浮现和乌妩难舍难分的情景…和乌妩一起跳入河里的悲哀……

乌妩你到底去哪里了？还会不会回来。黄林不由黯然伤神，乌妩，我的心爱的人…

乌鸦飞累了，像孩子一样累了飞到她手里，轻轻的依偎着。她说："林林，它好乖啊，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说完才觉得说漏嘴，怎么又是我们的孩子，她们是夫妻吗？不，她才觉得害羞回过头来，看见黄林黯然伤神的样子，才发现他是不是想乌妩了，思念伤感吧!

梨花说："林林，是不是累了，我们回去吧!"

"嗯！我们是该走了!"

梨花捧着乌鸦，松开手，说："乌乌，我和林林该回去了，你也回去吧，我和林林以后会常来看你。"

乌鸦好像很不愿意飞起来，在她身边来回盘旋飞舞，难舍难分。她说："乖，乌乌"

"乌乌，再见。"黄林也挥挥手。

他轻轻的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一道明亮光照进来，屋子里乌鸦不见了，只有那写字台还在，依然灰尘满满。杂七杂八的东西，依然还在。

他们醒来，好像做梦一样。她说："我们在做梦吗?"

他说："是，做梦，我们回去!"拉着她，拿着衣服回去。

Chapter 15

梨花仙子

她被父亲逼迫去相亲，白雨荷心里很不高兴，可是又没有办法，父亲的厂，许多都代销给万山公司，一来一样就熟了。

万山公司郑总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商道很熟，商心狡猾。膝下又有儿子，叫郑一明，英俊潇洒，为人大度挥霍。

于是他也听说白如秋，有一女儿，高贵漂亮，偶然提起，极力搓合。白如秋也正中下怀，安排女儿去城市咖啡馆相亲，怎奈白雨荷缝场做戏，那郑先生一眼看中她，心想交往，白雨荷委婉拒绝。

她心里有一个心爱的人选，就是弹唱吉他的穷小子黄林。

相亲回来，路过一个超市路过，阻车，停下来车，看见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和一个女孩并肩而行，举止亲昵。是他，黄林，让她动心的男人，怎么他已另爱他人。

心里本来就是烦，又被这一幕打击，更是烦闷，紧紧地跟着，一直跟着他们分开。

“林林，送我到这里吧！你也回自己的厂吧！”梨花说。

“好，梨花，那你自己走回去，有空来玩。”黄林笑着说。

“嗯，林林，我知道，有空会来的，我们还要去看我们的乌乌。是吧！记得！”梨花说。

“好的。梨花，”黄林说，挥手离开说：“梨花我会记得，拜拜！”

梨花也挥手说：“拜拜”。两人分别，黄林一个人走回去，到了看不见梨花的时候，听见一声清脆的汽笛声，他回过头来，看见白雨荷慢慢的开车过来，停在他身边，打开车门，说：“回厂吗？林林上车吧！”

他有意想拒绝，可是又怕拂了别人的一片心，于是上车。

白雨荷不做声色地笑着说：“今天在哪里玩，这么晚回厂。”

“就是街上逛逛，你到哪里？雨荷。”

“我啊，也是在陪朋友玩，回来又一个人溜达一圈，正好碰见你。”雨荷轻轻的笑着

说，她的笑，很美，但总觉得高贵的不敢亲昵。

“玩得还开心吧！”

“还可以。”

他们说着说着就到厂了，他下了车，礼貌的谢谢。却被很多厂里人看见，心里暗暗，这小子，好艳福，和厂长千金出去玩耍，千金还亲自送到宿舍边，才开车离开。大家都艳羡，他只是淡淡的走进自己的宿舍。

他和梨花玩了一天，很开心。洗了澡，又去高明那里玩了下，云彩儿也在，一起聊了一会天才回来，很晚了，躺下就昏昏沉沉睡去，总是漂浮白天和梨花逛街的影子，看见乌鸦飞去的影子，深深烙在心头。

…很久，自己迷迷糊糊了，看见乌鸦飞到身边，灵魂依偎乌鸦飞向天际…

那是哪里？是天边瑶池，乌鸦落在一棵梨树上，摇落满树梨花，只是黄林的灵魂坠落在地，满地的梨花，只见花瓣，含着梨叶。

听见有侍女的声音，轻轻的转来，看见二个仙女般美人，姗姗来迟。宛如古时书中的美人。

他连忙躲起来，两个美人走近，一个说“刚才听见乌鸦飞来的身影，怎么走近就飞走了。”

另一个说“我们找找，可能还没有飞走。”两人越来越近，黄林无处藏身，只得出来说“两位仙女妹妹，我随乌鸦飞到此处，不料打搅妹妹们清静。”

一个怒说：“哪里来的野汉子，怎么来到我们瑶池梨花园，搅我清静。”

一个说：“是啊，野汉子，来这干嘛?”

黄林吓得大傻说：“仙女妹妹，我是黄林，无心到此，打搅仙女清修，罪过罪过，请仙女谅解。”

一个说：“妹妹，好像听圣母说，今日亡灵公子会到梨花园一趟，和梨花相会。这人也叫亡灵，是不是就是他。我们问问再说。”

另一个说：“公子可叫亡灵，魂驾乌鸦来此！”

“是。”他误听亡灵为黄林。

一个又说：“今日可是来找梨花！”

“是的。”他撒谎。

“那就是了，我们去找梨花姐姐！跟我们来，亡灵公子！”于是领着他，来到一个古代木式香闺。

一个报告：“梨花姐姐，亡灵公子特来相见，可否见他。”

“叫他进来。”一个熟悉的女声，于是推开门帘进去，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背对着他，好熟悉的背影，到底是谁?

侍女忙称呼自觉离开，黄林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对话。美丽女子回过身来，黄林顿时惊呆了，竟然是她，是她，乌妩，心爱的仙子。

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乌妩竟然是梨花仙子，不，决不，可是这偏偏是。

乌妩很平静地说："林霖，你还好吗?"

他惊讶地说："乌妩，你还认得我！你真的是乌妩吗?"一把抱住她，紧紧的搂住，她任他搂着，一动也不动，也没有感触。

等待他心情平复了，轻轻的推开他说："林霖，我们已经不可能，我是仙，你是灵，仙灵相隔，永无尽头。"

他激动抓住她的手说："不，我不相信什么仙和灵，我只相信我们只是凡人，我们要真心相爱，永远在一起!"

"不，不是的，我们尘缘已经，我们的爱已经淹没在珠江里，我们的爱尽了，永远回不来了，你忘了我吧！忘了乌妩吧!"

"不，我不能，难道你忘了我们在那棵无名树下许得诺言，相爱今生，永不变心！为什么你就忘了？为什么！乌妩，你告诉我，你没有忘记。"他激动全身颤抖，声音都嘶哑了。

她也哭了，任眼泪流淌，湿透粉白的脸。她只是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也许再也不能回到过去。

他摇着乌妩，说："乌妩，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梨花仙子，你跟我走，我们躲到天涯之灵，弱水之滨，我们在一起，我们不问什么人间，仙灵，我们只有我们。"他使劲的摇，摇得花枝颤抖。

可是乌妩还是冷冷地说："我们无论天涯之灵，弱水之滨，我们都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仙灵的追杀，人间我们不能做夫妻，仙灵是万万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你的灵，我的仙，都会烟消云散的。你走吧!"

"不，我不走，乌妩。"黄林说。

"林霖，现在我已经不是乌妩，已经梨花仙子唐梨花，已经失去的乌妩，永远只能在我们心里，林林，你回到人间，也许我们还可以相遇，你记得一句话，失去乌鸦，遇见梨花。那时我们可以相见，雪花满地，梅花尽开，彩虹出现的那天，我们在一起。"

"不，我不。"

乌妩狠心地说："来人，把他带走。"

突然闯出两个夜叉般的怪物，抓住他的手，往外使劲的拖，他声嘶力竭地喊："乌妩，我爱你，不管是仙是灵，是人间，还是天边，我们，相爱今生，永不变心!"

他被扔到梨树下，一只乌鸦飞来，带着他的灵魂飞舞。

他醒来，原来是一个梦，可是他的乌妩再也不见，是不是变成梨花仙子，是不是乌

鸦变成梨花，乌妩在哪里？可是，梨花好像还在今天，是唐梨花吗？

Chapter 16

受罚

今夜加班，本来是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夜里更是闲着，看看机器就行了。

黄林打电话给梨花闲聊，说了昨夜的梦，梦里见到了乌妩，就是乌鸦美天使，怎么现在变成了梨花仙子了。是真的吗?

她一直听着偷偷的笑，说："说你傻，你真的是傻，那是梦啊！你以为真的乌妩变成了梨花仙子。"

"我傻吗？那如果不是，你就是那个梨花仙子下凡，让我遇见你。"他更傻傻的问。

"呵呵，是吗？你觉得我就是梨花仙子，就是乌妩下凡转世的!"梨花笑的花枝招展。

"怎么啦？你这么笑，"

"林林，我看你想女人想得花痴了，夜里做这样的春梦，你啊!"梨花这手机里笑出好大的声音。

"梨花，要是真的是那个梨花仙子唐梨花该多好。"他叹气地感叹。

"我就是梨花仙子，我也不叫唐梨花吗？你不信。"她一本正经地说。

"梨花，真的吗?"他问。

"真的!"她答。

"梨花，我也想你!"他淡淡地说。

"是吗?"她问。

"是!"

那边默默的不出声了。"梨花，你还在吗?"他问："在吗?"

此时组长来了，说："黄林，你怎么上班打电话，你是这样工作的，罚款 50 元。"

黄林忙挂了电话，说："我看见也没有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工作。组长，你就免了罚款，你大人大量。"

“那怎么行，都像你一样，厂子还要不要生产了，别多嘴了，再说，罚 100 元。”组长责备地说。

他不再言语，这样半天多工资就没啦！默默地看着机器。

原来是那洪涛看见黄林上夜班打电话，平时也嫉妒白雨荷对他好，看见白雨荷驾车送他回家。于是心里暗暗逮住这个机会，向主管告状，主管得知后，责成组长处理。这样就本是小事，也变成了大事，不仅罚款，还被被登在墙上工作惩戒上，严词批评，全厂通报。不用质疑地说，高明是厂里第一帅哥，黄林第二帅哥，黄林还是很有才气，所以两个人伯仲之间，而且物以类聚，两人还是好朋友。

是帅哥难免不被女生看中，白雨荷有个女秘书，是她的远房表妹，叫石玉兰，长得还算可以，性情多疑，很有心机。明明喜欢高明，却没有伸张，因为高明和云彩儿是老乡，又像是女朋友。于是和高明走近，和云彩儿交朋友，暗自打探消息，伺机而动。

这一天，白雨荷新买了一个手机，OPPO 的，又新又潮的，放在办公室里，出去有点急事。回来时，手机不见了，丢了，还得了。

这肯定是内部有人偷的，白雨荷和他父亲，主管三个人最后商议。只有办公室的最可疑，令办公室的员工都聚集，厂长白如秋严肃地说：“各位员工，我女儿白雨荷的手机在丢了，肯定是本厂员工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自愿拿出来，我保证既往不咎，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等到查出来，将论偷盗处理，送往公安局。”

大家都是小声嘀咕，猜猜着，却没有人承认，主管说：“既然没有人承认，我带头让大家搜，先证明清白。”于是让一个男员工搜了身，搜了办公地方，结果是清白。再一个个员工的搜，都一无所获，把办公室都翻过来，也没有找到，奇了，到底哪去了。东西是谁偷的，竟然不是办公室的，那是谁?

白雨荷很纳闷，是不是有人来到办公室，拿走了。说：“会不会有人来到办公室，拿走了，主管，你看见谁进来过?”

主管说：“好像看见有两个来过，是贾衿，和云彩儿来过。”

“是啊，好像她们来过，拿一些资料。”雨荷秘书说。

“那去查查她们!”才厂长说。

贾衿那里没有，轮到云彩儿，众人来到云彩儿这里，先说明情况，白厂长说：“我们都搜查办公室的所有员工，都没有偷，你这里也搜一下，也给你一个清白。”

云彩儿很轻松地说：“你们搜吧!”

女的搜查了云彩儿衣服，没有，几个男的翻开叠起来的纸箱，突然一个手机落在地上，竟然是 OPPO 手机，是雨荷的手机。大家惊呆了，是云彩儿偷的，不敢相信。

云彩儿大惊失色说：“不是我放在这里，不是我偷的，我是被冤枉的!”突然哭起来。

主管厉声说：“东西在你这里找到的。云彩儿，你总不是说，是别人放到你这里的?

你还不承认!”

黄林看不过，说：“你们是在这里搜到的，但是不能证明一定是她偷的，你们要拿出证据。”

白厂长说：“这个员工，都已经人赃具在，不是她偷的，难道是你偷的?”一双眼睛直逼黄林。

黄林看着云彩儿只是哭泣，一个劲地说：“不是我偷的!”众人都在议论纷纷，而高明在一边一言不发，好像生怕跟他粘上关系，避瘟疫一样的躲开。他实在看不下去说：“高明，你也在这里，我们都看见云彩儿没有偷。”示意高明给云彩儿说话。

可是高明完全变了个人，冷冷地说：“我不知道!”好怕事的样子。

主管说：“云彩儿，你男朋友都怀疑你，你自己认了，算了，免得要公安人员调查。”

云彩儿哭泣地说：“我真的没有偷!”

白雨荷平时也不大喜欢彩儿，又见和黄林亲切的，很是妒忌。说：“你没偷，谁偷的!东西在你这里，你怎么解释。”

大家都怀疑是云彩儿，只有黄林不相信，云彩儿是一个善良，诚恳的女孩，一是没有偷的动机，她不大喜欢好手机，有一次，高明要买一个好手机都不要，更不会去偷，二是她是诚实的人，是她偷的她一定会承认的，不是她偷的，打死也不会认。他淡淡地说：“厂长，主管，我和云彩儿虽然相处不久，但是我相信她，是个善良的人，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二是我相信她是诚实的人，是她偷的，她会承认的。”“你是她男朋友吗?”

“不是!”

“她男朋友都不做声，你难道比她男朋友还了解她。”

云彩儿看着高明，多么希望能帮她说说话，他可是老乡和男友，他都不帮，只听见黄林在真心的为她争辩，心里伤透了。

黄林还想继续说，主管打断他说：“黄林，你说的话，没有人，相信，除非你拿出证据，不然，就是她。先把她带走，等公安局的来处理。”

几个女员工把她拖走，她一个劲地哭泣：“不是我偷的，我是冤枉的!”

黄林看见云彩儿被带走，知道她是冤枉的，可是自己又不是警察，无力破案，心里叹息。

Chapter 17

蒙冤

黄林心里不是滋味，明明知道云彩儿被冤枉的，却又无能为力。他虽然谈不上喜欢她，但是对她的善良，有时候他工作忙，她还帮他帮忙。买了好东西，除了她男朋友，就送给他吃。还给他买过衣服，现在她有难，却帮不上她。

云彩儿被拉着走了，她一个人被关在宿舍里哭泣，为什么在自己被冤枉的时候，高明却置她不理，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寒心，什么男朋友，连平常只是性格相投的黄林，却意外的相信她。要是黄林是她的男朋友多好，心里不由的有种依恋。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的，秘书石玉兰在一边怂恿着白雨荷，说云彩儿的种种不是，一定要公安把事查清楚。

公安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公安，她被放了出来，女生宿舍在四楼。

云彩儿，哭泣的不成样子，看见公安来了，挣脱女员工的押解，四处乱窜，惊得众人慌了，公安反应过来，去追。可是云彩儿跑到四楼的阳台尽头，哭泣地说："你们不要过来，我没有偷，我是冤枉的，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以死证清白。"

公安也惊讶了，知道这不过是一件小小丢失东西案子，如果逼迫，变成自杀的人命案了，那就不好了。

公安和众人都愣在那里，那男公安到底是经验丰富，平静地说："姑娘，不要跳，我们不过来，我们相信你是冤枉的。我会还给你清白的。姑娘，请相信我，大家往后退！"

于是众人一齐后退，云彩儿才松懈下来，伏在阳台上哭泣。

女公安说："姑娘，请你相信我们公安，一定会秉公办案的，你过来，好吗？"

云彩儿突然又哭泣的更大了，说："我不相信你们，你们骗人，我是被冤枉的。我不会过来，过来你们就会抓走。"

男公安说："我们不会过来，不抓你，你不要傻。"

……

僵持了很久，就是劝不过来，云彩儿死活在阳台尽头以死相逼，以证清白。

公安也没有办法，最后男公安建议找一个她最亲近的人，去劝，看可不可以。主管于是亲自去请她的男朋友，高明，高明也答应去劝，黄林知道后，也跟着来了，主管还呵斥他来做什么?

来到阳台上，高明走到人群前，黄林也跟着，高明说："我是她男朋友。"公安请他前去。

高明说："彩儿，过来，我是高明，我相信公安会给你清白的，你过来，莫摔下去了。"

云彩儿看见他，惊讶了一下，马上哭了："我不相信你们，你们都是骗子。"

高明不相信自己，说："我是你男朋友高明，你要相信我。"

云彩儿哭泣说："你，你在厂里迷都相信是我偷的，我不相信你，你们都是一伙的!"

高明也傻了，没有办法，黄林说："公安同志，我去试试，好吗?"

公安看看他，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点点头说："你去可以，但千万不要刺激她，平安就好"

"好的，我知道。"黄林上前，云彩儿看见是黄林，平静很多。

他说："彩儿，你是冤枉的，我相信你，你不要傻，公安一定还你清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他们。"

云彩儿止住哭泣说："真的吗? 林林，你不会骗我吧!"

气氛一下冷静，很多。黄林劝说有效果，公安在旁也感觉这林林不错，可以救回这个姑娘。

黄林轻轻地，没有一点激动地说："彩儿，这么久，我没有骗过你爸吧。"

她摇摇头说"没有。"

"在厂里我是唯一的相信的人吧。"

"是!"

"那你相信我，他们会还你清白的!"

云彩儿说："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公安会抓走我的，我是冤枉的。"

大家又没有办法，云彩儿还是不相信大家。

突然黄林说："彩儿，我忘了告诉你，其实东西是我偷的，我骗了你，我把手机放在你的纸箱堆里，下班，好拿走。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

云彩儿一下惊讶了，说："你为什么要害我，我对你那么好，到现在还相信你。"

黄林说："我是喜欢那手机，偷偷放在那里，如果查出来，就是你偷的，可以冤枉你，要是没有查出来，我可以拿回去。"

众人一片惊讶，好像真的是他偷的，公安看看他，也很疑惑。

男公安说："原来是你偷的，抓起来。"用手铐铐住他，说："带走。"

此时云彩儿哭泣跑过来，给他狠狠地两个耳光，他痛，痛在心里，为了救她，蒙不白之冤，还要挨她的两个耳光。

她骂道："我恨你。"

事情解决了，男公安仔细观察，觉得黄林不像偷东西的人。而是救人急中生智的无奈。

白雨荷更不相信是他偷的，等众人散去，云彩儿被安慰好了，就对公安说："我不相信他偷的，我们前一段在一起散步，我给他手机玩，他说很漂亮，可是我见他喜欢，我送给他，他也不要，而且我掉手机那段时间，他都没有离开工作的地方，很多工友可以作证。不可能到我办公室拿手机。"

公安也相信他绝对不会，可是云彩儿也决不可能。

白厂长说，这是我也不想追究了，不想搞出人命案，手机也找到了，就撤案。

大家都没有损失，黄林却背了不白的冤。雨荷知道黄林背着不白冤屈，也相信云彩儿是被陷害的，到底是谁偷走手机。

这个人是谁，她猜疑着办公室的每个人，没有人和彩儿有怨恨。

突然想起表妹曾经说过，她很喜欢高明，云彩儿那配做帅哥高明的女朋友，真的好恨，这个讨厌的云彩儿。

雨荷觉得这表妹真的是可疑，丢手机那天，总偷偷的瞄着她的手机。

雨荷离开的时候，她也在办公室外的一个档间工作，自己回来时，好像料到会什么是的。自己手机丢了，却没有别人那个惊讶，好像是很做作。

她确实有很大嫌疑，她是不是想夺走云彩儿的男朋友，陷害云彩儿，确实有可能。

雨荷第二天偷偷的打听到丢手机那段时间，表妹确实以工作为名，去和云彩儿，黄林聊天。她就明白，肯定是表妹，因为云彩儿到过她办公室拿资料，随手拿走，会被人怀疑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放在自己的纸箱，她可以放到任何一个不是自己身边的地方，这样就不可能怀疑她。只有一种可能，她是被陷害的。

雨荷请表妹到一个茶馆喝茶，在一个僻静的包间，喝了一会儿茶。说："表妹，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石玉兰喝了口茶说："表姐，你说。"

"好，那就说了。"

"云彩儿，偷手机，被人发现，你觉得蹊跷?"雨荷问。

"没有啊。"石玉兰说。

"那么，高明现在远离云彩儿，你觉得对不对?"

"呵呵，高明离开她，是她咎由自取。"

雨荷已经料到，一定是她，说："手机是不是你偷的，表妹。"

玉兰一惊，说："怎么是我？公安不是查明是黄林，或者是云彩儿偷的。"

雨荷严肃地说："你以为我是傻子，黄林，我还不了解，我的手机，只要他喜欢，我送给他都不要。他有必要去偷吗？还有云彩儿，这么高档的手机，她不一定会用，更不会傻的偷了手机还藏在自己扎的纸箱里，等着我们去查，这明摆着的陷害。表妹，你那天行迹可疑到我办公室，你到底做了什么，后来又到云彩儿黄林那里聊天。你是不是趁她们忙碌的工作，偷偷的藏在纸箱中。是不是？是不是要我再请公安来查。"

玉兰面容失色，跪在地上说："表姐，不要叫公安来，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也是太喜欢高明，鬼迷心窍，才干的傻事，看在表姐妹的份上，你就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

雨荷嗬的一声站起，说："真的是你？太使我失望，你怎么能这么做，这差点害出人命，你啊，表妹。"

"表姐，我再也不敢，你原谅我。"

"你真的太让我伤心了，好，我可以原谅你，你去求云彩儿和黄林，他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他们原谅你，我就不计较了。"雨荷生气站起就走了。

Chapter 18

回忆往事

还是在这个茶馆，雨荷，玉兰，黄林，彩儿四个人坐在茶馆，雨荷安排这场负荆请罪的茶会。

当雨荷把事情原本告诉黄林，和云彩儿，黄林没有太多的惊讶，只是没有料到真的是她。

玉兰跪在地上。

而云彩儿上前想再掴玉兰的耳光时，他拦住她说："彩儿，算了，事情已经查明了，就不要再打她，雨荷，请我们来，一是还我们清白，二是求我们谅解，雨荷，也不容易，我们得对得起雨荷。"

云彩儿气气呼呼的。

玉兰跪着说："对不起，黄林，对不起，云彩儿。"哭泣地说："你就让云彩儿打我几耳光吧！"

云彩儿气得又要动手，黄林按住她，让她坐在沙发上，喝着茶。

黄林自己也喝了几口："玉兰，爱一个人可以去争取，而不是用害人去得到，是功德的，也会有报应的。我们今天原谅你，不代表明天别人会原谅你，你要好好为人。"

玉兰说："谢谢，黄林哥哥。"

"好吧，起来吧！"黄林说。

"还不谢谢云彩儿。"雨荷说。

"对不起，云彩儿，谢谢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玉兰陪罪。

黄林说："谢谢你，雨荷，你能还我们一个清白，你也不容易，这几天也累了吧！谢谢你，雨荷。"

"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林林，你真的是大度，不愧是男子汉。"雨荷赞扬地说。云彩儿默默地喝着茶，看看这石玉兰，恨是恨，但黄林也受到更深的伤害，却还是原谅

她，雨荷也不容易帮助，洗了冤屈，也就算了，说："就算了，林林，我们走。"

黄林也知道这样的，云彩儿不可能大度和伤害自己的喝茶畅谈的，和她一起出来。

两个人，漫步街上，边走边说，来到一个树下的一个草坪，黄林坐在草坪上，累了，休息一下。仰天远望，看看蓝天白云，悠悠自在，为什么人总有爱恨怀念，又牵挂乌妩，却永远离别了。

云彩儿也挨着他坐下，看看他的脸，凑进用手摸摸他的脸，说："还疼吗?"

"不疼了。"他淡淡地笑着说。

她又说："那天打你很疼吗?"

"那天还真的疼，你出手也真的厉害。"他认真地说，那天打得脸上麻麻的，一阵颤抖，出手好重。

她低下头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我现在知道当时是为了救我，才这样的，要不，你也打我两耳光。"

"我才不要，你记得欠我的情，还给我，就好了。傻姑娘。"

"你还在生气啊！怎么还?"

看着她默默的样子，逗她说："怎么还，好啊！你可以以身相许。"

她突然轻轻的揍他，说："哼，谁要以身相许。"其实心里透过一丝甜蜜，真的是愿意以身相许。

他忙躲开，笑笑说："有人谋杀亲夫了。"笑着站起来，她就在后面追着，累了，两个人又在草坪上休息。

突然有人打电话来，是梨花。接听知道要他过去玩。于是说："彩儿，你先回去吧！高明也许担心你，我的老乡要我过去玩。"

她说："好吧！我回去，你早点回来，我今晚做好吃的给你陪罪，好吗?"

"好的，那我走了!"边说边往大街走去。他看见梨花走来，好漂亮，一条短短的牛仔裤，绣了花边，一条碎花似的格子女装，吊着一排小带带，肚皮上露出口口，正好是露出肚脐，勾人遐思。

她跑过来，说："漂亮吗?"

"漂亮。"他笑着说。

他牵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很多街人看看她们，尤其看看她，帅哥美女，逗人艳羡，尤其是美女，偷出性感的诱离。

他们逛街，散步，累了吃了中饭，又逛商场买了点零食。

"林林，我们去看看乌乌，好吗!"梨花说。

"好，我倒忘了，也是该去看看它。"又是那个鬼屋，她们走上楼，阴暗的，朦朦胧胧的现着屋内的一切。

看见一只乌鸦飞来，落在梨花的手心，好像是很久的亲人离去相见一样。

这里有他可思念的人，乌妩，可是再也不能相见。看见屋内的一切，此情此景，人鬼殊途。

乌鸦在梨花手里温顺的很久，他们也该回去了，她说："乌乌，我们要回去了。以后再来看你。"

乌鸦懂事叫几声，飞翔几圈，不知道从那里衔来一块木头，是一块连心的木板，扔在写字台上。

这东西好熟悉啊！黄林走进，拿起仔细一看，是一块连心木板，很多年了，磨灭了光芒，褪去颜色，若是朽木。

面上刻着一只乌鸦，背后刻着乌妩的雕像，逼真如新。他摸着雕像，好是亲切，她的影子历历在目，仿佛在雕像上复活。

梨花也走进一看，果然是和自己一模一样。

他黯然神伤，乌鸦飞走了，也该回去了，把连心木带走，那是美丽的怀念。

回去的路上，遇到一个小河滩，看见有几个人在河里嬉戏，一个人突然被河水冲击，倒在河里，几个人忙把被冲的那人，拖到岸边，给他休息……。这一幕好熟悉，头痛起来，好像想起自己和乌妩跳下河，乌妩不知道被河水冲到哪去了，好像看见在一个河滩上，自己被几个人也拖在沙滩上，做人工呼吸治疗。……后来又被抬进一个小医院。

头好痛，他用手抱住头，梨花也用手抱着他的头，靠在她的身上，他感觉她温柔的细腻的肌肤，轻轻的起伏，她身上淡香若是若无，弥漫着他。说："林林，你怎么啦?"

"头好痛，好像看见自己被抬进医院，我想起了过去，可是头好痛!"

她安慰地说："痛，就不想了。林林。莫想了。"她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太阳穴。

好多了，他站起来说："谢谢你，梨花，要是没有你，我会不会死在这里…"

她用手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说傻话!"

他感觉她的香香玉手，温柔如玉。他吻了她的手，很美，很甜蜜，他痴痴地看着她，好熟悉。她也看看他，这么的深情，他抱住她，吻了她的脸，轻轻的如蜻蜓点点戏水。她娇羞得，如初开的荷花，娇羞欲滴。任爱相吻。

他松开她说："梨花，我们回去，我想休息!"

她醒过来说："好，我们回去，你回去好好休息。"

她送他一直到厂门路口，才挥手回去，他累了，回到宿舍，就躺下睡着了。

朋友们，写到这里，我是无限的迷茫，希望有人能帮我，如何去爱，朋友们，帮帮我

Chapter 19

提拔

南方的雨，朦朦下了好久，黄林听着雨声，好熟悉，谁在烟雨朦朦里哭泣，谁在烟雨朦朦中流泪，可是谁又在烟雨朦朦中血流满面。

梦，如梦，一般。好久的故事，是谁在呼唤。是谁在弹琴，琴声悠悠。

烟雨朦朦，
美丽的故事，
牵出多少相思？
江南烟雨朦朦里，
谁剪断片片雨丝？
谁是孤独王子，
相爱已无回头日。
烟雨朦朦，
相思谁会懂？
人有情，刀有恨，
剑最伤人心。
相约的诺言，
同刻了三生。
不过是一块梨花木，
也可心连心。
不也是一片梨花，
碎了一片心灵。

幽灵在天之边，地之际，存留。与人间有别，与天堂有缝，就是幽灵之界。

刀刃风吹，剑心刺魂。幽灵王子之争，血风雪雨，败军的孤独王子林林，逃离故土，逃命幽灵，带着唯一的朋友云彩丫鬟，其余的战死。

……

留下的是一片血海，逃到天堂下，有个地方是瑶池。

那里是池水清清，荷叶满是池。池塘畔边有一梨花园，梨花飘飘，满地花瓣泪。

一棵梨树下，孤独王子林林，躺在梨树下，依靠梨树，已经血流满身，无力捂住伤口，痛苦不堪。身体衰竭，可能已经不久死去。

身边有个丫鬟守着他，她握着他手，哭泣“王子，王子，不要离开我!”

王子说“云彩，不要哭泣，我死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这时候，天边划落一颗明亮的流星，没落天际。

只有丫鬟在哭泣，惊醒了，侍女，惊动了仙子姐妹，梨花仙子，荷花仙子，来到梨花园。

看见一个王子，无力地呻吟，看见仙子们说：“仙子姐姐，我…快…要死，你们…，能不…能帮我照顾…我的丫鬟，…云…彩。”

两位仙子，很感动，荷花没有说话，她知道瑶池不可以收留幽灵，所以不敢僭越。

而梨花不忍王子临死，拂其心意说：“王子，我答应你，收留云彩做侍女。你放心去吧!”

孤独王子笑了笑，血，流出口角说：“谢谢你…，来生我…做木做…船，报答仙…子之…恩。”说完就吐血而亡。留下丫鬟伏在王子身上声嘶力竭的哭泣。

雨，如血，滴滴下，烟雨朦朦中，谁为我哭泣，烟雨朦朦中，谁难舍难分。

梨花仙子，和丫鬟葬了王子，葬在梨树旁，坟堆上生长一棵梨树，梨树长大以后，却不开花，也不结果，一棵孤独的梨树，在这个花开满园的梨园里。

他醒来，原来又是一场梦，为什么自己总是多梦，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己的记忆失去很多，可是在梦里却又能回忆起，这是真的吗？幽灵王子[1]是谁？难道是我吗？不会吧！怎么这么巧。

石玉兰，觉得不好意思再干下去，于是辞职，可是位置空出来给谁？白雨荷有点小心思，要是能让黄林来做，就好了，可以和他朝夕相处，增添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个普工，怎么让员工服气，父亲认同呢？必须想个法子才行。

于是下班的时候，故意说要黄林请她吃饭，帮他洗去不白之冤。

黄林也觉得是雨荷的清查，自己蒙冤得雪，也是该表示谢意。

他还叫上云彩儿一起去吃饭，云彩儿当然乐意，她虽然对雨荷有点抵触心理，好歹她也为自己洗冤出了很大的力。再加上对黄林临难相救，暗暗感动，默默地芳心相许。

[1]即亡灵公子

三个人在一起吃饭，快乐轻松，雨荷虽不大乐意云彩儿，但是也不好表示什么。

雨荷轻轻地说："黄林，云彩儿，你们为厂里，蒙受冤屈，而无怨无言，我爸和我非常的感激，也想补偿点什么，可是却一直没有什么表示！"

云彩儿说："说得也倒是，我们也得到点经济补偿，白小姐，你说是吗？"

黄林示意云彩儿不要，说："雨荷，这云彩儿也不是真心要，只是说说而已！"

雨荷说："云彩儿说得对，我们确实有个这个想法，现在就有个方法可以给你们一个补偿。"

"什么方法，说来听听。"云彩儿说。

雨荷说："现在玉兰辞职了，空一个职位，我原来是直接提拔你或者是黄林，这样你们工资也高了，工作也轻松了，也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云彩儿欢喜地说："好啊！那你就给林林吧！我又没有读多少书，怕做不好，我希望他做，他又聪明，肯定可以的。"

黄林没有作声，雨荷说："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又不好明着帮他，是吗？怕别人说闲话，我爸爸也会阻拦的。"

云彩儿急了说："那你这不是等于没说，还不是一个样。"

雨荷说："这就要看黄林愿不愿意配合，和自己争取，黄林，你愿意吗？"

黄林还是没明白，也不大在意这个工作，说："我，看…"

云彩儿说："林林，你就愿意吧！"她看着他求他。

他也想也只有这样了，说："好吧，你说，我该怎么做？"

雨荷见他答应了，一切好办了，从袋子里拿出一叠电脑软件资料，送到他身边说："黄林，你先把这样资料看一看，熟悉一下办公软件，不懂的可以来问我。夜晚也可以来办公室练习一下，等你完全会了，我再向厂里提出建议，公开选拔。我暗中帮你，这样你获选，就没有人异议，我也可以堂堂正正向我父亲提拔你。"

"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好。"云彩儿欢喜的跳起来说。

"我怕辜负雨荷一片心意，我…"他还是犹豫不决。

"我支持你，林林，你一定行的。"云彩儿握着他手。

雨荷说："我也相信你一定行，如果若真的不行，也不要紧的，这样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是不是！"

"是啊，不行又不会有什么损失，白小姐，这么关心你，你不能辜负她一片好心啊！我相信你一定行的，你就答应吧！"云彩儿鼓励地说，

"是啊！云彩儿说得对，你一定行的。"雨荷也把他加气。

他在两个女孩的鼓励下，决定一搏说："好，我一定努力。"

"耶！"两个女孩欢呼起来，大家又开心地吃饭，一顿开心午餐。

半个月来，黄林经过努力学习，夜里加班实习电脑，雨荷在一边指导，发现他比想像中学得快，学得好。

后来，经过厂里层层选拔，一路凯歌，白雨荷惊讶的是自己原定要暗箱操作，竟然没要用，他自己一路夺魁。顺利升为秘书。她暗暗欢喜，目标达到，还发现他的潜质，不枉自己亲睐，更喜欢他。

这一路来，他也对她的热情，很是感谢，亲近友好很多。

今天是当秘书上班第一天，和云彩儿有说有笑的早早上班。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雨荷还没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椅子上，轻轻地旋转，如同乡里人进城，新鲜得意。看见干净的办公室，如同宾馆一样，打开电脑，浏览一番，好不得意。

雨荷来了，看见他笑着说："早，黄林。"

"早，厂长助理。"他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像模像样的。

"好了，以后没有人还叫雨荷就可以了，厂长助理叫着多别扭。"雨荷说完就坐到自己办公椅子上，说："你先帮我把这一些资料整理好，然后复印二份，一份给我，一份给操作车间。"递给他一叠资料。

"好的。"他接过资料然后开始工作。

做了一半，有个软件处理不大懂，就说："雨荷，这个地方有点不懂？能帮我一下吗？"

雨荷来到他侧面，看着，轻轻的挨着他，亲手教他，这里怎么处理，那里怎么修改。她挨着他，他能听到她的呼吸的心跳，感觉她的温柔如棉的肌肤。他傻傻地不敢想，生怕亵渎了她的高贵。

可是这一幕，被路过办公室拿资料的高明看到，很不是滋味。

这一天，就过去了。工作还是顺利，很快半个月过去了。

Chapter 20

梨花生日

这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梨花生日，梨花早就通知他，也要黄林作曲给她弹唱吉他，庆祝生日。不过就他们两个人，约会在一个安静小河边。

黄林穿着梨花给买的衣服，打扮得的英俊潇洒，早早买好了生日蛋糕，一些水果，背着吉他，来到小河边。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棵大树旁，树荫下遮住大半块地，青青的草坪，还有一块大石头可以做桌子，把生日蛋糕放在上面。又从四周寻了两块石头，收拾干净当凳子，又清除草坪里的赃物。

忙忙碌碌很久，梨花姗姗来迟，看见他，欢快的跑过来。说："林林，你来很久了。"

"是啊！"他微笑着说"梨花，生日快乐！"

看见收拾的干净利落说："谢谢你，林林。今天是我过的最快乐的生日。"

他拉着坐下，说："来，先坐下。"她们面对面坐着，她看着他，一脸的开心，心里甜丝丝的。

黄林笑着说："梨花，祝你年年有今朝，岁岁喜今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梨花嘻嘻笑："谢谢！"

于是两个人拆开蛋糕，忙忙的点上蜡烛。

"来，我们的寿星佬，先许个愿吧！美丽的寿星佬。"黄林说。

"嗯。"于是她闭上眼睛，双手合什，对着蛋糕，默默地说着什么。

"我许好了。"梨花开心地说。

"许了什么?"他笑说。

"不告诉你，呵呵，怎么样！"她故做神秘。

"呵呵，保密，呵呵。"他笑着说："愿望也许了，有请寿星佬吹蜡烛。"

"好，吹蜡烛喽，吹蜡烛喽！"梨花近近对着蜡烛，嘟起小嘴，用力迅速一吹，OK，

全部吹灭。

黄林笑着说："我们寿星佬，好厉害。一吹就成功，厉害，厉害。"

"呵呵，今天才知道，本小姐是吹蜡大姐。"她娇娇地吹嘘。

黄林也揶揄说"哦，我们的大姐吹蜡'猪'不吹牛咯!"

于是笑起来，她也跟着笑起来。

他切开蛋糕，用一个小胶盒盛着，递给她，她不接，只是张开口看着他，嗷嗷叫着。

她是要喂吧！好叼的妹子！他明白，用一个小胶铲，轻轻地挑了一大口，轻轻地递过来，她张开嘴来接，说："宝贝，吃蛋糕。"

她接下甜滋滋的吃着，他笑了，说："好吃吗？梨花宝贝。"

她也笑了，说："好吃，真的好吃，林林喂的蛋糕真好吃。"像个孩子一样的开心。

她也拿来一个盒子，一个小铲，用刀划一块，盒子盛着，笑吟吟地说："林林，我也要喂你吃，我也要喂你吃!"

他笑了，说："好，梨花妹妹喂我!"张开大嘴，等着她，她用小铲铲一大块，喂过来，等他来吃，突然又收回来，调皮的笑。他没吃到，说："梨花妹妹逗我，我不吃了，不吃了。"装作生气的样子。

她笑得更开心了，说："林林，不生气，林林乖，姐姐在喂你吃。"又喂给他吃，他又去接，她又故伎重演突然抽回来。

他又没有吃着，又装作傻傻的生气说："梨花妹妹，欺负人，欺负人。"

她笑脸吟吟，说："林林不生气，林林不生气。姐姐逗你的，姐姐再喂你吃。"

于是再次喂他吃，他这次乖了，张开嘴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她放到嘴里去。呵呵，他也狡猾了。

她见他不动，就放到嘴里，他吃了，说："真好吃，真好吃，妹妹喂的真好吃。"装模作样，像个三岁小宝宝。逗得梨花呵呵大笑，用铲子涂他的脸。

他忙躲开，也用铲子涂她的脸。他涂到她脸上，笑着走开。

她笑了，忙着追他，他跑啊跑，他追啊追，追了一会儿也没有追到。于是不追了，蹲着生气。

他看见她生气了，又忙着过来问，她看见他中计了，伸手用铲涂他一下，一脸的蛋糕，她笑了，忙走开。他也笑了，装作追过来，追啊追，跑啊跑，一会儿。

她累了，坐下来，轻轻的喘气，他也坐在她身边喘气，两个人开心的像个小孩子。

休息一会儿，黄林说："我弹吉他给你听，好吗?"

梨花说："好，就等这一刻了，我们帅哥终于出手了。"

他轻轻的唱，弹着《梨花》，梨花也被靠着他，轻轻的唱。

梨花

春天的轻轻的雨，
打湿梦里的醒来清晨的梨花。
花瓣白似雪，
花蕊若红霞。
花瓣随风片片飞，
相思有几下。
若是有心人，
田园遇见她。
花瓣随流水，
花香伴眼泪。
梨花轻轻的雨，
阿妹何归去？

梨花唱着唱着轻轻地落泪，默默地叹息。
仿佛看见梨花悄悄地开，轻轻地落，飘然风里翩翩起舞，撒落流水远去。
如爱是梨花，花瓣洁白柔嫩，雨儿，轻轻的滴落，梨花带雨，是恨别的眼泪。
他们尽情地弹唱，引来多少的路人驻足旁听。
一曲停下来，路人纷纷鼓掌。梨花也跟着鼓掌，开心极了。
又弹唱一曲《问梨花》。

问梨花

歌声悠扬，
寸寸萦绕，
问爱在哪里，
伊人可知道？
却是这般缠绵笑，
曲调悠悠，
茫然若思了，
莫回头看梨花，
青叶催花苞，
曾经相思多少秋，
真心两渺渺。

累了，他们收拾东西回去，他们手拉着手，慢慢的边走边说。

他们走着走着，看见了鬼屋，她说："林林，我们去看看乌乌，好吗?"

"好。"他说。

又来到鬼屋，依然是那个样子，阴暗可怕。

飞来一只乌鸦，落在她手心里，她轻轻地抚摸着它，可爱的宝贝，又来看你了。

突然又飞来一只乌鸦，落在他手上，怎么啦? 又多了一只乌鸦。是不是乌乌的伴，肯定是吧！他轻轻地抚摸着它。

她很是惊讶地说："乌乌，那是你的伴侣吗?"它好像懂得似的，点点头，真的很聪明。

梨花真高兴，说："林林，乌乌，她都有男伴了，好高兴哦，我们的乌乌做新娘子。呵呵!"

他说："是，我们的乌妩这么漂亮，肯定是有追求者。"可是他心里想，他的乌妩是不是在瑶池也有爱慕者，是不是已经忘记他，是不是也做新娘子，于是黯然神伤。

梨花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化，还是高兴地说："林林，我们给乌乌也弹唱一曲，好吗?"

他回过神来，看着她高兴，不想拂她心意说："可以。我们把两只乌鸦放在写字台上，我们给它们拜堂成亲。"

他们把两只乌鸦放到写字台上，不知道梨花哪里弄来红绸布，撕作两块，一块扎在乌乌头上，扮新娘。一块缠在另一只乌鸦身上，扮新郎。

梨花会心地笑了，为自己的创举高兴，人世界第一次鸟儿，戴着红花，穿着红衣结婚，真的好完美。

他弹唱一曲《乌鸦》:

乌鸦

叹今生，
偏偏喜欢她，是她！
问缘份，
偏偏是一只乌鸦，为什么是乌鸦！
春来有心人，
遍地种梨花，
何时何地再相思，
独伴缺月下，
若是有情女，

明眉浩齿轻染红霞。
真心爱上她。

她也轻轻唱着，依着他，此时此刻，两只乌鸦也静静的靠着，也是一对情人，他心里祝福，天下的生灵今日，终成眷属。

Chapter 21

车祸

已经很久了，他们该回去了，黄林背上吉他，拿着东西，回去了，两只乌鸦飞到肩膀上，唧唧喳喳地叫，不忍离去，好像是有祸事，不祥之兆。

是谁在："乌鸦叫，祸事到!"在鬼屋传递，阴森可怕。

他走向楼梯，看见自己的影子，在颤抖。梨花握着他的手，冰冷，如同冬日的一片雪。看见两只乌鸦还在哭泣的叫着，不忍离别。

走了，该走了。两个人手牵手离开，走在马路上，慢慢的走，慢慢的聊。

今天很开心，真的！梨花觉得真的好幸福。

可是幸福总停留那一刻，离去了，也许美丽幸运也离去了。

马路上，下午 4 点 44 分[1]，很不吉利的时刻，魔鬼筛选的日子，黄林走在路边，突然一辆面的嗖的一声，擦撞过来，把他撞倒地上，车也没停下来，就逃逸了。

他被撞倒在地，顿时昏死过去，头上的鲜血直流，染红了半边脸，地上流着一滩血。

她被突而其来的祸事吓得，花容失色，尖叫几声"救命啊！救命啊!"

幸亏有路人打电话给 110，救扶车[2]很快来了，她抱着他，说"林林，你不会有事的，真的，林林，你不可以离开我。"

到了医院，谢天谢地，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头部摔伤，左手骨折，其余都是外伤。

谢天谢地，只是虚惊一场，昏迷三天后，他渐渐的醒来。

梨花一直在医院照顾他，守护着他醒来。期间云彩儿也来看过他，哭着流泪。

雨荷也来过，只是暗暗的伤心，心爱的人，却只能埋在心里，只是送钱给梨花说："这是厂里的一点意思，又给他买了保险，医疗药费，厂里都会处理好的。"

[1]数字 4，谐音死，被中国人视为不吉利的数字

[2]音同"救护车"，邵阳方言中 f、hu 同音

雨荷默默地擦擦湿润的眼睛，却没有流一滴泪，泪在心里流，心爱的男人静静的躺在那里，不知道会不会再醒过来，心爱的男人，为什么不能明白她的心。也永远不知道她深爱着他。

梨花也只是谢谢雨荷，也只默默地等待他醒来，也有很多来看的朋友高明等等，劝慰着她，她辞了职，为的是守候他，他为她生日庆祝受伤的，她心里难受，为什么自己心爱的林林，命这般苦啊！

第四天，夜里，病房里还亮着灯，她也累了，她握着他的手，睡在他身边。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触动她的手指，她感觉到了，惊醒过来，看见他的手指在微微的动，床边的荧屏的脑电图也颤抖了。

又看见他的眼睛也动了，动了几下，却没有睁开。

她连忙叫来主治医师，医生仔细观察荧屏，又检查了瞳仁，初次判定身体知觉已经开始复苏，不久就会醒来。

感谢天，感谢地，她的殷勤的照顾，换来他的醒来，也换来她的爱人。

第五天，8 点 22 分，他手指又动了，比上一次动的更强烈，她感觉到了，又看见他的眼睛动了一下，动了几下，终于睁开双眼，他真开眼睛了，她太开心了，他终于真正的醒过来了。他回来了，回到她的世界。他眼睛是模糊的，朦朦看见她，看见他站在身边。

很久，越来越清楚，看见她，一个清晰的她，留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美丽的憔悴的她，露出对他殷切的盼望，长长的等待。

听见她哭泣地说："林林，你醒啦！等你好久了。"确实很久了。五天，漫长的五天，是五月，也有可能是五年那么长久。

他清楚的听见她的呼唤，轻轻的吧动嘴巴，却又说不出话。

她叫来医生，医生，说，他醒过来，基本是脱离了危险，很顺利地回来了。

梨花快乐地哭了。

他看着流泪地哭了，带着片片快乐的哀思，不忍哭泣，却又无能为力，自己也流出眼泪，心里存满感激，喜悦。

她看见面部情绪有所变化，说明他身体有了感觉，看见还流出泪水，已经能够表达感觉了，谢谢天，他回来了。

她无限温柔，轻轻地抓住他的，一片深情地说"林林，你醒来了，我想你好苦，你终于回来了。"另一只轻轻擦去他的眼泪。

他眼睛眨了眨，好像是安慰她，他也思念着她。

梨花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好俊朗的脸，高高的鼻梁旁，一双大大的眼睛。

她轻轻的吻了他，他感觉她的温柔体贴，深深的打动了他，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可以相爱今生的丽人。

她默默地躺着，依偎着他，轻轻地陪伴着他。

他睡着了，陷入梦乡，仿佛在自由的奔跑，趟过小溪，越过小山，走过田野，迷失在孤独的异乡，这里是哪里，黑暗的夜来临了，一条小河挡去了路途，一座久远风雨桥屹立。

一只美丽的乌鸦，站在木桥的亭角上，默默地守候着，盼望着什么。等了好像是久，终于恋恋不舍地飞走了。

他看见了乌鸦飞走了，她是乌妩吗？他是不是在等他，也许等到心儿都碎了，伤心地飞走了。

“乌妩，你等等我，我是林霖，你等等我！”他飞似的狂奔起来，来到桥边，乌鸦飞得没影子了。

桥边有一个女孩手绣的手帕，是乌妩的吗？手帕上绣着一朵梨花，静静地绽放，却飘飘欲坠。一定是乌妩绣的，她一定是乌妩。

在木桥的木制的壁廊上，刻着一首歌：

相思等

相思是一首凄美的歌词，
昨日的相思，
是不是已经过时。
相思是一句伤感的情诗，
久违的回忆，
渐渐的漶漶遗失。
相爱的那个男子，
还在风雨徘徊，
是不是忘了相爱一生的山盟海誓。
只有痴情的女子，
在哭泣着等待，
心里痴痴，
痴痴的厮守等待昨日。

这是不是乌妩写的情歌，是不是等待心碎，遗留在这里，乌妩，你在哪里？

他伏在壁廊上，摸着乌妩镌刻的每一个字，字字入心，铭刻他的心。

“乌妩，你在哪里，乌妩，你在哪里？”他瘫痪在地上，伤心地啜泣。

风儿渐渐起，如同秋风扫叶的哭泣，朦朦胧胧的烟雨，弥漫了风雨桥，淹没一个英俊汉子渐渐淡漠的身影。

Chapter 22

怀疑

他突然从梦里惊醒，口里无力喊着："乌妩，你在哪里?"

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林林，我在这里!"他醒来，看见梨花在一旁，默默地照顾着他，知道刚才不过是一场梦。看着她心里一片安慰。

第 7 天，他身体有点力气，看看她说："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她喂他喝点水，有剥了一根香蕉，用用铁汤勺，戳碎，一点点喂给他吃。

他看着她的样子，好像回忆起什么，好像是几年前，也有个人这样喂他吃东西，好熟悉，应该是一个女孩。

他吃完一根香蕉，她高兴的笑了，用纸巾给他擦干净嘴巴。说："林林，我去给你买只鸡来，给你熬汤补补身子，你休息一下。"

他点点头。

她来到街上的菜市场，想选一只肥嫩的老母鸡给黄林熬汤，仔细选选这个，仔细挑挑那只，好不容易选了一只中意的。

又买了一些花生，甜枣，杏仁等不是辛辣的配料。走在回去的路上，看见市场出口停着一辆面的，好熟悉，这不是撞伤黄林的那辆车，逃逸了，今天被她看见了，急中生智躲在一边等待车主。

过了一会儿，见一个高瘦的男人，提着菜过来，打开车门开走，她也悄悄的叫了摩托紧跟着。

来到一个街区，这是当地人砌好租赁给打工仔的居住区。

那人下车后，走进一个小巷子，她也跟着去，穿了几个巷子，那人来到一栋楼的门口，开门进去。

她没有钥匙，只能问一下楼下的一个小店的老板，只告诉她，那是一个装装货，出点租的小司机。

那人去了很久，都没有下来，正当她憋闷的想离去，突然下来一个人，是他，是她工作鞋业公司的一位经理，吴良。

他怎么在这里，在这里干什么，会不会和那个肇事者有联系。令人怀疑，为什么他下来东张西望?

他走了，她回到租屋，熬了汤，又亲手喂了他，心里纳闷，这吴良，在干什么。越想越怀疑。

原来这个吴良是个公司销售经理，长得也算可以，在公司干了几年，也算个人物。

偏偏梨花也在他手下上班，公司里也是有个妹子喜欢他，他也有时在一起玩，可是等到梨花到此上班，他却深深的被梨花迷住了，移情别恋了。

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梨花早心有所属，对他每每含情默默地追求，总是委婉拒绝，他那里受过，被女人不爱的事，心里十分失落，怀恨在心。而梨花却一点不知觉，这个伤害。

梨花回到公司，路过吴良宿舍，看见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和他说闲话。

说着说着，突然问他："吴良，今天休息，你上午到哪里去了？怎么找你一上午都不见你?"

他被突而其来的问题问住了，说："我到朋友家…，不，我逛了一下超市就回来。怎么？你不在医院，找我有事。"他支吾地说谎。

他为什么要说谎，明明看见在那里，偷偷的回到公司，车祸真的难道真的和他有关系。

她仍然若无其事地闲聊，说："上个星期天，你去哪里了，别人看见你和一个司机出去玩了吗？我还想找你庆祝生日。"她在旁敲侧击地试探他。

他忙矢口否认说："没有，哪个讲的，不知道莫乱说。"

可以看出他心虚，她更生疑了，还是淡淡地说："哦，我也不记得听哪个说的了，算了，又没有什么大事，你莫在意。"

吴良才松开气，说："哦，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是啊！你不说了我还真的忘了，那我走了，拜拜!"她说着就走去医院，路上，她已经确定是车祸是他指使干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她百思不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黄林有不认识他，又和无仇，难道是因为她？他不敢去想?

梨花回到医院，看见雨荷来看黄林，和黄林有说有笑的，很开心的。

雨荷看见梨花来了，说："我刚来看黄林，你照顾得好细心，看看他身体好多了。"

"是啊，真的很谢谢梨花。"黄林说。

"谢谢你，你来看他，你又帮他出的医药费，我们都得感谢你。"梨花微笑着说。

"哪里话，那是我们厂里给每个员工的保障"雨荷说，说心里话，她确实有私心。

她们说了一阵话，三个畅心而谈，更像是三个好朋友。

雨荷要回去了，梨花送她出去。跟她说起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又将与吴良的对话，征求她的意见，也说了没有当着黄林说，是怕黄林病着，对身体不好，怕他激动。

“谢谢你，梨花，你对我的信任，我会想办法查得过水落石出的。好的，我先回去了，过两天会给你答案的。”雨荷说着，“拜拜！”

“拜拜！”

夜晚了，他睡着了，她心里闷，出去散散步回租屋，路上无心地走走。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匆匆忙忙的走过，是那个肇事者，这么晚了，去哪里，她又悄悄的跟着，他竟然是去她们公司的路，一路跟着，街上行人太多，他没有注意，一直走到公司的租屋去，径直去了吴良的屋下，四处张望，无人，才敲门。

梨花躲着，静静的看着，门开了，吴良开门看见是他，唠叨几句，张望四周，才放他进去。

只听见有人吵闹的声音，好像在争什么？

梨花走近，悄悄的挨着窗子近的地方，好像听到什么钱，……钱少了，是你要我干的……

过了一会儿，有静静的，有数钱的声音。那人说要走了，梨花急忙躲开，藏身在一个僻静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好像听见骂骂咧咧的声音，那人从吴良家里出来，东张西望，才慢慢慢的走了，吴良“砰”的一声，关了门。

那人好像很不高兴，生气的走回去，口里还骂娘。

梨花更是可以确定是他们干的，可是又没有确切证据，于是打电话告诉雨荷，和她商量着，怎么办？

雨荷要别轻举幻动，一切她来想办法。

Chapter 23

小翠鬼影

第 10 天，黄林身体日渐好了，梨花扶着他，坐在花坛边的石凳上，休息。看看青青的草，呼吸新鲜的空气，病房真的太闷了。

有一个女病人，很年轻的，长得也算过的去。在她母亲扶持下，也在这里散步，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很快就熟悉了，她的名字叫小翠，和梨花一样大小。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头痛，痛的厉害，在小地方也没有检查什么病，昨天到这里来，还没有检查。

也是乡里人吧，大家挺谈的来。

那女孩好像喜欢吹奏，拿着一片叶子，在轻轻的吹，有点像歌声，时断时续。

黄林笑笑说："梨花，你去摘一片薄薄的大一点叶子，我吹给她听。"

梨花摘了片树叶，收拾干净，递给他。他放在嘴里，轻轻的吹起一曲《梨花》。

虽然用的树叶，在他手里，变了，吹出蛮好听。引起姑娘一片掌声，欢呼。

姑娘还央求他吹一首，他说："小翠，这里是医院，再吹恐怕影响其他病人静养，等以后有机会在吹给你听。"

"那好吧，以后你一定要吹给我听，我等着。"小翠说。

梨花也说："林林，他也是病人，莫累了，现在也要回去休息了。对不起。"

小翠母女也不好强留，人家也是病人！

在傍晚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哭泣，梨花出去看，只见小翠娘在哭泣。

原来小翠突然全身痉挛，口吐白泡，医生还来不及，就突然死去。死得没有什么征兆，没有什么原因。

众人传得沸沸扬扬的，黄林也是感叹，今天上午还是大活人，怎么转眼间说没就没了，唉！一个年青的姑娘，也是薄命。

他也觉得累了，她扶着他回到病房，就悠悠睡觉了。

这天，天黑，肇事者司机喝酒回来，突然对面来了四个年轻人，不小心撞了一个高个子，高个子就是洪涛，洪涛一把抓住他，问“你怎么撞大爷，你没长眼睛。”

他想逃，被陈刚一拳打在背上，另两个围着，洪涛脚踢在腿上，他差点跪在地上。

他见对方四个人，不敢大意，说：“对不起。”

另一个是陈刚喝叱：“你是谁，这么大胆，急急忙忙的干嘛?”

“没什么！我是马伟。”

“看见你今天弄了不少钱，也给点我们哥们发发!”洪涛说。

“没的钱，”掏出来几个零钱，递给洪涛。洪涛一把扫掉说：“你以为我们是叫化子。这点钱拿来做什么?”

马伟说：“朋友，我也没有钱了!”再掏出 3 张百元大钞，说：“哥们，你们拿去喝酒。”

“谁跟你是哥们，你不是前一段日子做了一个大买卖!”陈刚说。

“是啊！你不是做了大买卖，你以为我们没看见!”另外两个凶狠狠地说。

马伟吓了跳，撞人的事是不是出错了，愣住了。说“没有做什么买卖。”

洪涛说：“你们老板曾经找我，帮忙，我没空，就给了你小子，你撞人到底弄了多少钱，分一半给兄弟。可以不?”瞪着眼看着马伟。

马伟见事情败露说：“哥们，那一万快钱，早用完了，今天那姓吴的再找我去杀人，我怕，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

陈刚说：“那你不做，为什么不找我们？你是不是想独吞。”

马伟忙说：“哥们，姓吴的他自己一个人去干。”

“你没有说谎。”洪涛说，一把勒着马伟的手。

“不敢。”马伟疼得叫道：“大哥，我怎么敢骗你。”

洪涛见事情差不多，就说：“看你还老实听话，今天老子高兴，就放了你，以后有大买卖找老子。”把 3 百块扔在地上，说：“大爷今天高兴，这点钱，你自己拿着用，走，哥们，喝酒去!”

马伟见他们没要钱，说：“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四个人扬长而去。

洪涛马上打电话告诉雨荷，雨荷打电话给梨花，梨花却又不在医院，雨荷立刻开车直医院。

夜，静静的，黄林早早睡了。医院，静静的，一个穿着普通的男人，在悄悄的走来。他就是吴良。

他推开 107 号门，这个号码是梨花告诉他的，可是，这里静的可怕，悄悄的进去，他知道此时梨花不在，来到病床前。

他掏出一把刀，屏住呼吸，一步步逼进黄林，刀子快要到黄林的胸脯，狠狠地往下戳，此时，一个人拍了一下肩膀，他吓了一跳，忙收手，回头一看，没有人，是不是眼花了，他揉揉眼睛，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是谁?

他又悄悄的用刀戳下去，却又有人敲了敲他的头，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怪了见鬼了。

他诧异一下，立刻又用刀去戳，又有人敲打头，他立刻回头一看，我的天啦!

鬼！女鬼，只见一个女鬼，眼睛腥红，口里直吐白沫，伸出只有皮包骨的手，在敲打他，还吐出流血的舌头，呵呵笑着。他吓得一佛出世，一佛升天。

吴良退出两步，女鬼伸手扑来，他发疯的走，走出 107 号病房，他走啊走，迷了路，不知道怎么走到 7 楼去了，停下来歇歇。累了，他乘电梯下去，电梯有了一个美丽的护士在里面，他和她说话，说他在 107 病房碰见鬼。

“哦，是吗。”护士无声无气地说。

来到 4 楼，那里平常没有人上电梯，那是停尸房的地方。这么晚，不会有人吧！是鬼，打开电梯门，一个小女孩要进来，手上缠着白丝带，那是死人在停尸房都缠一个白丝带。他吓得马上关上电梯门，电梯往下。女护士说：“为什么不让她进来?”

他说：“姑娘有所不知，这四楼是停尸体的地方，你看见那小女孩手上缠着白丝带，都是这个医院死人在停尸房，才缠一个白丝带。”

那女护士说：“哦。”女护士把手上衣袖勒上去，也露出一个白丝带，轻轻地说：“是这样的吗?”

他一看，我的天，她也是女鬼，已经到了一楼，电梯门，开了，他吓得屁股尿流，没命的跑。

后来跑到家里，不久就神智不清。原来是 107 房原是黄林住的，临时黄林转到 1019 房，而那刚死去的小翠，家属和医院还在协调赔偿，就停放在 107 房，这样就有了这一幕可怕的故事。

Chapter 24

思念

黄林陷入梦里，不知道怎么飘落到个豪华的古楼，看见一个美丽的仙子正在送一个侍女。

仙子说："小翠，此次亡灵公子有难，速去相救。速去速回，不可留念人间情义。"

侍女说："是，主人，遵命！"转身离去。

突然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回头醒来，原来是梦。没有小翠和仙子，只看见雨荷在病床边哭泣，呼唤他的名字，他却是纳闷小翠明明是昨天是死去的一个女病人，怎么咋成了仙子的侍女了，怎么仙子又和这个雨荷这般相像，更是纳闷不解。

看见她在哭泣，这么真真切切，说："雨荷，怎么啦？你哭什么？"

雨荷惊讶的看着他说："你没有事吧！林林。"她仔细查看他的脸，手，揭开被子看了他胸脯，脚，好像都好好的。

他一脸诧异，她好像是以为出了什么事，微笑着说："雨荷，我没有事，我不过是刚才睡着了。"

她还是不安心里说："真的没事，刚才没有人来伤害你。"

他说："没有啊，我只听见有人匆匆忙忙走动，害怕叫喊的声音。不过还是睡着了，没事，谢谢你，这么晚，还来看我！"

可以确定他没有事了，深情款款的看着他，而这一幕被后来的梨花看得清清楚楚。她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看着，她们爱的是同一个男人，都痴痴的爱着他。

等到雨荷离开，她躲着，没让雨荷看见。等她走了以后，走进来，坐在床前。

梨花给他盖好被子，他好像是睡了吧！她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看了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眼角渗出一点泪水，轻轻的用手拭去。

轻轻的摸着他的额头，英俊的长脸，俊朗的汉子，令人心仪。

过了一会儿，她吻了他的脸，起身离开。其实他一直清醒着，只是不想惊动她，任

她轻轻的爱抚，享受她纯心的爱，听着她离去的声音，睁开眼，看着她轻轻的关门离去，眼里一片湿润。

早上，依然平时一样，悉心照顾着他，可是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

他看在眼里，心里一阵不舒服，她怎么了，问："梨花，怎么啦？是不是累了？"

梨花看了看黄林，闷闷不作声。

他觉得很奇怪，又问："梨花，你到底怎么样了？我好担心你。"他立起来双眼紧紧的看着她，一眨也不眨。

她还是闷闷不做声，怎么啦？他糊涂了说："梨花，你怎么啦？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你说出来，我改好吗？求求你，告诉我！"

"没什么，是我不好。"梨花说："……"欲言又止。

他懵了，她怎么啦？说："梨花，你有什么心思，说出来，"他突然捂住头说："好痛啊！"

她忙说："林林，你怎么啦？"

他说："我看你对我说什么欲言又止，好像不信任，我担心你，梨花，头就痛了。"

梨花听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闷闷不乐不见了，只留下担心。说："我…我只是雨荷对你太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女人，就是小心眼。

黄林听她这么说，突然笑了说："我以为是什么事，她是我的上司，关心我，也是应该的。"

梨花又说："她也不该那么好，又是给你升职，又是出钱给你治伤，又是担心你，深更半夜开车来看你，这可不是上司的关心，明明是喜…"又停住了。

他看看她，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正声地说："梨花，其实我一直把雨荷当成亲妹妹一样的好朋友，还有雨荷的那种高贵，是我高不可攀的，你和乌妩一样，是美丽的，令人亲昵，虽然我现在无法释怀乌妩，但是我学着爱乌妩一样的来爱你！梨花，你要相信我！"

梨花看着他，眼睛都出来了，说："真的吗？"

"真的，梨花！"他把她轻轻的揽入怀中。她伏在宽宽的肩膀上，用手温柔抱着他，依偎的像一只快乐的小兔子。

她说："林林，你喜欢我吗？"

"喜欢"

"那你对雨荷只有兄妹之心吗？"

"嗯！"

她放心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梨花又恢复往日的开心。

这个高明是一个喜功好大人，本来就手机被窃一事和云彩儿关系紧张，时间久了，关

系更僵了。

这高明早就喜欢白雨荷，经常有事没事的和雨荷搭讪，暗自献殷勤，博取好感。雨荷见他是黄林的朋友，也不怎好直言拒绝，敷衍他而已。

云彩儿也对高明渐渐冷漠，也感觉到了，到底是 1 年多的老乡男朋友，一下难以斩断，见高明对雨荷的追求，也看到了，自己对黄林也生好感，就和高明疏远了。

高明心生希望，就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一架，双方各有所爱，就很快谈崩了。

高明说："你怎么就喜欢这种米粉，和一般不爱清淡。"

云彩儿也反唇为讥说："你，怎么学会喝茶，和我们助理白雨荷一个口味了。"

"那别人白小姐是高贵有品位的人，我向她学习，是积极向上，你看你，吃个牛肉粉，美成这样。"高明讥笑。

"吃牛肉粉，又怎么样，有种的和姓白的天天和茶去，不要和我吃粉。"

"喝茶，就喝茶，我懒得和你在一起。"高明说。

"莫在就莫在一起，分手就是。"云彩儿生气地说。

"分手就分手，反正是我爸妈央求我，说什么你是我爸同学的女儿，保证是个好女孩，我也顾不了他们的同学关系。分手就分手。"高兴骄傲地说。

于是二人各自离去，已经两个人心都变了，没有一个人想怀念和挽留的，所以分得干干净净，也没有什么争论东西的。

黄林，昨日安然无样，这到底谁帮了他？躲过了吴良的暗害。雨荷闲着没事，在思索着为什么？可是，总不得解。难道是菩萨保佑，仙人相助。

雨荷漫无目的的想着，拿起那只笔，刻着一个林字，那是黄林送给她的。那笔本是她买的，一只名牌钢笔，看见黄林挺喜欢就送给他，自己又买了一只。

他后来在钢笔上刻了一个"林"字，很漂亮的，雨荷喜欢，就说我们换一只，他同意了。

她看着这只笔，无限的想念，和他一起在办公室的日子，可以看看他，有时候不懂的，教教他，依偎着，和他在一起快乐的日子，也许他还不知道她喜欢他。

她一脸幸福的样子，漫漫地想，忘了这个世界。

这一幕，又被高明看见，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车间，想起雨荷依偎着黄林的样子，想起雨荷开车去医院救黄林的焦急，心生醋意。暗暗恨着，想给点颜色给黄林看看，心生毒计。

Chapter 25

茅山道士

高明也不愧其名，果然是手段高明之人。他先跟洪涛等人打听情况，又问了问雨荷，大致了解情况，更是听说那个吴良后来吓傻之事，亲自去看了看吴良。

才明白此事必有鬼魅，一路上慢慢的游，路过一个路口，看见一个道士正在化缘说道，有几个人围着听道士胡侃。

心生一计，等众人散去，拉至一边，说名来意，添油加醋地说见一番。道士果然不同凡响，说："包在我身上，必除鬼魅。"高明请道士吃饭，喝酒，安排住处，好生照顾。

道士痴饱喝足，要高明去弄黄林的生辰八字[1]。这高明好手段，到了医院，买了东西看黄林，假装聊天。

高明说："黄林，前天我在街上买了一个算命的书，看了特别灵，我按书上所说跟自己一算，可灵了，什么父母，生日，我读多少书，我那年有财运，都一一对得上。"

黄林说："哦，这么灵!"也是将信将疑的。

而梨花说："别听他瞎说。"很是怀疑，但也没有阻止。

高明趁机吹牛，说："黄林，要不，我给你算算，看对还是不对，你把生辰八字告诉我，我保证给你算准。"

黄林说："我的八字自己也不大清楚，好像是辛 * 年 * 月 * 日 * 时吧!"

高明早准备好的笔，纸，掏出来，写好，又海吹闲聊一番，目的达到了，高兴地回去了。

高明回到道士住的地方，道士早已安排了法坛，道具。把黄林的生辰八字粘在一个小木人，用一根针扎入木人心脏。道士起了法事，念起："天太上老仙……听我言……地狱五鬼…来面前…急急如律令……"[2]烟雾升起，神符飘飘，煞有介事。

[1]生辰八字，简称八字，是指一个人出生时的干支历日期。年月日时共四柱干支，每柱两字，合共八个字。

[2]道教中的敕令。五鬼指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种穷鬼。

此时，梨花在和黄林聊天，突然间他心口大痛，如万刀入心，疼痛不止，捂住心口，说："梨花，我好痛……"即刻昏死过去了。突然间昏死，梨花飞快跑去找医生，医生一看，生迹已无，像是一个死去症状，却又看不出什么病。医生摇一摇头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小医院没有办法，他已无力可救。唉。"梨花跪在地上拖住医生说："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他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没了，求求你，医生，救救他吧。"医生无奈地说："对不起，我们也无能为力，姑娘，节哀顺变吧!"医生就推开她，摇摇头走了。叹道："真的是死得奇怪。"梨花见医生走了，伏在黄林身上，抱着他哭泣说："林林，你怎么死得这么奇怪，为什么，你怎么忍心抛下我，林林，你不要死，林林，你不要死"

"小翠，亡灵公子有难，速去营救!"

小翠听见有人呼唤，忙急急奔向病房，看见黄林已经昏迷过去，一个姑娘伏在身上哭泣。仿佛有个东西插在黄林胸口。

小翠忙开天眼[3]，施展法术，口里念叨，双手指向远方。

此时道士也念叨咒语，挥舞木剑，口里念叨：："太上老君……地狱五鬼来身边……急急如律令……"

小翠法术不够，不敌道士，忙拔下一个神钗，扔向空中，在黄林身上旋转。

小翠念念有词，法力大展，神钗旋转几遍后，黄林身上的东西被振走。

此时道士头上冒汗，明显法力不支，只见那木头人上的生辰八字符燃烧，燃烧尽了，木头人身上的针被无形拔出，溅落不知哪里去了。道士败了。

小翠取胜，呼唤一声："回来!"神钗飞到小翠头上，插入原来的地方。

小翠看见黄林已经无事，转身离去，这一切，谁也没有看见，包括在哭泣的梨花。

黄林渐渐醒来，感觉身上压着什么，无力动弹，睁开眼，看见梨花伏在胸前哭泣。他不知道发生何事说："梨花，怎么啦?"梨花听见黄林的声音，抬起头，看见他醒来，一双眼睛看着她，哭泣地说："林林，你醒啦！你刚才怎么啦？吓死我了!"他微笑地说："我觉得心口一痛，就昏厥过去，后来就不知道了。"她突然意识自己依偎在他身上，羞红了脸，立刻站起来，说："林林，你怎么突然昏死，害得我担心。"说着又哭了。他说："对不起，梨花，害你伤心了。"轻轻地立起给她擦去泪水。

[3]中国民间传说中一种可以看见鬼神的方法

Chapter 26

再度陷害

道士被小翠打败，心里不服气，在法坛前，度来度去，沉思苦想对策。最后说：“施主，你再去医院一次，取那人鲜血三滴就可成事。”

高明冷笑地说：“道长，你有何法?”

道士说：“施主，你只管去取，贫道必有作用。”

“好吧，但愿你不使我失望，我这就去想办法。”高明很不满意的走了。

此时此刻，黄林的醒过来，也是太突然，梨花心里也不怎么安心，又叫来医生检查，检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安好。医生来看，惊讶的看到黄林醒过来，检查一看，更是诧异，身体没有什么事，伤也好了很多。

惊讶地说：“怪，前面检查好像死了一样，现在检查却身体完全复活，怪，真的怪。”医生摇头不解。

黄林笑说：“也许是有仙人在一旁保佑，我就复活了。”

医生疑惑看看这个病人，确实长得不凡，除了相貌英俊，还透出一种难解的灵气。

梨花在一边也是惊诧，也许有些事情不是医学能证明出来的吧!

医生认真地说：“等一下，叫护士抽血检查一下，再做一下 CT。看看什么情况。”医生说完就走了。

“好的。”梨花应着。

高明买了一点水果来看黄林，和她们说话，梨花黄林说起这奇怪的事情。

高明心知肚明，只是假装诧异。他也是城府很深的人，表面看不出一点变化，只是一唯的附和。

聊着聊着，护士来抽血了，高明一见，机会来了，看看护士怎么抽血，以见机行事。

梨花，高明，在一旁看着，看护士在黄林的手臂，麻利地抽了一些血，放在一个玻璃小试管里。然后把试管放在一个可竖放试管的盘子里，护士抽完，说：“可以了!”又

用棉签擦去手臂上的血迹，端着盘子出去，。

高明也趁机出去，跟着护士走，出了门，礼貌地问护士病人的情况。问这问那，好像是在关心病人的状况，护士也正常如实的和他聊聊，走着走着，护士突然手机响了。

于是掏出手机，接电话："喂！哪位！"

"…请到门口接一下我……"好像是她的什么人急着和她有事。

"好的，我马上来。"护士说。

高明见机会来了，就说："是不是有人找你，护士，我帮你送去！"

护士见他这么说，正合心意，正愁时间不及，说："那好，麻烦你把这血送到 4 楼血液化验室，说是 1019 号病房病人的的血液样本就可以了，麻烦你了。"于是递给他。

他点头说："不麻烦，我是病人的家属，是我应该做的，你放心吧！我一定送到。"他伸手接着。

护士点点头，匆匆忙忙的走了。

在送去的路上，他见过道四下无人，偷偷的从试管倒出一部分，放入早已准备好的小瓶中。

此时有一个老头突然出现，看见他鬼鬼祟祟的，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高明吓一跳，但马上惊觉地说："我，看这血淌出来一点，就用瓶子盛着，好安全的送化验室化验。"

老头也不觉什么不妥，就说："哦，这样！"就走了，高明见敷衍过去，端着盘子去四楼。

老人本来就花话多，见到奇怪的事，难免唠叨几句，走了好几步，还在唠叨说："这人，在过道边倒血，真的好怪，又不像医生，鬼鬼祟祟的。唉现在的年青人，搞不懂。"

正巧梨花出来打热水，从老头正面过来，听见了这些话，也是纳闷，却没有问什么，只是去打自己的热水。

高明得到自己想要的血，急急忙忙地回去了。

道士早准备一切，见他这么快就弄来血，把血液倒入一个盛着一半水的大菜碗中，口里念念有词，用食指指着碗口，划着符似的，网状图案。

划完后，拈起一个符，在空中来回摇晃，口里念念咒语，吐出一口火点燃纸符，扔入碗中，又念念一番，用两个大符横竖封住碗口。坐在法坛边，打坐默念。

此时梨花打水回来，和黄林聊聊，又出去买东西去了。

中午的时候来送饭，看见雨荷来看黄林，两人说着话，觉得身体好很多了，自然话又多些，她心里默默地嘀咕。

他突然眼睛一瞪，露出白眼，眼眶透出红光，张开口，露出白色的牙齿，猛然扑过来，抓住雨荷的手。

雨荷被突于其来的变化，惊得花容失色，本能的挣扎逃脱。

黄林追着，在门口抓住雨荷的左手，露出牙齿，嘻嘻笑着，向雨荷手臂咬去，吓得雨荷看着门口的梨花喊："梨花，救我！"

梨花对突然变化同样吓懵了，听见雨荷呼救，才清醒过来，冲过去，使劲的推开黄林的头。说："林林，你疯了，怎么乱咬人！"他真的疯了，根本听不见。

他头一偏，又伸过来咬，梨花抱住他的头，往后拖。骂道："黄林，你真的是疯了。"

他没有咬到梨花，可是吓得雨荷面容改色，直呼救命。他用力一甩，梨花被瞬间摔倒在地，黄林一口咬住雨荷的手臂，雨荷觉得刺骨而痛，尖声哀叫。

道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念念有词，高明觉得稀奇，走近观看，从碗口看去，依稀看见水中有两个人影，一个好像是黄林，咬着另外一个女孩。

上前仔细察看，这个女孩竟然是雨荷，天啦，他爱的美女。这还得了，高明转身走到道士身边，推那道士说："道长，你怎么用什么法术，怎么能让黄林咬雨荷，她可是我的女朋友。道长，快点停手。不要伤了我女朋友。"

道士被一推，说："什么？那被咬之人是你朋友？"

高明急急地说："是啊，那是雨荷，我的女朋友。快停下法术，不要伤了我女朋友，有你好看的！快点！"

道士说："停下来，前面都前功尽弃了。"

高明说："不管了，首先要别伤了雨荷！"

那道士说："原计划让那小子，嘶咬三个女人，吸血后，发疯而死，被咬女子，暂时疼痛，只是受点伤，没有生命危险的。现在停止，前功尽弃。"

"莫管了，先停下再说。我的女友细皮嫩肉，咬伤怎得了？"高明怒道。

道士这才一手指向碗口，念念有词，突然纸符燃起，碗中的人影消失，法术停止。

Chapter 27

咬伤情人

黄林死死咬着雨荷的手臂，痛得雨荷眼泪直流，嘶嘶哀求。

梨花被黄林摔倒在地上，爬起来，拖着他说："林林，别咬了，她是雨荷，你的朋友，你醒醒吧！不要发疯了。"忍不住也哭起来，他怎么又突然这样了，怎么怪物又发生了，他是不是真的疯了，该怎么办?

可是他还是不松开口，一动不动的。

梨花，和雨荷的哀声惊动了医生护士。医生看到这一切，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咬人事情，也没有了方法。

两个男医生狠狠地拉黄林，拉动了，他却咬着雨荷不松口，也是无法。有人想办法用床上的枕头敲打他的头，他也一动不动的咬着不放。有人想用木板来敲打他，梨花说："不要，不要伤害他。"

雨荷虽然痛，但是说："不要，我虽然痛，但是你们这样打他，恐怕他受伤，我宁愿痛，还是另想办法!"

刚说完，他突然感觉无力松开口，倒在地上。医生护士，连忙把他抬上床，检查，没有什么事，只是昏睡过去而已。

雨荷感觉自己的手臂出血了，鲜血染红了绿色的衣服，伤口还在丝丝的痛。掀起衣袖，看见两排牙痕，渗出鲜血。

护士忙招呼她到门诊去清洗伤口，咬的很厉害，洗了鲜血，伤口还有点发青。又消了毒，上了伤药，用纱布包扎了伤口。

休息一下，又执意来看黄林，看到他已经醒来，就放心了。

梨花说："雨荷，对不起，林林伤害了你，你当时是不是很疼，真的是难为你，雨荷!"

雨荷淡淡地说："没有什么？那点痛算什么？他醒来吧!"

"醒来，不过他好像很累又睡着了。"梨花说。

雨荷看着他安详睡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安心了。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去了。

道士忙碌了半下午，因为雨荷的原因，被高明喝止了。道士很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又高明请他吃晚饭，好酒好菜的犒劳一下，这气也消了，牛皮也吹起了。

“施主，别着急，明天我再坐坛行法，叫那小子不是也脱身皮。”道士说。

高明说：“是，道长法术高明，我是非常相信，今天多吃酒菜，为我明天除去心中情敌，干杯!”端起酒杯。

道士也举杯，说：“干杯!”

第二天，道士又准备好一切，重新开工做法，高明在一旁观看。

道士又在那个盛血的碗口封了两个符条。在空中乱舞了一段桃木剑，端坐法坛前，口里念念有词。

话说雨荷开车回到家里，吃了饭，到厂里有点事，厂门口遇见了云彩儿。

云彩儿看见雨荷手臂的伤，说：“雨荷，你手臂怎么受伤了?”

雨荷笑了笑，和她说了医院的事情，说了黄林怪病，并且希望云彩儿有空去看看黄林。

云彩儿于是要雨荷代她向车间主任请假，自己明天去看他，雨荷答应了。

第二天，云彩儿早早梳妆打扮一番，买了一些水果，还特地买了一束鲜花。

赶早来到医院，梨花还没有来，看见黄林躺着，说：“林林，好些了吗?”

他看见云彩儿来了，今天不是假日，是她请假有意来看自己，笑着说：“彩儿，你来啦!”

彩儿也笑着说：“今天专程来看你，听说你遇到怪事，心里担心你，也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给你。还特地买了一束鲜花，祝你早日康复出院。”

黄林说：“谢谢，彩儿。”

把水果放在床头柜子上，把鲜花送给他，他抱着手里，闻一闻，很新鲜清香。

看看彩儿，说：“彩儿，你发了多少钱，这么破费，等出院请你吃饭。”

“好的，我就等你出院，好去吃大餐，也宰你一顿。呵呵。”调皮地笑笑说，气氛非常开心。

黄林把鲜花放在柜子上，他们开心地说着话儿，突然黄林眼一翻白，张开口，倏忽站起来，发疯向云彩儿扑来。

云彩儿吓得发呆，来不及反应，被他紧紧的抱住，一口咬住她的手臂，痛得云彩儿大声喊“救命”，拼命挣扎。

可是怎么能挣脱他的魔手，痛得云彩儿眼泪都流出来了，尖声高叫，惊动了病人和家属，医生连忙跑来，看见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一幕，同样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他发狂。

“小翠，速去营救亡灵公子和他的丫鬟，不得有误!”

小翠奔去，现身门口，看见黄林抱住云彩儿，在咬着云彩儿，轻轻地吸血。

小翠拔出神钗，神钗插在黄林的手臂上，渐渐的手臂滴出一滴血，落在地上，一点黑色。

小翠一声“回来”，神钗飞到头发里，摇身一变，化作一缕清烟，飘走了。

他渐渐的感觉无力，轻轻地松开她，也松开口，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她不痛了，呆呆看着黄林慢慢的倒在地上，又呆呆看看自己的手臂血流了出来，还惊魂未定，不知所措。

医生护士立刻把他扶起来，检查又没有什么事。这时正好梨花也听见叫声，跑进来，看见这一切。

护士又扶着云彩儿，到门诊部洗了伤，上了药。

又到病房看看黄林，他已经醒来，看看云彩儿，说：“对不起，彩儿，我咬伤你了。还疼吗?”

“不疼!”彩儿笑着说：“我甘心被你咬的，呵呵!”大家气氛又开心了。

”哦，云彩儿。真的不痛？”黄林笑着说。

“不疼，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云彩儿说。

梨花听云彩儿这么说，明明是喜欢黄林，说:”人家是心甘情愿的，何必谢谢！“

梨花在讽刺云彩儿，也在嫉妒她，心里吃醋。

“梨花，你怎么了，怎么谁惹你?”他不知道怎么梨花生气了。

可是云彩儿感觉到了，都是女人，都是同时喜欢一个男孩，难免不心生怀疑。

云彩儿笑着说：“好像是我惹她生气的，梨花姐姐，不要生气，我们是朋友，也都是林林的朋友，是吗?”

黄林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要和和气气，开开心心在一起。好吗!”

云彩儿说：“好的，梨花姐姐，你说是吗?”

梨花看见云彩儿天真的样子，醋意没了，说：“好的，我们是好姐妹。”

云彩儿把一切告诉梨花，梨花也觉得这两天黄林怎么这么发疯，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Chapter 28

伤了梨花

道士突然感觉一道仙灵之光，瞬间照射法坛，点燃了碗口的符条，符条燃尽，道士心头一痛，咒语化解，碗口溅出一片血。

道士不慎失败，才知道有仙灵相助，非人力可为。心急败坏地说："真想不到，小青有鬼魅相助，唉！这么厉害，跟老子较量，看老子怎么打败你！"

高明也知道道士尽了力，只是说："道长，已经尽力，我深表感谢，我们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想想办法，再战。"

吃过中饭后，道士考虑了很久，从道囊里，去取出一个纸包，说："老子用用多年配制的吸血草作引子，施展道法，看你何法来破。原以为第一次让他吸人血，而血溢而尽，怎奈半路而废，第二次让吸血自伤精脉大病一场，怎奈仙灵所救，这次有了这吸血草，看仙灵怎么救你。"

高明只是看着，没说什么，道士失败几次，也疲惫了，任其行事。

道士解开包，是一些碎草般的绿色草片。倒入盛血碗里，搅拌片刻，又用纸符封好，开始打坐念咒施法。

传说江南有一草，青青如竹，伴水而生，清静懂得人性。常有蚂蝗伏在身边，吸他之汁，后来自通蚂蝗吸血之术，常吸捕鱼之人的血，先引无数鱼儿聚集，渔人来捕，刺伤渔人，吸食渔人鲜血，渔人不觉察，忘情的捕鱼。

等渔人得鱼儿足够了，带着满满的鱼儿离去，吸血草[1]，也吸足够的鲜血。

吸血草吸人之血，还人以鱼儿，是恩情相报，真心待人。

后来有茅山道士听到此事，很是感动，仔细观看，可爱真诚的草，是为义草。遂苦心思念，做一炼草术，吸人之血神术。可惜后来传来，被这道士做害人邪术，可悲啊。

云彩儿，回去了，梨花和他闲聊着。

[1]即黄花仔，一种可药用的植物，分布于中国南部

他突然发疯，抓梨花抱着，摔在床上，张开嘴，咬住梨花的肩膀。

梨花只是挣扎，没有呼喊，她已经习惯黄林发疯咬人，等一段就会醒过来的。

痛，刺心的痛，痛得只是颤抖。却没有叫喊，坚强的忍住，只是发出呼呼的哀痛出气声。眼睛流出泪水，看着发疯的他，心里更痛。

梨花感觉鲜血流出来，他的牙齿深深刺激她的神精，痛，除了痛，还会有什么？她，咬紧牙，磨擦自己的牙齿，忍住刺心的疼痛。

他，已经发疯了，吸食她的鲜血。

“小翠，仙子，和亡灵有难，快去营救！”小翠听了，急奔而来。拔出神钗，一抛，念念有词。神钗飞似的插进他的肩膀，滴出一片鲜血，滴落在地，变成黑色。

可是一切都出了小翠的预料，黄林还没有反应，仍然咬着梨花，说明神钗滴血无效，小翠，再念念咒语，依然无效，梨花已经痛得死去活来，却依然没有高声呼救，只是哀声喘气。

小翠，没有法子，此时，飞来一只乌鸦，是乌乌，飞到黄林的肩膀上，啄开神钗边的伤口，吸着鲜血，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无力的伏在梨花身上，昏睡过去，梨花也痛得昏睡过去了。

乌乌，飞起来，挣扎的落在床边的地上，口里流出鲜血，它死了，为了救黄林，乌乌吸毒血而死。

梨花醒来，看见黄林依偎身边，她没有推开他，只是静静的看着他。让心爱的男人，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沉睡。

他轻轻的醒来，看见自己依偎梨花的身边，她正默默深情看着自己。她也看见他看着自己，害羞的推开他，他抬起头，偷偷的吻了她。

她，没有拒绝，只是害羞，她推开他，她站起来说：“林林，你干嘛！”

他笑笑说：“没什么。”

她轻轻的娇骂：“林林，你这个坏蛋，看着我干嘛。”

黄林突然捂住头说：“我好痛！”

她立刻看看他的头说：“怎么啦？林林，你怎么啦？”

他看见她凑近，又吻了她，说：“我是头痛，怎么吻你，不生气。呵呵！”

她气得轻轻地揍他，粉拳连连捶打着他结实的肩膀，他捉住她的手，把她揽在怀里。

她没有拒绝，轻轻的靠在他壮实的怀里，感觉他的阳刚正气，和博大安全。

他说：“梨花，我爱你。”他经过这么久梨花殷切照顾，终于有所感觉，她是一个渐渐可以去爱的女人。

她听了，甜丝丝的，温情地说：“林林，我也爱你。”

他说：“梨花，我真的愿意永远这样在一起。梨花，好吗？”

“我也愿意，永远这样，林林，我们深深的爱，在一起。”他们轻轻地依偎着对方，心里永存对方。

这一情景，被雨荷看见，她非常的生气，没有说什么，偷偷地走了，为什么他们相爱了，雨荷心里全是恨。

小翠看见乌乌救主人梨花，和主人的爱人黄林，不惜以舍弃生命相救，可惜最后还是以命救主，小翠感动伤心和痛泣，抱起乌乌的一缕灵魂，带到瑶池，放在荷叶之上，在露水之中，可以在水里看见乌乌的魂影，在池水里看见，永不溟失。

梨花听见有人在门口走动的声音，连忙害羞从黄林怀里，挣脱，回头看，没有人进来，却看见床前不远，有一只乌鸦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可能已经死去。

梨花看见乌鸦，原来是乌乌，嘴边有一滩黑血，好像黄林手臂有伤口血迹，难道是它舍命救了黄林。

是的，一定是的，它不是在鬼屋吗？怎么会死在这里，而且是在黄林发病期间死的。一定是它感觉她们有难，飞来相救。

梨花忙起来，走上前捧起乌乌，乌乌眼睛仍睁开的，却看不见自己的主人，可怜的乌乌。

梨花，心里伤透了，早把乌乌当成最亲的动物，并且义救黄林，眼泪都流了出来，滴落在乌乌的眼睛上，乌乌的眼睛好像活了，好像是看看梨花，谢谢主人，然后安心闭上眼睛。

她哭了，他也看见了乌乌，好像也明白了，也不顾伤病，站起来，上前也看着乌乌，用手摸摸它，流泪说：“谢谢你，乌乌，是你，救了我，乌乌。”

两个人看着乌乌，心里一片感慨感激。乌乌，谢谢了，在天之灵，会永远在他们心里。

Chapter 29

乌乌离去

梨花捧着乌乌，舍不得放弃，黄林也是这样不忍乌乌逝没。

他安慰梨花说："乌乌也许去了，也许它回到远远它生命的地方，那里有水，有莲花，还有青青的草，我们也把它葬了吧！"

梨花说："我们把它葬在一个花有草的小河边，饿了它可以看花吃草，渴了可以吮吸河水。"

他说："好！"

她说："医院出去一百米，有一天小河，有一个小河滩，那里有一块绿地，有草有花，我们就把它葬在那里！"

"好！"他附和着。

他背着吉他，忍着伤病，手里捧着乌乌，梨花带着借来的锄头，他们来到小河边。

梨花寻了近水的地方，挖了一个坑，黄林把乌乌放进去，两人用手捧着泥土撒落，埋葬了乌乌。

黄林弹唱一曲《乌乌》葬曲，送乌乌远逝。凄美动听，梨花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又弹唱一曲，《乌鸦》。

乌鸦

叹今生，
偏偏喜欢她，是她！
问缘份，
偏偏是一只乌鸦，为什么是乌鸦！
春来有心人，
遍地种梨花，

何时何地再相思，
独伴缺月下，
若是有情女，
明眉浩齿轻染红霞。
真心爱上她。

弹唱之间，冷风渐起，树叶摇曳，顷刻之间，乌云片片飘来，欲压碎城市，阵阵摧人心。

不知道何时，聚集而来的乌鸦，四处降临，盘旋小河周围。

是不是乌乌显灵，引来无数乌鸦飞来，哭泣?

突然间，纷纷飞落乌乌葬处，黑压压的掩盖了一片，唧唧呱呱的叫声连片。

一道彩虹，自西方弧形连线到此，坟堆突然冒出乌乌的幻影，飞翔彩虹之上，渐渐众乌鸦纷纷相随飞翔，飞到天边，不见了，是不是乌乌，驾彩虹而去西边？是啊！乌乌飞去不飞回，彩虹消失。

云散风静，树叶也停止了摇曳。吉他声也停了，黄林和乌乌相拥而望，望乌乌飞去的地方，是不是乌乌归宿的乐土，乐土，可土，快乐心宿。

黄林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葬花的故事，今日葬花何时谁葬依，是林黛玉似的悲哀。今日我葬乌乌，何时谁葬我?

他低头说："我若是有一天不幸离去，你会哭泣吗?"

梨花说："会，若是我先去，你会吗?"

他说："我会和你一起离去，梨花。"

道士真的是不幸，被乌乌以死相拼而败，道士气急败坏，确又是无奈，骂道："怎么这么晦气，我要杀了他，以消我心头之恨。"

高明也是暗暗地骂娘，但知道他尽力，说："算了，道长。"打发钱财让道士离去。

道士回到道观，看池边所种吸血草，尽皆枯黄。他悲伤，却是暗暗生恨："是你害死我的吸血草，我一定要复仇的。"

葬乌乌以后，夜里，黄林幽幽入睡，想起乌乌，救他而死，而心爱的乌妩，伴他而死，可是自己却活过来，存留在人世间，可是自己是不是又变心了，对梨花又有恋恋不舍的相信。为什么?

梦里，梦见自己和乌妩同跳珠江，一起漂荡，不知道什么时候，乌妩飘然没有踪影。而自己孤零零漂在一个荒芜的草丛，很多美丽的鱼儿，如金鱼，美翅鱼[1]，红鲤鱼等等在游荡。

[1]作者注：像金鱼一样的美丽的鱼鳍的小鲫鱼，比一般的鲫鱼小，这种鲫鱼盛产湖广。

草丛里有一种水草，名为吸血草，江南的奇草，鲜见罕至，水草刺破他的皮肤，吸食他剩下的血，血尽之后，吸人之血，还人之恩，是吸血草的本性。吸血草还以生命之灵给黄林，让他失血却可续命，这就是奇迹，东方奇迹。

众鱼引黄林到常有人观光的浅滩，夕阳欲落，一对夫妻姗姗踏夕阳而来，好美的夕阳，血红的照耀着天边，如快要淡去的雪迹。一对孤独相依的松树，挂在远山的悬崖，苍穹有义。

此景此情，如此感人，一对夫妇心里感慨，50 多岁，却膝下无子，虽然西方丁克主义，已经洗白中国人的灵魂，可是中国人的养子防老，只有中国自己的最美传统，可是已经被抛弃。

突然，夫人看见河滩上有一个人浮在河滩上，惊讶地说："老公，河滩上有个溺水的人，快去看看。"

中老年男人是个快要退休的医生，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德，救人一命，积德良举。医生快步走上去，把脉诊断，虽然死亡，还有生命的脉搏。

夫人说："他是不是没死?"

老头说："奇怪，此人好像死去不久，可还有生命的脉象，真的是奇迹。"

夫人说："西方的医学，有时候难以解决东方中华医学的奥妙幽深，只要可能活着，我们就救他一次。"

两个人艰难的抬起他，放在沙滩边停着的车子上，开车到朋友的一个小诊所里，急急施救。

他已经血流尽，夫妻俩各自输入一部分血给黄林，也许天意已定，吸血草还恩，他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

等他醒来，看见默生的人，一对中老夫妻，在床前看着自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

"孩子，你醒来了!"夫人说。

他无力迷茫说："我认…识你…们…吗?"

老人说："你刚醒来，不要说话，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他点点头，谢谢他们，救命之恩，可惜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他想休息，又沉沉昏睡过去。

后来身体渐渐地好了，可是记忆失去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只记得一个林字，老头没有孩子，于是收留他做义子，老头叫黄回春，给他取名黄林，他也很高兴有了父母。后来随父母去了湖南养病。

……

黄林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在医院，自己做了梦，好像真的一样，这是真的，他依

稀记得，这是义父母救自己回来的，取名黄林的，乌妩说得没错，自己应该叫林霖，自己和乌妩有段生死之恋。想起乌妩，你在哪里？你在那边，还好吗？是不是还记得我？

第二天，梨花来看他，他觉得身体好很多了，说："梨花，我身体已经好了，什么时候出院？"

梨花看见精神已经好很多了，脸色也非常正常了，于是说："我请医生来看一下，医生说可以出院，我们就出院。"

医生检查一下，奇迹的恢复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他抱起梨花，摇摆，好开心，终于可以走出这个闷死人的医院。

他出院了，他们走出医院，没有回头，他说："我们去看看乌乌。"

她点点头，陪着他到小河边，看乌乌的葬处，一夜之间，长满了小草，还开了一朵花儿，白白的，如梨花的白色。

顿时小雨飘落，轻风吹拂，烟雨朦朦，两个人站在风雨里，好一对情侣，静静的依偎着，美丽的爱情凄美线。

烟雨朦朦

有谁逗留烟雨朦朦里
轻轻的哭泣，
爱人，你在哪里？
梨花带雨雨滴滴。
为谁真心，为谁叹息。
是谁在烟雨朦朦里
悠悠飘零，
看烟色中黄昏，
最后一片孤独的红云，
依依不分离，
是不是在留恋红尘，
烟雨朦朦的故人。

Chapter 30

阿瓦

一个人唱着歌的声音从远及近传来，梨花两人从幻思中醒过来，梨花说“我们走吧!”拉了拉黄林。

“嗯，走。”他接着说。

唱歌的声音越来越近，大白天，有谁在大街上唱歌，而且如此难听垃圾，这世道，什么事都有。

黄林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和她顺路去看看是谁在撒街，近了，一个青年男子，衣着时尚，却又零乱，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偶尔喝一口酒，有路东倒西歪的，口里唱着不成调的歌，骂几句赃话，引来路人停下来围观，指指点点。

这模样也是熟悉，走近了，原来是他？阿瓦，他的朋友，阿瓦，怎么他到了大街上发酒疯，我的天啦？他的女人，怎么不在他身边？

黄林说：“梨花，我们快点走，这发疯的人我认识。”拉着梨花快步走去，到了那男子身边，说：“阿瓦，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回家?”

阿瓦停止了喝唱，看了看黄林，认识出是他，嘻嘻我一笑说：“黄林，来，陪我呵一杯！来！你小子这么段时间哪里去了，好久莫来了。”

黄林知道他喝醉撒酒疯，说：“现在我们回去，去你的租屋和你慢慢地说，来，我们回去说。”于是搀扶着他回去。

“我不回去，我要喝酒！我要唱歌!”

阿瓦看见黄林背着吉他，说：“黄林，你给我弹吉他，我唱一首歌，就回去！不然，我不回去，我一个人在这里唱。”

看见这个发酒疯的样子，不弹一曲，他是不会回去的，黄林说：“好，那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唱一曲。”

于是拉着阿瓦，来到一个旷阔的草坪，梨花跟在后面，她知道这人肯定是黄林的老

乡，悄悄地说："林林，你也跟着他疯。不怕出丑。"

黄林白了她一眼，示意她不要乱说话。

黄林准备好吉他，坐在地上，有几个人围过来看热闹，阿瓦站着，把酒喝了，拿着酒瓶当话筒对围观的人说："朋友们，先生女士们，我兄妹三人路过这里，钱不慎丢失，流浪街头，无钱吃饭，我们兄弟弹唱一曲，献给朋友们，请大家如果觉得好，请打赏几个钱，给我们吃饭。"然后鞠 3 个躬"谢谢大家!"

阿瓦看了看黄林，递一个眼色给他，梨花看这个阿瓦，真的是个活宝，样子一点不像个醉鬼，活脱脱像个流浪的卖艺人，心里暗暗的偷笑，而黄林也跟着他一起疯，更觉得好像。

阿瓦说："今天我大家演唱，希望大家能喜欢，喜欢的多赏几个钱，谢谢!"

阿瓦开始唱，出乎梨花预料，唱得出奇的好，虽然是清唱，声音婉转清新，真切动听，更加上黄林悠扬吉他声无缝配合，真的是非常动听。

花儿谢了

春天的花儿…
为何那么快快谢.
雨中一朵花.
怎么叫我忘记她.
也许花儿已经落.
也许花儿已结果.
她有她的新的爱.
怎么还会留恋那个我.
也许你是对. 全是我的错.
都是月亮惹的祸.
为什么? 你已爱月亮!
早已忘了我!
我也只能祝福你!
什么也不要说!
我会学会独自一人生活!
看那彩霞落。

听众越来越近多，梨花也深深的被感染了，唱得好，弹的更好，偶然配唱几句，简直绝配，一曲唱完，引来一片掌声，梨花也跟着拍掌。阿瓦唱完，根本不像发酒疯，而

是向大家致意，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挽起面前的衣服，像个张口的前袋，走到大家面前，说："赏一个，赏一个！"没有人赏，黄林起身想劝他回去。此时一个漂亮的美眉，样子前卫，走进来，手里拿着 10 元，放到阿瓦的衣裳里，说："唱得真好。"阿瓦点头说："谢谢！"于是大家纷纷解袋相赠。黄林见了，坏了，怎么收场。想上前去劝，可是被梨花拉住，示意止住。不知道谁说："还唱几首吧！"阿瓦这是此意。于是说："我们再给大家唱几首。谢谢大家赏识。"黄林就担心这样，可是梨花一点不担心，他俩一个唱得好，如一个无名的歌手，一个是弹得好，一个优秀的吉他手。她也愿意欣赏到他们的弹唱。

美酒歌

千年的相思.
痴心的女子.
李白斗酒诗百篇.
我一曲酒来一首美诗.
对酒高歌一曲.
忘却人间不知是那日.
痴情只因痴心苦苦.
那关作者痴痴.
但愿月亮井中游.
不知俗人非是是.
身在俗世.
心在酒中.
欢事不知.
不知烦事.
君不知. 我已不在凡世.
怎知凡事.
是. 是. 是…

又是一片掌声，美女又是第一赠钱的，大家跟着赠钱。梨花在一边暗笑。啊瓦又向大家谢意，又唱一首。

晴天谁微笑站在风中，宛如一朵静静的白云。
悠悠然飘浮，不愿在家门。
你要哪里？我的爱人！

我怎么才能留住你的心?
黑夜里谁在等待，
宛如一颗闪烁的星星。
幽幽的盼望，
爱人你何时归程。
愿提着萤灯，
照耀你回乡的路。
眨着明亮的眼睛，
一直等待天明。
你是白云，我是星星。
你在白天里游，我在黑夜里等。
什么时候你能明白我的心？

Chapter 31

梨花受伤（上）

突然，阿瓦停唱，吐了一地酒菜，梨花立刻来救场，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的主唱身体不适，今天的演唱到此结束，请大家原谅。"

"那怎么行，我们都投了 2，30 元，就这么停了，朋友，你们说，行吗?""不行，不行!"

黄林忙走上前，挡在梨花前面说："朋友们，钱，退给你们，可以吗？就当我们免费给大家演唱。"

"不行，你还得陪我们双倍的钱!"不知道是谁在喊。

那个美眉出来说："要不，你出来替他为我们唱两首，我们就算了。不过早唱好一点，我们满意为止。"

黄林说："我为大家在演唱两首。"于是弹唱了《梨花》，引起大家雷鸣掌声。又有人出来赠钱，他谢绝了，说："我为大家演唱是不要钱的，仅为大家助兴。"引起打家叫好。

他又弹唱《乌鸦》，大家又是雷鸣掌声，美眉拍手叫满意，大家渐渐地散去。

黄林搀扶阿瓦，梨花也过来帮忙，美眉走过来说："我叫小美，你们明天还过来唱吗?我还来听你们演唱。"

黄林笑着说："对不起，小美，明天不来了，刚才谢谢你帮忙。"

小美好像很难过，说："哦，好想在听你唱歌，你比他还唱得好，好想在听你唱。"

梨花也笑剪切着说："也许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的。"黄林扶着阿瓦，阿瓦说："小美再见。"

三人离去。

阿瓦一路呕吐到租屋，好像是桂花儿不在这里，黄林把他扶到床上，梨花也不知道那里来的热心，主动去陌生的厨房熬了点醒酒的汤，给阿瓦喝，阿瓦连连称谢。

阿瓦看着陌生的朋友的女友，这般亲切，这么好。

阿瓦说起自己的伤心的故事，开的小店，没有什么生意，两个人的生计都无法维持。女朋友就去一个店子去打工，结果被别人夺去，别人是老板的儿子，又有钱，又帅，很快被老板儿子狂追猛打，终于变心了。

分手后，他喝醉了酒，就在路上撒酒疯，半路遇见你们。

又发酒疯在草坪表演了歌曲，想不到竟然是有人给了钱，数一数，300 多元。

梨花笑着说："这么多，也分点给我们!"

黄林说："梨花，别来凑热闹。"示意她莫多事。

阿瓦也笑着说："是的，你们也有功劳，尤其是黄林，功劳最大，你们分两百，我得一百。"

黄林正色地说："你需要钱，你就拿着，梨花跟你开玩笑的。"

"是啊！你拿着。"梨花说。

"那我们中午吃大餐去，300 多元，我们发了它，好吗?"阿瓦说。

"好啊!"梨花说，于是拉着黄林，三个人去吃饭。

他们在附近找了好一点饭店吃饭，刚点好菜，雨荷打电话过来，说有重要的文件忘记在哪里，叫黄林过来寻找。

黄林说："对不起，梨花，阿瓦，你们先吃，厂里有急事找我，我去一下就过来。"

梨花本想和他一起去，听他这么说，就说："快点过来，等你吃饭。林林。"

阿瓦也说："黄林，那你早点过来，等你吃饭。"

"好的，"黄林起身离开。

黄林离去，他们也礼貌的聊聊天，介绍各自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梨花对阿瓦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好像比对黄林更深，阿瓦也对梨花印象深刻熟悉。

他们聊得越来越投缘，彼此也不再生疏。此时来了三个人，不该来的人——桂花儿，她的新男朋友，老板的儿子，还有一个她男朋友的朋友，三个人也来吃饭。

更怕的是，三个人就坐在她们对面的一个桌子上，桂花儿很惊讶，在分手不久就在饭店遇见阿瓦，分手本谦意于他，没想到阿瓦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出来吃饭。

桂花儿的男朋友麦田，广东本地人，有钱有车的，挖了别人的墙脚，可是今天看见阿瓦带了新女孩，可能比自己的女朋有更优秀。看见阿瓦不屑一顾的看着他，好像是在鄙视他，穿破鞋，过去那种得意一消而散，剩下的是失落。

阿瓦还更加亲切地和梨花说话，暗暗地示意告诉梨花，那个刚进来的女孩就是桂花儿，梨花也是冰雪聪明的人，一点就破，配合阿瓦，有说有笑，样子非常地亲昵。

阿瓦和梨花做秀情侣，本是做给桂花儿看看，不料一边的麦田却激怒了，他走到桌子边说："哥们，还认识我吗？怎么又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不错，哥们好福气，介绍给我认识，美女。"

阿瓦冷冷地说："我好像不认识你，朋友，不过女朋友吗？大把的有，不过是走了一个，又新来一个，介绍一下，我的新女朋友梨花。"梨花假意点点头笑笑，对麦田不屑一顾。

麦田心里知道他在讽刺，笑笑说："梨花，好听的名字，我叫麦田，交个朋友，今天我请客。"随即叫："服务员，这桌子归我结账。"

梨花淡淡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我不和陌生人交朋友，对不起。"转脸和阿瓦说话。

那边桂花儿已经忍不住气，瞪着梨花说："你说谁？谁是随便的女人。"

梨花也不示弱说："我可是随便说说，大家不要说破，自己心里有数。"

桂花儿示意麦田的朋友坤哥，坤哥走过来说："美女，你说谁?"

阿瓦见事情糟糕，忙打圆场，说："朋友，我女朋友随便说说，不好意思。"

麦田说："随便说说，怎么可以伤害我的女朋友，美女，要不，你陪哥们喝一杯，好不好?"轻薄地看着梨花。

梨花看他眼神下作，不悦地说："对不起，我不喝酒，刚才是你问的，我又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伤你朋友，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坤哥怒了说："美女，给你面子，你不要，今天你不喝，也得喝!"

气氛不妙，阿瓦欲和梨花离去，可是被麦田和坤哥一前一后的堵住。

阿瓦被这架式激怒了，今天是不打一架，是走不了，平静地说："朋友，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恩怨，大家不要撕破脸，对大家都好。"

坤哥轻蔑地说："今天就要和你撕破脸，难道你还想打架吗？呵呵。"

梨花不怕地说："这可是饭店里，法制社会，你想寻事，我打 110 了。"掏出手机。

坤哥见梨花打电话，就去抢手机，梨花避开，阿瓦上前挡在，和坤哥推推搡搡动起手来。

麦田见了，大声说："哥们，想打架，坤哥，给我打。"上前推开阿瓦，坤哥就动手打起来，两人几下把阿瓦打的踉跄，后退几步，把桌凳扫倒一地。

一人难抵四拳，阿瓦被两个壮汉连连击败，一路退了出来，饭店的客人，店员，都看着，不敢过来劝架。

阿瓦倒在地上，抡起一把椅子，挥舞，打退他们。坤哥说："小子，蛮凶的，今天，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哥们怎么混的。"也拿起一把椅子，对打过来。

麦田也抡起一把椅子从侧面打过来，梨花看见阿瓦无法躲过，不知哪来的勇气，冲上前挡住，打在梨花头上，梨花倒在地上，血流满面。

阿瓦忙扶起梨花，说："你怎么啦？伤的怎么样?"梨花只是口口喊"唉约"，头上伤得不轻，手捧着脸，眼泪汪汪。三个人见了不妙，偷偷的走了。

Chapter 32

梨花受伤（下）

黄林来到厂里，雨荷不在，寻找到那个文件。厂里办公室里的一个员工告诉他，雨荷在厂门口里的饭店等他，来到饭店里，雨荷早已点了几个菜，在那里等他。

看看他来了，站起来高兴地说："林林，你来了，坐。"

黄林说："雨荷，文件找到了，给。"把文件递给她，她接了，没有看，放在一边，说："现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谈工作，今天你出院，很高兴请你吃顿饭。"

雨荷原来是请庆祝他出院的，可是他还急着回去和梨花他们吃饭，可是现在雨荷请他吃饭，又不好意思拒绝一番好意。

雨荷脉脉含情地看着他，让人不好忤违，今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白色的短袖衣，红色条格白短裤，大方简洁。雨荷说："怎么啦？是不是我骗你，生气啦？很高兴你出院，可以为我们厂里，做事做贡献，以此给你一个庆祝。原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不料，反而是…"

他知道她是一番好意，要是自己还生气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于是露出笑脸，轻轻地说："雨荷，谢谢你，雨荷。"

她也笑了说："来，和一杯酒，祝我们的林林哥，今日健康出院，明日快乐工作，干杯。"给他倒了一杯葡萄酒，又给自己倒一杯。她端起来，他也端起来说："好，雨荷，干。"两个人碰杯。

两个人边喝边聊，突然黄林手机响了，看看是阿瓦打来的，说："雨荷，不好意思，接一下电话！"于是退出来，在一个避静处接。"喂，阿瓦，我现在和朋友在吃饭…"

"黄林，梨花受伤了，现在在医院里，马上过来…"

"什么？梨花受伤了！怎么受伤的！"

"你先过来再说，我现在医院忙着。"

"好，我就过来。"黄林说完，心急火焚，心爱的女孩受伤，而且很严重，到底怎么

啦?

来到桌子边，客气地说："雨荷，真的是对不起，我的朋友出事，住院了，很急，我得马上去医院一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心意我领了，有空我请你吃饭，现在我先过去了。"

雨荷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自己精心筹备的酒会，就这么白搭了，可是还是关心地说："林林，既然你的朋友受伤了，那你去吧！明天记得来上班。"

"好的，雨荷，谢谢你理解，我先走了。"转身离去。

黄林来到医院里，在门口突然蹙住了，看见阿瓦守护在梨花的病床边，专注地看着她，默默深情的，如同一个男人看着自己深爱的女人那份执着，炙热。

梨花似乎平静地睡去，可爱平静，阿瓦握着她的手，好像在说着什么。这似乎出了朋友的界线，梨花，可是他的女朋友，心里不是滋味。

想转身离去，却又不舍，梨花到底怎么了，轻轻的咳嗽几声，看见是黄林来了，阿瓦才松开手，说："黄林，你来了。"

黄林平静地说："梨花，好点吗？她怎么啦?"

"她头部受了重伤，需要输血，可是我们钱不够。"

黄林说："那我去想办法，她是不是睡过去了。"

阿瓦真诚地说："不，钱我去想办法，梨花是为了我受伤的！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负担。"

于是把梨花如何受伤的过程，全部告诉黄林，黄林听到梨花为了阿瓦，而受伤的，心里不是滋味，难道她是这么…，黄林不敢想，心生龃龉。

黄林和他说了一会儿话，看看梨花安然入睡的样子，片刻无法醒来，不想打搅她，本想留下来照顾她，可是阿瓦执意留下，他也只有去想办法弄钱给梨花治病。礼貌地起身离开，虽然口里吩咐阿瓦好好看着梨花，内心却十分矛盾地离开。

在离开的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办，哪里去弄那么一大笔钱，10 万元治疗费。梨花为了阿瓦，是普通朋友的义举，还是和阿瓦戏假真做了？真的她是不是真的爱他？为什么阿瓦那么深情看着梨花，痴痴的守着她？为什么？这一切，怎么释然。

梨花醒来，第一眼看见，阿瓦守候在身边，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怎么是他呢？黄林怎么不在吗？他哪里去了，心里有一点失落，也许他忙，抑或他刚走了吧！其实他真的刚离开。

她看见是阿瓦，她也不知道那么不要命的去救他，难道是他刚失去女朋友安慰他，或者是什么？她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是觉得救他，心里有一种快乐，却又有一种对黄林的歉疚，这样默默地矛盾着。

阿瓦一直默默地守护在床前，好像还握着她的手，感觉结实有力，以无私的支持。她

的心，好像有两种感觉，一种来自很远，心里思念的是黄林，一种来自本身，来自彻底的。

她迷迷糊糊的又睡过去了，好像不知道飘浮到哪里？

梨花不知道飘然到何方，看见一个水池，池塘里满是荷花，池塘旁边有一个梨园，听见有女孩嬉笑的声音。

走过去，却是三个人，一个美丽的仙子，样子和她一模一样，另外是两个侍女。仙子黑色的镂空的衣裙，绣着点点梨花花瓣，一只可爱的乌鸦飞落在她肩膀上，看见她来了，很是亲切熟络。微笑地对她说："梨花妹妹，你来了，姐姐正想找你，与你说事！"

梨花很是诧异，她怎么认识自己，莫名其妙地说："姐姐，妹妹莫名其妙的来到这里，打搅姐姐清修，不知道姐姐有何事和我说，我和姐姐怎么相识。"

仙子笑说："妹妹，我们在人间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只因一次你丢失，我们分别，各自漂浮，我名乌妩，是瑶池梨花仙子，在人间历难，和亡灵公子有一段不解孽缘，怎奈我薄命，离开人间三载。那亡灵公子黄林，阳寿未尽，人间孤独零落，无人照顾，思念于我。我看他可怜，附心在妹妹你身上，一续我们的前缘。"

梨花说："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和黄林相遇，莫名其妙的爱上他。我是有点喜欢他的多才多艺，但是我我觉得有点突兀，原来是你心附体，爱上黄林。"

仙子严肃地说："妹妹，你是梨花，人间奇女子，可能会另有所爱，你的义父义母也定会不喜欢黄林，他可能命已经不久，希望你懔惜他。但是你如果有真心爱的人，我的心依然无法控制你的心，你也可自然选择你的爱。黄林公子是可爱，却不可守候终身的人。"

Chapter 33

爱

梨花说："你真的是我的双胞胎姐姐吗"

"是的！"

梨花说："姐姐，你借我心，还他之情，可是你为什么不问我喜不喜欢黄林?"

乌妩平淡地说："妹妹，你若不喜欢他，我心也不会强求，你必会遇到你喜欢之人，我心也会离去，黄林也不会纠缠你。你若喜欢他，我心离去的时候，亡灵也是归西的时候，你也会有深爱你的人相守。一切尽是缘。你好自为之。"摇身一变，化着轻烟飘离。

梨花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看见阿瓦还是守候在身边，夜色已晚，他也睡过去。想梦里的话，似乎有理，这黄林在他病的时候，自己真心照顾，不离不弃，而自己病了，他没了踪影，留下的是另外一个男人守护。唉，难道对了梦里的道理。

黄林回到宿舍，看到云彩儿在等他，看见他来了，高兴地跑过来说："林林，你出院了，好高兴，在这里等你好久了。买了你喜欢吃的零食送给你。"

他淡淡地说"彩儿，谢谢你，等一下我还要出去，对不起，不能陪你说话。"

他开门进入宿舍，背起吉他，云彩儿感觉他不开心，着急地问"林林，你怎么啦？你刚出院，身体不好，这么晚，背吉他出去干嘛?"

他听到她絮絮叨叨的，没好气地说："我有事。"

她拖着他的衣服说："林林，这么晚，你刚出院，就不要出去嘛，在宿舍休息，好吗？我求你。"

他还是没好气地说："不要你管，我知道自己照顾好自己。你回去吧！我要出去了。"

她委屈地哭了，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惦记梨花的药费，自己去街上卖唱想弄点钱，云彩儿好意劝他，自己却好心当作驴肝肺，歉意地说："彩儿，对不起，我心情不好，真的是烦，伤到你了，请原谅，我真的出去有事，不能顾及你的，你先回去吧！"

她没有哭了，说：“那你自己好好的。我走了。”极不情愿地离去。

他背着吉他出去，她悄悄地跟着，不让他发现，怕他撵她走，她担心他。

黄林来到行人很多的一个平地，用路上写好的纸牌放在地上，写着：女友病重无钱医治，弹唱吉他，希望朋友们同情，捐钱救救我的女友，我在此万分感谢大家。

一个铁饭盆摆在一边，他背着吉他，深沉弹吉他，唱《乌鸦》《梨花》，歌声悠扬，却透出阵阵摧人泪下的悲催。

不一会儿围了很多人，众人议论纷纷，没有人扔钱，白天那个美眉也来了，她又是第一个带头扔钱，放入一个 50 元的大钞，还说：“朋友们，我先捐了，有善心朋友都捐点，多做善事，大家平安。”

黄林看见又是她，点头表示谢谢。还是在专注弹唱。

于是有人投钱，一个，二个，三个……

云彩儿也看见了，也走过来，投了 100 元。他看见是她，没有说什么，云彩儿也只是深深的看了看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开。

他弹唱了《小荷》等等，一直弹唱很久，也没有喝点水，只是沙哑地唱着。

路人也越来越多，钱也越投越多。美眉一直没有走开，在静静的看着，听着，云彩儿也是偷偷地躲在一边，听着，看着。他真的是太累了。

Chapter 34

梨花病

他真的是很累，一个人，像乞讨的艺人漂流在街头表演，只是为了挣点钱，给梨花治病，可是这么点钱，又不过是杯水车薪。怎么才可是救心爱的梨花，怎么才能啊！

他嘶哑的唱着伤感的情歌，唱着眼泪真的是不由轻轻的滴落。心里那份心事又怎么？曾经爱的乌妩，却薄命早去，留下孤独的他在寻觅乌妩的影子，心思多年，迷迷糊糊活了几年。今年遇见乌妩影子般相似的梨花，可是怎奈梨花落花病来了，却无钱可治，难道自己真的一生只能害克自己的爱人，苍天，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遇到薄命的爱人，我宁愿我自己薄命先去，怎这般无奈。

自叹自悼，唱出口来：

梨花愁

遇见美丽的梨花，
梨花漂流他家，
远看花落何处，
怎奈没有办法？
东风恶，梨花落，
相思相爱缘何情太薄，
相爱苦，相思错，
梨花梨花忘了我，
两目相望请你错过。
一曲相思酒，
喝了忘了愁，
一片梨花瓣，

落在黄昏后，
多情何苦多情人，
一点相思伴水流。

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几瓶饮料和水，还开了一瓶，等他唱完一曲时，放到他嘴边，他张开嘴，小美就喂他喝了，他一口气就骨碌喝完了。小美立刻说："各位，今天就表演到此，谢谢大家光临捐献，谢谢！"小美代他向大家鞠躬，黄林也习惯性的鞠躬，他累了，也该回去休息了。

路人也觉得该散去的时候，慢慢的散去，黄林微笑地说："小美，谢谢你，再次为我捧场，谢谢。"

小美说："我很喜欢听你唱歌弹吉他，特别好听，特别忧郁感人，我是你的粉丝，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他轻轻地说："我叫黄林，你就叫林林吧！"

"好，林林。"

他收拾好东西，就要回去了，说："小美，我要回去了，你也回去了，这么晚了，还是早点回去吧！"

小美很乖巧地说："嗯，我也该回去了，拜拜！"

"拜拜！"他也背着东西回去了。

走了一段路，突然觉得累，走不动了，打开一瓶水，喝点水，坐在路边休息一下。

黄林想站起来，发现腰有点疼酸，站立吃力，突然有人在背后扶着他，回头看时却是云彩儿，心里诧异却好感激地说："彩儿，你还在，你…"她一直跟着他，暗暗在一边，照顾着他。

云彩儿扶着他，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说："我看你身体不好，又那么累的表演，心里实在放心不下，一直跟着你，怕你出事。"

黄林被她依偎着扶着前行，心里充满感激，谦谦地说："谢谢你，彩儿，你累吗?"

云彩儿笑着说："不累。和帅哥在一起不累。"他们相视一笑，慢慢的前行。

而这一幕被路过的高明看见，偷偷地拍成照片。

黄林回到宿舍，太累了，很快就进入梦乡，梦见一只乌鸦在慢慢的飞，他跟在后面追逐，来到一个梨花园，满园的梨花开，还有一朵出墙来。

乌鸦飞到一个梨树上，在树上歌唱，他走到梨花下，看着乌鸦，渐渐飘落下一个仙子，美丽大方若是乌妩，站在他身边，对他微笑着，温柔地说："林林，你来啦！"

他紧张地说："你是乌妩吗?"

她还是温柔地说："是的，可是我现在是梨花仙子，看是梨花，却是乌妩，真真假假，真情假心。你可明白。"

这一大堆哲学般佛理的话，令人难以参透，他说："乌妩，我不懂你那深奥的话，我只想知道，你还记得我吗？记得我们的诺言，我还爱着你。梨花虽然如你，一模一般，可是她的心是不是真的和你一样。"

梨花笑道："她是梨花，梨花也自然有落去的时候，是归流水，是留不住的，我依然记得你，我的心一半在梨花那里，她若变心，我心不变，你若离开梨花，我会在这梨园等你。切记，梨花变心，切莫怨恨。"乌妩突然化作一只乌鸦，飞走了。

他依然在那里发呆，依然在等待，一张狂风，满园梨花尽落，随风飘走，坠落溪水中的，顷刻流逝。满园梨花留不住，暗然伤魂时。

工作一天下班了，他匆匆忙忙的去了医院，看见梨花熟睡了，阿瓦不在，他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坐在床前，看着梨花。

她瘦了，脸更加苍白，平静地呼吸着，好似叹息，长长的睫毛，透出秀气，她梨花带雨的脸，这样令他心疼，梨花，梨花，怎么办？

他伸出手摸着她温柔的脸，这么俊秀，这么粉嫩，怎么舍得她。

这一天东凑西凑也是不过万多元，哪里去借钱，梨花，梨花，该怎么才能救你？他忍不住眼睛湿润了，一滴泪水滴落在她的嘴唇边……

很久，阿瓦来了，就把凑来的钱给他，吩咐几句，就离开了。

黄林又在原来地方，摆着纸牌子，弹吉他，唱歌凑钱为梨花治病。

小美又在，第一个捐钱，帮忙宣传。唱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三个壮汉，大摇大摆的走进来，一个指着黄林说："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不懂规矩，在大哥的地盘上表演，怎么不知会我一下，就在这里卖唱。"是来收保护费的。

一个拿起那个捐钱的盘子，数了数钱，说："怎么，才这么一百多元钱，怎么给大哥交保护费。"把盘子扔在地上，一脚把盘子踢得老远，把围观的路人都吓得跑开了，纷纷躲避。

他茫然无措地说："对不起，各位大哥，鄙人真的是女朋友受伤，需要钱治病，打请大哥们多多包涵。"

一个说："老子管你女朋友受伤，老子要的是保护费，天底下那么多人受伤，老子都管，老子还要不要受保护费了。"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钱，我还要钱给女友治病。"

"我们不管，我们要钱""拿钱来！""不给，你想找死。"

三个流氓地痞推搡黄林，黄林一边求饶，一边退后，一个地痞把黄林推倒在地，吉他重重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吉他摔坏了。

黄林怒不可遏，上前扭打起来。此时不知道突然有警车的声音传来，三个地痞骂了几句，灰溜溜地走了。

高明在一个暗处骂娘：“算你走运，走着瞧！”
原来是小美打电话报案，地痞走了后，她扶起黄林离开。

Chapter 35

凑钱治病

夜里，医生来例行检查，问问情况。

此时，梨花手机响了，她示意医生打开给她看一眼。

医生打开给她看，见到是一组照片：夜深里，黄林挽着云彩儿的肩膀，搂抱着前行，两人特别亲密。

梨花惊呆了，心痛，自己病了，心爱的他都没有来看一眼，原来变心了，勾搭上别的女人。

医生走了，她暗自伤心，偷偷的流眼泪，他到底怎么啦？变心这么快，难道他是不是她为了别人受伤，而猜疑她，而另寻他爱。为什么他不理解她，她还爱着他，为什么？

心里痛，头又痛，不觉昏迷过去。

昨晚弹唱一夜吉他累，黄林在办公室编写数据，全身泛困，时而打不起精神。白雨荷看见了，觉得很奇怪，他平常做事精力充沛的，于是问："黄林，你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什么！"他淡淡无声地回答。

雨荷听到他声音无力的样子，感觉他是有问题，关心地说："林林，如果是病了，就下班吧！事情我给你做好，别强逞着。"

"真的没有什么"黄林还是勉强着说，还是做完这一天的工作。

下班后，回到宿舍，休息一阵，正想出去，白雨荷来了，看见他说："林林，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关于钱的是，厂里可以先借一部分给你，你这样下去，会累得没命的。听我的话，我们今天看一下，梨花，然后回来休息。不去表演好吗?"

他还是固执地说："谢谢你，雨荷，你帮我太多，我的医药费都是你出的，我怎么能让你给梨花出医药费，真的不能。"

雨荷笑着说："这样好吗？这些钱算是厂里借给你的，你打个欠条，你有钱再还上。"

这时候云彩儿也来了，劝说："林林，雨荷说得对，你先借着用，我一起替你还，好吗？你真的太累了。"

他听她们说，不接受她们是不会准他出去的，就先到医院看看梨花再说吧。

笑着说："谢谢，雨荷，那先去看看梨花。"

"那好，我开车在下面，我们开车一起去。"雨荷说着，拉着他走。

"我就不去了，"云彩儿说："我还有点事，下次去。"转身离去。

来到医院，梨花醒来了，看见黄林和雨荷肩并肩进来，心里不高兴，又加上昨日的看见的黄林的暧昧照片，闭上眼睛装作睡着。

阿瓦还在，黄林对他说："梨花，好点吗?"

"好点，但还是尽快需要钱动手术，我的钱都凑足才 5，6 万，还差几万!"

雨荷轻轻地说："关于钱，我跟林林商量过，我们会凑够余款的，你放心。"

阿瓦接着说："黄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梨花动手术需要大量输血，需要输血来源，我们的血型都不符。可是梨花告诉我们，她是她父母收养的，只有找到梨花的亲生父母才好。"

黄林坚定地说"那也是，我一定想办法找到梨花的父母。梨花，她一定会吉人自有天相助的。梨花睡了，你不要告诉她，我来过，我走了。"

拉着雨荷离开，走出医院，黄林恳求地说："雨荷，你可以现在就开车送我到广州吗?我有急事!"

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她怎么忍心拒绝，哪怕是救自己的情敌，安慰地说："林林，你不要着急，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我们就开车去广州。"

"嗯。"他们驱车直奔广州。

黄林和雨荷一路上边开车，边聊天，黄林相信梨花和乌妩可能是走失的两姐妹，他也曾经听见乌妩偶然提过有个丢失的双胞胎妹妹，梨花与她这么相像，有可能是姐妹，只要找到乌妩的父母，就是找到梨花的生父母，这样只要她们愿意输血给梨花，那么梨花就有救了。

雨荷觉得这是有可能，值得去试一试，担心的是乌父乌母会不会原谅他，会不会见黄林，这确实是难以预料。

黄林心里也是这件事最担心的，因为她们认识他是害死乌妩的，现在他还活着，心里一定恨他，而不愿意见他，就难办了。

好不容易找到乌父乌母的住处，果然是事如愿违，乌母不愿意见黄林，叫家属把黄林挡在大楼之外，还有人谩骂他，害死了乌妩，为什么不去死，在这里来干嘛?

黄林任由他们谩骂，只是恳求见乌母一面，来救梨花一命。

他们都不理他，关在门外，任他苦求，夜特别静静，雨荷劝说，要他休息一下，慢

慢的想办法。

夜突然刮风了，广州的雨，说到就到，倾刻大雨来临，雨荷劝慰他，他坚持跪在地上，希望以此真心感动他们，求救梨花一命。

大雨，乌黑的夜，乌黑的雨，黄林跪在暴雨里，雨荷劝说很久，都一动不动，却叫雨荷去车子里躲避，雨荷实在奈何不了大雨，去车里躲雨，心疼的看着黄林一个人在风雨里，任风雨噬虐，呆呆的站立，默默地乞求他们的谅解。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黄林几次坚持不住，还是挺了过去。乌父乌母听见隆隆的雷声，知道是下大雨了，透过玻璃看见黄林还跪在门外，心里虽然有点恻隐之心，但是乌母恨难消，口里恨说："乌妩的死，我是不会原谅的!"转身走回去。

黄林几次坚持不住，雨荷从车上拿把雨伞撑着，帮他挡雨，他要她离开，独自跪下，任雨淋漓。她说："林林，你不要傻，你若淋病了，梨花怎么办，她还在等待你回去。"

他抹去满脸的雨水，坚定地说："雨荷，我知道，只要我坚持，我相信乌母会相信我的，一定会答应救梨花的。梨花一定会得救的。"

"我相信，但是我怕你勉强坚持会受伤，你已经 2 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又在暴雨中蹂躏，你傻啊！你以为你是铁打的，你会病倒的。林林。"说着拖着他走，可是他一动不动。

"我求求你，林林，你莫傻了，林林。"雨荷忍不住哭了，她看着暴雨洗面，脸色苍白，活脱脱一个雨人，雨如流水顷盆泼下，哭泣更伤心了。心爱的男人，却在风雨里淋漓，摧残不成人样。

"求求你，伯母，林林已经摧残病了，你就怜惜一下，你老人家就发发善心，可怜可怜我们吧，他千里迢迢连夜赶来，是为了救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可能是你的女儿啊!"雨荷哭泣嘶哑地大喊，费尽全力的呼喊，希望能唤醒乌母的善心。

乌父听见了，有所感动，说："老伴，你就去看看怎么回事，再说。看他诚意也是蛮真挚的，也挺感人的。"

"我才不管，我们女儿乌妩是怎么这个王八蛋害死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乌母恨恨地说。

外面哭声越来越大，乌母在窗口一看，原来黄林坚持不住，昏迷过去了，雨荷抱着他哭泣，哭泣的更大声，在风声，雨声里显得更加凄凉。

"老伴，仇归仇，我看他人都昏迷过去了，也去看看。"乌父叹息地说。

"好吧，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下去请他们上来。"

他们下去了，开门让他们上来。

Chapter 36

离去

安顿好昏迷的黄林，雨荷把梨花情况一一介绍给乌父乌母，并且把黄林夜里卖唱表演给梨花凑钱，夜里远赴广州到这里希望能得到乌父母原谅，献血。

乌母听说梨花酷似乌妩，回忆起自己曾经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小女乌媚在娄底市不幸丢失，再也没有找到，今听说梨花如此相似，也是娄底市人，这真是巧合了。心里特别激动，有很大可能梨花就是自己的小女儿乌媚，答应明天去深圳献血，梨花有救了。

雨荷等四人清晨开车回深圳，来到医院，乌父乌母看见梨花跟乌妩真的是一模一样，很是激动，尤其是乌母上前握着梨花的手，口里激动喊着："女儿，女儿，妈妈终于找到你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梨花莫名其妙的，黄林把来由告诉她，她才明白，原来乌母就是乌妩的母亲，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生母，也是高兴得眼睛湿润了。

医生给她们验血，如黄林所料，的确符合血型，马上给梨花动手术，感谢天，手术非常的成功。

乌母还偷偷地做亲子鉴定，并且帮梨花出了部分药费，这样难关迎刃而解，并且乌母对阿瓦照顾梨花，感觉良好。由于黄林曾经间接害死乌妩，所以一直不能释怀，不愿太搭理他。

当梨花手术成功后，高兴了，也累了，和雨荷回到厂里休息。

梨花病日益好起来，其间有阿瓦细心的照顾，亲子鉴定证明梨花就是乌母失散多年的女儿，乌母抱着女儿激动哭泣，梨花也在和父母相处里，感觉他们的真心的亲情，和乌父乌母更加亲近，依恋。

黄林不时也来看看梨花，她态度依旧冷淡，一是绯闻照片的原因，有点怨言。再而其间对阿瓦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呵护，也有所动心，加上乌母添油加醋的鄙夷，对黄林的痴情渐渐的淡了很多，黄林有所察觉，但依然像爱乌妩一样的真心去爱着她，看见她一

日一日的好起来，心里特别高兴，只是自己偶然觉得全身乏力。

梨花不久就要出院了，黄林看见梨花的眼神好像更加冷漠，也许是分手的开头的征兆。

这一天，他依然和雨荷去看她，她更是不高兴，大发小姐脾气，指这指那，雨荷识趣暂离，梨花依然不饶不依，把绯闻照片翻给黄林看，问这是怎么回事，看梨花在病里，他只是解释几句，并非和她争论，梨花以此为据，认定他变心另恋，两人不欢而散。

乌母听到，再把被黄林乌妩害死的责任全加黄林身上，大骂是没良心的流氓，其间大力怂恿梨花分手，和阿瓦的好，梨花也渐渐地改变了对黄林的看法。

Chapter 37

误会更深

黄林回去的路上，突然感觉全身无力，头痛。雨荷问他怎么啦？他只是无力说："头痛得厉害！"

雨荷发现脸上毫无血色，眼睛暗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忙开车再到医院。

到医院检查一番，最后医生对他说："黄先生，我跟你直说了。"

"嗯！你说！"

医生接着说："你要心理准备，你这个病，不容乐观，可能血液出了问题，血液里血小板日趋减少，血液失去造血更新功能，还有你的身体细胞和血液互相排斥，才会出现全身乏力，头痛。也有可能是白血病，或是白血病类似的综合症。如果能重新换血液，也许还能活几年。"

"如果不换呢，医生，那会怎么样?"他焦急地问。

医生表情悲催地说："如果…就可能挨一算一日。"

他的头脑如被雷击，片刻懵懂了，怎么啦？怎么这么这么不幸，自己刚出院，梨花就不幸受伤住院，梨花快出院了，自己又得了这白血怪病，天啦！命运这样悲剧。

他懵懂一阵，马上又清醒过来说："谢谢你，医生，请你不要告诉和我一起来的女孩，你就说是感冒，我不想她担心。"

"好的，我会为你保密的。"

黄林离开，雨荷问他怎么啦，他只是敷衍笑笑说："我们回去吧！只是感冒。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过几天就好了。"

雨荷不知道情，欢喜的扶着他回去。

雨荷开车送他回去，他看着雨荷，美丽的高贵，如同一株清清圣洁的雨中摇曳的荷花，如此的动人心弦。

下车的时候，看见雨荷伫立在夜色里，如此卓卓离离，令君迷茫，他轻轻地说："雨

荷。”

她低低地应声：“嗯！”

他轻轻的走过去，说：“你真美！”突然偷偷的吻了她一下，就飞快的转身走开，挥手拜拜：“再见！”

他突然一吻，她心里一片含羞芬芳，还在期待什么，见他转身走开，挥手再见，她也心里甜美笑笑，挥手再见。

这一幕，却被人偷拍下来。

他回到宿舍，又感觉有点头痛，知道病又犯了，明天梨花就要出院了，心里总是牵挂着她，可是自己都不知能活着几日，不能再爱她，只能默默地祝福她能够有一份新的幸福，而忘了他。自己就可以无愧的离去，梨花，只能在身边飘零，自己是一个爱情过客。

昏昏沉沉，睡过去，看见一只乌鸦飞过去，飞入梨花园里，不见了，只看见梨园梨花缤纷，听见有女在唱：

爱的过客

轻轻的告诉你，
我睡在你的笑着的梦里。
慢慢的想着你，
冲散你夜里思念的哭泣。
我不过是你的爱情过客，
悄悄的来到你的身边。
梨花缤纷飘零的日子，
是谁在收拾着片片花瓣。
葬花的是我的红颜
埋没是你的心愿，
梨花，梨花，
永远留香我的心田。
若天有情，所幸爱有缘
相爱年年月月，
若是无缘，空有一份情，
等待相思一片片。

梦见梨花突然走远，他上前追，一把抓住梨花的衣裳，说：“梨花，不要离开我。”

梨花狠心地说："你这个花心的男人，我早已不爱你，滚开，不要拉着我。"使劲推开他的手，把他推倒，他站起来再去拉梨花的衣服，却不见了，化作片片飘飞的梨花，落在手心里，却是片片碎落的花瓣。

他四处寻觅，呼喊："梨花，你在哪里?"却无处可寻，唯一的是满地梨花花瓣，他呆呆站着……

……

梨花今天出院，他早早准备好，去接梨花出院，雨荷送他，也就顺路去了，怎料在一个十字路口，与别人的车摩擦，发生小小车祸。

明明是对方的错，怎奈对方两个男人欺雨荷是个女司机，不肯认错赔理。双方口口相争，僵持不已。

黄林气不过，也凭理争论，几近动手，后来雨荷打电话报案。

交警来了，拍照，丈量责任区域，和双方协商，等到把事情处理好，再开车到医院。梨花已经出院离去，白跑一趟，又开车到梨花租屋。

来到梨花的宿舍，她正在坐在床边休息，她的母亲在收拾东西。

黄林笑着说："梨花，对不起，今天车出毛病，耽搁接你出院。刚到医院，才知道你已经走了…"

梨花冷嘲热讽地说："某些人啊，没有心，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

他没有在意梨花的讽刺，说："梨花，你收拾东西，要搬走吗?"

"你是什么人，我需要向你汇报吗?"

林特别的尴尬，说："我只是关心的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梨花对她的母亲说："妈，你出去一下。"听她这么说，她新认的母亲出去了。

"黄林，你说，今天怎么说，你住院的时候，我一直陪着你，服侍你，在危难的时候寸步不离，而你哪去了?"梨花看着黄林逼问，他支吾不知道回答。

她又接着说："你出院的时候，我亲自接你，你呢，和美女出去，这么时候才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乘雨荷的车来的，是吗？怕我误会，她没有上来，是吗?"

"是!"他无言说谎。

梨花说："你倒是老实，到底我是你的女朋友，还是她是?"

"她不是，真的车子出了小状况，才这么迟，对不起，梨花，我真的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黄林说。

"你还说谎，车子出了状况，谁信啊，千不出，万不出，偏偏今天出了状况，你以为我是傻子。是不是和美女兜风去了，忘了我这个病人吧!"梨花冷冷地说。

"真的出了状况，梨花，对不起。"

梨花站起来，冷冷看看他，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你还说谎，你难道说

你没有什么？昨晚你去哪里?”

“回去啊!”

梨花冷冷地笑：“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我给你看看，你做的事!”她打开手机，翻开网页，打开一张黄林搂抱着云彩儿的照片，说“这是怎么回事?”

黄林解释说：“那是我表演累了，回去无力走，云彩儿搀扶我回宿舍。”

梨花说：“你表演什么，夜里那么晚，你表演什么，你是演员吗？这么亲热的照片，你在表演爱情，是吗?”

他说：“真的，我没有骗你，真的是回去累了，对不起，梨花。”其实他可以说他是为了她凑钱治病而表演，可是只是默默地藏在心里，他知道他已经病了，不再值得她去爱，这样会害了她。

梨花看他死不认帐，更气呼呼的，又翻来一张他亲吻雨荷的图片，真真切切，接着说：“你看这里怎么回事，你说?”

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也知道解释没有用了，他只是觉得雨荷在夜色里特别美，爱美之心，由心而发，并无私情。

梨花怒了，说：“是不是无话可说了，你解释几句。我看错你了，黄林，你这个花心男人，你王八蛋。”骂着哭了。

“对不起，梨花，”黄林想安抚着她，她推开他。

他知道这一切无法挽回，他真的是舍不得梨花，可是现在她已经恨死他，反而心里平静了，这正是他想方设法的，让梨花死了爱他的心，自己已经病了，不久离开人世间，她恨他，就会分手忘了他，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结果。让爱的人幸福，让自己痛苦，爱，让自己爱的人，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让自己孤独的默默地离去。

黄林反而坦然面对，说：“梨花，你说我，你自己呢？你为谁受的伤，你为的是阿瓦，为我吗？是他在开心照顾你，我有机会吗？我心里好受吗?”

梨花惊讶的看着他，这种话他都说的出来，气得啪的一巴掌狠狠地打在黄林的脸上，他脸上一个红红的掌印，嘴角流出牙血痕。

Chapter 38

误会离去

黄林看看梨花伤心的样子，自己心里更伤心，只有刺激她伤心的和他分了手，才可断了爱，于是抹去嘴角的血说："梨花，你打啊，你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心虚了。你是喜欢他了，是吗?"

梨花气得脸色惨白，骂道："黄林你这个亡八蛋，算我瞎了眼，那么久没有看清楚你这个虚伪的男人，好，分手，我们各走各的，我永远不要见到你这种男人。你滚，滚……"

黄林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分手，就分手，我走，谁怕谁。"转身离去。

梨花气急败坏的看见他离去，伤心欲绝，伤她疼她的他走了，舍不得，却又怎么舍，眼泪汪汪的流。她的母亲听到不对劲进来扶着她，劝慰她，骂黄林负心汉。

梨花看见他下楼去，摇摆无力，突然口里吐出什么，用手捂着不知道是什么，心里气坏了，也没有想什么，看见他上了雨荷的车，离去，永远的离去。

原来黄林伤心地离去，口里吐出鲜血，怕梨花看见，用手捂住。上了雨荷的车，乘车离去，眼泪止不住委屈流出，爱一个人，却又要她伤心地恨自己，此情何苦，此恨何必。心里的委屈，只能深深的埋没心里，不让她看见，只是默默地祝福她幸福。

回去厂里，向雨荷请假，来到自己的宿舍，开了门，口里忍不住吐血，吐在破裂吉他上，染红了吉他，发出凄凉伤魂吉他声。

他无力躺在地上，静静地回忆梨花，梨花伤心的样子，梨花梨花，你好，你一定要幸福。

梨花扑在她母亲怀里伤心地哭泣了很久，有母亲无尽的安慰，开导。本来还想留下来等待他的解释，到头来竟然是这样，还不如索性跟母亲离开深圳，去广州去散散心。

阿瓦也来劝说，也愿意和她们一起离开深圳。梨花看看身边这个男人，也是这么真心照顾她，比起虚假花心的黄林，也许更是依托。

他们默默地离开深圳，没有告诉黄林，连黄林的好朋友也没有打电话打一声招呼，就默默地消失了。

黄林无力躺在地上，昏昏沉沉一会儿，突然意识到什么，背起吉他，往外跑，跑啊，跑啊。跑到路上，打了的士，跑到梨花宿舍楼上，看见门开着，有一个陌生的人，在搬东西进来，一问，才知道梨花已经搬走，打她手机已经关机。

又跑向公共汽车站点，远远的看见梨花几个人登上公共汽车，梨花好像在往后眺望什么，还是被母亲拉上车离去，离去，离去，离去……

他伏在一栋房子的墙壁上，狠狠地捶打着墙壁，疼痛来麻痹内心的殇离。此时此刻，爱已永别，口里喊着："梨花，梨花，你好吧!"止不住喘气，口里又来血，紧张的奔跑，伤心的寻觅，却渐渐失去的梨花，带雨飘零在心里。

爱着的人，她走了，她的心，走了，还是梨花？他又想起乌妩，那个曾经辜负的女孩，如梨花一模一样的面容，她还在哪里等待，再见梨花。

弹起破裂的吉他，声音沙哑，如冬风拂雪的哭泣，如夜深的孤独虫鸣，他轻轻的唱：

送别

爱一个人，
却又是深深的伤了她的心，
爱一个人，
是希望她幸福的归宿，
看见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心里伤了千千伤心，
深深的北冰洋深深的伤心，
深深的北冰洋深深的冰冷。
送离别，送远去的爱人，
看见渐行渐远，
却又是深深的舍不得。
心里默默地的送别，
爱人啊！这般的思念，
爱人啊！会不会再回头，
回头看看你的笑脸。
送别，啊，送别，啊，送别，
今天，静静的送别，
何时何日，才可开心的相见。

爱人啊，爱人啊！
若没有相见，爱人啊！
是不是只是每年某月，
只是在月下怀念。
梨花，啊，梨花，啊，
飘落多少美丽的花瓣，
花落何处，情归梨园。
梨花，梨花，再见，再见，
心里的爱人，永别。
心里的爱，永别永别。
心里默默地祝愿，
愿有情人终成婵娟。

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躺在小诊所的病床上，打着吊针，云彩儿，坐在床边静静的看着他。

她看见他醒来，说："林林，你怎么啦？怎么会昏迷在街头，幸亏一个我们厂里的一个员工路过那里，正好是围观看见是你，打电话让我来救你的，林林，吓死我了，你怎么昏过去，担心死我了，谢天谢地，你醒来了。"差点要哭了。

他，勉强的挣扎露出一丝笑容说："傻姑娘，我不是好好的醒过来了吗？别哭丧着脸，别人还以为我欺侮你呢！"

彩儿说："林林，医生说，你身体过份劳累，和伤感，加上又贫血，所以以后要多加休息，少操心，还有医生叫我们去大医院看看，检查是什么病呢？"

他安慰着说："没有什么，我前一段和雨荷在大医院检查过，只是累了，没有大碍，不信，你去问雨荷，才是几天前检查的。"

云彩儿拉着他的手说："我相信你，林林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也一定要好起来！"

"嗯！"他还是勉强的笑笑，只有他心里知道，不久将离去，心里的心愿牵挂难了，唉！又是如何。

看见眼前这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知道内心安慰了很多，能够守护在身边，也多了一份慰籍，多了最后的一个伴。

梨花离开了深圳，也离开心爱的黄林，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广州，还有关心至至的阿瓦，休息几日，心情也清爽了，身体也恢复了。

偶然想起他，也淡淡的了，唯心里还有一半的思念，却多了一半厌倦，推开窗子远望，远远的青山，近近的鳞次栉比的厂房，办公楼。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如心灵的过客。

走出去，散散心，散散步，也是一种享受。

做在一个草坪的木椅上，看见一对情侣争吵，女的很生气的撒气，男的却织织不倦的解释。

自己总不理解，为什么林林他却不争辩，这样她可能原谅他的，也给她一个原谅他的理由。可是他选择了沉默，却真正的分离。

梨花百无聊籍，起身走走，阿瓦来了，就开心地忘了，说说话，渐渐平静很多。

梨花休息午睡了，沉浸在梦乡里，看见一片梨园，一个美丽的仙子姐姐乌妩飘现在她眼前，后面跟着两个侍女。

乌妩说："妹妹，姐姐今天特来告别，我的心将离开你的身，你的心，将一心一意的去爱恨，不用有我在你的心里，两颗心，三心二意，梨花，你可懂？你要好好地爱自己，保护自己，姐姐走了。"

梨花惊讶地说："姐姐，你要走了?"

乌妩笑着说："我借你身，还黄林的情，他的心对你的心已经死了，我的心留此何用。妹妹，我的事完结了，希望你忘记林林，更加快乐生活着，就是我们莫大的欣慰。"

梨花不解地说："是不是你离开，我就忘了林林?"

乌妩严肃地说："你自己内心，姐姐也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只要是内心真爱的，就不会错的，妹妹，一切都是缘，缘爱缘分离，都不可强求。一切随之，好自为之。"摇身一转，仙然飘去。

梨花突然觉得心里一痛，一半心从心里飘走，内心突然不再矛盾，而是一心一意的想念，有许多黄林的影子，若离若近，却是爱不着，依然恨不得。摸摸心说，他是不是会有难言之隐，与他相处，非薄情花心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

Chapter 39

黄林疯了

病轻了很多，他还是上班，沉默了很多，偶然多看雨荷一眼，多好的姑娘，怎么依恋我这样的汉子，除了英俊潇洒的外面，一颗善良的心，却不能相守一生。

真的愿意她幸福的，看看高贵清丽的脸，认真的工作，也真的羡慕，谁又有福气爱上她这样才貌双全的美眉，真的前世修来的福。

雨荷接听电话，好像是一个追求者的电话，她只是客气的应付着，推诿着。对方依然痴缠绵绵的追求着，令无从拒绝。

过了一会儿，雨荷又去她父亲的办公室说了半个小时，回来好像很生气，烦躁的表情。

黄林递给她文件，关心地说："雨荷，怎么啦，生什么气！"

"没有什么，林林。"

"雨荷，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你帮了我那么多，我也想有个机会帮帮你。"他认真地说。

雨荷认真地看看他，说："真的吗？你愿意帮我？"

"愿意。"他不加思索的回答。

"那好，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她也非常认真地说。

他犹豫一下，说："雨荷，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真的不配，你这么漂亮，有才干，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我求之而来不及，但是我知道，我真的不配你。"

她没有生气，她也知道他是自卑，一个穷F丝不敢爱她，微笑地说："林林，那我求你，假扮一次我的男朋友，好吗？"

他想了想，看着她笑笑说："可以，雨荷，扮这么漂亮的美女的男朋友，我愿意，雨荷。"

她也灿烂地笑了说："好，那你答应了，不反悔了。"

“不反悔!”

“那好，今天下班陪我去喝咖啡，我请客。”她高兴地像个快乐的鸟儿。

“好的。”黄林笑着说。

来到一个温馨的咖啡馆，有一个帅气的富二代早在等候，精神抖擞，很客气地请他们坐。

他大概就是雨荷的朋友吧！黄林很客气地说：“你好，我是雨荷的秘书，叫黄林，很高兴的认识你。”雨荷点点头，坐下。

那个人也很客气的自我介绍说：“我叫郑一明，雨荷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郑先生，叫我黄林吧!”

“好的，那你叫一明吧，雨荷，也是这么叫我的。”郑一明礼貌地暗示着他是雨荷的什么似的：“你们喝点什么?”

雨荷看他们客气地说，也看看两个男人为她暗自挑战，淡淡地说：“来两杯咖啡吧!一明，找我有事吗?”

郑一明客气地说：“没有什么，只是想请你喝杯咖啡，我们公司相互联系，喝杯咖啡，增加公司联系交流!”

黄林说：“哦!”

雨荷说：“我忘了告诉你了，他是我的新男朋友黄林，以后厂里的事，你找他就可以了。”明显是搪塞郑一明。

郑一明不露声色地说：“可以，黄林，还挺帅的。样子很行，不知道是不是嫩了一点。”

一明关心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医院里，我介绍你去看看，肯定是会优惠。”

黄林笑笑说：“真的是没有什么，你们关心我心领了，怎么今天变成了我的关心咖啡会了。”

雨荷笑了，一明也笑了，气氛好多了，大家谈起来话来融洽多了，雨荷对一明印象也好了一些。

大家开心在一起说话，快要回去的时候，黄林笑笑说：“雨荷，你去一下，我和一明说一会儿话。”雨荷自觉离开。

两个男人相对而坐，黄林说：“一明，我觉得你是一个知解人意，心地诚恳的好男人，又有知识，有能力…”

“黄林，你这是表扬我，可不是和我宣战。”一明调侃地说。

“你误会了，其实我不瞒你说，我并不是雨荷的男朋友，”黄林接着说：“我是一个冒牌货，呵呵。”

一明笑笑说：“其实我也有点怀疑，黄林，谢谢你，能够诚实地告诉我，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两个男人突然间由情敌变成朋友，仅仅是一念之间。黄林认真地说："一明，我看你也是一个值得交往的好朋友，所以才把真相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待雨荷，雨荷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一样对待，希望她能够幸福，雨荷也是善良漂亮的女孩，你要好好待她，要么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一明听了，认真地说："我会的，黄林，你放心，我一直真心地爱她一辈子的。"

"好的。"黄林伸出手，一明也伸出手，两个人握着手，像一对好朋友。

黄林和雨荷开心开车回去，他们又到一个广场玩了会儿，购买一些小吃。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卖花儿，也许天太热，还是时间太久了，花儿明显有点萎蔫了，她上前问了几次行人，没有人来买她的花儿。

黄林觉得这么热的天，一个小女孩还捧着那么大束花，走来走去的贩卖，也是不容易，肯定是农民工的女儿，迫于生计，才如此。

看见雨荷今天特别高兴，何不借花献佛，走上前问："小妹妹，这么热的天还来卖花啊！"

小女孩见有人来问，委屈地说："妈妈病了，需要钱治病，不得已来卖花，凑点钱，给妈妈。"

他更加疼惜小女孩，自己也是病了无药可救，安慰说："小妹妹，这花儿要卖多少钱，哥哥给你卖了，你早点回去，免得家人担心。"雨荷也跟了过来看着他俩。

小女孩破颜为笑说："谢谢大哥哥，这花就卖给你 120 元，送给你身后漂亮的姐姐。"

Chapter 40

回家的路

黄林掏出钱包，拿出 200 元，递给她说："你的花，哥哥全买了，还有的剩下的钱，哥哥送给妈妈治病的。"

小女孩激动地说："谢谢哥哥，余下的钱，我不能要。"要推钱给他。

他说："是哥哥给妈妈治病的，不是给妹妹的，是哥哥的一点小心意，千万不要使哥哥失望。好吗?"

小女孩说："好吧！哥哥，可是我怎么感谢哥哥，你留下地址，和名字给我，我们好报恩!"小女孩还知道知恩图报。

他笑笑说："妈妈的病好了，是对哥哥最好的报答。这么热的天，回去吧!"

这时候雨荷也递给她一瓶水，说："小妹妹，喝口水吧!"

小女孩接着水说："谢谢姐姐，姐姐漂亮哥哥帅气，都善良的好人，天生的一对。"

雨荷笑笑说："小妹妹嘴真甜。"

黄林说："哥哥也要走了，回去吧。"

"嗯。"小女孩懂事地回去，向他们挥手再见。

晚上，云彩儿刚想休息，有几个女室友慌忙跑过来，说"那个黄林发疯了。""快去看看。""好吓人。"

云彩儿赶忙问在哪里?"在宿舍!"

来到宿舍，看见黄林全身痉挛，抽着颤抖，双手撕着被子，口里咬着枕头，流出口水来，有几个室友看着，七嘴八舌地说着，没有人敢去劝阻。

云彩儿来到他的床前，焦急地说："林林，你怎么啦?"

有人说："你不要去，他咬人啊!"云彩儿也不在意，说："林林，听话，我们去看医生，不要咬枕头。"伸出去摸他的额头，他的额头滚烫。

黄林松开口，眼睛腥红，发绿光的看着云彩儿，看见丰满嫩嫩的手臂，抓住她，张

开嘴，露出尖利的门牙，一口咬着云彩儿的手臂，吸血。

云彩儿，疼得大声哭喊，眼泪汪汪，有人拿来木棒想敲打黄林，解救云彩儿，她示意说："不要，让他咬吧！"坚强的忍着，熬着。

过了一会儿，黄林眼睛一翻，松开口，倒在床上，颤抖一会儿，平静得如同睡去。

众人觉得没有事了，渐渐散去，云彩儿还坐在床前看着，手臂痛死了，忍着，看见他安然无恙，心也宽了一大半。

过了很久，他醒过来，看见云彩儿坐在床前，她的手臂一块红痕。问："彩儿，怎么啦?"

彩儿说："没有什么，你好点吗?"

他迷茫地说："我刚才不久，洗澡后想睡觉，突然觉得血液沸腾，牙齿又是痒痒的，丝丝的疼，想咬什么，渐渐地昏迷了，"他看看她手臂的伤正好是牙痕，好像明白什么，说："你的手臂是我咬的吗?"

她点点头，他站起来，用手轻轻的摸着她的手臂，说："还疼吗，彩儿，对不起。"

她淡淡地笑说："没有什么，你现在好了吧！"

"彩儿，我陪你看看医生。"

云彩儿笑着说："这么晚了，诊所的医生都下班了。明天去吧！"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他站起来，记得还有一些消毒的药水，去一个包裹里，取了出来，有棉签，两瓶药水。

他开了一瓶药水，用棉签粘一点药水，轻轻地擦了擦，很细心地问："疼吗?"

她很温柔地说："不疼。"看着他细心体贴的样子，心里非常感触，敏感地想着什么。

他擦了一会儿，扔掉棉签，打开另一瓶红色的药水，又用一根棉签，粘点药水，轻轻地搽在上面，轻轻地吹一下伤口。搽好后用一块纱布，温柔地包扎好。

她静静地看完，很享受地看着他的包扎。说："林林，你真的好细心体贴。"

他说："傻姑娘，我咬你不疼吗?"

"不疼，我心甘情愿被你咬的。"云彩儿接着说："你也背着贼名救我，我早就把你当作…心…"又羞涩止住，只脉脉含情的看着他。

他没有说什么，他懂，只是怕受不起。说："彩儿，很晚了，我送你回去睡觉。"

"好。"她懂事地说。

两个人慢慢地走，温柔地说说话。一直送她到宿舍底下，她突然吻了他一下，轻轻地走上去，说："林林，我喜欢你。"

他其实懂，看着她走上去，心里千思万绪，想起乌妩难舍的真情，梨花却只是默默地祝福着。

黄林疯了的事，被传的沸沸扬扬，全厂的人都知道，背后议论，大家都疏远他。

唯一的云彩儿依然对他好，真心的和他说话。

雨荷也迫于舆论，和父亲的反对，让黄林降职做了普通员工，又和云彩儿在一起做普工了。此时的云彩儿和黄林关系更好，在困难中，他才感觉云彩儿的不嫌疑的照顾，炙炙热心，患难见真心。

黄林对云彩儿也另眼相看，曾经的相救，今日云彩儿真心回报，不愧女中豪杰。

这天夜里，云彩儿和黄林出去散步，边走边聊，后面跟着一个人高明，他在窥探消息。

云彩儿，黄林来到公园里，坐在一起聊天，散散凉。突然他两眼冒光，在黑夜里闪现一点幽灵之光，幽深泛绿，非常恐怖，张开嘴巴，露出破裂的利牙，比上次得病更为可怕。抓住云彩儿，吓得云彩儿尖叫，一口咬着云彩儿的手臂，疼得眼泪直流，高声哀号。

此时的高明看到这一切，拍下来这一幕。

云彩儿叫声，惊动路人，路人吓得纷纷逃走，云彩儿没有挣扎，知道他咬一会儿，就会好的。

果然是如此，黄林突然松口，无力地倒在她的身上，云彩儿忍住疼痛扶着他，把他抱在怀里，如同自己的爱人。

黄林渐渐清醒，看见自己依偎在云彩儿的怀里，感觉她温柔的胸脯，起伏软软，心添一份爱意。

轻轻地反手抱着她，知道她刚才忍疼扶着她，肯定是自己在突然迷糊的时候，又咬了她，她不弃忍疼照顾他，这份情，怎么报答，只能真心的待她。抱着她说："对不起，彩儿，我又一次伤害你。"眼泪都流了出来。

彩儿也抱着他，温柔地说："这是我自愿的，我愿意永远这样被你咬着。"

他眼泪已经湿透了她额头，他低头看看她的脸，虽然没有梨花乌妩的美丽，没有雨荷高贵，却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温情。

Chapter 41

回去

高明看见他们亲昵，知趣地离开。

黄林和云彩儿四目相对，他轻轻地吻了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好。你不怕我疯了，咬死你吗?"

她温情眷眷地说："不怕，我自从你救了我，我就把你当成我的男人，我宁可被你咬死，也不愿离开你。"

他听了，紧紧地抱着她，一个未曾爱过的女人，也如此的眷爱他，有她的照顾，也许自己能坚强的多活半生。

黄林这个疯狂样子的视频在雨荷的手机里显现，非常可怕疯狂，在她心目中的忧伤的吉他歌手黄林，不在，多才多艺，英俊潇洒变成疯狂的幽灵。一切都垮了，反而觉得在身边献殷勤的郑一明，优秀得体，知识丰富，有钱有品味。

她父亲说不能容忍一个疯子在厂里上班，她不在反对，的确黄林不在优秀。厂里人都没有人喜欢他，就让他走吧!

黄林被厂里辞退了，他知道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没有事，在宿舍修好了吉他。又把雕刻好的一块木板，一边雕刻是一枝梨花，一边是唐梨花的肖像，快递给远在广州的梨花。

心里牵挂的事都基本快结束了，也是离开深圳的时候，是回到故乡湖南世外市，稀世县[1]的时候了。回到义父黄回春那个地方，虽然乌父乌母告诉他，他曾经叫林霖，也有兄弟，可是自己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还是回义父那里。

夜里，云彩儿还牵挂着他，黄林疯了，已经传遍了厂里，人人议论，有人常在背后指点她，奚落她。自己怎么也爱上一个疯子，心里不是滋味，可自己为什么那样不舍放弃他，也许这是相濡以沫的知心吧!

[1]原型为新邵县，作者的家乡

睡不着，辗转反侧，迷迷糊糊的陷入朦朦的梦里，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古老的国度，看见林林像王子一样游乐在宫里，而自己不过是天天服侍他的丫鬟宫女，他也很疼爱着她，他们快乐的生活在那里。

突然间，山河破裂，家国顷倒，他落难为一个伤心的孤独王子，她还跟在他后面，如丫鬟般细心的照顾他，不愿离弃他，快乐和他相伴，伤心时和他相随。……

多少的日子，岁月都不曾改变。她心里的那个孤独王子……林林。

他总是握着他的手说："不要离开我，彩儿，我现在只有你，不要离开我。"

她看看他，心里不敢舍弃…

醒来原来是一场梦，黄林现在最需要有人呵护照顾。

云彩儿知道，如果她此时都离开他，也许生命之树会倒下。看见窗外泛白，似乎是天亮了，心里无法平静再睡，不管梦里的他是不是她千年的王子，现在的他需要他一路搀扶，生命前行。

想了很久，天亮早早洗刷完，就去宿舍找黄林，他还没有起来。一直站在门口等待，也不去敲门，让他多睡会儿。

黄林被辞退后，心里想着该离开深圳，早晨推开门，看见云彩儿早早在等待他。

Chapter 42

回家乡

很惊讶，云彩儿怎么这么早，是不是为我送行，他早以为一个人赤裸裸来到深圳，又一个人赤裸裸的离开，爱，赤裸裸来，很，赤裸裸离开。

他轻轻地说："彩儿，怎么，今天这么早，来看我，还是为我送行。"

彩儿天真地说："我来看你，离开没有，林林，如果你没有离开，可不可以把我…"羞红了脸。

黄林说："你今天还要上班，就不要送我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彩儿。"

云彩儿还是一脸天真地说："林林，我今天就去辞职，我想和你一起走，一起离开深圳，到你的家乡，就像杜十娘一样陪心爱的人一起回家乡。"

黄林惊讶地一脸迷茫，说："彩儿，你，真的愿意，你不怕？不怕，因为我，因为爱我，被我随时咬伤吗?"

云彩儿天真地说："我不怕，被我爱的人咬伤，是我的真心，你的唇印，是我爱的见证，林林，我不怕，林林，你的爱是我的痛，才让我真正的懂，林林，我爱你。"

黄林彻底感动了，一个孤独的男人，只有在患难无助的时候，有一个红颜知己在身边，才是相守的眷念爱人。

他大步走上前，抱着她，她也高兴拥抱着他，他她拥抱，她他拥抱着，这一刻，已经多余，爱，真的是来吗?

云彩儿去辞职，高明假惺惺地挽留，去雨荷那里告别，雨荷知道她要和黄林一起回世外市去。

雨荷说："你真的要和林林回去吗？你不怕…"

"我不怕。"

雨荷又说："你不怕，你提早辞职，我会扣一个月工资吗?"

"我不在乎，我都不怕被他咬…我又何在乎那点钱…"云彩儿说："你是有钱人，有

许多东西是有钱无法体味到的，就像我一样，我既不是他痛心爱的…乌妩，也不是离去的梨花，我不过一直不放弃的云彩，林林，要我告诉你，好好地和一明…他是个好人，我走了。”

“彩儿，帮我照顾好林林，只有你配他，工资会打到你的卡上的，好好保重。”雨荷沉重地说。

“谢谢。”云彩儿转身离去。

雨荷看见云彩儿勇敢地离开，心里五味杂存…心中的黄林（亡灵）离开了。

林背着破旧吉他，拖着行李，后面跟着一个云彩儿，也拖着行囊，陟陟不离。

回家了，回爱的家了。

黄林走在大街上，他想去那个公园，想去看看和梨花曾经相度的地方，可是她现在在哪里？过得好吗？自己不想她看见自己疯了的样子，不想她看见，只是在她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英俊多艺的吉他王子。

多少回忆一一来了，今天却一一离开了，再见了梨花，梨花，梨花，离去之花。

又去了鬼屋，已经破旧不成样子，看见原物依然，一只孤独的乌鸦在那里，哀悼几声，乌乌，走了，他是乌乌不愿离去的伴吗？黄林走上前，把那只乌鸦捧在手里，说：“傻乌鸦，乌乌，飞走了，你也飞走吧！”他边说边眼泪止不住流下来，眼泪里仿佛看见乌妩的影子。

云彩儿上前，紧紧地挨着他，他是想乌妩了，说：“林林，我们回去吧！”

突然那只乌鸦从黄林的手心里挣扎飞起来，撞死在墙上，因为他是不是知道另一只再也不会会来，爱，已经不能等待，又何苦存在。

云彩儿也流泪了，并且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黄林把它拣起来，默默地带着它，拖着行李，和云彩儿来到小河边，把它也葬在那个河滩上，和乌乌葬在一个地方。

坐在那里，轻轻的弹唱一曲《乌鸦》，又弹唱一曲《再见吧》：

再见吧

我将轻轻的告诉你，
我就要离开，
可是你，
知不知道我还深深的爱着你，
可是你现在在哪里，
过得还好吗？
开不开心，如不如意。
再见吧！

心爱的乌妩。
再见吧！
我的回忆。
我将轻轻的想着你，
今天就要离开，
你会不会偶然想起，
想起那个傻傻的我，
在傻傻的想着你。
再见吧！
深圳，
再见吧，
梦见的你，
如果天若有情，
我们还会在一起，
如果诺言还在，
你就不会把我忘记，
生生世世有我就有你。

许多人驻足倾听，伤心的情歌，也有众人的掌声。

曲终散去的时候，黄林又疯了，但是这一次很轻微，没有咬云彩儿，而是咬了自己。她更是伤心，去劝慰："林林，你怎么啦?"搀扶着他，怕他昏迷摔倒。

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女孩，就是卖花的小女孩，也走上来，说："恩人哥哥，你怎么啦?"看见黄林昏迷，用手指深深的掐嘴唇上的穴道神经，又掐了额头几处神经，不由一会儿，黄林就清醒过来。

云彩儿感激看着小女孩，黄林醒来看见是卖花的小女孩，说："小妹妹，是你救了我?"

小女孩看见他醒过来，高兴地说："是啊！哥哥。"

云彩儿也说："小女孩真好，你怎么会治疗这种怪病，可以教我吗?"

小女孩看了看云彩儿说："哥哥，她是谁？不是那个姐姐。"

黄林笑说："今天那个姐姐没来，你就教这个姐姐也可以。"

"是啊。"云彩儿接着说。

"可以，但是我只会这些，"小女孩轻轻地说："要是我外公就会好多了，也许还会治好哥哥的病。"

"真的吗?"云彩儿激动地问。

“嗯，哥哥，你们和我到我外公家去，我去求外公的秘方。”小女孩拉住黄林，他很高兴地说：“好。”和云彩儿一起随小女孩去她外公家。

他们一路上，边走边教一些基本救治方法，也问问她外公的情况。

她外公果然是民间大夫，有祖传秘方治疗头痛，头昏等头部疾病，颇有效果。

到了她外公家里，小女孩示意他们在外等待，小女孩去了，左右央求，又将黄林买花之事说清，外公才请他们进去。

外公果然是仙风道骨的民间奇人，一派隐士的风范。

黄林和云彩儿礼貌地作揖拜见，寒暄几句，小女孩摇着外公的手央求，她外公终于伸手给黄林掐脉查看，一会儿摇摆头说：“此病乃头痛顽疾，我今生所罕见，不曾治愈，有一拜香草，煮蛋食之，可以缓解痛苦，一续薄命。”

此时小女孩已经拿来一束拜香草，黄林一见，此草家乡也有，说：“此草我的家乡世外市，有很多。”

原来小女孩一家也是世外市的，小女孩说：“我的家，也在世外市。”

“哦，我们是老乡。”黄林诧异，想不到大家是老乡，也彼此熟络很多。聊了一会儿，老医生吩咐一些禁忌，便告辞离去。

黄林背着吉他，带着云彩儿，寻得了秘方，坐车离开深圳。

在火车上，思绪万千，深圳的一见一闻，鬼屋的乌妩，怎么这么痴缠，偶遇的梨花，这么牵绊，一对姐妹，如影如魅，如此相似，却都是一一分离。

却不曾挂念的云彩儿，怎么就飘落身边，不愿离弃，一起归故里。

想起一首歌《云彩》：

云彩

天边飘来一朵美丽的云彩，
挂在大树上，
不愿离开，
是不是有了爱，
在等待大树表白。
一直在等待，
等待太阳落去，
才被黑夜淹埋。
远方遇见一个美丽的女孩，
天真又可爱
厮守身边，

不愿离开。
是不是我的伴侣，
和我在一块。
归来吧，故乡，
我带着她回来。
我带来美丽的云彩，
带来了盼望，
我带来美丽的女孩，
带来了爱。

作者的话

也不知道太累了，还是看不见希望，自己想休息一下，此书得不到朋友们的亲睐，也没有编辑部的认可，就停下来，基本这个故事到此结果了，也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1]。也许可以未完待续，也许还可以续写第二部，匆匆忙忙，我也不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无名浪子，雨（无）心的浪子，谁会相信我，但是我还是写出我的故事，或者是梦里见过的故事，一一写给大家看，并不是一定成为畅销书，但愿可以和爱我作品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雨心浪子向大家谢意。

曾经向老师请教写小说的方法，老师没言，老师没有一个愿告诉我这个无心的浪子，既然莫言，我就无师可学，写一些无人真正能懂的东西，也不遗留人世里。

[1]此段写于第一部在网络连载结束时，当时并无第二部的写作计划。

Part II

第二部

Chapter 43

女鬼推车

黄林回家了，在车站买票，云彩儿去排队了，有个妖艳的时髦女人，在晃来晃去地走动，骚动的心，起伏黄林思觉，突然张开嘴，露出尖利的牙齿，向那女人静静的走过来，口里发出呼呼的声音。

突然，黄林一扑过去，去嘶咬那女人，幸好一个年轻的男子一把推开他，黄林被摔在地上，那女人看见吓得哭叫跑了。黄林疯了，噬血病又犯了，摔在地上，稍微清醒。可是还是瞪着那女人。魔鬼的心灵，在黄林心里澎湃。

那女的吓得直骂："疯子。"

推倒那个男子报了警，黄林也渐渐的清醒过来。自觉失态，不经意地离开。

一会儿，云彩儿买票回来，就和他一起去候车室，被两个警察拦住，盘问了黄林，他对答如流，不像是病人。

云彩儿也在一旁解释好一阵子，警察也看见没有出什么事故，自然就放他们离去。

回家了，他们归家了，归心如箭，故乡，孩子回来了，不慕伤怀的深圳再见了。

黄林看见远方渐离去的深圳，是熟悉，还是惆怅，是迷恋，还是回忆，都一股脑儿地交织，断也断不了，爱却爱不得，如同梨花的爱，爱，却不忍看见她，她看见他发疯的样子，看见他露出幽灵般的牙齿，却又要如嘶咬她，伤害她的手臂，伤害她的心。

想起她在医院她的无私真情的照顾，真的是永远不能忘记，她的一举一言，已经深深的刻在心灵深处。

梨花，还好吗？忘了我吧！那个曾经爱过你，却又不忍你伤心伤害的林林，忘了吧！找个自己爱的人，嫁了吧！

我走了，再也不会回到原来我们曾经相遇的地方，再见了，美丽的凄凉的鬼屋，忘了吧！乌妩！雨，下雨，回家的路，在坎坷中前进，黄林家近了，因为已经进入世外市的范围。

世外市，世外桃源的城市，那里山高高，田青青，水蓝蓝，我的家，朋友们，快来看。

进入一座大山[1]，路，太滑，车子来回颠簸，很是不安全，司机开的心神不宁，仿佛有事发生。

大家都睡了，黄林也睡着了，梦见了一个大山上，看见自己乘的车，有一个女人正在后面推车，自己坐的车，被她推的东倒西歪，顷刻就要滚下山崖，好可怕。

他一声呐喊："我与你何仇，为何要把我推下山崖，摔死山里，为什么，为什么。"

那女人抬起头，原来是一个女鬼，满脸伤疤，流着血般的泪说："你们男人都是负心汉，我和他同心相爱，可是被世道阻拦，我们相约同心跳下山崖，可是我跳下山崖，他却畏惧弃我逃走，让我在这里，做一个伤心的孤魂野鬼，我太孤独，我太孤单。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他看见她满脸的伤，肯定是摔怀的，她还跛着脚，蹒跚前行。可能真的是一个被欺骗的冤魂，就安慰地说："我也是曾经欺骗一个女人，但是我为了她好，我有病，随时可能咬死心爱的女人，所以我骗她，我变心了，她虽然伤心了，但是离开我会更幸福。"

女鬼哭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又说："真的，其实男人也有许多难言之隐，你是不是太孤单，我弹唱一曲《孤单相伴》给你听听，好吗?"他抱着吉它，《孤单相伴》:

孤单相伴

情，太淡，太清淡，
却拥抱着孤单，
你离去，
如同风中寂寞的梨花花瓣，
也是在相思里飘散。
若你无情，
我独自一人寻孤单，
夜太深，
孤单相伴。
一曲长琴，
是谁弹着《广陵散》。
情，太单，太孤单，
风雨夹着心思，

[1]世外市的原型邵阳市位于邵阳盆地，周围一圈都是大山。

烟雨朦朦里飘零梨花花瓣，
痴心再相望心已酸。
若你无情，
我独自一人返。
夜太深，
孤单相伴。
一片相思，
相爱很难恨也难。

女鬼听着幽深委婉的吉他声，渐渐的迷失了，忘了推翻车子，只是默默地听着，好像回忆起过去。

歌声刚停，女鬼渐渐清醒过来，又恢复了鬼魅，过来推车，黄林无奈，大喊："停车，快停车。"

突然间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

黄林醒过来，高叫惊醒了云彩儿，他把梦见事情告诉她，云彩儿惊讶的半信半疑的。

司机临近黄林的卧铺，也听到叫喊："停车"，知道是做梦发梦呓。所以没有没有停车，也听见他们议论。司机也是迷信之人，忙问是怎么回事，黄林把梦里的怪事说了。

司机听得他绘声绘色的描绘，心里有点胆寒，看见一个开阔地，忙停下来休息片刻。

突然另一辆车呼啸而过，一个转弯，突然滑下山崖，轰隆几声，掉了下去，不见了踪影。

黄林和司机看见这一切，惊吓的目瞪口呆，傻了过去，云彩儿看见忙抱住黄林，不敢出声。

三个人清醒过来，司机直喊"险，好可怕，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真的是对了我的梦。"黄林带着沙哑地说。

云彩儿抱着他，说"谢谢你，梦里提醒，救了全车人。"

车里的人都醒来了，听见他们说话，司机把全部事情告诉大家，大家一边哀叹，一边感谢黄林的梦醒提醒，说不定被推下山崖的是自己的车，大家都要丧命。云彩儿听着他们聊天，也偶尔说两句，老头也挺和他们划得来，等待老人下车，也正好是他俩下车的地方，巧得很。

老头家离这不远，老头执意要他俩去他家坐坐，吃点东西，以表谢意。硬是不准他俩走，好情难劝，黄林说："彩儿，我们也饿了，也去大叔家吃点东西。"

不久来到老头家里，一栋普通郊区的民居，老头的老伴看见他们，客气的，也和气。

端来一笼包子，特别的不同，此包子比一般的大些，更奇的是每个包子上扎有五个孔。黄林拿了一个吃，很软，很爽口，是糖包子，也很甜。云彩儿也尝了一个，味道果

然是不错，也说："大叔，你这个包子真的是不一样，比饭店包子还好吃，可以教教我们，我们回家也学着弄来吃。"老头说："可以 a。"云彩儿说："那就教给我啊！"

老头老伴说："等吃好了，我就教给你。"

黄林示意云彩儿不要闹，说："大叔大婶，你别听她闹，我们不过随口说说。"云彩儿吃好了，老伴就带她做包子，边做边说，从配料，揉面粉，做包子，钻孔，一步一个步骤讲解，黄林也很着后面，又和老头聊聊天。

云彩儿也开始有模有样的学，也挺顺手，就是做包子没有老伴那样圆，孔钻得也不太好，她说："大婶，我总学不好这道工序。"

老伴说："你还是初学，已经挺不错的。"

云彩儿看看黄林说："林林，你也学学看。"他推诿几下，她硬拉他坐下来学。

黄林也得学做一下，由于他在一旁听得仔细，做起来打跌眼镜，竟然做的顺风顺水，和老师做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引起云彩儿在一边欢喜雀跃，老头和老伴，也很称赞，老头见黄林做的好，语重心长地说："这套工序，现在很多人都不学了，我的儿女都在外面，已经不再学的可能，唉，一道民间工艺就要失传，林林，希望你能学会，传下去，也不枉我的心意。"

黄林也是随情的安慰说："谢谢大叔，看得起我，我一定好好学会。"其实心里不过是安慰大叔大婶，又有几个年青人卖包子呢？又和大叔大婶，客气地说了一会儿话，就和云彩儿告辞回家了。

Chapter 44

梨花寻找

梨花，望着窗外，思念着他，那个绝情的他，他为什么要离开变心，为什么？他平常不是这样的绝情人，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林林，你怎么啦？

可是她想起他，有点反常，是不是有苦衷？

突然听见有人送快递的来了，奇怪，自己没有买东西啊，怎么会有快递呢？

可是还是下楼，看看，有人问："你是唐梨花吗？"

"是阿！"梨花说。

"有你的一份快递，签个名字。"那人说，梨花签名取走快递。

拆开一看，天啦！是一快精细的梨花木木刻，一面刻着一朵梨花，一面可着她的画像，是谁？是谁送给她的，她百思不得其解。

可是有觉得这木刻哪里见过，想了很久，来回渡步。突然看见一只鸟儿飞过，心里一明，是乌乌，是在深圳哪个鬼屋，是，是同林林在那个鬼屋，只有他见过那块连心木，一面刻着乌鸦，一面刻着和她一模一样姐姐乌妩的画像。是林林寄来的，一定是他，他还想着她，舍不得她，才寄给她的，她终于明白林林，一定有苦衷。

林林，你还好吗？梨花想起他，一定要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明不白的分手。

她打定主意，明天就带着这块木雕去找林林。

第二天，梨花背着行囊出发了，她的心忐忑不安，他突然见到她的到来会很开心，惊讶的抱着她吧。还是冷漠地看着她，不予理睬。不，他一定会高兴的，她甜蜜地想着，幻想他的表情，偷偷的自己笑了，如同一朵美丽的梨花。

她只是感觉时间太慢，只想早点看见他，偷偷的瞒着阿瓦和妈妈，她不想她们阻拦，只想快点看到他。

终于来到了深圳，来到林林上班的那个厂，可是，一切都太迟了，车间里没有林林的影子，办公室里也没有，见到雨荷，雨荷只是冷冷的看着她说："你来干吗？林林都走

了，他对你那么好，你竟然爱了别人。”

梨花惊讶地说不出话，她，无言地哭了，唯有眼泪，此时是唯一的倾下。唉！林林，这是为什么？你怎么这么傻。

雨荷依然冷冷地说：“哭，有什么用？林林，为了你治病，一个人街头卖唱卖艺，只是为了多一分钱，给你治病，深夜跑到广州，找你的亲生母亲，在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的时刻，跪在地下，求你的母亲，只是希望能够让你母亲给你输血。……而他得了噬血病，已经不能治愈，主动离开你，只是不想你看见他噬血的样子。”

她哭着说：“林林，我错了，我错怪你了，我早就该明白的，是我的错，你不是那种绝情的人。”

她想起他，他一定为了她受了很多苦，一定还受了很多的委屈，和她的莫名埋怨，对不起，林林，你在哪里？我想看看你！林林，你一定要好好的。

“雨荷，你告诉我，林林去哪里了?”梨花哭着说。

雨荷淡淡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我只知道他和云彩儿回去了。可能会回故乡吧。”雨荷也很叹气，曾经她们一对情敌，现在都变成爱的离索者，一个林林并不爱的女人却伴他去了，为什么？这也许是爱的一种离若吧！到底是什么？又怎么能猜度呢?

梨花知道他走了，一定远远地走了，又何处可寻？林林，你在哪里？默默地孤单的离开，满心的希望，化为满心的失落，她，无力漫漫的碎步，不知道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林林的故乡。

回广州的路，这么长……心这么怅……。对不起，林林。

梨花在车上听着一首伤感的网络情歌《幽灵》，令人想起林林，林林就像一个多情的幽灵。

幽灵

我是一个修炼千年的幽灵，
为了爱情，
孤独的来到人间，
只为遇见多情婆娑的爱人。
在那个花开满园的春天，
一朵美丽的梨花在空中漂零，
我轻轻的接着她，
把她捧在手心。
我爱上她，一朵美丽的梨花，
她就是一直在等待的爱人，

等待梨花渐渐的长大，
她已经忘了我们的情，
谁还记得千年的承诺，
谁还记得厮守三生。
千年之后的我，
是一个白发幽灵，
我那丑陋的脸，
我那渐渐迷失的灵魂。
我爱你，我爱你，
我在这里千年千千等，
等你相信，
我们一千年的爱情。

梨花听着眼泪都流下来了，这是谁做的歌词，好像是专为自己做的，好像是林林的心声，听着听着，陷入深思。看见窗外，是乌云密布，好像是要下大雨了，林林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天突然黑了，她渐渐昏昏沉沉入睡，仿佛看见了林林。

只见林林站在风雨里，流着泪，她走过去，想给他擦擦泪，他突然露出尖利的牙齿，如“阿里山的恶狼”[1]，狠狠地向她扑过来，一口咬住她的手臂，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咬死你，我咬死你。”

梨花只是哭泣，没有说话，她，对不起，林林。

林林在风雨里，渐渐变得很小，幻化一个幽灵，向她狰狞地笑，向天嚎叫。

一会儿，黄林幻化成一片烟花，在风雨里灿烂地开放，渐渐成美丽的烟色，渐渐地消失了。

梨花看见他烟消云散，呼唤着：“林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我在苦苦的寻找你。”

……

梨花醒来，原来是一场恶梦，哪里有林林，不过是窗外天渐渐的亮了，乌云吹散了，一颗红色的太阳无力的抬起头。

[1]暗示阿里郎的传说，但并非指代朝鲜歌曲阿里郎，具体传说见下文。

Chapter 45

传情花

且说黄林带着云彩儿回到世外市稀世县石头镇，石头镇在一群大山的一个出口处，一条小河流过，故乡的河，清清，可惜的是渐渐被世人污染，漂浮着各式脏物。

黄林出去很久了，已经变了样，故乡又修了大桥，他拉着云彩儿的手，在街上走走，买点东西回家，义父义母已经过世了，也得买点东西回去祭奠一下，也要买点吃的东西。

回到家里，山里村，离镇里还有一段路。山里村是在山里，一个群山拥抱着的地方，山清水秀，同样也是山清水穷，一个穷人的地方，那是黄林的家。一个过时的土砖房子，木门开着，轻轻的推开，家里全是穷人的家具，一个餐架（就是碗柜），一个木头老桌子，几根长凳，有几条竹子椅子胡乱摆在堂屋（相当城市的房子的大厅）里。

云彩儿说："林林，你就住在这里啊?"

他点点头说："这里是穷，人很善良，这里是世外市，是世外桃源啊！也许以后，你会喜欢这里，这里人间的净土，林林的故乡，也是林林的归宿，你不喜欢吗?"

云彩儿说："没有，我喜欢，只要是林林的，我都喜欢，我们进去。"

黄林和云彩儿进去，推开间屋[1]的门，有一个柜子之类的木家具，里屋有一个木床，老式的雕花床，林林把行李放在床边，云彩儿也把东西放在那里。

黄林备了点水果，点心糕点，摆在堂屋里，祭奠一下义父义母。

整理一下家里，已经灰尘满地里，擦擦家具，厨具。一个临时家有了。

云彩儿和黄林累了，走出家门，来到一个小山坡，已经是深秋季节，草枯黄一片，他们坐在草地上，菊花已经盛开了，开满了草地之间，嫩黄的，黄灿灿的，带着暗暗的清香。

林林摘满了一手，送给云彩儿，说："送给你，彩儿。"

[1]作者注：相当于卧室吧

彩儿开心的接着，开心的看看林林，痴痴地说："谢谢你，林林。你会永远送菊花给我吗?"

黄林笑了笑，说："可是可以，可是……?" 3

彩儿傻傻地说："为什么可是？林林……你说——?"

黄林淡淡地说："我们这里是世外市，人们常常说这里如同世外桃源，我们这里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听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很穷的书生，他没有姓，只有一个名字叫阿里儿郎，人们都叫他阿里郎，他小时候跟财主放牛，就喜欢财主的美丽的女儿阿秀儿，一直偷偷的暗恋着，因为自己穷，从来没有去表白，只是苦读诗书，怎奈命运不济，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2]

更是财主看不起，阿秀儿也不大搭理他，后来他偷偷的做了一首词，也不知道是贺新郎，什么，很悲催的那种，词名《思菊花》，是这样写的。

思菊花

那一片片的菊花，
开满了田野山垭。
啊，绣着儿时的菊花。[3]
我偷偷的爱上她，
可是她站在美丽的绣房，
在盼望着谁啊，
她把菊花绣给谁啊？
是我吗？
还是她的心中那个情郎吗？
肯定是她情郎吧！
啊，绣着儿时的菊花，
她是不是明天就要出嫁，
嫁给她的情郎，
只有我在菊花的秋天，
等待一个渐渐老去枯黄的爱情童话。

后来那个财主女儿嫁了，阿里儿郎也病了，在那个菊花落去的日子，相思病死，后来这菊花被我们这里的人说成传情花，就是表白爱情的花，如同西方传说的玫瑰花一样，我们这里菊花就是传情花。"

[2]此传说未查到相关资料，可能是作者家乡的传说。

[3]作者注：隐含阿秀儿的名字

云彩儿笑了，红着脸说："你是不是在向我传情，向我表白！"

黄林笑了笑说："是，傻姑娘，你对我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你的。"

云彩儿痴痴地说："好美的传情花，林林，我们就叫它，东方传情花。"

"好，东方传情花，"黄林若有所思地说："我之情，到底该传何人，是错，还是对，菊花，你可知道我枯黄的心，怎么度过这漫漫深秋。"黄林又痴想了，想起梨花，她还好吗？她是不是也和那个财主的女儿一样嫁给她的心上人了，他深深的叹息，秋，秋天的情。

云彩儿看见在叹气，不知道为什么，问："林林，你是不是在为那个故事伤心啊？"

黄林回过神来，看看云彩儿红着脸，如同秋天的夕阳般美，心疼地说："是啊，这个故事后面还有更凄美的。你想不想听？"

云彩儿说："想，说来听听。"

黄林又说："传说，那书生病死前，所做的那首《思菊花》，被山里一只狐狸精听见了，特别的感动，可是她是一只狐狸，而且曾经书生救过天一次，还没有成人形，只能偷偷的爱着书生，就在他的坟墓上栽满了菊花，每当月圆之夜，伴在书生坟前，哀号哭泣。如同一个痴心的女人，守候着自己死去的爱人。……"

云彩儿听到这里，打断说："我也要做那只狐狸，守候着你。"

黄林听了忙说："呸呸，你就要咒我死。"其实心里也挺感动的，云彩儿不就是那只狐狸精一样，痴心不改地守候着生病的他。

他轻轻地挨着她，把她搂着，让她也温暖着，深秋的夕阳，照耀一对深情的恋人。

想回去了，黄林说："彩儿，我们采一些菊花回去泡茶喝，我们这里的野菊花，特别的清香，不信，你闻闻，泡茶特别的清香。"

云彩儿闻了闻黄林送给他的菊花，真的带着淡淡的野香，馨人心里。轻轻的笑笑说："还算可以，挺香的，我们采点回去。"两人采了很多，高兴的回家。

黄林生火，做了饭菜，吃了，他还泡了两杯新摘的菊花茶，递给她一杯，云彩儿喝了一点，有点清新淡淡的香，但是有一点生涩。

她喝了几口，看见黄林津津有味的慢慢的品尝，有点疑惑说："很好喝吗？"

黄林点点头说："我觉得很好喝，而且自制自泡的新菊花，还存有自然的新鲜，清香自然清纯，虽然有一点生涩，但蕴涵大自然的纯朴，是我最喜爱的。"

云彩儿听说得晕乎，又喝了一点，感觉清新，好像有那种味道。

黄林说："品茶，如品人，要慢慢的品尝，入口清香，渐渐有苦涩，而后又是回味无穷，人生也如此，我们带着美好的希望去闯荡人生，难免是苦涩坎坷，但是回头看时，也别有一番滋味。"

云彩儿笑着说："大哲学家，这么深深的理由，我不懂，我洗头发去了！"

说完就去洗头发去了，黄林一个人慢慢地品尝。

Chapter 46

梨花受辱乌鸦相救

且说梨花回到广州已经是很晚了，到家后，心情也不好，她妈妈问她，她也默默地无语。只是洗浴后回房睡觉，想起了林林，坐在床上，看着林林送给她的梨花木雕，看看一边的自己的雕像，又看看那朵梨花，好像滴落血迹，是林林雕刻时滴落的吧！眼泪止不住的簌簌落下，滴落在雕刻的梨花花瓣上。

又看看窗外，一片黑暗，林林，你在哪里？躺在床上，昏沉地睡去。

第二天，阿瓦来看梨花，还送来一束鲜艳的玫瑰花，递给她说："送给你，梨花，希望你如玫瑰花一样漂亮迷人。"梨花看了看，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很平常一样，习惯性地接着，随手放在一边，也没有说谢谢，惊讶的话语。

阿瓦觉得惊讶，梨花自从深圳之行，变得沉默寡言，对他更是冷漠，敬而远之。阿瓦在猜测，梨花一定去深圳见了黄林，一定他她也许相会了，或许他她又旧情复燃了。对阿瓦自然疏远了，他非常地气恼，他死心踏地爱她，挖空心思讨好她，却还是得不到她的心。

他还是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说："梨花，今天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吗?"

梨花看了看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想静一静，如果没有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已经下逐客令。

阿瓦识趣地说："好的，那你好好休息，不打搅你了，我先走了，梨花，来天再来看你。"阿瓦心里极为矛盾，恨，怨，交织在一起，一个黄林，轻而易举的夺走他的梨花的心。他暗恨：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的。

说着看了看梨花，心里尽是邪念，慢慢的走开了。

夜，黑了，家人都出去了，半掩着门，梨花躺在凉席上，半躺着，有点睡意，似谁半睡着。美丽的女神，展示无限青春的美和性感。开着红色的灯，一缕灯火照在她红红的湿润的嘴唇，那么的诱人，美丽的的脸蛋，楚楚动人，令人想像无限。

阿瓦，夜里，有事想来找梨花有点事，推开半掩的门，看见梨花半睡躺着凉席上，在红色的灯火下如此的美，如此的性感，白黄色的格子短裤，衬托出修长的大腿，白嫩如水，润人心里，丰满的胸脯，随呼吸一起起伏，半露的胸口，可以看见深深的……。

此时的阿瓦，心里澎湃起伏，邪念渐生，一个贪婪无耻的想法，他脱了衣服蒙着脸，向悄悄梨花走过去。看见梨花好像睡着了，扑在她身上，在她身上乱摸，用嘴吻着梨花。

梨花突然觉得有人压在自己身上，大吃一惊，叫了一声，被阿瓦捂住。用手推那人，看见是一个蒙面的男人，怎么也叫不出，推不开，任其羞污自己，却无能为力。心里无比忧伤，眼泪流了出来，阿瓦仍然在无耻地扯弄梨花的衣服，尽心地侮辱她。

快要得逞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乌鸦，一口啄在阿瓦后脑勺上，狠狠地啄了一口。阿瓦顿感疼痛，忙松了一只手，去摸伤口。

梨花见松了口上的手，大喊："救命!"本是小区里，自然会有人听见，阿瓦胆怯，又看见那只乌鸦又飞过来啄他，他连忙自救，驱赶乌鸦，又松了一只手，梨花忙推开他，大喊大叫，用衣服遮掩自己，此时，真的惊动小区的人了，听见有人走过来的声音。

阿瓦自知如果还不走，就会暴露，邪心无法得逞，恶狠狠地看看飞翔的乌鸦，恨恨地无奈逃走了。

梨花得救了，心里无比伤心的哭泣，幸好乌鸦相救，看见飞到她身边，在她身边飞舞了一圈，又飞到黄林送给她的那个木雕上，她一直放在身边，乌鸦落在那朵雕刻梨花的那面上，轻轻的啄着梨花花瓣，好像很亲昵地吻着花瓣，很深情的样子，又绕着飞了一圈，喳喳叫几声，就飞到窗外不见了。

邻居有人来了，看见梨花一个人哭泣，看见屋里乱乱的，是有人生事的样子，好像梨花也没有出事。

梨花看见邻居来了，哭泣地说了谢谢，也说了坏人已逃走了，大家看见没事，慰问安抚几句就离开了。

梨花一个人呆在那里，关好了门，一个人哭泣，刚才那人好像认得，又没有注意到是谁。感谢天，有乌鸦相救，自己安然无恙。

梨花又看见黄林送给她的木雕，是不是木雕显灵，引来乌鸦相救，那只乌鸦好像是那只死去的乌乌，难道是乌乌显灵，是，肯定是！她把木雕抱在胸前，深深的抱着。

且说阿瓦没命地逃走，幸好没有人发现，平常人们常常看见他，也不曾在意他。他回到家里，发现不过是一个小伤口而已，头发遮掩，也没有可以发现。口里骂道："好一个可恨的乌鸦，坏了老子的好事。"心里暗暗的恨，也不知道梨花发现他没有？发现就糟了，明天再去看看，探探虚实。

第二天，阿瓦精心打扮一番，装模作样，掩盖伤口，在邻居边询问，也没有听说有事，就放心的去看梨花。

原来梨花也知道丑事，不可外扬，也没有声张。见阿瓦来了，也是平常一样对待，也和他聊聊天。

梨花问："阿瓦，你的老家在哪里？怎么不见你回去？怎么不想家?"

阿瓦笑说："我是湖南省世外市稀世县的，小地名是石头镇山里村的。怎么，你想到那里去玩?"他暗自庆幸没有被发现，心里暗暗得意。

"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你到广州也有几日了，也不见提家想家。"梨花淡淡笑道。

阿瓦也笑笑说："我吗？有你相伴，怎么也不想家。"眼睛偷偷的瞄着梨花，心有不轨。

梨花严肃地说："其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多想了……"说话间，突然飞进来一只乌鸦，见阿瓦就是啄，阿瓦见了，大吃一惊，连忙躲避。

可是乌鸦就是围着阿瓦啄着不放，阿瓦躲避一会儿，捞起一个木凳驱赶乱打，梨花见了，忙喝住，"阿瓦，不要伤害乌鸦。"阿瓦没住手，可是乌鸦就是不躲避，被打到在地上，摔死了。

梨花看着乌鸦摔死在地，心里十分悲伤，上前去捧着乌鸦，乌鸦还是死不闭眼的瞪着阿瓦。阿瓦忙说："对不起，梨花。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它的。"

"乌鸦都被你打死了，还说什么，有什么用?"梨花看着阿瓦那个样子，好像想起什么，这么这一幕，和昨晚那么相似。难道是……难道就是他？难道昨晚就是他。梨花想起乌鸦这么来啄他，肯定是事出有因，难道乌鸦认得他，又来啄他。应该是这样。

想起这一切，又想起自己曾经救他，却换来他这样忘恩负义的报答，心里一横，一个耳光打过去，骂道："阿瓦，你这个畜牲，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给我滚！滚。"

阿瓦见事情败局，已经无法挽回，说："对不起，梨花，我……"

梨花继续骂道："滚，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这个畜牲，滚。"梨花咆哮如雷。

阿瓦忙道歉，退身走出去，自己已经无颜再待在这里，偷偷地走了。

梨花一个人，捧着乌鸦哭了，乌鸦尚且救主，也许自己葬乌鸦，乌鸦感激她，而报恩，而人呢，恩将仇报，白白救了白眼狼。

来到小区一个花丛里，把乌鸦葬了。

Chapter 47

乌鸦复仇

当阿瓦回到宿舍，心里也觉得愧疚，可是错已至此，无法挽回。知道自己一时心里妒忌，又贪慕美色，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梨花原谅自己。

躺在床上翻开复去睡不着，同室的室友陈石，见了他这个样子，听见他睡觉辗转反侧的声音，好奇地问："阿瓦，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阿瓦说："没有什么，只是觉得错了，却怎么不知道如何去解释!"

"那你想办法去挽回错误，求得别人的谅解。"陈石劝道："今天就睡吧！再想办法，不要乱想了。"

"嗯!"阿瓦知道也只能这样了，睡吧!

第二天，阿瓦去上班，心里比较沉重，买了早餐吃，边走边吃，和室友陈石聊天。来到一个大树下，突然飞出来一只乌鸦，就在阿瓦头上撒了一泡屎，喳喳叫几声就飞到大树上，又喳喳的叫。

屎，真他马的臭啊，陈石看了那屎灰白色，有点浆糊似的，臭气难闻。阿瓦知道又是乌鸦来袭，竟然是没有啄他，改为撒屎了，恶心啊，连早餐都扔了。

陈石给他用纸巾擦了擦，又跑到一个水龙头下冲洗一下，总算干净了。阿瓦被乌鸦搞得心里烦恼，无可奈何。也许是昨天杀死了一只乌鸦，乌鸦今天来复仇了，唉，他马的晦气。

来到厂里，被人传开了，众人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阿瓦心里很是尴尬，心里一片阴影。

又是过了一天，阿瓦一个出门去上班，心里担心不会再有乌鸦吧！路过大树下，格外小心，东张西望提防着乌鸦，还好，乌鸦没有飞来，快到厂门口了，突然不知道哪里又飞来一只乌鸦，又是屙了一坨屎，他马的臭，厂里很多人看见乌鸦屙屎，又喳喳叫着飞走了。

大家特别的惊讶，为什么乌鸦这么复仇般偷袭厕屎，难道真的是和这人有怨恨，众人猜测，渐渐讨厌起这个鸟儿都讨厌的阿瓦，阿瓦更是心理受到一片莫名其妙的哀忧。

第三天，阿瓦上班，准备了一根铁棒在手机，和陈石一起上班，两个人左右观察，看见有乌鸦飞来，就用铁棒袭击。还好，一只乌鸦飞过来，阿瓦提起棍子就是一击，把乌鸦吓跑了。

乌鸦吓跑了，这一天平安度过，可是夜里，阿瓦回到宿舍睡觉，乌鸦在窗外，喳喳的叫个不停，如同哭声一样，吵得众人无法睡觉。阿瓦心里一惊，白天乌鸦袭击没有成功，反到在夜里哭叫不停，在夜里更为凄惨烦心。

室友陈石也熬不住了，觉得乌鸦很是烦躁，捡了一块东西，向乌鸦扔去，乌鸦吓着跑了。又平安了一夜。

可是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也不是办法，总得想个办法把乌鸦赶走后，不再来骚扰才好。

陈石和阿瓦请了一天假，找朋友询问，又找到了鸟类专家，专家说："你们肯定是杀死过乌鸦，或者掏过鸟窝，让鸟儿记恨，于是又记住他的样子，这鸟儿灵性，见到他就报复。"

阿瓦说了曾经杀死过一只鸟儿，可是隐去了曾经玷辱梨花的事。

专家又说："我说得没有错吧！果然是杀死过鸟儿，鸟儿也是灵物，知道有仇报仇的。"

陈石忙在一边插嘴说："专家，你得想个法子解决问题。"

专家果然是砖家，慢条斯理地说："这鸟儿是灵物，你得在外躲避几日，或者待在家里莫出门，等时间久了，鸟儿忘记了再出来，或者杀死这只鸟儿，就没有事了。"

阿瓦心里暗暗骂专家，杀死鸟儿完事，自己早就不会这样了。

回来后，阿瓦请假躲避几日，连吃饭都叫快递盒饭，可是夜里鸟儿还是在窗外哭叫，令人心烦，赶都赶不走，陈石火了，借来一把土制的枪具，一枪打死一只乌鸦。以为这样完事了。

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第二天，陈石和阿瓦吃早餐庆祝，不知道哪里飞来两只乌鸦，飞到他们头顶的地上，撒了两泡屎，天啦！一人一泡，真的是气人，陈石更是气愤，自己也杀鸟把鸟儿给惹了。两个人忙逃回宿舍，不该相信专家的话，一事未解决，现在又多一事。鸟儿竟然对陈石也攻击了，阿瓦更是慌了。

后来梨花知道这件事，心里暗暗痛快，知道鸟儿知恩图报，又把事情告诉母亲，母亲也感觉阿瓦不是好东西，路上遇见他，也不再搭理他。

阿瓦又请来和尚施法，也无济于事。

阿瓦无计可施，在宿舍呆呆地想了很久，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得到梨花的原

谅，乌鸦才不会再来烦他的，也许乌鸦和梨花有某种特别的联系，保护着梨花，也会听她的话。

早晨，梨花一个人在散步散心，阿瓦犹豫了很久，陈石又在一边劝说，考虑很久，走到梨花身边，跪倒在地上，非常诚恳地说："梨花，对不起，我不该恩将仇报伤害你。"然后掴了自己两个耳光接着说："梨花，你就原谅我吧！我错了……"

梨花看看阿瓦说话还算诚恳，对自己的伤害也不很大，他也受到应有的惩罚，就淡淡地说："你也知道错了。"

陈石也在一边劝说："梨花姑娘，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阿瓦还是跪在地上，默默地看着梨花，乞求她的谅解。

梨花也心软了，说："好吧，你们以后不要伤害别人，尤其不要伤害鸟儿，它们有灵性，知道吗?"

他俩忙点头称是。

夜里，乌鸦又在陈石宿舍外哭叫，梨花走过来轻轻的呼唤他："乌乌，他们已经知道错了，也受到应有的惩罚，你们就原谅他们吧，你们回去吧！乌乌，我谢谢你。回去吧!"

乌鸦好像听懂了什么，飞到她身边，喳喳叫了几声，就慢慢的飞走了。

梨花看看它们离去，心里感谢乌鸦的相救。

Chapter 48

山里山妹妹

且说黄林带着云彩儿在山里待了一段，也有人羡慕黄林带回来一个漂亮女朋友，云彩儿也是得意。黄林义父家里还有一房堂兄弟，可是人家对他也不怎么好，嫌弃黄林穷。

听说今天是义父的堂弟 50 大寿，自己也送了礼物，表示一点意思。

这一天，特别的热闹，农村里大寿，朋友邻居，亲戚都来送礼，凑热闹，增人气，大家喜欢在一起吃一餐饭，聚一聚，小酒小菜喝上几杯。

女儿女婿更是大大加礼，大放烟花，以为显摆显摆。

黄林在家里忙碌，云彩儿初到贵地，自然觉得新鲜，民俗不同，看看热闹。云彩儿坐在黄林家门前的一个空地里，搬一个凳子，坐在大树下，玩着手机，看看热闹。

世外的民俗，大寿时，大家送钱，把钱折起来，用红纸从中间扎好，放在一个客气一点布袋子里，袋子量半升或一升米放在袋子里，钱放在米上面，用一点米压着，却还露出红纸来，世外的人说：量米，量米，量米加寿[1]，也就是喜气吉祥的意思。

云彩儿对这一切都感兴趣，看看别人三五几个人断断续续，背着袋子，放着鞭炮，亲亲热热地来贺寿。

有人议论着，指点着，说："女儿女婿来了。"云彩儿看见，果然是气派不同，开着吉利轿车，一个胖胖的年青男人推开门，走了出来，开了后车门，出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走了出来，还算漂亮，只是乡里人，黑了一点，手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特别的乖，可爱极了，红里透白的儿童装，扎着两指翘翘的小头发，逗人喜欢。又开了后车尾箱，拿出炮竹，烟花之类，一大把东西。

黄林堂叔家里人忙出来迎接，放的放炮竹，抬的抬东西，好不客气。

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女儿拉着女儿，出来玩，看见云彩儿，乖巧地笑。

[1]可能是邵阳俗语

云彩儿也对小女孩招招手，笑笑，小女孩见了，欢喜的一摇一摆的走过来，要云彩儿抱抱，云彩儿伸手抱起她说："小妹妹，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干嘛啊?"

小女孩嗲嗲地说："我叫紫叶，妈妈带我来给外公贺寿的。"

云彩儿又笑着说："紫叶今年几岁了?"

她好像不明白，看看妈妈，那个女人伸出两个手指，示意她，她反应很快，懂事地说："紫叶今年两岁半了。"那个女人开心地笑了。

云彩儿又笑笑问："紫叶像妈妈多一点，还是像爸爸多一点?"

小女孩看了看妈妈，见妈妈指着她自己，小女还立刻明白，乖巧地说："像妈妈漂亮多一点，阿姨也很漂亮。"妈妈笑了，云彩儿也笑了。

云彩儿说："紫叶嘴巴真甜。阿姨等一会儿去买糖给你吃。"

那个女人见小女孩和云彩儿和睦亲切，就笑笑说："你是哪家的客人，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她把云彩儿当成客人了。

云彩儿也笑笑说："我刚来这里不久，我在朋友家里玩。"

"哦？怪不得不认识。"

突然黄林在屋里喊："云彩儿，你和谁在说话?"

云彩儿接着说："一个你堂叔家的客人，也许你认识，出来看看吧!"

"好啊!"黄林边说边走出来。出来一刹那，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她?脱口而出："山妹妹，是你?"

那个女的也特别惊讶地说："林林，是你!"

他们差点要……好久不见了，三年了。

"还好吧！山妹妹。"

"还好，林林，好久不见。"

"是啊！山妹妹，好久不见，三年了。"

他们说得忘了身边还有云彩儿在身边，她搭讪了："林林，你认识她?"明知故问。

"她是我的堂妹山妹妹，"黄林说，又介绍云彩儿："这是我的朋友云彩儿。"

"你好，山妹妹。"云彩儿客气地说。

"你好，云彩儿，叫我阿山吧!"那个女人说。

小女孩看了看妈妈说："妈妈，她叫云彩阿姨，名字真好听。"

云彩儿说："我们紫叶小妹妹名字也好听。"小女孩从云彩儿身上下来，投入妈妈的怀抱。

山妹妹指着黄林对女儿说："叫林林叔叔。"

小女孩说："林林叔叔。"

那个女人又对黄林说："我的女儿紫叶。"

黄林伸出手来说："紫叶，让叔叔抱抱。"小女孩真乖，就向黄林手里过去，黄林抱着她，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她说："林林叔叔真帅，比爸爸还帅。"

黄林笑笑说："是吗？紫叶嘴巴真甜。"随手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糖说："叔叔，奖励紫叶糖吃。"

山妹妹说："快谢谢叔叔。"

紫叶接了糖说："谢谢叔叔。"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吃饭了。"

山妹妹说："林林，云彩儿，你们都去吃饭吧！"

"好的。"黄林说着，把小女孩递给她，拉着云彩儿吃饭去了。

Chapter 49

重回山里村

山里村，顾名思义：是一个深山的一个村子，黄林在这里虽然生活不久，可是这里有很多回忆，有义父义母的身影，也有和山妹妹快乐的日子，这一切，多美好，可是义父义母去世，留下的一片伤痛。

黄林一个人，默默的来到一个小溪边，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偶尔有小鱼小虾，悠闲游来游去，心思遐迩，一段回忆来到心里。

三年前的一天，他昏迷不醒，被义父义母相救，来到这里。

躺在床上不知道多少天，终于醒过来，多亏义父母的悉心照顾，一日一日康复。有一天，听见有人唱歌的声音，很甜，很美，如同歌星一般歌唱。

这样快乐的歌声相伴很久，自己一天，可以下地了，义父他们出去了，自己偷偷的拄着木棒出来，一步步的挪动。

歌声是隔壁房子一个窗口传来的，他来到窗外，向里面一看，原来是一个清秀的女孩在吊嗓子，唱歌，面前摆有一个条桌，上面有歌本等等。

学得那么专注，认真，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小青只是默默地听着，很甜美，很愉悦。

听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去打搅她，她，不知道啥事，抬头看窗口，见到窗外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偷偷的注视着她。心里一羞，他是谁，这么傻傻地看着她?

黄林见她抬头看见他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只得轻轻的微笑，轻轻地说："对不起，听你唱歌，好甜美，所以来看看。"

她听了，高兴地说："你是谁？怎么不进来听呢？也好给我提点建议。"

黄林见她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热情想邀，乡里人就是善良。

那女孩开了门，黄林无力走进去，轻轻说："我是住在隔壁，义父叫我为黄林。"

那女孩忙挪凳子给他坐下，说："原来是我伯伯救着那个人，我也听说了，因为忙，

没有注意，你好很多了吧！”

黄林点点头，说：“谢谢，我好很多了，也许过几天就痊愈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芳月，你是我伯伯的义子，就是我的堂哥，叫我芳月也可，但是村里都叫我山妹妹，因为小时候特别淘气，爱爬山，捉鸟。”山妹妹快乐地说。

黄林也笑笑说：“入乡随俗，那我还是叫你山妹妹。”

“好。”山妹妹说。

两人聊聊，黄林也给她偶尔提点意见，她也蛮听的，时候不早了，他要回去休息了。

第二天，黄林没有听到那甜美的歌声，一个人站在窗前，遥遥远望。

世外的山村，远远都是山，山脉相连，绵绵不绝。山峦依依相伴，亲亲面对，好像多情山。

他心里虽然不怎么清醒，总是有一个善良的女孩在山外，默默地思念，可总记不清楚了。

远远的山，是否知晓，那青青葱葱的杉树，是乎知道，在那里等了多少年。秋来了，草欲枯，是否有谁在相思处。

田野，辛勤的农人，早收割了稻子，稻蔸又发新叶，青青点缀田野，是谁家阿叔的小牛，在田野自由奔跑，时东时西，开心游戏，多像小时候的自己，可是自己记不清楚了。

雨，一点点的雨，堕落，打湿片片树叶，点湿田野，雨，越来越大，是谁还在雨里，是谁？黄林心里一片凄凉，心里也是下着细雨，是谁是浪子？是谁在雨心里流浪，是不是雨心浪子？是谁知道他的心。

雨，伤心的秋雨，他的病，如秋天的雨，何时休，又怎么愈合？

黄林不忍再看下去，徒生伤感。回到屋里，躺在床上，已经乱七八糟的病床，只有他的汗臭和药水的味道杂和在一起，已经习惯了。

渐渐陷入梦里，看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山边，莫名其妙的走，山上的梨树开花了，美丽的片片飘落，落满草地。

突然间，漫天大风，花落满地，树上花儿没有了，只看见一个个梨子露出来，渐渐长大，顷刻长成黄澄澄的梨子。

又是一阵风儿，梨树摇曳，满树的梨子，纷纷落下。

黄林想去捡梨子，走过去时，有几个人在梨子，都捡了，偷偷的走了，他一个人呆在那里，一个梨子也没有捡到。

他在那里，伤心，为什么梨花结果，却没有一个果实属于自己？为什么？为什么？

他跪在地上，伤心捶打着自己……为什么……

“给你！”一个美丽的女声，他抬起头，看见一个天使般的玉人，玉手递给他一个硕大的梨子，她微笑的看着他。

他接了，笑了，尝尝，很甜，甜在心里。

她笑了，说："我是梨花，梨子好吃吧！"

"好吃，梨花。"他笑笑，却看看她渐渐模糊，消失，不见了。

"梨花，梨花，你在哪里?"他大声叫喊，醒来却是一场梦。

"黄林，你在干嘛？我来看啦！"原来是山妹妹，说着走了进来，手挎着一个秀气花边竹篮，里面有一些枣子，青里带着一点黄色，好像是熟了。

她把篮子递到他身边说："黄林，你看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山里的野枣子，我亲自采的，而且我都洗干净了，可以吃的。"

他笑了笑说："谢谢你，山妹妹，今天没有听见你练歌，原来是去山里采枣子吃去了。"他拿了几个，吃一口，甜甜的，带着一种说不出野生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她看见他吃了一个，脸上表情淡淡带着一点笑容，知道肯定是觉得甜了。心里也开心了："黄林，好吃吧！这枣子，可营养了，在山里的石头缝里生长的，纯天然，好东西，人们都叫这枣子叫仙人枣，吃了身体健康，我也祝福身体早点好起来。"

山里妹妹好真诚一个人，直爽令人可亲，黄林多吃了几颗，说："山妹妹，等我身体好了，我也和你一起去摘枣子。"

山妹妹看见床头有一个盛水果用过的纸盒子，就里面的杂物倒到外面去，把篮子里的枣子倒到里面。

"可以，等你好了，带你去，山里有好多好吃的野果，好看的野花。"山妹妹说："还有野鸡什么的，山里野味很好吃的。黄林，我回家去吃饭了。"

"山妹妹，以后叫我林林吧！要不，在我家吃饭，你伯伯现在肯定是回来了，在厨房做饭。"黄林说。

此时厨房果然听到声音，义父黄还春正在做饭。

"不了，我还要回去给父母做饭，以后来吃吧！林林，再见。"山妹妹边说边走了出去。

以后，有时候听听山妹妹练练歌，她是镇里一个歌舞团的一个候补歌手；有时候她采一些野果之类的东西给他吃。心情舒畅了，身体自然好得快。

Chapter 50

梦里

黄林又做梦了，梦里见到自己在一个荒野里，踽踽独步，一只美丽的鸟儿，飞过，却飞入群山之峦，不见了，自己去寻觅，却看见一条小河横亘在那里。

他不会游泳，河水湍急，怎么才能度过？看见对岸好像有义父义母的影子，在向他招手，说："孩子，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他急了，说："义父，义母，等等我。"

突然间，有许多恶鬼毒叉，拖着义父义母而去。他只哭喊，却又是无可奈何。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太阳高挂着，却不怎么热，吹着凉凉习风。

山妹妹挎着篮子，带着黄林，有说有笑的去采枣子，被农人看了，也是艳羡，好一对金童玉女。

走过田野，跨过小河，来到一个山里，上山在一个半山腰，有一片凹出的石地，好几亩大，上面有一些杂树，刺树之类，其中也有枣子树，桃树等野果树。

黄林见了，很是欢喜，高声的叫喊："石山，我来了，我来摘枣子了。"声音洪亮，遒劲，响彻山里，还激荡起点点回音。身体好了，就是好，可以爬山涉水，可以在山里高喊，不怕惊动天上人。

山妹妹见黄林开心，也是开心，也高声叫喊："大山，我和林林来了，来采枣儿了。"声音清脆甜美，响彻山林，余音回荡。

两人手拉手，一对年轻男女，早不避嫌疑，快乐走上石山，爬到凹出的石地，来到一个大枣子树下.

枣树上布满了枣子，都很小的大手指般大小，青青的，有的熟了，泛一点黄色。

山妹妹把篮子递给黄林说："林林，你病刚好，你在下面捡，我上去摘。"说完，挽起衣袖，裤脚，利索的几下就攀缘上去。黄林把篮子递给她，她在上面采摘枣子，尽选熟的采摘。扔到地上几个大的给他，他捡起来尝尝，比起以前的更好吃，更甜，更脆，熟了。

黄林坐在树下看她，山妹妹手脚娴熟，如同一只快乐猴儿一般，自由快乐。自己就坐在快乐看看她，坐享其成的等待她的赏赐。

这样的山，真美，幽静静的，偶然有点习习凉风，很惬意凉透心，无心的鸟儿，飞过山林，惊起片片树叶，声音吹破山林的平静。

山妹妹满满采了很多，累了，便下来了，坐在石头上休息。黄林带了根毛巾，送给她。

她擦擦脸，递给黄林，说："谢谢你。"他们背靠背，坐着休息，吃着枣子，何其开心，"不羡鸳鸯不羡仙，只好开心在人间"。

回家了，一路上开心走着，在一个小河边，有一个水沟，已经干涸了，听见有一只狗在狂叫，黄林顺声而寻，原来是一只小狗掉到里面，爬不上了，无助的，在一个劲的狂吠。

黄林很怜悯它，走下去，是一只黑色背带麻色腹部的小狗，它看见黄林走过来，也对他狂吠，一点不友好，他走近，双手抱着它，它还是汪汪乱叫。

黄林把它抱出来，放到小路上，希望能够自己走回去，不知道是谁家的小狗，也不好意思自己捉回去。

小狗不听话地从另一条路走了，黄林继续往回走，走了一会儿，突然见那只小狗又走了回来，跟着他们来了。

山妹妹说："这小狗肯定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又跟着我们来了，林林，我们就喂养它好了。"山妹妹逗逗小狗，它很乖巧地跟着。

黄林也笑了说："我们带它回去。"于是把这只小狗带了回去。

黄林做了窝，一个个小小的茅草窝，在屋檐下的一个角落里。

山妹妹吃饭了，也常来喂一点饭菜，一只可爱的狗狗，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

黄林回忆到这里，多美好的回忆，和山妹妹在一起开心的日子，想想现在身边的云彩儿，也是一个快乐天真的率直的女孩，谢谢她这段时间相伴，度过生命艰难时光。

山妹妹也在窗外远望，回忆三年前的黄林，是一个英俊开朗的男孩，一起快乐相伴的日子，偷偷笑了，却很苦涩地笑。

回忆仿佛在昨天，依依在目。

三年前有一天，山妹妹清晨来看黄林，开心的神秘地说："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黄林惊讶的问："什么消息?"

山妹妹把一张票在他面前晃一晃，又藏在背后，说："猜猜是什么?"

黄林没看清楚，摇摇头说："猜不到。"

山妹妹说："一点也没有趣，林林，你猜猜吗?"

"一个美丽的图片，要送给我?"

“不是，你还猜猜?”

“是一张钱。”

“不是，怎么越猜越笨。”

“我真的猜不到，山妹妹。”黄林告饶地说。

她把那张票放到他眼前，原来是今天镇里电影院的一张歌舞票，今天就是她所在歌舞团要表演，团里送一张票给她，她没有给父母，悄悄送给他，要他去看她表演。

黄林说：“为什么不给你弟弟呢?”

“他上学没空。”山妹妹其实是借口，是希望他去。

“那你父母呢?”黄林还是推诿。

山妹妹生气了，说：“你，不去，就扔了。”生气扔在地上，他只好捡起来。

山妹妹生气的快走了，黄林说：“我去，待我收拾一下去。”

山妹妹笑了说：“我在村口等你，今天有人开拖拉机去。”

“好，我就来。”黄林说完，打扮一番，穿戴整齐出发了。

坐在拖拉机上，一路上颠颠簸簸，摇摇晃晃的，但是山妹妹有说有笑。

她说，今天她有一个节目，就是和她们歌舞团的主唱，合唱一首《知心爱人》，是她最开心的，主唱是男的，她是他的粉丝，他唱得可好听了，如同电视里唱得一模无二，而且他还会弹吉他，边唱边弹。

黄林听了不以为然，说：“弹吉他我也会，《知心爱人》，我也会唱。”

山妹妹很鄙视地说：“才不信呢！你唱几句听听，从来没有听见你唱歌。”

黄林笑说：“天天听你唱这首歌，我不会才怪呢？我听都听熟了。”

山妹妹这才明白，也是有道理的，这一首歌自己练了好几天，黄林在一边听，也听会了，也是很有可能的，说：“原来是你听我唱会的，我信了，可是吉他，你咋会的?”

黄林又笑道：“初中的时候，我跟同学学的，后来长大自己又买了吉他，自然会了。”

山妹妹仔细看着黄林，从头到脚看一遍，好像想看清什么似的？疑惑地说：“你不会吹牛吧!”

黄林看她那么认真的样子，逗她说：“你的偶像可能还没有我弹得好🅕。呵呵，”又顺手抹抹头发，故意装酷，一本正经说：“也许还没有我这么帅🅕。”

山妹妹看了，也笑了说：“你又在自我陶醉了，林林哥，你好帅🅕。”笑着捶打着黄林的肩膀。

两人笑嘻嘻的，闹成一块。

Chapter 51

梦外

何时是梦里，
何时是梦外？
梦外还在爱，
为什么是梦外。
若是有情时，
爱情永远在。
若无久长时，
花儿也不开，
但愿能寻来，
那时我的爱。

这是谁唱过的情歌，如此的乡村，也有如此美的山歌，真的不错。

摇摇摆摆到了镇里，山妹妹带着黄林直奔电影院，安排黄林坐下，自己就去歌舞团报到准备去了。

节目还算过得去，也引得众人鼓掌的，偶然也有人发几句不满牢骚话的。

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和山妹妹联合表演的男主唱意外来不了了，怎么办，急得山妹妹团团转，歌舞团团长把节目一推在推，还是没有来，团长也没有主意，不知道怎么才好。

此时山妹妹突然想起黄林，曾经吹牛会唱会弹吉他，病急乱投医，就对团长说："团长，我的一个朋友会弹吉他，又和我在一起练习过《知心爱人》[1]这首歌，现在他正在台下听歌，是否请他来和我配合，应付一下，你看可以吗?"

[1]《知心爱人》是由付笛声、甲丁共同作词，付笛声作曲，任静、付笛声共同演唱的歌曲，并非由本书作者创作

团长直摇头说："那个章亮可是主唱，可不是一般的，要是唱砸了怎么办，你负得起吗?"

山妹妹听了，也是麻烦，但还是硬起心说："可是我们去哪里找章亮？不如找我朋友将就一下，再说，如果他唱得不好，我叫少唱几句，或者叫他唱几句配合一下，敷衍过去。"

团长想了想，考虑一会儿，无奈地说："今天，莫得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了，你去叫他来，吩咐他几句，叫他准备。"

山妹妹听了，忙下台拉着黄林上了后台，跟他说明意思，黄林明白后说："这可不行，我又没有和你唱过，唱砸了怎么办?"

山妹妹焦急说："林林，别婆婆妈妈的了，快时间到了，你准备一下。"团长早准备了吉他递给黄林，又吩咐他几句。

山妹妹就拉着他上了台，他无奈也只得立刻进入角色。背着吉他，站在一个话筒前，山妹妹站在前面。

山妹妹向众人点头致意后，手握话筒轻轻唱起：

让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
才发现什么是缘。
你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知心爱人！

山妹妹深情专注地唱完，回头看看黄林，希望他能够接着她，好好的唱下去，不要砸了场。心里暗暗的念叨：林林，千万不要出乱子，勉强一下就好了。

可是黄林幽然站着，眼睛迷离，好像在深思什么，一直没有出声，山妹妹心里急砸了，却又不能怎么样，愣住了。

观众也眼巴巴看着林林，在等待他唱，黄林轻轻的弹起吉他，想起死去的知心的爱人乌妩，已经阴阳两隔，眼泪一滴滴落下来，忘情的唱着：

把你的情，
记在心里，
直到永远。

漫漫长路，
拥有不变的心，
在风起的时候，
让你感受什么是暖。
一生之中最难得，
有一个知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黄林眼泪点滴落，声音沙哑，忘情的演唱，这些日子，对乌妩的思念，一一压在心里，却无处放泄，今日，一曲情歌，唱出自己心里那份牵绊，止不住是心在遥遥飘扬，泪在尽情的滴滴。他的心完全溶入歌声里。

底下的观众听了，响起雷鸣的掌声，大家连声叫好。山妹妹原来是担心，听见黄林唱起来，感觉到不错，当看见他忘情的演唱，眼泪都滴落下来，心里也感叹，他越唱越好，几乎跟原唱一模一样，心里又是欢喜，后台的演员们也是很惊讶，团长更是大出意外，想不到这个黄林

山妹妹开始听见黄林唱着还可以，后来黄林忘情的越唱越感人，如同原唱一般。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山妹妹接着唱，

两人合唱：我们彼此都保护好，

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山妹妹又开唱：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爱不再徘徊。黄林接着唱。

于是两人合唱：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唱完一段，又是一片掌声。

唱得真的很好。

两人唱完，一片掌声，山妹妹和黄林见完美收场，挥手向大家致意，正想下去。

主持人上来打圆场，有观众大声叫："叫那男演唱在唱一首。"于是有人起哄，要求黄林再唱一首。

说实在花，黄林的确唱得很好，才引起共鸣，主持人知道黄林不过是临时救场的，也不可能过份勉强，只能说："可以，本来是我们的男主唱只有这一个节目，就要去休息，我们和他商量一下，再唱一首。"

"再唱一首。"大家仍然起哄要求。

迫于无奈，山妹妹在黄林耳边说了一会儿话，山妹妹走了下去，黄林客气的走上来，说："谢谢大家的厚爱，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谢谢。"

黄林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礼貌地说：“我现在为大家演唱一首情歌《飞云》，我自编自曲的，唱得不好，希望大家谅解。”

黄林轻轻弹起忧伤的吉他，唱着：

我是天边一朵远方飘来的白云，
那是我，我要去旅行。
在那山峦之间，
看见修练千年白狐精
为什么我会爱上她，
天地隔离我们的爱情，
飞云，飞云，我是一朵飞云，
怎么啦？怎么啦，却爱上一只美丽白狐精。
白狐，白狐，我该怎么对你说，
我该怎么表明我的心？
飞云，我是天边孤独的飞云，
来到爱人修练的山顶，
爱人，啊爱人，
你可知道你在修练一千年，
我就在这里一千年苦等。
可是身累了化为云烟，
泪尽了如雨淋。
等待来生吧，
我愿在人间化身一个翩翩书生，
你是否愿意变成美丽的小姐，
一起相遇牡丹亭。
此后爱不在孤独，
真心不在飘零，
我们在鹊桥，
相守一生。

Chapter 52

赏月

黄林唱完，又是一番掌声，此时的山妹妹早已把黄林当成心中的新偶像，痴迷的看着他，听着他唱歌。所有的演员也惊讶了，团长也错得了一个好临时演员。

黄林礼貌的鞠躬，说："谢谢大家。"此时主持人也见黄林不仅唱得好，而且礼貌待人，一点不怯场，表现荦荦大方。于是趁势说："大家说，可以吧！要不要再来一首?"

观众又是起哄，喊："再来一首。"黄林此时已经习惯这个舞台，也就笑说："好，再来一首《小芳》[1]吧！希望大家喜欢。"

黄林边弹边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山妹妹听了，脸红了，她也叫芳月，也叫小芳，心儿也醉了，好像自己是歌里的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鞭子粗又长……
……
在回城那个晚上，
……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

黄林唱完，一片掌声，礼貌地致谢，鞠躬离去。

演出成功结束，团长给黄林很高的评价，邀请他入团，并且付给黄林一天的工资，山妹妹代他收了。

[1]《小芳》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并非由本书作者创作

黄林只说身体刚复原，等一段时间再说。散了，就和山妹妹一起回去，一路上有说有笑，山妹妹更是崇敬他，奉作偶像。

演出中也有村里人在看的，于是很快传开了，山里来了一个年轻的歌手。

黄林回到家里，已经下午五点多了，身体有点泛力，头痛不舒服，义父黄回春给他检查了一下，有点感冒发热，给他服了一点药，叫他以后多休息，少劳作。

山妹妹在一旁也很担心，听伯伯说没有什么大碍，休息几日就好了，才放心回去。

回到家里，被母亲一阵数落："一个疯丫头，没来头的和一个病拐子[2]在一起发疯，也不知道几岁，该嫁人哩！"

山妹妹一阵不悦，顶嘴说："不嫁，就不嫁。"

父亲也在一边说："也要有一个大小了，芳月，唉，就是不听话，你跟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少来往，免得别人闲话。"

山妹妹听父亲也反对，气不打一声的回房里去了，默默地生闷气，自己心里有了他，可是父母为什么就不喜欢他。

也许这就是命！山妹妹从回忆中醒来，自己已经嫁人了，还想过去干嘛?

黄林夜里，突然失眠，睡不着，半夜里，偷偷的起来，看见窗外一片白，如是霜染一样，推开门，外面一片清晰可见，月华照大地。

他抬起头，看见月亮挂在空中，月亮又圆了，圆圆的如盘，白白的，中间有连连的灰影，有人说是吴刚在伐桂，也说是嫦娥在望情。

月亮边上有很多的白云，颜色比月亮淡些，月亮在云里慢慢地移行。还有灰暗的蓝天，在期间。

月亮越来越亮了，白云渐渐腿去，蓝天模糊不清了，渐渐蓝天变化灰黑的天，白云也变成鹅毛云，也渐渐消失了，留下的是灰暗的天。

没有星星，月亮也是这么明媚，如同心里的梨花一样皎洁，新鲜。远处的天还可以看见云，和天，却非常的灰白了。

人间也很美，月亮照着树木，可以看见水墨似的树叶树枝的影子，房屋也可以看见清晰的轮廓，照在大地，可以叫黑灰地，和白色的石头，黄林坐在白石头上，欣赏这一切美景。

世界这一刻是否停止，只听见虫子在静静的鸣啼，深秋的田野，看见灰白的田陇，有钱的人家里，亮着耀眼的灯光。

不知道什么时候，云彩儿也醒来了，依在他身边，默默地陪他赏月。

黄林看见了云彩，向她挪进，让她靠着自己，说："云彩儿，冷吗?"

她靠着他，心里很暖，轻轻地说："不冷。"

---

[2]作者注：湖南方言，对病人的蔑称。

她看见天空月亮身边又出现一片云彩，好像自己一样的名字，可是又一会儿消失了。

她触景生情地说："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好像天上的云彩伴月，却又突然默默消失，若现若离。"

黄林笑着轻声地说："傻丫头，我会的。你看，云彩又出来了。"

突然间，一声乌鸦的叫声掠过，黄林又想起了乌妩，自己心里一痛。乌鸦的声音有规律的断断续续的从远处传来。

云彩儿看见一只萤火虫飞来，开心地说："萤火虫。"秋天的萤火虫，孤独的，一只，寂寞的，一只，没有伴，只见自己的飞舞寒秋。

月光更皎洁了，天透着灰色的黄晕，月亮旁边的云彩，也白了，黄晕了，云彩散变成片片鹅毛组成的云彩，好美的月色。

天，透着寒冷，云彩儿轻轻的颤抖一下，黄林渐渐搂着她，她轻声咳了一下。

黄林关心地说："天冷了，我们回去吧！"

"嗯！"云彩儿站起来，黄林也站起来，手拉手回去。

月光更皎洁了，天透着灰色的黄晕，月亮旁边的云彩，也白了，黄晕了，云彩散变成片片鹅毛组成的云彩，好美的月色。

天，透着寒冷，云彩儿轻轻的颤抖一下，黄林渐渐搂着她，她轻声咳了一下。

黄林关心地说："天冷了，我们回去吧！"

"嗯！"云彩儿站起来，黄林也站起来，手拉手回去。

黄林买了肉，用辣椒，蒜，熬野生的蘑菇，煮了一锅汤。

揭开锅，香气四溢扑鼻而来，他用碗先盛一碗，尝尝很香甜，递给云彩儿喝。

云彩儿，一尝，很是好喝，味道不错。喝了一碗，又要一碗，正好是山妹妹打电话来说有事，就出去了。

回来时云彩儿倒在地上，捂着肚子喊痛，原来是蘑菇中毒，忙抱起云彩儿到了镇里医院，打针吊水。

黄林心里十分愧疚，原来是想采点蘑菇慰劳一下云彩儿，没料竟然伤害她，一个人守候在他身边，没日没夜的悉心照顾着，生怕她有闪失，心里将是莫大的遗憾。上天保佑，她没事，她看见他愧疚的样子，和一心一意的照顾，反而心里开心，安慰他说："林林，没事，只怪我贪吃，多吃了一碗。"

他握着她的手，说："彩儿，不怪你，只怪我大意，采了有毒的蘑菇，才害了你。"

她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是她的影子，和对她的担心，她知道他心里另有所爱，她还是对他好，只要他能对她有一点担心也就够了。

"林林，我饿了，剥个香蕉给我吃。"她感觉饿了，想吃东西。

"好，彩儿。"他摘了床头篮子里的一根香蕉，香蕉是山妹妹买来送来看云彩儿的，剥

了，彩儿想伸手来接，他说：“你不要动，我喂你吃。”

Chapter 53

巧遇弟弟

他喂到她嘴边，她乖巧的张开嘴，看着他的手，心里十分感动。

她一口口的慢慢吃着，他也慢慢的喂着她。吃完后，他说："彩儿，还想吃点什么?"

她看着他说："我想想看，"突然想起什么，说："我要吃桔子。"

他听了，说："好，我去买。"他知道她是知道自己都没有太多钱，回家又用了一些，治病又用了一些，手头肯定是更加拮据了。所以只求买本地的桔子特产，自然便宜一点，好有心的姑娘。

此时正好是山妹妹来看云彩儿，看见他们亲亲地说话，也是甜蜜相怜，心里莫名其妙的茫然，悄悄的躲在一边，不出声。

待黄林起身去买桔子，才装着刚来，走进去，问候一下云彩儿。

看见山妹妹来了，黄林说："山妹妹，你帮我看看云彩儿，我去买点桔子。"

山妹妹点头说："好的，你去吧！我陪云彩儿说说闲话，你放心去吧!"

黄林出去了，找桔子去了。桔子，湖南的特产，尤其以石门县[1]，和世外市的稀世县最为有名，可惜的是市外桔子，不务管理，又农民不知道怎么栽培，来不及推广，后来名声渐渐消失，市外柑桔的名字渐渐不知名，小时候，市外柑桔何等有名，出畅各地，甚为有名，什么世外柑子罐头，好吃，可惜被世外的功利官员所糟蹋了，只留下幼年的回忆。

但是还是有不少游客来稀世县石头镇来买桔子，因为石头镇的桔子都是石山黄土里上长的，特别的甜，特别的纯，纯天然。

黄林径直去石头镇老街，那是一个古老的街道，还有很多木房子，土砖房，土坯房，是历史留下的美丽足迹。

有很多老农挑箩揣担的来这里卖桔子，尤其是现在，早熟桔子应该上市了。

[1]石门县，属于湖南省常德市，产石门柑橘。

果然不错，有许多卖桔子的，黄林瞅见一个老实的老汉，上前购买，看见他的桔子一般大，却很是大小整齐，颜色也很新鲜。说："大叔，多少钱一斤！"

大叔看见他问价说："一元一斤"

"给我卖 10 斤。"黄林说完，待要捡十斤称。

"对不起，我已经全部卖了。只是卖家说有点事去了，还没有来。"老汉抱歉地说。

"哦，多久了?"黄林问。

"大约两个小时吧。"老汉说。

"什么？两个小时，他们给了定钱吗?"黄林又问。

"没有。"老汉答道，天啦，没有给定钱，却守着等待卖主两个小时，真的有信，有信的老汉。

黄林很感动地说："大叔，如果那个卖家，不来买了，我就买下你的桔子。"老汉看看他，很是诚恳地向他致意。

黄林也坐在一边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

过了半个小时，突然间匆匆忙忙来了两个男人，就和老汉说："我来迟了，对不起。多少钱?"

"250 元，先生，可是这个先生也要 10 斤，你就给 240 元吧！我打算卖 10 斤给他。"老汉说完，指了指黄林，黄林抬起头来，惊讶得说不出话，是他，林晓森，他曾经的真正堂弟。

此时林晓森也看见了黄林（应该说是林霖），惊讶地说："鬼，鬼，鬼！你是鬼!"

林晓森倒退几步，不敢看黄林，连忙躲到另一个人后面。

黄林渐渐清醒，说："晓森，我记得你了，你就是我的堂弟林晓森。我原来是叫林霖，所以手臂上刻着林字，双木林字。"

"是啊！你就是林霖，你终于记得了。"林晓森松开手，欢喜地说："这三年了，想念你好苦，你坠江后，死不见尸，生不见人，让我们苦苦寻找，却总是没有结果，以为你被鱼吃了，被水冲散了，沉入深潭里，消失了。今日还得以见到你，好高兴，爸爸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林霖，和我回家。"

黄林（准确地说林霖）也想回家，可是还要等待云彩儿好了再说，于是把云彩儿的事跟他说了。于是林晓森付了钱给老汉，老汉奇了，偏偏只收 240 元，其余十斤送给林霖。

于是林霖，林晓森，曾元三个人带着 10 斤桔子一起去看云彩儿，山妹妹还在，大家把事情说了，都奇怪了，想不到黄林竟然找到自己的兄弟了，也就是找到家了，可以回忆过去，可以回到过去，可以回到原来的自己。

"恭喜你，林霖，欢迎你找回自己，真的太好了。"云彩儿开心地说："等我病好了，

就陪你回去。”

“好的，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到桃源镇。”林晓森笑笑说。

曾元也笑着说：“我们偶然来稀世县石头镇买桔子，竟然会遇到这等奇事。也是不枉此行。”

林晓森先打发朋友曾元到家去报喜，告诉父母，堂哥找到了，也让他们开心，自己留在这里，一起陪黄林。

两天后，云彩儿也好了，黄林收拾东西，向山妹妹的父母告别，他们本来是不大喜欢他的，也懒懒装着送行。

来到医院，给云彩儿办了手续出院，此时山妹妹夫妻和紫叶也来送行。

紫叶走过来，看看黄林，和云彩儿说：“彩儿阿姨，林林叔叔，以后一定要来这里看我，好吗?”

黄林抱起她，云彩儿摸摸她的脸亲切地说：“叔叔，阿姨，一定会来看紫叶的，紫叶乖。”

紫叶看着黄林说：“林林叔叔，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

“什么礼物啊？紫叶。”黄林装傻说，“可以给叔叔看看啊!”

紫叶也卖关子，卖萌地说：“不告诉你。”引起大家笑起来，山妹妹更是笑看自己的萌达达的女儿。

“哦，为什么啊?”黄林笑着说，云彩儿也笑说：“紫叶，告诉告诉阿姨，好吗?”

“更不行了，妈妈说了，这是林林叔叔的礼物，林林叔叔，等一会儿就知道的。”紫叶萌萌地说。

Chapter 54

狗狗漆漆

“你看，它来了！”紫叶指着后面，大家看去，却是一只狗狗，奔跑而来，大家都奇怪，怎么送一只陌生长大的狗狗，只有黄林回头看时，觉得样子那么熟悉。

原来是黄林曾经救过的小狗，后来他离去，无人照顾，山妹妹就牵它到镇里夫家，一直饲养至今。

狗狗看见黄林跑了过去，不停的摇摇尾巴，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然后依靠在他身边，看着黄林，一动不动。

黄林把紫叶放下来，她乖乖到她妈妈那里去了。他伏下身子，用手摸摸这只狗儿头，它已经长大了。毛毛更浓了，黑色的背，白色的肚皮，汪汪的眼睛看着他。很是亲切，再次相见，黄林也是心痛。

“谢谢你，山妹妹，这么多年照顾漆漆，我都忘了，以为漆漆已经死了。”黄林惭愧地说。

山妹妹说：“你走了，漆漆无人照顾，它也是我们在路过捡回来的，我也有责任照顾它，你回来了，你是它的主人，你带它走吧！”

黄林说：“不，还是跟你这个主人吧！我到处漂泊，也没有一个定处，它跟着我，也许会饿死的，还是跟着你，好好的养它，我也常来看看它就够了。”

林晓森也笑说：“山妹妹，还是你养着吧！”

章亮也和这狗狗生活两三年，也有了感情，本想黄林之物，物归原主也是可以的，见黄林生活拮据，住无定处。一个狗狗跟着，也不是办法，见他推辞，就顺势说：“山妹妹，林林说得有道理，我们暂且收留着，等他安定了，再把狗狗送给他。”山妹妹也点了点头。

黄林轻轻的再次摸摸狗狗，看看它，说：“你跟着你的女主人吧！我有空再来看你，好吗?”它好像懂得样子，却轻轻的舔舔他的手，很是舍不得。

黄林拍拍狗狗说：“漆漆，你回去吧！我要走了，漆漆。”狗狗听话站了起来，听话

的走到山妹妹身边，转身看看黄林，汪汪的叫了起来。好像是告别的声音，又是依依不舍的声音。

黄林也站起来，和云彩儿，林晓森慢慢转身离去，去车站坐车。

“林林叔叔，我们在这等你!”紫叶天真地说，也是山妹妹过去的心里话，一直隐藏到明天。

黄林也回头说：“我会来看你们的。”突然看见狗狗飞似的狂奔过来，他的心，都忧伤尽了，此路难道是离别。

黄林轻轻的唱起：

惜别

朋友，朋友，我的朋友，
明天，明天，明天就要分手。
快乐的日子，花儿还落在窗口。
开心的笑容，笑声还挂在枝头。
快乐的小溪，静静的潺潺远流。
我家的门前，那只可爱的狗狗。
是不是没有了主人，在那孤独无助的等候。
飘落远处的主人，是不是也流浪在街头，
午夜的月亮，也是这样的忧愁，
如同没有对岸荡漾的扁舟，何时归来兮，归来的时候，
归来的时候，请不要再远走。
朋友，朋友，我的朋友，
今天，今天，今天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亲爱的阿妹，离别了，说好了不要泪流，
亲爱的阿哥，离别了，请轻轻的松了手，
我们养大的狗狗，请不要让它送别，
主人已经漂泊远走，请记得照顾着它，
不要让它在村口，漫漫无期的守候。
阿妹啊，阿哥啊，一步一回首。
阿妹若不是相思，怎么泪水弄伤了眼眸。
阿哥若不是舍不得，怎么深深蹙起眉头。
离别，离别，千里送朋友。
今天，今天，不要眼泪流。

黄林唱着眼睛都是湿润了，回到很久以前，那只狗狗，还小小的看着他，舍不得他离去。

可是怎么也回不了，义父的病死，义母的伤心，又不久病死，自己是个不祥的人，克死了他们。

山里的人都信了，都是黄林克死的，自己是罪人。山里人祭拜神灵，把他赶出山里村。

可是他的狗狗还小，却是那么听话，他被乡里人，抬着压着，游街走村里，背上刻死父母的忤逆子的大木牌。他心里无奈，也不想争辩，因为义父义母却是为了救他而死，输血给他，却惹疾病而死，心里的愧疚，也无从赎回，只好在默默忍受这样罪名的折磨。

他的小狗狗总是咬着他的裤脚不放，被山里人踢得哇哇叫。

有一次，被山里人进猪笼，扔在小河里，差点淹死，漂了好久，自己挣扎着，是它拖着山妹妹来，下河救了他。

看见狗狗向黄林狂奔，山妹妹仿佛回到三年前，也是狗狗拉着她的裤管，直向一个小河边，她明白小狗狗，一定有什么意思，跟着小狗狗，来到一个小河边，看见河里有个竹子做的猪笼，里面有一个人在挣扎着，快要淹死了。一定是黄林，他们一定要淹死黄林，小狗狗这么聪明，带着她来了。

她跳下河，游过去，开了猪笼的门，把黄林拉出来，他本来的胡乱抱着她，她也抱着他，往回游。

他得救了，只是昏迷在地上，又看看他的样子，肯定是呛了不少水，得吸出来。她用手压着他的胸脯，来回压着，他吐出来几口水，但是还没有醒过来。

她只得口对着口，给他吸出来，吸了一会儿，她也累了，她在一边休息，小狗狗也守在那里。

山妹妹知道这是爹爹出的鬼主意，目的是赶走黄林，好让自己死心，嫁给那个有钱的章亮。

后来，黄林醒来，山妹妹又扶着他回到伯伯家里休养。

回到自己家里，质问父亲："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奸计害林林，他有什么错，难道你以为伯伯，伯母死了，是他刻死的吗？笑话，什么时代，你们还在糊弄乡亲干这等事，你们不是要逼我嫁人，也不需要以此来害林林。"

父亲看看山妹妹，厉声说："你跟这个野堂兄，没男没女，在一起厮混，哪里是个体统。我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要么，不跟他来往，老实嫁人。要么，他……受什么苦，我不敢保证。哼！"

"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这是犯法的。"山妹妹跺着脚说。

"你去告你爹，爹就是要治他，谁叫他拐骗我的女儿。"父亲威严地说。

黄林终于上车了，离开石头镇的中巴车，启动了，慢慢的开起来。狗狗还在后面狂奔，他眼泪湿润了，这三年的飘零，什么也没有得到的，依然穷人一个，身边的云彩儿，也得照顾他，狗狗，跟着山妹妹，我也无暇顾及。

黄林回忆起三年前，迫于无奈，山妹妹父亲的威胁逼迫，只好偷偷逃走异地他乡，没有一点告别，也没有和山妹妹留下一句话，就偷偷的走了，唯有小狗狗一直追到村口，迷路，蹲在树下，汪汪的叫，一直目送你他消失……

现在狗狗还是在送他，可是山妹妹已经是别人的怀里人，再也不来无拘无束的说说笑笑了，总是伊人碎……

Chapter 55

梨花来到山里村

黄林眼睛模糊，望着窗外，开始下雨了，秋天的雨，淅淅沥沥的下，打湿了小路，如同下在他的心，秋雨，秋雨，如此的揪心。

云彩儿看看小雨，心里满是愁绪，剪不得，越是乱，思家的心，起伏跌宕，妈妈爸爸还好吗？还在锄地吗？

人，病了，特别想念亲人，这是真的。云彩儿也如此。

两个人，心里忧愁。雨，越下越大飘飘洒洒，布满了天地，黄林看见这雨，好像看见的是满园的梨花飘落，眼泪更加湿润模糊。

仿佛看见一辆车子迎面而来，看见窗子边上有一个熟悉的脸庞，是她，梨花，唐梨花。

“梨花，梨花!”黄林大声叫起来，可是车子已经开走了，很远了，看不见了，他欲下车去寻。

云彩儿忙劝说：“林林，你看错了吧！梨花远在广州，怎么会在这里？她又不是和你分手，怎么会到这里来，你多心了。”黄林也是怀疑，可是那人在雨里看太像梨花了，也许是自己多梦了，太想念梨花了。

林晓森也怕他多事，说：“你大概又多想了，我们回家，就别多想了。”

黄林本来是恍惚，听见他们的劝，也只叹息，唉，相逢却偏偏擦面而过，怎么不相见。

是不是没有找些着我，

泪水簌簌的落。

是不是没有找着我，

相思又寂寞。

这遇见之人，确实是梨花，她忍不住相思苦，千里迢迢来找黄林，两人却擦肩而过，

相遇却错过。

原来是梨花自从收到雕刻的木雕，知道了黄林的心，去寻觅黄林，他已经离厂不知道哪里去了？多方打听，总算知晓黄林的家乡，欲去寻觅，母亲又一再阻扰，不能成行。

夜里，常一个对窗哀叹，以泪洗面，忧伤阵阵。日里，也倦容愫愫，无精打采，做事丢三忘四，茶饭淡漠。

日子，弄得玉人亦憔悴，人渐消瘦母亲再一旁苦劝，想尽法子，却又无济于事，时间长了，也淡了黄林的不是。

父亲说："与其让梨花如此憔悴下去，还不如，让她寻找黄林。这样女儿也许快乐了，也不会再憔悴。"

母亲也知道，没有再好的办法，反而安排东西，安排车票，让梨花去找黄林。

梨花见可以去找黄林，精神一振，什么病也好了，开心听着母亲的嘱咐，去世外寻找黄林。

且说梨花来到世外市，又找到去石头镇的车，在路上和黄林擦肩而过。

梨花来到石头镇，又坐摩托车来到山里村，在村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商店，她一是买瓶水喝，二是问问店里大娘："大娘，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有一个叫黄林的小伙子，住在哪里？"

大娘好像不认识说："我也不认识，姓黄的就是在村里三组，你沿这条小道，一直前行，大概一里路远，那里有个山坡，就是了。"

梨花听了，忙致谢，说："大娘，谢谢你。"说完沿途而去，心里很开心，快要见到林林，爱人，我来了，他见到她千里迢迢来找，会是什么惊讶的样子？想想也心里笑了。

梨花来到那个组，这个院子叫黄泥塘，院子边有一个池塘，常常有黄泥巴，故而叫黄泥塘。

塘边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梨花忙上前问："请问一下，这里有一个叫黄林的小伙子，住在哪里？"

众妇女商议一下，一个在前的说："好像没有叫黄林的人，你确定他是年轻的男人，叫黄林吗？"

梨花点点头说："确定！"几个妇女又议论一番，突然间有一个妇女幡然觉得说："好像黄医生的义子叫黄林？"众人也才觉得，连连称是。

梨花问："他住在哪里？"

一个妇女说："就是后面上去，第三栋房子，那间破烂的土屋。"

梨花连忙称谢，径直走向那个土屋，留下的是几个妇女在那里议论。

梨花来到土屋前，叫了几句："有人吗？"好像没有人在，心里忐忑不安的推开虚掩的门，屋里冷清清的，家具还是干净的，应该有人住，又叫了一句："有人吗？"还是没

有人应答。

梨花推开另一个房门，进去，看见有一件脏了衣服，好像有点眼熟，哦！是黄林穿过的衬衣。是他的，啊！真的是他的！林林，你在哪里？走进，抓住那件衬衣，眼泪都流出来了。

梨花哭泣了一会儿，没有人，林林，哪里去了，找遍了，也没有一个人，一个人屋门前发呆叹气。

快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农做事回来，梨花忙问："大叔，请问一下，这里有一个黄林，他去哪里了?"

这人是黄林义父的兄弟，见来了一个陌生的女子，来找黄林，还漂亮，又礼貌，不像是本地人，惊讶地说："黄林，啊，他已经走了，可能一段时间不会回来。"

梨花听了，急了说："大叔，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我千里迢迢来找他，有急事。"

老农说："确切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和我又不太熟，没有告诉我。"

"哪又有谁知道呢？大叔。"梨花紧紧问。

大叔又说："大概没有人知道吧，只听说他找到亲兄弟，去他的父母那里去了，却没有告诉我，到底在哪里。"

梨花，心里一片伤心，千里迢迢找到这里，黄林又去了别处。

老农回家去了。留下梨花一个人茫茫的四神无主，现在黄林去哪里了?

怎么才能找到他？梨花，看着远远高山，黄林在远方何处?

他还会回来吗？我应该在这里等待，等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这里有餐具，可以自己做饭吃，自己就在这里等待。

且说山妹妹夫妻三人送黄林回家，章亮有朋友找他玩耍，聚会又是喝酒，多喝了几杯，自然归来很晚，两人争吵。

章亮仗着酒劲，胡说："我和几个朋友喝酒，又怎么？不过是回来晚了，又没有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山妹妹骂道："你喝成这个样子，这么晚回来还有理啊!"

章亮又胡说："你送情郎我还没说你，我和朋友喝个酒，怎么啦?"

山妹妹听了大惊失色，气得说："你！……"横起一巴掌，打了章亮一耳光。转身离去，躲进屋里，关上门哭泣。

章亮顿时被打清醒了，知道自己胡说，看见山妹妹躲进房里哭泣，自己上前敲门道歉，也没有人理，心里烦。走出门外，却被漆漆绊倒，看见是一条狗，心里更烦，拾起一个木棍，就是几棒子，把个漆漆打得汪汪汪直惨叫。

漆漆被打伤了，惨叫逃走，也不知道哪里去？狗也是通灵的动物，知道这里不容，直奔山里村。

Chapter 56

石头弯湾

可怜的狗狗惨叫走了，大家都没有在意。

夜里，梨花也就住在黄林的家里，睡不着，想着林林，不知道他在哪里？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心里思念。心里默默的念叨《情郎》：

情郎

心里的那个人，
独自去流浪。
留下一片相思，
悄悄地爬到心上
情郎，啊！情郎，
你到底在何方？
千里迢迢来找你，
我的情郎，
你知不知道这夜里，
我独自心伤。
簌簌的泪水，
滴落斑斑霜，
梦里的相思，
寸寸可断肠。
情郎，啊，情郎，
你若能感觉到，
早点来到我身旁。

你若能梦到，
梦里诉衷肠。

梨花泪水湿透了，破旧的枕巾，乡里山村的夜，静的只留个虫子哀鸣。山里夜晚，冷，冷冷好个秋，梨花在乍冷乍思里，悠悠度过。

夜里，突然窗外传来一阵惨淡的狗狗哀叫，听起来，伤痛竦然。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惨叫，伤痛竦然依然。

梨花心里害怕，一个人在孤独的山村，没了主张，蒙头睡着。

过了一会儿，想着不对，怎么会有狗狗，惨叫，又听见狗狗窜门的声音。

门，虚掩着的，门被狗狗遄开了，梨花看见一只狗狗，来到床前，口里吃着她剩下的饭菜。

是谁家的狗狗，见了没有叫，也没有摇尾巴，梨花知道它没有敌意，起床把收起来的一些肉，用碗盛些饭，拌合着放到狗狗身边，狗狗看看她，闻了闻，才张口吃起来，开始摇摆尾巴，也许此时狗狗对她有了好感。

梨花心里笑了，好可爱的狗狗，怎么会夜里到黄林家里觅食，是不是黄林喂养的狗狗。很有可能。

梨花看见狗狗，好像受伤了，背上有棒子打过的痕迹。可是夜里，去哪里找药?

狗狗吃完后，就蹲在门口边，守候着，梨花觉得狗狗在这里，也多了一个伴，上床睡觉，也不怎么怕了，默默地入睡了。

第二日，梨花起床，问了人，找来一个兽医，给狗狗治病。

在一个山村，能有一个狗狗做伴，也是不错的选择，梨花很善意地对待狗狗。

且说，紫叶第二天，没有看见狗狗，去问她的妈妈，说狗狗不见了，山妹妹也不在意，说:“狗狗，可能去外面去了，会回来的。”紫叶听了也不再说什么。

到了夜里，还是没有回来，因为山妹妹和章亮吵架了，冷战，互不理睬，心里不舒服，都没有在意狗狗的丢失。

狗狗在山里村，梨花好好地照顾，渐渐好了起来。梨花也以此为乐，度过悠闲无聊的等待。

再说黄林一行坐车回桃县桃源镇，桃县，素以桃花出名，有书中那世外桃源的美景，十里桃花，粉红一片，雪白一山，开遍山野。故名桃县。

今儿已经深秋，只有落叶纷纷，雨水点点，路上泥泞不堪。

黄林看看这路，好熟悉，小时候的回忆起片片段段。

进入桃源镇，更是熟悉，回忆起妈妈小时候带带他赶场[1]，匆匆忙忙的行人，妈妈喜欢给他买包子吃，那时候总觉得世界最好吃的是糖包子。

[1]作者注：赶集的意思

到了石头湾，就是石头湾村，生他养他的地方。稀世有个石头镇，桃县有个石头村，都是美丽的村镇。小时候，黄林喜欢说：石头弯弯，我的故乡。

下了车，那条小路，依然那么熟悉，小时候，走过的地方，背上书包，上学校。

伯父早在那里等待，看见黄林来了，喊着："林林。"

黄林也激动叫："伯伯。"快步跑过去，拥抱着伯父，伯父也抱着他，紧紧的抱着他，如一对久别重逢的父子，更胜父子。

黄林回来了，确切的说是林霖回来了，他拥抱着小时候一直依靠的伯父，林霖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父母，一直是伯父伯母带大了，待他如亲子，他小时候一直认为伯父就是父亲，有了伯父，自己才没有成为孤儿。

此情何报，林霖抱着父亲般的伯父，眼泪终于止不住留下来，这三年的无故消失，伯父一定伤了心，流了多少老泪，哎，他笑了，伯父说："孩子，你回来了，太好了，妈妈做了很多的好菜，等你回来。我们，回家了。"

伯父松了林霖，拉着他的手，回去。林晓森看着，父亲待林霖此自己还亲切，小时候也把林霖当成亲哥哥。云彩儿见到黄林的伯父对黄林那么亲切，犹胜亲子，也是很感动的。说："伯父，我是林林的朋友云彩儿，谢谢你，对林林这么好。"

黄林边走边说："那个女孩是我的朋友云彩儿，以后你就叫她彩儿，她待我也很好的。"云彩儿见黄林夸她心里很开心。

"彩儿，看起来样子亲切，是个好女孩，林霖，你的运气不错，遇见这么好的女孩。"伯父笑着说。

云彩儿说："是林林，对我好，我对林林也好，我们都是心心相对的。"

林晓森玩笑地说："应该是心心相印，嫂子，呵呵。"

云彩儿听了，也羞了，却没有说什么，心里高兴的，默认了这些。

黄林笑说："晓森，又在瞎胡闹了。"

大家有说有笑的走着，不知道觉得走了很远，来到石头弯湾村的 5 组，那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地方，一个石山凹里，凹里半围成一个弯湾，后面半里路是一个大石山，大概开了几十年了，开出半边，有几亩大小，四五层楼那么高的一个缺口，下雨了，缺口深处盛满水，像一个池塘，有小孩子，夏天还在里面洗澡。

而石头弯湾最负盛名的地方就是五组，也是五组样子像个弯湾，后面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石头山，石头又青青，烧出的石头又是特别白，故而石头弯湾村的名字源自这里，而这个院子叫石头湾。

更奇的是，石头湾人才辈出，远近闻名才子，都出自该院落。

来到院子边，林杏儿早在等待了，看见他们，就远远的招手，叫："林霖哥。"

林杏儿看见林霖等人来了，欢呼雀跃，忙跑步走过去。

黄林也看见堂妹林杏儿了，回忆小时候，傻妹妹总跟着他，哥哥长，哥哥短的叫着，跟着玩。

长大了，林霖四处奔波，也没有时间顾及小堂妹，但是堂妹也挺和他相生投缘的。

堂妹走进说："林霖哥，你回来了，真的太好了，我们一家都在盼望着你早点回来，我今请假，等你回来。"

林霖说："杏儿，我回来了，也很盼望回家，盼望见到你。"

堂妹说："林霖哥，你还带来一个漂亮的林妹妹回来啊。"云彩儿听了，脸也红了。

林霖说："杏儿，你云彩儿姐姐，可是来照顾我的，别瞎说。"

林杏儿笑着说："云彩儿姐姐，真漂亮。"

云彩儿听了说："杏儿也很漂亮啊。"

Chapter 57

老家的老屋

终于到家了，眼前的楼房这般熟悉，典型的八十年代红砖房，前面是红砖柱子排着 4 个，耸立着，预制板做的柴楼，一栋湖南世外市常见的 3 间红砖房。

林霖还知道，里面还有土砖砌墙的，是爷爷手里留下来的，伯父那时候没有钱，没拆，就外面是红砖，里面是土砖。还有里面还是楼板做的木楼层，还是他第一次打工挣了 800 元买的一间房子的楼板。

林杏儿早跑进去通风报信去了："妈妈，林霖哥回来了。"

伯母出来了，老了，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农村的生活，辛勤劳动，没日没夜的照顾一家人，苍老了。

黄林忍不住叫了出来："妈妈!"眼泪四溢。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不知道归家，今日见到面容苍老的伯母，再也忍不住了，小时候一直认为伯母是母亲，一直妈妈的叫着，伯母待他也十分的好，就一直没有改口，妈妈的叫到现在。

伯母看见林霖，也瘦了，黑了，沧桑很多，成熟很多，曾经林霖莫名的死去，已经认定他已经死去，今日突然归来，犹如隔世，不由又悲又喜，几度哽咽，说不出话来，傻傻的看着林霖。

林霖走过去，拥抱着伯母，哭了说："妈妈，我回来了，让你伤心了。"

伯母看着林霖，方回过神来，哭着说："霖儿，你回来了，霖儿。"亲切呼唤林霖的小名。妈妈，是最思念孩子的，俗话说得好：娘肚子里十个崽，崽肚子里没有一个娘，就是这个道理。

母子相见，相拥而泣，伯母哭成一个泪人，伯父看了劝说："老伴，就别哭了，孩子都平安回来了，是喜事，应该欢喜。"母子还是哭泣。

林杏儿也在一边劝："林霖哥，回来了，我们请他进去坐吧！哥哥，走了这么远，让他进去休息。"伯母觉得也是，止住哭泣，拉着林霖的手，口里"霖儿，霖儿"叫着，拉

着他进了屋。

并不是很大的房子，六个进屋，显得窄窄的，里面摆有一个老实方桌，桐油配红色漆的，已经刮脱一些红漆色。

七八条凳子，摆在四周，伯父邀请大家坐下，妈妈坐在窗口边，林霖挨着她坐在她右边，听她唠叨唠叨地说这说那。云彩儿也挨着林霖坐下，伯父和林晓森坐在对面，林杏儿忙着端水果食品，给大家吃喝。

林晓森说："妈妈，别唠叨了，林霖给你带来一个媳妇，你也认识一下。"

伯母看看云彩儿，说："这女孩，也不错，蛮标致的，哪里的人?"

云彩儿带着贵州音地说："妈妈，我是贵州的，是林林的朋友，我叫云彩儿，叫我彩儿吧。"

云彩儿也是乖巧，黄林叫妈妈，她也跟着叫妈妈，乐得伯母笑呵呵地说："好乖巧的孩子，霖儿，你娶个好媳妇[1]，嘴巴真甜。"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笑了。

开心的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就是吃中饭的时候，伯母准备一桌子好吃的，有鱼，有肉，也有鸡，也有红烧东瓜[2]，还有林霖爱吃的东瓜心。

六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倒了酒，首先是伯父举杯说："今天特意祝贺林霖平安归来，以此喝一杯，来，干。"

大家都举起杯，"干!"一起喝一杯。吃菜了，伯母客气给林霖夹菜，林霖吃了，林霖给云彩儿夹一些东瓜心，云彩儿平常很少吃这样东西，吃了，味道不错，怎么平常没觉得。

林杏儿在一边看了，装作生气地说："妈妈分心，给林霖哥夹菜，林霖哥又给彩儿姐姐夹，没有哪个给我夹。"说得大家都笑了。

伯母笑着说："你这个小丫头，又在瞎捣乱了，哥哥是平安归来，姐姐是客，你，天天在家吃游饭，还说的。"

林霖夹起一块鸡翅给林杏儿，说："我给妹妹夹，等有人给你夹的时候，哥哥就好了。"

杏儿吃了，又说："我也要吃东瓜心。林霖哥。"这小蹄子越发撒娇了。

伯母给杏儿夹一块，笑说："霖儿，要照顾客人呢，哪有空儿理你。"

杏儿装作不悦，伯母又夹给林霖，林霖又夹给杏儿，又到了杏儿碗里。

杏儿说："还是林霖哥好。"云彩儿看着他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无拘无束，自己也不再拘谨，开心说笑着吃饭，快乐的午餐。

回到石头弯湾，黄林带云彩儿在山上玩，看见山上有野葡萄，非常想吃。被黄林笑

[1]作者注：其实我们那里叫婆娘。

[2]即冬瓜

话她好吃，她也奇怪近段特别想吃酸的。回到家里，云彩儿突然看见肉就呕吐，黄林以为她病了，伯母看见却笑了，悄悄告诉黄林，你的媳妇怀孕了。黄林也喜了，也告诉了云彩儿，她却笑骂他坏。

黄林天天带着云彩儿，到处转转，看看地架子，这地架子大又来头，是毛主席时候大修水利的成果，一条水渠从桃县龙山巍巍而来，来到石头弯湾，一条田野断了小路，不知道多少劳工对砌成一个山角形三层楼高的地架子，连接了两座小山，水渠就从三角顶点而过。

小时候看见水库的水远远而来，灌溉夏天的干旱，挽救多少禾苗，减少多少饥饿。黄林和云彩儿说说小时候的回忆，在这里放牛。

又带她看看那院子中的一口古井，远近闻名的古井，水质清洌，清甜润口。轻轻的捧一口，吃了，还是那样的甜，云彩儿也喝一口，真的甜。

回家的路上，云彩儿的电话响了，接了电话，原来是她的父亲突然病了，要她快快回去，见一面。

云彩儿身体刚好些，今突然听此噩耗，顿时泪水流了下来，哭了起来。

黄林担心的问："云彩儿，怎么啦?"

"林林，我爸爸病得不行了，我叫我回去见一面。"云彩儿哭着说。

"我陪你回去，一起去给老人家送一程，不哭，彩儿，我们回去，立刻启程回你家。"黄林安慰着说。

云彩儿点点头，二人匆匆回去，收拾一些行李，坐上汽车去世外市，又登上火车直奔贵州。

Chapter 58

山上车站

梨花一直住在黄林义父家里，自己买米买菜，自己做着自己吃，又细心照顾着这只狗狗，又从村里人说，才证实是黄林喂养过的狗狗，就更好好照顾着狗狗，也坚信黄林一定会回来的。会来看他的狗狗的。

不过也招来好奇的眼光，对这个女孩突然来到山村，没有找着黄林，却在这里住下来痴情的等待，她有病吗？这么花痴缱绻，令人感叹。

梨花心地善良，为人和气，给东家带带小孩，教小孩子读读书；又和西家老人唠叨，做一点闲事，大家喜欢这个远来的女孩。

狗狗在梨花照顾渐渐康复，也对梨花亲切，当成新主人。

再说山妹妹一家人，山妹妹生了一两天气，也渐渐随着淡淡消散了。

夫妻天天见面，章亮低头认了错，山妹妹也知道他酒后乱说，也不再计较了。

夫妻和好了，才发现狗狗好奇几日不归，女儿也吵着要狗狗，陡然想起狗狗是不是出事了，忙着问邻居，问街坊朋友，都没有狗狗的消息，好像凭空消失了。

可以确定狗狗一定丢失了，此时章亮才发觉吵架的那天，好像酒狗打了狗狗，事情严重了，会不会被打跑了，走远了，或者在路上不幸……

山妹妹埋怨几句，却又不敢打电话给黄林，先找找再说，会去哪里？会去哪里？去找黄林，肯定找不到，要是找到黄林，黄林会打电话告诉她的。

找遍小镇每个大街小巷，邻近的村庄，没有消息，后来只好抱着试试看打电话问父亲，狗狗回山里村黄林老家，不料，竟然真的回到山里村，才放心来。

章亮和山妹妹开车到山里村，来到黄林义父家，看见狗狗在门前，卧着，看见她们来了，汪汪的叫，对章亮更是汪汪的叫，不让他靠近。

此时梨花听见狗叫，出来看，原来是一对夫妻，山妹妹早在电话里就听说，狗狗被一个远来的女孩收养着，见她面容憔悴，却又不泛美丽，样子和善，又不少聪睿。

山妹妹客气地说："你就是梨花姑娘吧！听说你收留了漆漆，真的谢谢你！"

梨花听了，知道这人可能是狗狗的主人，狗狗的名字可能叫漆漆，这个女主人也是高佻秀气，说话也客气。也就和气地说："是的，我就是梨花。请问这狗狗是黄林的吗？你叫什么名字？"

山妹妹说："我叫黄芳月，别人都叫我山妹妹，这狗狗叫漆漆，是三年前黄林捡来的，我们把它养大的。你也认识黄林啊！你是哪里的？"

"芳月姐，我是娄底的，我是在深圳认识黄林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他，芳月姐，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梨花诚恳地说。

章亮见了梨花，惊讶又来了一个姑娘找黄林，于是说："黄林，我们知道，好像是去了桃县桃源镇。"

梨花听了，喜出望外说："真的吗？这位大哥，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山妹妹说："他是我的老公章亮，这几日你帮我照顾狗狗，也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林林他在桃县桃源镇石 ‥ ·"

山妹妹说到这里又断了，想了一会儿又说："好像是石头弯湾村，这个名字，很奇怪。黄林在那里好像叫林霖，这里是他的义父家，所以叫黄林，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知道了，芳月姐，谢谢你。"梨花说。

章亮也和气地说："梨花，你等一下，坐我们车子一起下去，顺便帮我把狗狗也带着回去，好像狗狗对你也蛮亲热的。"

"好的，我收拾东西就走。"梨花说完就去收拾行李，放到后备箱里。

又和山妹妹两人把狗狗逗上车，这样一起到镇里。

狗狗和山妹妹又送她，依依不舍的离去。

且说黄林与云彩儿直奔贵州，来到了贵定[1]站。那是一个小站，建在一个山上面，四周没有人烟，下午下的车，稀稀拉拉二，三个人下车，车站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慵懒的站在那里，无精打采的看着旅客。

车站如此的荒凉，出了站口，对面是没有人的工作矮楼，秋天，刚下了雨，马路上泥泞不堪，黄泥水四溢，还有几个水坑水沟，有半间屋大小，偶然有车子一开，泥水乱溅，溅落很远，行人望而却步。

云彩儿领着黄林，慢慢走出车站，出了站，有一条路，两人边走边说，有妈妈来接云彩儿。

走了约一里路吧，来到小小的街头，一个三岔路口，果然有人来接。

一个打扮还算可以，模样儿和云彩儿相似的妇女下来了，这人可能是云彩儿的妈妈，云彩儿也早奔过去，直呼妈妈。还有一个女的两个男的。

[1]贵定县，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原来女的是云彩儿妈妈的妹妹，还有一个哥哥和租车来的司机。大家一一介绍后，相互认识。

云彩儿哥哥说："小黄，你去超市买几瓶水过来，就是那里的超市。"指着刚来的路上有一个小超市，黄林郁闷，这不是有水买，又何必去那里讨便宜，因是云彩儿哥哥，初次见面，也没有说什么。看见云彩儿在和妈妈阿姨说话。

黄林本想和云彩儿说句话，但见了这个样子，也就没有说什么，就去买水去了。

她妈妈见黄林去买水了，就说："彩儿，我们上车说话，等一下就去看父亲。"

"嗯！"云彩儿应声，四人都上车说话，司机坐在前面驾驶室，云彩儿和妈妈，阿姨三人坐在后面。

妈妈说："我们先到前面有点事，我们先走。"

云彩儿说："林林，还没有来，等他来了再说。"

阿姨说："你看车子也小，怪挤的，就让你哥哥在那等黄林，我们先去看你父亲。然后黄林跟你哥哥回来，不也是可以的。"

云彩儿还想说什么，她妈妈生气地说："你还怕黄林丢了不成，那么大的人，你也该懂懂事，先去看看你爸爸要紧。开车。"

车子开起来，直奔云彩儿家里。

黄林进了超市，买了几瓶水，几瓶饮料，用袋子提着走出来，看见云彩儿不见了，只有她哥哥还在，便上前问："大哥，彩儿哪里去了?"

她哥哥样子高大，有头无脑的人。恶狠狠地说："谁是你大哥，你把我家云彩儿骗得团团转，家都不要回，今天她回来了，你就滚吧！不然，我……。"

黄林听了大吃一惊，云彩儿已经走了，丢下自己，心里十分难过地说："大哥，可能是你误会了，云彩儿心地善良，是她愿意留下来，照顾我的，真的，大哥。"

她哥哥听了，嗤的一声笑："你以为我是三岁伢子，听你忽悠，你一个病人，花言巧语骗我妹子，骗我妹子到一个远远当所[2]，照顾你，你不要多说，早点滚。"

黄林还要争辩，说："不是这样子……"此时她哥哥一拳打来，打在黄林脸上，他一个后退踉跄，倒退几步，只觉鼻子疼痛，用手一抹，一看手上，有血迹，鼻子一定流血了。

黄林还是挣扎地说："大哥，你让我和云彩儿说一句话，好吗？求求你。"

她哥哥一点不为所动，狠狠地又是两拳打来，说："看你还敢不敢骗我妹妹了。"

[2]作者注：地方的意思

Chapter 59

鬼的约定

黄林被打倒在地，水，饮料散落一地，脸上血更多了，疼痛更深了，明知道恳求没有用，此事早是他们策划好的，没有挽回的余地。

但还是踉跄地站起来，颤颤地说："大哥，求你了，让我见云彩儿一面！"

早已有围观者来看他们打架，一边议论纷纷，见一个人只是乱拳殴打黄林，他却没有还手，只是祈求。见那人还要打黄林，一旁观者说："你还打什么？别人都没有还手，你是不是要打出人命，你才罢休。"

她哥哥见路人抱不平，也不再想打下去，一是见黄林不还手，只有祈求；二是怕真的打出人命，不好收场，只好恶狠狠地说："今天，就教训到这里，以后休得纠缠我的妹子，有你好看的。"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黄林看着远去，自己身受伤痛，他坐在地上，伤心郁闷，云彩儿，你去哪里，怎么抛下我，一个人回去了。

他伤心一阵，见很多人议论围观，才捡起东西，在一边等待。

血没有流，已经凝结，脸还在痛，他默默地忍痛等了很久，看看匆匆忙忙的路人，一拨又一拨，却没有等来云彩儿。车辆来来往往一趟又一趟，总不见云彩儿下车，来找他。她，真的那么狠心，把他扔在这里，抛下她不理了吗？彩儿，你到底在哪里？

云彩儿随妈妈回家，一路上莫名其妙担心，深怕黄林找不到自己，空自担心，又不敢和妈妈说，又怕她怪罪。

一路上闷闷不乐，只听姨妈和妈妈说话，问她一声，答一句。不知不觉回到家里，下车，开门进去。

云彩儿，回到家里，推开主卧室的门，父亲躺在床上，静静的，睡着。

听见有人推门，睁眼看见了云彩儿回来了，很是欢喜，说："彩儿，你回来了。"

云彩儿看见父亲病在床上，也就走过去，走到床边，坐下说："爸爸，你得了什么病？"

说着说着哭了。

他父亲说："孩子，只是老病，没有什么？只是觉得近段特别不舒服，好像是病重了。"

云彩儿听了，事情并不是想像的严重，说："爸爸，医生怎么说？怎么又回家养病呢？"

她妈妈跟在后面，忙敷衍说："医生说病重了，医生也没有法子，先开药在家静养，一切听从天命。"他父亲忙附和说："听天命，哎！"

云彩儿听着，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只得说："既然这样，你先按医生在家静养，好点再去医院检查一下。"

父亲听了忙说："是。"

她妈妈说："我们的女儿真乖，在家待着，妈妈给你做点吃的。你陪爸爸说说话。"就离开了。

云彩儿，和爸爸说说话，阿姨给她倒了一杯茶，她喝着，又和父亲说说话，忘了黄林没有来。

云彩儿和父亲，阿姨聊聊天，发现父亲好像并无大碍，正在疑惑，眼看母亲叫大家吃饭，方觉得晚饭时候。

贵州的习俗，总是喜欢一家子围着吃火锅，肉食丰富，素食鲜美，油而不腻，是一种贵州美食。

妈妈准备了锅子，碗筷，等待吃饭，此时此刻云彩儿才想起黄林还没有来，忙问母亲，哥哥回来吗？

妈妈说，在路上了吧！

云彩儿，打电话给黄林，回音：你拨的号码已经关机。这时，方才着急了，黄林怎么啦？怎么还没有归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他一个人，人生地不熟，走散了，怎么办？

又打电话给哥哥，哥哥没有接，直把云彩儿急得团团转，左右没了主张。

妈妈说，先等等，等哥哥回来再说。云彩儿，也只能先等等，等待哥哥回来。妈妈，阿姨叫她吃饭吃菜，也是胡乱答应，乱吃一气。

好不容易等到哥哥回来，却不见黄林跟着来，肯定是出了事情，云彩儿放下碗，劈头就问："林林呢？怎么没有来，你怎么把人给带丢了。"

妈妈使了眼色，她哥哥说："黄林去买东西，很久没有出来，我去里面寻，又没有找着，可能是我去寻他，他又出来了，两人错过了，后来我出来问人，他自己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满嘴的谎言，却被说得头头是理，如同真的一样。

云彩儿急了说："我去找他。"转身就要离去找黄林。

她妈忙拦住她说："这么晚了，又没有车去那里，你一个女孩子，我怎么放心，要不，明天我们一起去找。"

云彩儿还是要去，她阿姨说："黄林那么大的一个人，难道会丢，又不是傻子。怎么

会丢，明天再找不迟。”

她哥哥也说：“我找了那么久，也没有找到，你一个人这么晚去找，也未必找得到，要不，明天再说吧。”

她知道她一个人出去，万万不可能，也未必不出事，心里着急，也只得忍着，口里还是埋怨哥哥说：“都是你，一个大人都被你弄丢了。”

黄林一个人傻傻地等待云彩儿的到来，左等右待的还是没有人影，在杳无盼头的时候，想到打电话，可惜手机又没有电了，找不到云彩儿的号码。在街上走了一圈，想找个旅馆什么的，却没有一家。

万般无奈时，去了贵定火车站，看见快天黑了，火车站更加清冷，带点寒意的秋风，刺人心里，他有点发颤，一步一步在泥泞路上，踽踽独步，心里盼望云彩儿出现。

进了站台，更加阴森森，黑天下的车站，没有人，真的好恐怖，在这个冷冷的山上，就像一个地狱的站台。太可怕了。

手机不知道何时丢了，找遍行李，也没有找到。车站只有一个买票的，可能时间到了吃饭的时候，也关起窗口，整个车站，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余的山，黑夜，和冷冷的风声，凄冷的哭泣。

黄林一个人在车站转来转去，孤独难挨的，总觉得背后有一个人跟在后面，觉得阴森森可怕，回头看时，有一个影子蹿过，如同鬼魅摇曳。

贵定车站，真的太可怕，已经是夜里了，听见乌鸦的叫声，如同夜叉在哭泣。

饿了，买点零食吃，身体本弱，又受了云彩儿大哥的拳头伤，云彩儿也不见了，心里又是思念，怎奈罔思罔想的，精神也迷离恍惚了。

看见墙上有一个美人画，一个美丽的女人，带着一个可爱的孩子。

黄林坐在车站的椅子上，又冷又饿的，恍然入睡。

梦见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大的建筑，阴森森的，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个废弃的车站。

车站建筑上写着四个字“鬼定车站”，我的天啦！鬼定下的车站，难道此站，坐车以通地狱鬼魅的地方。太可怕了！

黄林正要离去，却看见一个模样似云彩儿的女人向他招手，他走进，那女人进了车站，他也跟着进去了。

看见那个女的哭哭啼啼，手里抱着孩子，好像很小，正也在哭叫，走进一看，样子虽然像云彩儿，又不大像，脸上阴气沉沉，眼睛泪光滚滚，泪水如同蒸汽一样，化作氤氲迷茫，如同地狱的鬼烟。

黄林也是害怕，忙问：“请问你是谁，怎么在此哭泣?”

Chapter 60

鬼定火车

那女人也不言语，只是笑了笑，露出尖利的牙齿，透出坟山鬼火一样的光芒。

他吓得后退一步，不敢做声，突然那没有头发的孩子抬头，说话："爸爸，我是桂桂……我要……抱抱。"向黄林伸手过来。

黄林看见他的手，枯槁如朽木，只见骨头凹起，肉却没有，皮包着，透出血一样红腥，怪吓人的。

黄林又后退几步，那女人竟然站起来，笑呵呵呵的向他走来，眼泪却依然在落，滴落在地，化为乌烟。

那抱着的孩子就在后面叫黄林爸爸，伸手要抱，哭泣着呼喊。黄林吓得逃走，没命地逃出车站。

……

醒来，原来是一场梦，只看见那个图，一个美女，怀里有一个小婴儿。

黄林想起梦中的情景，吓得缩成一团，全身发怵，此时的贵定车站像极了梦里的鬼定车站。

难道这里就是鬼定下的车站，专门载鬼的车站，想着想着，心里更怕了。

环视四周，好像有无数只眼睛看着自己，要吃掉人一样，无数只皮包骨的小手，伸手要他抱。

他背起行李，来到车站售票处，看见有个女的在卖票，忙买了张票，夜里的车，可以回家，一点不想在这里等待了。

黄林，又回到候车室，孤独寂寞，怎么告诉她？心中的梨花，此时此刻在哪里？是不是在开心的笑着入梦？

云彩儿，怎堪美妹有情，怎奈傻哥哥无缘。原以为去爱一个自己不爱，却爱着自己的女孩，可以幸福的归宿。可是残酷的现实如天上的银河一样，还是把云彩和亡灵（黄

林）隔开。

爱一个爱着自己的女孩都这样难，为什么？如果去爱一个自己深爱的梨花，却又不知道有多少坎坷，也许把一生给了爱，也许也不会有结果。

爱没有结果

莫说梨花花开花落，
莫说情妹爱着我，
谁说春天花儿开，
花儿阵阵落。
又有谁懂得我，
情人只盼花儿开，
秋来会结果。
可是只知美妹有心，
不知道妹妹也寂寞。
哥哥若是苦苦等待，
妹妹已经走过，
为什么，为什么，
爱，这么难？
谁会还在等哥哥，
哥哥一人风里等，
哥哥一人泪儿落。
哥哥只是盼能有喜鹊桥，
可让哥哥过银河。
妹妹是不是在月下笑，
还有情人听着妹妹说。
妹妹是不是忘了我，
独自相思你，
呼唤妹妹喉咙破。
妹妹是不是忘了我，
哥哥还在山边流浪，
那曲痛苦成了魔。

黄林在思念着梨花，为什么？被云彩儿抛弃，却怨尤着梨花？为什么梨花，有什么错，还是自己还深爱着她。为什么？却唱着这首《爱没有结果》。

黄林又懵懵懂懂地入睡入梦。

夜深了，黄林又入了恶梦，不知道到了何处，没有了归途，听见一个女人午后山在哭泣，那么的熟悉，是她，是黄林的爱妻，他问她，怎么啦？她说她的儿子丢啦，丢到一个山石缝里，他去看，一个大石缝，他扳开石头，听见有婴儿的哭声，我的孩子，跳入石缝，侧身下去，无深的洞，不知道有多远，我看见一座墙，绑住一群男孩，他们在受苦哭泣，一个男孩对他说："爸爸，我在这里。"他看他瘦弱的，老实，犹如他，亲切，他走过去，松了绳子，刀叉，孩子扑到他怀里，紧紧抱住他，他也抱住孩子，说："孩子，你受苦了，爸带你去人间。"孩子点头，突然墙后有个女孩哭泣，原来孩子绑住墙后有个女孩，孩子说："爸，我的老婆还在后面，我到人间她以后就是我的妻子，我与她吻别，她是属鼠，我属龙，她妈以后会来接她的，我们在这地狱背靠背在一起，受苦受难，我们相爱，背靠背！"他抱着孩子，他和她吻别，那样难舍，还是分开了，他抱着孩子飘飘上午后山，他和妻子抱着他们的孩子，他们是一家人……他醒来竟然是一场梦。

又是一个恶梦，看见外面一片漆黑，孤独的候车室，只有自己一个人。这个鬼定车站，难道真的鬼定下的车站，自己才这么爱做鬼梦。

为什么？突然听见有人凄美地说："GD1314 号火车到了贵定，快上车。"突然候车室多了很多人，都低着头，看不见脸，男的穿着白衣，黑裤。女的都穿着红衣白裤。这么多人，那里来的人，都不说话，阴里阴气的。

黄林揉揉眼睛，看是不是梦？可是怎么也看不见他们的脸。这是为什么？

门，开了，进入站台，这些人都一直走向一个车厢 1314 号车厢，黄林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他们，只听见 13 号车厢和 14 号车厢，而这班车却有 1314 号车厢，真的是怪。

更怪的是，没有火车乘务员，大家都悄无声息的一个个鱼贯而入，一点不乱。黄林也随着他们走进去了。

更奇怪的是，车厢没有一个人，灯光很暗，如同月光照耀的黑屋子。那座位都是木头做的，已经很旧，如同朽木了，如长凳一样，没有靠背。

奇怪的是，车厢顶是白色的，车厢两边是红色的，车厢底下却是黑色的。

更奇怪的是，男的都坐左边，女的都坐在右边。

还有奇怪的是左右各是一个人，左边是男，右边是女。男女近近相望，如同一对情侣。有一个男的向女的那边，走过去，却见他怎么走，还是隔着那么远，真的是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这总不会是银河吧！

黄林也觉得奇怪，试着走过去，却发现怎么走，却总是在原来那个地方。

黄林想，为什么自己的座位对门没有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听见有人走过的声音。抬头一看，竟然是乌妩的样子，又是梨花，看不清楚她的脸。她也不说话，却也抬起头，看着他，想说，却又说不出什么！

黄林心里一喜，想喊叫：“乌妩。”却又发不出声，真的是爱，面对爱人，却是说不出话来。这是哪里，这么鬼魅。

Chapter 61

哑巴舞

为什么？这里是哪里？这么恐怖。爱一个人，却不能表达。没有笔，也没有纸，怎么办？黄林突然想起什么，向乌妩伸出左手五个手指，又伸出来右手两个手指，最后收起右手，左手伸出一个手指。

乌妩好像明白什么，笑了。原来意思是 521[1]。

乌妩也伸出左手五个手指，又伸出右手一个手指，然后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右手还是一个手指。黄林也笑了，原来是乌妩的意思 5121[2]。

黄林左手伸出五个手指，右手伸出一个手指，然后用左手敲大打一下凳子，又用右手伸出一个手指。然后左手伸出一个手指，右手又伸出三个手指，然后左手又仍然是一个手指，右手变成四个手指。

乌妩会意，知道他是 51 凳 11314[3]。

乌妩此时想起一个美丽的舞蹈，号为哑巴舞，舞以舞曲，词也黄林也懂，可以述说心里的想念，一一告诉他。

她伸出一只手，轻轻的摇摆，摇了一圈，又伸出一只手，摇摆舞蹈，两手齐摇摆。

又摇摆芊芊绵腰，扭扭屁股，装情卖怪的，做一个嘴脸，卖个萌，如同天真女孩怀春，又是杏花出墙招枝。

又左一步，右一拐，手舞足跳，春风般窈窕出意。

节奏忽快忽慢，又如摇滚，又是桑拿，这穿插来回，跳得淋漓尽致，众人也都傻傻的看着她舞蹈。

黄林也跟着慢慢的跳起来，口里默默的念叨歌词，虽然谁也听不到。但是乌妩的舞

[1]作者注：吾爱你，我爱你。

[2]作者注：吾亦爱你，我也爱你。

[3]作者注：我要等你一生一世

蹈把情意早潜移默发的传给了每个人心里。

只见黄林自听自醉默默的念叨：“

伸出一只手，
轻轻的摇摆，虽然我没有口，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早已许下的温柔。
我伸出另一只手，
轻轻的摇摇头，
我虽然不说话，你应该会知道我在等候，
等你一起走。
手儿轻轻摇摆，
那是我对你的爱。
头儿轻轻摇摆，
那是我的心情嗨。
希望我的爱人，能和我真心一块，
走进快乐的时代。
我轻轻的扭扭腰，
爱人，你应该会知道，
我想唱唱情歌，和你把舞跳，
欢乐的时光，一起乐逍遥。

……

黄林边舞边无声地唱，乌妩也是无声唱着狂舞，两个人入迷的狂舞，众人见了，也模仿着跟着他们嗨舞。

舞曲一停，大家又低头无语，一动不动，鸦雀无声。

到施秉[4]了，听见不知何处传来，到站了，门来了，众人都鱼贯而出，井然有序。他们都走了，却下了站像影子样突然消散，留下乌妩和黄林两个人。

他们也难舍难分，乌妩跳下去，却见好像跳进一个黑色的地方，黑$\boxed{\text{F}}\boxed{\text{F}}$的，河水里，渐渐沉没，喊着：“林林，快下来！”

只见乌妩只露出一双手，好像要拖他下去，鬼，他们都是鬼，要拖他下去无底的地狱死坪（施秉）。他吓得脸都白了，攀住火车门不放手，突然有一个列车员说话：“到施秉的下车了。你站在这弄子口干吗？我要开门了。”

[4]施秉县，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黄林揉揉眼睛，又是迷糊一梦，哪里有什么 1314 号车厢，自己不过昏睡在 13 和 14 车厢之间通道门口。也不知道自己何时上的火车，做了这个鬼梦。

他看看施秉，也建在一个大山的山安里，四周也很凄凉。

且说云彩儿一夜未睡，深恐黄林遭遇不测，不时起床看看窗外，夜色深黑，心里着急，盼望早日天亮。

天一亮，云彩儿起床吃过早餐，就吃过饭，匆匆忙忙而去。他妈指使哥哥跟着云彩儿，一起起，好好照顾。

原来此事由高明挑起，这高明也非善类，心中暗爱白雨荷，默默追求，一来雨荷也是爱着黄林的，黄林离去，就随了父亲的意思，将就和郑一明交往，也不曾去在意高明。

这高明为了雨荷，和云彩儿闹矛盾分手，却落了一个雨荷未得，云彩飞翔，断扁担挑水，两头失踏。

心里怨惋，回家之后，父母问起，于是挑起祸来，添油加醋说黄林如何狡杂，哄骗云彩儿，把她从身边骗走私奔。又说黄林身惹癫痫嗜血怪病，非常的可怕。

她的母亲也和云彩儿母亲艾鸾婷说起此事，又在中间参加坏料说黄林如何的阴险狡滑，哄骗云彩儿，说云彩儿如何如何傻，与他私奔……

这一番话，说得艾鸾婷心里不是滋味，只是麻着脸应付几句，回到家里，就火冒三丈，泼辣乱溅。

把个黄林乱骂，也说女儿太傻，他丈夫云霄也不知道就里，平时对妻子也百依百顺的，也忙来劝说。

这艾鸾婷也将此事说起，他丈夫也是男人，自然也知道里面必有水份，说了几句，被妻子驳回，也就全随了妻子的意思，想办法把女儿骗回来，于是叫丈夫装病，骗回女儿，就出现前面一番闹剧。

云彩儿草草吃饭后，和哥哥云武一起去找黄林，这云武不过是一草莽，脾气暴躁，脑袋少一根筋，遇事草率行事，昨日把黄林打伤，今日又来暗中破坏云彩儿的寻求之事。

云彩儿一路找来，一路问路人和附近店铺之人，有人看见云武在一旁瞪大眼睛吓唬的样子，也不敢实话实说，只是敷衍没有看见。

云彩儿无法，只得一路寻找，一直到火车站，才听见有人说，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路过。云彩儿两人来到贵定火车站，寻问了很久，也没有黄林的影子，这孤山冷岭的，黄林也不能哪里去?

“彩儿，也许是那黄林见迷失了道路，也没有找到你，或许是手机也没得电了，就回去湖南了，抛下你不管了。我们不找了，回来吧!”云武见没有找到，也很合意，计谋也没有揭穿，于是挑恤地说。

云彩儿听了哥哥的话，很是生气地说：“黄林不是那种人，也许遇到什么困难吧！你

要么先回去，我还找一找。”

云武被妹妹抢白，也是生气地说：“你要找你找，我回去了。”说完，真的转身回去，不管妹妹了。

云彩儿见哥哥真的生气离去，也没能说什么，自己还找找吧，也许还能有一丝希望。

看着哥哥回去，自己还是问问找找，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心里一愁莫展。

Chapter 62

云彩儿的不幸

云彩儿来到候车室，看见那张美人图，手里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样子胖胖可爱，伸手要抱的样子，栩栩如生如临真景一样。

云彩儿觉得这孩子好像很亲切，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心里默默的觉得喜欢，又想自己已有身孕，是黄林的孩子，心里开心，轻轻的摸摸自己的肚子，心里暗暗地说："孩子，我们一定要找到爸爸!"

便坐在那个黄林曾做梦坐过的椅子上，出神的看着墙上的图子。

窗外，有一只乌鸦飞过夹着的哭似的叫声，云彩儿觉得心里有不祥的兆头，是否有祸事，是不是黄林出事了，于是出站寻找。

出了泥泞不堪的车站，来到一个马路边，也干净多了，她随着干净的马路信步而行，只是碰碰运气。

云彩儿漫无目的的信步由缰的走着，迎面来了两个男人，一个鼠目獐眼的东瞧西瞄，身体瘦小；一个样子粗鲁，动作猥琐，两人低头议论什么，一看就知不是什么好东西。

云彩儿心里想着黄林，也不理会他们，只是默默地走。

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云彩儿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回头看原来是那两个人。

粗大的人笑嘻嘻说："美女，去哪里去?"

云彩儿知道这两人尾随而来，定非好意，不理睬，侧身离开。

却被瘦小的人上前挡住去路，那人也流里流气地说："妹子，急着干嘛?"伸手就要摸云彩儿的脸，云彩儿后退几步，骂道："你们这些流氓，大白天的，想做什么？我叫起来了。"

样子粗大的人说："你叫啊，这里四处无人，谁也听不到。呵呵!"也上前来抱云彩儿，以图不轨。

此时云彩儿才知道遇到流氓了，忙大叫，却没有人应，知道不秒，转身而逃。

一个弱女人，怀着孕，怎能跑过两个流氓，被追着了，一个人抓着云彩儿的手臂，一人想去弄云彩儿的衣服，云彩儿大喊大叫，手推脚踢的，不肯服从。

云彩儿万般无奈，逮住一个机会，一口咬了那个抓自己手臂的手，狠狠地咬一口，那人痛急了，大骂道："痛死老子了，好个死娼妇，找死!"一脚狠狠地踢向云彩儿。

云彩儿被踢到在地，又滚了几滚，不幸后面是一个旷坑，从旷里滚了下去。

云彩儿哀叫几声，滚到下面去，身上伤痛不已，尤其肚子特痛，两腿之间出血，可能是被踢在肚子上，又从一个足有三米高的旷坑摔下，造成意外流产。

云彩儿大惊失色，手摸了裤子，哭泣大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两个人近前，见出了大事，忙一溜烟的逃走了。

剩下云彩儿在大声哭泣，她哭了很久，没有人来救，自己就咬着牙往上爬。爬啊爬，爬上来，血流了一条弯弯的曲线。她依然在爬，眼泪，鲜血流成一片。

再说云武呕气回去，走了一段路，又觉得回去无法交代，只得又转身来找云彩儿，妹妹不见了，问了很多人，才顺路找来，却发现妹妹已经躺在血泊里，晕死过去了。

急急忙忙抱着妹妹，一路狂奔，路上遇见车，搭车去了医院，人还是救过来，孩子没了，也从此没有生育能力。

黄林在施秉下车后，四处游荡，施秉站建在一个山凹里，四周高山耸立，刚天亮，四下无人，黄林在候车室坐睡了一阵，突然梦见，云彩儿血淋淋的倒在地上，直喊："林林，救我。"有几鬼魅拖着云彩儿，往远处，自己被一个鬼魅捆绑着，心痛的看着云彩儿被鬼魅带走，却又没有办法……

醒来又是一场梦。要下午才有回湖南的火车，只有到处逛逛，中午的时分，在山边的一个小店吃了一碗面，贵州面是扁的，不是湖南的圆形，味道也没有世外的合口味。

突然咬了一个鸡骨头，吞下去，卡住了喉咙，忙吐，吐了好几次才吐出来，血也卡出来，吐在地上，血丝斑驳，此时又想起梦中云彩儿血淋淋的样子，十分担心，口里念叨："彩儿，千万不要出事。彩儿，你在哪里?"心里总是感应云彩儿将不幸。

此时云彩儿刚刚出事流产。

云彩儿醒来，口里喃喃叫着："救救我的孩子……"看见四周一片白色。

云彩儿妈妈（以后就云妈）忙握着云彩儿手，说："彩儿，妈妈在这里，彩儿。"

彩儿渐渐清醒了，看看妈妈，又去摸摸自己的肚子，回想起那天，孩子没有了，伤心的哭起来。自己和黄林的孩子没有了，怎么去见他？林林，真的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云妈止住哭，劝说："彩儿，别哭了。哭得妈妈也伤心了。"

云武也来劝："彩儿，对不起，是哥哥害了你，没有照顾好你，都怪哥哥，你就别哭了。"

云彩儿的爸爸也在，也上前劝：“彩儿，好好保重身体，还有我们。彩儿。”

云彩儿看看他们，又看看父亲，很是惊讶，怎么父亲病突然好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切都是骗剧。都是骗自己回来，却又赶走了黄林。

云彩儿伤心地说：“是你们骗我回来的，然后暗暗把黄林赶走，是不是?”

云妈狡辩说”孩子，是黄林自己走散的。”

“不可能，黄林，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走散，你们叫父亲装病，然后又叫哥哥把他赶走，是不是?”云彩儿哭着责问。

云爸和哥哥不作声，云妈还是说：“彩儿，我们也没有办法。”

云彩儿想了想哭说：“我可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怎么可以毁了女儿的幸福，害死我的孩子。”说完，哭得更伤心了。

彩儿十分伤心，突然自己感觉糊涂，失去神智，只想着那伤心的事，孩子失去，黄林走散，不知道何处去，自己和黄林的孩子也消失了。怎么去面对黄林。

云彩儿一把忙抓住妈妈的手说：“妈妈，快救救我的孩子。妈妈，快救救我的孩子，妈妈……”

云妈哭着说：“彩儿，都过去了，忘了吧，彩儿。

Chapter 63

寻找黄林

云爸听了，说："彩儿，对不起，爸爸不该骗你回来，是爸爸害了你，都怪爸爸，但是你怎么怪爸爸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云彩儿听了，看看父亲，哭得更伤心。

云武见妹妹哭得更伤心，心早软了，把事情一古脑儿抖了出来说："妹妹，你要怪，就怪我，是我把黄林赶走的。也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都是我的错。"

云彩儿听了，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合起来，计谋着把自己和黄林拆散。气得脸都白了，哭泣地说："你们怎么能这么作，怎么能害死我的孩子呢?"哭着哭着，气都喘不过来，断断续续哽咽着。

云妈妈才意识到自己的一时怄气，拆散女儿，也害了女儿，也哭着说："都是高明娘使得祸，我才拆散你和黄林，说黄林时而发癫痫，咬人，……"

云彩儿，听了原来是高明使得祸，哭声小一点，说："妈妈，你怎么这么傻，你们这么做，叫我如何去面对林林，现在孩子没有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云爸说："彩儿，还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云武也说："妹妹，哥哥也会照顾你的，你就莫哭哩!"

云妈见女儿哭泣很久了，非常内疚，轻轻上前，抱着女儿，疼爱的摸摸女儿的头，摩索着她的头发，疼惜地说："我的女儿，是妈妈一时大意害了你。彩儿。"

彩儿也抱着妈妈，在妈妈的怀里，尽情地哭泣。

火车来了，回湖南的车来了，黄林随着乘客一起上了车，坐在窗口的位置，在从窗口看看贵州高山峻岭，山树葱葱，想那里在水一方，有一朵云彩在等他。可是……云彩儿会在哪里？总是血淋淋地看着自己。

黄林本是多病多愁，一个男人怎生得如此柔情缠绵的性情，自古多情必自伤，那黄林也旧病复发了，全身颤抖，心里迷茫，突然咬着自己的手臂，吞噬鲜血。

可怜黄林一个人，伤痛，情痛，病痛，一古脑儿来了，幸喜的神智还是清楚，强忍一切痛苦，慢慢的煎熬。

此时乘客们也有看着他惊讶的，议论的，没有人相助。

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来，苏了口气，打开一瓶水，喝了几口，又吃了点零食。也不看别人，只自顾自的看着窗外。

再说梨花乘车去桃县桃源镇，怀着开心的心情，口里也不时哼个小曲，暗暗的唱一句情歌，想想可以见到他，心里很是甜蜜。

来到桃源镇，又找到石头弯湾村，下了车，问一个在路上走的大叔："请问大叔，可知道有一个叫林霖的人吗?"

正巧这人是石头弯湾 5 组的，见了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奇怪，说："知道，他就是我们那个院子里的，我正好回去，你跟我一起走吧!"

梨花听了很是欢喜，这么巧，喜声说："谢谢大叔，请问他在家吗?"

那人听了，想想说："好像他突然回来不久，带着一个像你一样年轻的姑娘，这两天好像没有看见。"

梨花的心突然从天掉到地狱，刚刚高兴可以相见了，可是突然他又不见了，怎么办?

那个年轻的姑娘是谁? 梨花带着这些疑问，说："大叔，您知道他去哪里了?"

那人回答说："不知道。"

梨花又问："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什么云……什么菜的?"那人想了想。梨花一听，知道是云彩儿，就说："云彩儿，是不是?"

那人忙点头说："是，是，好像是这么个名字。"

梨花问："你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那人滔滔不绝说："这个林霖是一个孤儿，从小是跟着他大伯长大的，他大伯待他如亲生子，林霖对大伯也是尊敬。

他还有一个堂弟叫林晓森，一个堂妹叫林杏儿，他们兄妹三人特别亲，犹胜亲兄弟亲兄妹。"……

两人边聊边走，不一会儿，到了石头弯湾 5 组，那个大叔指指黄林大伯的房子说："就是那个白色瓷砖房，走过去就是了。"说完就走了。梨花也就直接走过去，有一个漂亮的女孩走了出来，正好去做什么，就说："美女，请问这是林霖的家吗?"

那个女孩正是林杏儿，今天没有做事在家，此时正好出去扯菜，仔细打量一下梨花，这么漂亮的姑娘，好眼熟，又来回看了一圈，仔细一想，原来是乌妩，吓了一跳，大白天，遇见鬼了。

急得忙叫道："鬼，鬼，你是鬼，哥哥，快来看，有鬼。"吓得忙回走。

梨花看见她莫名其妙的打量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叫喊着有鬼，跑回去，猜她肯定是把她当作了乌妩了。

她忙叫："我不是乌妩，我是她的妹妹，我来找林霖的。"

那个姑娘停下来，此时她哥哥林晓森，和她妈妈也出来了。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过来，林晓森也发现她很像乌妩也很惊讶。说："你是谁?"

梨花忙笑着说："我是唐梨花，是乌妩的双胞胎妹妹，所以我和乌妩特别像。这位大哥可是林霖的弟弟。我是来找林霖的。"

林杏儿听了，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这么像，原来是双胞胎姐妹，你来这里找林霖吗?"

梨花走近说："是!"

林晓森说："可是林霖和云彩儿前天已经去了贵州了，你找他有事吗?"

梨花吃了一惊，着急地说："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林杏儿说："不知道，听说是彩儿姐姐父亲病了，去看她父亲了。"

林霖妈妈说："姑娘，你既然来找林霖，他不在，你先进屋坐坐吧！等等他的消息再说。"

梨花看看这婶婶很和善，就亲切地说："谢谢婶婶，你老人家是黄林的伯母吧!"

林霖妈说："是啊，这是我的女儿林杏儿，"指指林杏儿，又指指林晓森，说："那是我的儿子林晓森。"梨花礼貌地说："杏儿妹妹，好，晓森哥好。"

林家兄妹也点头向梨花会意，林妈妈领着梨花进屋。

进了屋，杏儿礼貌地倒茶。四人边喝边聊，梨花也大致问了一下林霖的情况，也回答了找林霖有重要的事，也没有明说，大家也看得出，其中也有隐情。

Chapter 64

糊涂的亡灵

也许这是天注定，黄林病已经发作，到了娄底的时候已经迷糊了，随人下了车，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家在哪里? 不知道，只一个人糊涂的走，也不知道去哪里? 口里念叨着梨花梨花，你在哪里?

人海茫茫，不知道何处去，行人都看着他，也没有认识他，帮助他，他一个人孤独的流浪。

梨花在黄林家里等待他，林晓森打了黄林的电话，总是你拨的用户无法接通，各人都拨了一遍，也是如此。

而云彩儿的手机又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只能等待。

云彩儿在医院养了两三天，渐渐好起来，她要哥哥父亲去找寻，一直没有消息。

她担心着黄林，他也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打了电话给黄林，一直是无法接通，心里特别忐忑不安，才鼓起勇气打了电话给林杏儿。

“杏儿，林林，回来了吗?”云彩儿问。

“彩儿姐姐，林林哥，没有回来，怎么啦? 林林哥，怎么啦?”杏儿问。

“杏儿，林林丢了，不知道哪去了，已经不见了三天了!”彩儿哭泣说“是我害了林林，我该死。”

什么，三天了，杏儿大吃一惊，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怎么办?”

云彩儿把事情的原由经过，告诉杏儿，杏儿听了，也哭了，又把事情告诉大家，林伯父一家都哀伤哭泣。

伯母哭泣说:“霖儿，好不容易找到你，怎么又突然消失了，我们林家造了什么孽，要霖儿受苦。”

伯父说："这是罪孽，二弟，你造的孽，让霖儿遭罪啊！罪孽，啊罪孽。"

林晓森只是默默地，没有说话，梨花也哭了，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找黄林，两次错过，现在失踪了，无处可寻，早知道今天，就不该离开他，林林，你在哪里?

梨花哭泣说："杏儿，你问了云彩儿家在哪里，我们去找林林。"

杏儿哭着说："在贵州贵定，还有她的电话号码。"梨花记了地址和号码。

梨花擦干眼泪，说："伯母伯父，我在这里打搅你们几天，我就起身去贵州去，找林林，我一定要找到他。"

林伯父听了说："梨花姑娘，你是一个好姑娘，谢谢你，你一个人我们也担心，要么，晓森，你也一起去，林霖是我们林家人，我们有责任把他找回来。"

林晓森听了说："好的，父亲，梨花，我跟你一起，路上也有个照应。"

梨花点点头，一起去贵州找黄林。梨花和林晓森匆匆来到贵定，也见到了云彩儿，云彩儿身体也基本好了，只是还要静养一段时间。

于是要哥哥云武带着梨花，晓森二人一起寻找。

他们问遍了所有可以问的人，找了所有可以找的角落，一无所获。

他们什么办法也想尽了，也没有林霖的一点消息。

她们坐在一个小饭馆吃饭，边说边讨论，怎么去寻找。

梨花思念黄林，饭菜不香，一个人静静的望着窗外，回忆和他在深圳短暂却真挚的爱，却仅仅是一念之心，却生出许多哀叹，一绪愁肠，几年离索，错，错，错。

也许这就是命！梨花出神的回忆，突然听见有人吆喝："收购旧手机，废手机，一个换一个新脸盘。……"声音从远及近，十分悠扬。

梨花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是不是可以从手机入手呢?"

林晓森听梨花神神叨叨地说话，不明就里的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梨花。"

梨花恢复清醒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手机入手去找，林林丢失，手机联系不上，肯定手机也丢了，我们看可不可以找到那部手机，也许有点线索。"

林晓森想了想说："可以，去试试，碰碰运气。"

梨花说："我们马上分头去找，去找黄林那部 OPPO 手机，你去刷广告，把林林，和林林那部手机的图片文字，贴在贵定的所有显眼的地方，我就去那个旧手机收购点询问。"

"好。"晓森说完，大家一起行动。

梨花和林晓森分开寻找，梨花到处询问，也没有找到线索。林晓森也印刷了广告，到处张贴，并留下电话，如找到手机，奖励 200 元，找到人奖励一千。

过了一天，也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也没有消息。

第三天突然来消息了，有人来电话了，说找到手机，找到人了。

原来是殡仪馆打来的，来到那里，见到了一个年轻人，样子时髦，能说会道的，能水里说出火来。

梨花和林晓森见了那人，在一个殡仪馆附近的小店里。那人把手机递给梨花，梨花看了，果然是林霖的手机，那人给手机已经充满电了，打开看，里面是林霖原来的手机信息内容，可以肯定是。

梨花急着问："请问一下，你在哪里捡到的。"

那人笑了笑，严肃地说："我们在一个死者身上得到的，那人可能死去几天了，被人举报，因为无法找到死者的家属，我们殡仪馆为其火化了，火化之后，我们意外在地上捡到这个手机，而当时只见这一个人，所以我们断定是死者的。"

梨花着急伤心地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林晓森也怀疑地说："你们就凭一个手机就断定，是否太草率了？他的样子是什么?"

那人严肃地说："我们也不敢断定，但是我们来火化时，发现死者和你们在广告上登的基本吻合，死者当时面容基本腐烂，身材也像似，还有这死者，附近的人都没有人失踪，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外处远地的人。"

梨花听了，彻底崩溃了，歇斯底里地说："不可能，不可能。"一面去推那人说："你说谎，你说谎，林林不会死的，林林不会死的。"

林晓森忙劝说："梨花，这不是真的。"又对那人说："谢谢你，钱，我会给你的，我们会守信的。"他忙掏出钱包，拿出 12 张红色钞票，递给那人。

那人笑了笑，非常平静地说："钱，我们不要，归还手机是我们的责任，我走了。"说完就走。

"不要走，"云彩儿也来了，她哭泣着说"林林到底怎么啦？你给我清楚。"

Chapter 65

云彩气疯

那个人被云彩儿喝住，一下愣住了，更没有料到的是，云彩儿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说谎，还我的林霖，你们怎么可以火化他，不是他，一定不是他，你说谎。"

那人被吓了一跳，但还是平静地说："我也不确定，但是那个人身上确实有那部手机，不信，你问那个姑娘。"然后指指梨花。

梨花手里拿着手机，林霖的手机，她把手机递给云彩儿看，云彩儿看见手机，马上松了手，忙走过来，一手接过手机。

看着手机，好熟悉的手机，那是林霖的 OPPO，依然那样熟悉，可是他却走了，只留下这一份念想。云彩儿，翻看着手机，里面有她和他通话的记录，有她的照片，他和她在山里村，开心的照片，也有他们的回忆。

云彩儿，看着看着，笑了，又哭了，喃喃自语："林林，你不会离开我的，你不会走的，不会的。"云彩儿神经好像错乱了，梨花走过去想劝她。

云彩儿看见她过来，就说："不要过来，不要抢我的林林，不要抢我的林林……"一边把手机藏到衣服里，紧紧的抱着不放。

梨花见了知道云彩儿可能是精神失常了，忙说："我不过来，我不过来。"

陪云彩儿一起来的云妈妈见女儿这个样子，先是吃一惊，愣了一下，但立刻清醒，走上前抱着女儿，说："彩儿，你怎么啦?"

可是云彩儿已经神智不清了，看见妈妈抱着她，却好像不认识，死命的挣扎，说："你是谁，不要抢我的林林，你走，不要抢我的林林。"

云妈妈听了，哭了，女儿连自己都认识了。抱着女儿不放，说："彩儿，我是你妈妈，我是妈妈，你不认得了吗？我苦命的孩子。"

云彩儿还在挣扎，梨花使了眼色给云妈妈，示意她松手，梨花上前轻轻地说："我们不抢你的林林，你带他回去，好吗?"

云彩儿听梨花如此说，也没有再有敌意，说："真的吗？不抢我的林林，林林。"

梨花说："我们不抢，你带林林回去好吗？林林累了，要回家休息了，你带他回去吧。"

云彩儿开心了，说："我带你回去，林林，我们回去。"可是走了几步，却不知道家在哪里？

云妈妈说："我是妈妈，我带你回去，好吗？"云彩儿疑惑看了看，摇摇头。

梨花笑着说："乖，她是妈妈，你带林林，跟他回去吧！"

云彩儿听了，又看看云妈妈，云妈妈说："我带你和林林回去，林林累了，我们回去吧！"云彩儿于是乖乖的走过来，云妈妈扶着她慢慢地走了。

云彩儿走了，留下梨花，和林晓森失落。那人上前和梨花，林晓森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又把放在店边的袋子递给她，说："是他的骨灰，你收着，节哀顺变。告辞！"说完就走了。

梨花接着这个袋子，是一个骨灰盒，一个小小盒子。这就是他，梨花捧着，眼泪四流，纷纷滚下来，却没有哭出声。林晓森忙来劝说："梨花，我们回家吧，我们回湖南，林林也要回湖南。我们带他回去。"

梨花点了点头，慢慢的走出店子，往回家路上去。

云妈妈带着云彩儿回去，自此云彩儿病了，时疯时癫，常捧着手机，对窗叹息，望着遥远的地方，好像黄林远远回来，嘻嘻哈哈笑道："林林回来了，林林回来了。"

又或者紧紧抓住手机，放在胸前，哭泣说："林林，乖，不要离开彩儿，还有我们的宝宝在这里。"

……凡此种种，云彩儿精神已经失常，到了医院治疗，也不见好，医生说："此时心病，一时无法想开，或者时间长了，便慢慢好了，药物只是起点辅助作用，心病还需心药医。"

云彩儿以后在家静养。

再说梨花和林晓森带着黄林的骨灰盒回家，一路上，梨花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看着袋子，怔怔出神，偶然滴一两滴眼泪，却没有哭声，只是冷冷的滴落冷泪。不吃不喝，纵然嘴唇干绽，也没渴的感觉，此时，林晓森也怜悯，殷勤递水给她，再三嘱咐，才喝两三口水。也时候肚子饿得哇哇叫了，也没有食欲，尽管林晓森买了鸡腿或是盒饭，送到她面前，再三劝说，吃一点，莫饿坏了，也不忍看着林晓森好意，多少吃一点，填填肚子。

可怜梨花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子，也突然一时错愕疑惑，与爱分开，竟然三番四次，千里迢迢寻觅，却落了爱人烟飞云散，成了一堆骨灰。心里总是迷糊，解不开心里的疙瘩，仿佛黄林在远处被鬼魅拖走，哀悼她救命。

这林晓森一路和梨花朝夕相处，见梨花不仅面容漂亮，气质高雅不俗，内心如此善

良，爱恨这般执着，也是一个令人疼让人喜的美女子。

不由得，林晓森也对这个未来式的嫂子，哥哥的女友，暗生情愫。一路上悉心照顾，尽心呵护。把梨花照顾得周周到到，她才健健康康地，默默地回到世外市。

来到世外市，下了火车，梨花捧着袋子，背着自己的行李，林晓森背着更多的行李，两人向车站坪地走去。

天上下着雨，雨，淅淅沥沥的下着，可能是下了一天，坪里水淅淅的流着，斜深处渐渐成水沟，路上的行人稀少，有的行人身上都溅满雨水。林晓森去买雨伞了，梨花默默的走着，也没有注意前面。

不知道那来的闷闯鬼，突然撞到梨花身上，也许是避雨，把梨花手捧的袋子撞的老高，在空中，骨灰盒也撞了出来，撞翻了，在空中旋转几圈，骨灰四散，散落一地，或在空中被雨打湿滴落，或散落雨水里，被水溶化，被水冲走。骨灰盒散落在地，又滚了几滚，落在水沟里。

梨花被摔在地上，见了，大惊失色，哭着狂叫："林林！"爬起来，奔走到雨中，弯腰跪在地上，抓起骨灰盒，揭开一看，里面溢满了水，骨灰已经散落尽了。

梨花哭得更伤心，如同梨花滴雨，簌簌滴落，哭得像个泪人，捧着骨灰盒在雨里，淋得像个雨人。

此时的梨花已经悲伤透恸，看见有骨灰还未冲散的，忙倒了骨灰盒里的水，胡乱的用手去舀那骨灰，怎奈手一来，骨灰就被冲散了，舀了几次，舀了一丁点，放入骨灰盒里。

那冒失的人，原想道歉，见梨花在雨中舀骨灰，也没有在意他，就悄悄地溜走了。

梨花一个人在雨中，独自哭泣，舀着，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舀破了，流出鲜血来，舀落的血水，滴落在骨灰盒上，血迹斑斑。

Chapter 66

爱的《思念》

梨花心里凄苦，伤心地哭泣，匆匆忙忙的行人，惊讶地看着她，有驻足叹息的，也有笑着议论，也有胡说指指点点的。

林晓森买伞发现梨花不见了，寻觅着，看见雨中有个人在伤心的哭泣，正是梨花。忙撑着雨伞，走过去，给她撑着雨伞，不让雨儿淋着梨花。

此时看见梨花一手捧着骨灰盒，一手舀着尚未被冲走的骨灰，手儿也破了流血了。林晓森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忙安慰着说："梨花，算了，别舀了，都冲散了。别舀了。"

梨花哭泣说："林林，没了，林林，没了。"

雨，还在下，如夜里的哭泣，雨水冲散了骨灰，冲得干干净净。

梨花停了，只是愣愣的看着流水，伴着他的骨灰，远流了，林林走了，再也不会回来，连他的骨灰都被水打散，再无可觅。

林晓森弯腰，轻轻地依靠着梨花，用手轻轻拥着她，把她扶起来，她再雨里哭了这么久，也累了，弄不好也淋病了，这雨，可恨。

梨花也不知道怎么，随着林晓森站起，衣服已经湿透，冷得发颤。哭泣，已经喉咙已经干涩沙哑，梨花病了。

林晓森找了小宾馆，让梨花沐浴后，果然她病了，感冒了。

伤心，雨淋，不病才怪。可怜一朵美美的梨花被雨打病。

林晓森又忙前忙后的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守着她吊水，细心地服侍着。

梨花执意要回到石头弯湾，给黄林安葬，在石头弯湾的山上，梨花哭成一个泪人，晓森一直在后守着，扶着她，劝着他。

林杏儿也哭泣着，叫着"林霖哥。"

林妈妈也哭得特别伤心，一口一句："霖儿，我那苦命的霖儿，怎么这么就撒下娘不管了。"伯父扶着她，眼里含着泪。还是劝说："别哭了，让霖儿安息吧！"

早挖好了坑，梨花捧着骨灰，把它放到坑里，哭着说："林林，走好，我会来看你的。"说完大声哽咽。

此时，林晓森，铲起一F土，散落在骨灰盒上，三个女人哭得更伤心了。

伯父也铲起一F土，渐渐的，淹没骨灰盒，林家父子，铲土埋葬了骨灰。

林杏儿止住了哭泣，林妈妈也被伯父劝回去了，只有梨花还在那里抽泣着，不愿离去。

怎么劝，只是说："我想多陪陪他，也许以后……"就不说了，只是哭泣。

……

梨花在石头弯湾休养了几日，身体好了，就告辞回去，林晓森此时已对梨花暗示心意，怎奈梨花心儿冷，婉言谢谢。

怎奈帅哥有情，不料小姐灰心。

林晓森十里相送，梨花笑笑着说，多谢了，一个人离去。

梨花乘车回去，身体虽然痊愈，但内心愁怅一时难以言愈。每每想起深圳点点滴滴，如犹在身畔，林林的吉他声依然萦绕耳边，可是人去心淡，空留的是思念。

好久没有回娄底养父母家里，今天在世外市，路过娄底，也去看看她们，还有奶奶，最疼他的奶奶。

梨花一个看着远山树草，秋来萎落，天色阴凉，朦朦的，令人情思遐迩。梨花本多情人儿，触景动心，思念旧情旧人。

突然回忆起一首无名氏做的平淡情诗——《思念》。

曾经的相遇，
在那清清的小河边。
款款那片笑声，
句句那点甜蜜语言。
怎奈君不幸悄然离去，
留给妾片片思念。
君是多情公子，
妾也是痴心小姐。
君为什么这么狠心，
独自留下梨花带雨的妾，
抛下妾一人在人间。
山还会青，水依然流，
冰冷的岁月，
思君，念君，度日亦如年。

妾在萤窗下，
月照半边脸，
天边若有喜鹊桥，
七月七日来相见。
若是月有意，
撒下满地月色是思念。

不知不觉到了娄底站了，梨花从沉思里醒过来，背着行囊下车了。

走出车站，妹妹唐梅花早在那里接了，看见她，快步跑过来，姐妹相见，倍感亲热，梅花给姐姐提一点行李，两个人边说边走。

两个姑娘在一起，就是逛街买东西，梨花姐妹也不例外。

梨花愁眉苦脸，在妹妹一再劝说下，买点衣服散点心，又在街上好好吃一顿，发疯地玩一会儿，忧愁也渐渐转移了。

在一个人行道上，两人边走边聊，突然看见一个乞丐从身边走过，梨花慌忙躲避，梅花也跟着躲避。

梅花笑笑说："姐姐，你可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小城，有一个传说，还是奇闻，听说街上有一个新来的乞丐，弹得一手好吉他，专门在街头弹吉他，听说弹得非常好听。被人谣传为吉他哥，跟网上的犀利[1]一般有名。"

梨花说："没有听说。一个乞丐会弹吉他有什么出奇，也许是一个流浪艺人。"

梅花听了，忙辩说："姐姐，你有所不知，这乞丐，也是个傻子，他每天弹吉他，也不讨，也不要，别人扔下钱给他，他也不知道买东西，却是别人拿钱给他买来吃，别人不买，他就饿。"

"这也不奇，也许是装傻的啊！现在到处是骗子，别听人胡说，你看见过没有？"梨花说。

"姐，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的一个朋友看见过，是她传说的神乎其神，说什么弹得特别动听，并且偶然还唱几句，唱了也特别好。她还说特别帅。"梅花还在滔滔不绝的海侃。

梨花羞她说："你们这些朋友，只会海吹，你也是吹得神乎其神。"

梅花翘嘴说："姐，不和你说了。"

梨花笑了说："怎么被我说中了，害臊了。"

"姐，你出去这么久，奶奶想你了，今天没回去好好和奶奶聚聚。"梅花说。

"是啊，我也得给奶奶买点东西，孝敬她老人家。"梨花说着，想起奶奶，也是该和奶奶好好磕磕家常了。

---

[1]即程国荣，1976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江西上饶鄱阳，被网友誉为"极品乞丐"、"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乞丐王子"等。

梨花给奶奶买了见面礼，和梅花回到家里，梨花和奶奶见面，自然特别的高兴。奶奶问暖问寒，梨花和奶奶说说心里话，说说外面的见闻，说说伤心的思念，和那个已经离去的心上人。

祖孙三人，开心唠叨了一夜。

Chapter 67

流浪楼底

再说黄林从贵州到了娄底下了火车，随行人前行，此时他已经完全糊涂，竟然不知道回世外市了。

黄林独自在楼底[1]流浪，不知道去哪里。

只是在路上走来走去，左右徘徊，累了就坐在火车站的花栏边的水泥栏上坐一坐。渴了就喝点水，饿了就吃点零食，夜里，就独自睡在车站边阳台下。

孤零零的一个人，夜里总是抱着自己的吉他度过，就这样糊糊涂涂过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东西也吃完了，水也没有了，虽然身上有钱，但是不知道掏出来买东西。

黄林走到一个卖包子的摊子前，看看包子，也看看卖包子的中年妇女，站着，笑笑，像个傻子，又有一点正常。

中年妇女看看他说："要买包子吗?"他只是傻笑，看着包子，说："包子，包子……"却没有拿钱买。

中年妇女见他是个傻子，就喝斥："傻子，走开，别来捣乱。"

有人来买包子，他也不走，中年妇女就更厉声说："快走，傻乞丐，不然打死你。"说着，示手要打他，他才怏怏的走到一边去了，慢慢的走开。

他躲在一个屋檐下，这里有一些脏乱东西，所以行人也很少。

昨夜，幸好不冷，才没有冻着，但是仅仅一点副食，身体早需要补充营养了，现在又没有早饭吃。林林虽然糊涂了，但是饥饿是人之本能，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却背起吉他，坐在地上，心里无限伤心，饥饿，无处可诉。

[1]作者注：以后将娄底全部写成楼底，因为以后描写的事和人，非对照娄底的人和事，全部是虚拟的，特此声明。

朦朦胧胧中，好像见到梨花的样子，回忆起那美丽凄凉的歌曲，于是弹起一曲《梨花》。

黄林端祥的弹着吉他，凄美的吉他声响起，顿时引得行人停下来，仔细倾听，吉他声非常优美悦耳，不一会儿围了许多围观者。

观看倾听的人越来越多，不时有人喝彩，议论的，黄林边弹，眼泪都落了下来，也许是饿了，黄林不时唱说一句："好饿。"

一曲弹完了，一个年青的行人，后面跟着一个美女，那个行人把手中的一桶泡面，送到黄林身边，说："你弹得真好，是不是饿了，这桶泡面送给你。"

黄林见了，忙接着，傻傻地说："谢谢大叔，谢谢。"又忙着给那人鞠躬。那人听了，吃一惊，原来这卖唱的是个傻子，他的年龄与我一般大小，却称呼我大叔。唉！可怜的傻子，却弹得这么好的吉他。

围观的行人听见黄林叫那人叔叔，很是疑惑他是一个傻子，看见狼F虎咽的吃面，吃完连汤都喝了，看着那个行人还在，于是傻傻地说："我将再为那个大叔弹一曲，谢谢他。"

黄林又轻轻的弹一首《乌鸦》，吉他声同样优美凄凉。那人听了，不由得鼓掌，众人也开始鼓掌。那人背后的美女见黄林英俊潇洒，可惜是个傻子，觉得此事也是奇迹，用手机拍了照，传到朋友圈里欣赏。

一曲弹完，众人纷纷鼓掌，还是那人带头，将一元钱放到身边说："拿去买东西吃。"

黄林见了那人忙点头谢谢。

于是众人也有掏出一元，五毛的纷纷递到他身边。

中午的时候，黄林又饿了，他虽然现在是一个傻子，但是内心条件反射，就轻轻弹吉他，优美动听的吉他声响起，有行人看见就驻足倾听。

弹着弹着，围了很多人，有人议论，有人赞叹。

弹完一曲，有人鼓掌，也有人欢呼再来一首，黄林只是傻傻的笑，傻傻地说："谢谢，谢谢。"

有一个人看见他好像傻子，也像是一个乞讨的艺人一般，很是惊奇，忙从袋子掏出 5 元钱，放到黄林身边，黄林也条件反应地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众人见了他，原来真是一个傻子，在外卖艺乞讨，很是感动，众人纷纷掏钱，捐送到黄林身边，他连连鞠躬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不管男女老少都是这一句话。黄林第一曲弹的是《梨花》，第二首弹了《乌鸦》，吉他声悠扬，傻傻的他一弹吉他，神情专注，楚楚自伤的忧郁样子，好像是一个伤感的乐手，在苦苦寻觅。这一点也是最感人，引起众人唏嘘好奇。

这一曲，弹完掌声又一片，众人纷纷自愿送钱，一元，二元的，有一个漂亮的美眉，

打扮时尚，样子甜甜的女孩，带着一个可爱顽皮，胆大的小男孩，两人有点像，可能是姐弟。

弟弟说："他弹得真好，我们也捐一元钱给他。"姐姐点点头，弟弟见了姐姐点头，立刻拿出一块钱送到黄林身边。

黄林见了，也是鞠躬笑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弟弟听了一愣，笑了，原来是个傻子，众人听见黄林一个近 30 的男人叫一个 11，12 岁的小孩叫大叔，不由轰然大笑。

黄林看看，那小男孩手里的一个鸡腿，原来是小男孩吃饭没吃完的，带着，在路上吃好玩，那小男孩看见黄林好像看着不转珠的样子，笑笑说："你想吃吗？小侄子。"说完，他笑了，他姐姐也笑了，众人也笑了。

这小男孩听黄林叫他大叔，他也顽皮，照着平常他的叔叔叫他的语调口吻，说了："你想吃吗？小侄子。"来逗黄林这个傻子，不料黄林真的是傻，竟然说："想吃，大叔。"

黄林刚说完，众人一阵大笑，小男孩笑了，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的姐姐在后面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乱绽。也笑着说："果果，还不给你的侄子。"

小男孩果果听了，本来这鸡腿，不怎么喜欢吃，也是阿姨溺爱他，劝了好久才吃的，听姐姐如此说，也乐得借花献佛，就真的递给黄林，逗逗的笑说："小侄子给你！"众人都笑了

黄林也饿了，他傻傻接着，傻傻的笑着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众人在一边大笑，好像在看两人在表演小品，一个傻子，一个小孩。那个小男孩的姐姐更是笑得捂着嘴巴，弯着腰。

小男孩也逗乐了，笑着说："小侄子，你吉他弹得真好，能够给我弹一曲《小苹果》[2]吗？"

黄林傻傻的笑着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小苹果》。"

小男孩忙走到姐姐身边，姐姐提着袋子有苹果，说："姐姐，给我一个苹果。"他姐姐笑着说："你今天是在演小品，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傻了，傻果果。"说完给他一个苹果。

小男孩拿着苹果飞快走到黄林身边，把苹果递给黄林看，说："这就是小苹果，懂吗？会唱吗？"

黄林看了看苹果，傻傻地说："不会唱，但是我会吃！"小男孩晕倒，众人笑得晕倒。

[2]《小苹果》是筷子兄弟演唱的歌曲，由王太利创作词曲，是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

Chapter 68

李家果果

小男孩用手刮刮鼻子，羞羞他说："小侄子，你好傻，这个《小苹果》不会唱，我唱歌你弹吉他，如果你弹得和我唱得一样，我就把这个苹果讲给你吃，小侄子，好吗?"众人笑，

黄林傻傻的笑笑说："好，莫唱得好莫骂我。"众人亦笑。

小男孩接着说："不骂你!"

小男孩唱道："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黄林边听，边弹着吉他，他也仿佛听见这首歌，他一弹吉他，他就像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孩专注投入，弹得这首歌的曲调一模一样。

小男孩依然在唱，还算唱得可以，"拽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献给你，只为你欢喜，……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

小男孩唱到此时，黄林已经跟得上他的调了，弹起如同原曲一样了，小男孩的姐姐听了，不由鼓掌喝彩，众人也鼓掌啧啧称奇。

后来小男孩唱："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来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有收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此你都不嫌多，红红的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傻子，第一次陪和着弹唱，竟然陪和一丝不漏，虽然不敢说天衣无缝，但是已经接近完美了。小男孩的姐姐拍掌，拍得可欢了，她手里早准备的五元钱，走到黄林身边，放到面前，众人也纷纷解囊相捐。黄林连连称谢。

小男孩把苹果留下，跟着姐姐走开。

黄林吃着苹果，停止了表演，众人也渐渐散去，姐姐带着小男孩正要离去，也许合作唱歌的原因，小男孩对他特别留意，关心，见黄林钱放在那里也不收拾，和第一次表演一样放在那里丢失。

小男孩好像觉察着什么，忙跑回来，给黄林把钱一张张叠好，放到他袋子里，说："小侄子，把钱收好，拿着买苹果吃。"

小男孩说完突然响起什么，又从黄林袋子掏出钱，数了数，抽出整整 10 元，又把钱给黄林收好放入袋子里。

自己拿了十元说："我去给你买饭吃，好吗?"

黄林点点头，于是小男孩唱着："我是果果，我是一个小苹果。"边唱边走，跟着他姐姐，两人走路回去，原来他两人吃酒回去。

小男孩特别高兴，看见父亲正在炒菜，妈妈正在端菜，他们家开了一个小饭馆，在火车站附近卖点快餐。

小男孩笑着说："给我炒一个菜。"

妈妈笑着说："你不刚跟姐姐在阿姨家里吃酒回来，怎么就饿了，果果。"

果果调皮地说："我给别人买的，你看钱都带来了，"从袋子掏出钱来，接着说："妈妈，你看，十元钱。等一下，我还要把盒饭带给他。"说完把钱递给妈妈。

妈妈接了数数正好十元，笑着说："我们的果果今天这么乖，还给我们带来生意，还亲自去送，好勤快咯!"

果果抬起头来，一副大人的口吻说："我果果本来就是乖，我可是大叔哩。"

他姐姐听了这话，已经猜中一半，多半是给傻子买的，就笑笑说："果果，他是给他的侄子买的，是吗?"

果果见被猜中，噘起嘴巴说："是又怎么，妈妈，莫理姐姐，要爸爸炒了送去。"

原来这一家子也是乡里人，也是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拖家带口的到城市里来打拼的，混得一般般子，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还可以。

老板老李，叫李刚，并不是传说中网络里说的：我爸是李刚，也并不是什么公安局长，却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农村人，奔了城市梦的励志中年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勇敢的农民工，他们撑起城市的屋脊。

老李李刚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名樊思慧，勤快能干，把家打理井井有序，把生意做的八面玲珑。

老李还有一对儿女，也是蛮美满的，女儿李花，小名小花，李花漂亮，还有的聪明，带着一丝善良。儿子李果，小名果果也是调皮活泼，还有一点音乐细胞，一家子算是挺好的，人人都赞老李是一个有福的人。

李刚李小厨师炒了一个小菜——家常豆腐，打了包，让果果送去给客人。

果果又用空的矿泉水瓶子盛了开水，一起提着蹦蹦跳跳的出门了。

果果口里唱着："我是果果，快乐的小苹果。"去给黄林送吃的。

这黄林看见果果边走边唱的走来了，忙傻笑吟吟的看着果果。

果果到了他身边，把那快餐递给黄林，戏谑地说："傻侄子，给你买快餐来了。"

黄林笑颜逐开，接着忙点头说："谢谢大叔。"说着揭开饭盒，狼吞虎咽吃起来，最美的午餐也许就是这样的，吃的好开心，吃的一干二净，把汤都喝了，最后还是夸张的舔舔油迹，不让一点都浪费。

果果看了，也伸伸舌头，这傻子真的好傻得可以，递给他水瓶，黄林又喝了水。笑着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果果听了也怪肉麻的，要他喊爸爸，这黄林也会喊的。呵呵，果果，和他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家去了。

黄昏时刻，天空飘起小雨，饭店生意一般，此时果果做完作业，在店里耍，看见这小雨点点，渐渐打湿店子前的水泥地，果果突然想起什么，急着说："爸爸，给我炒一个菜，我送给那个侄子，等一下给你带钱回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李爸骂道，果果把事情大致告诉爸爸。

李爸说："既然别人是个傻子，也能卖艺，也是农村来的不容易，果果，你给他带去，他有钱就收了，没有钱就送给他吃。"李爸也是善良的人，知道人活着不容易，何况傻子，能帮就帮助一点，尽一点善心。

李爸边说边给他炒菜，炒好要他送去。

果果带着盒饭，看见黄林沮丧的站在那里，焦急的找东西，看见果果来了，难过地说："大叔，买苹果的钱丢了。"说着哭了起来。

果果也急了，摸一下袋子，钱没有了，骂道："哪个莫良心的偷去了。"

果果把盒饭递给黄林说："小侄子，先吃饭再说吧"

Chapter 69

女鬼相救

黄林接了盒饭，忙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果果听了也腻了，说：“傻侄子，你以后不要叫我大叔，叫我果果吧！”

黄林边吃边说：“好，叫你果果，比大叔好听多了，果果。”

果果说：“嗯，傻侄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黄林摇摇头说：“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什么，放下盒饭，勒起衣袖，手臂上露出一个林字，指指手臂，说：“果果，这~……”

果果看了是两个木字，于是笑着说：“木木，原来你叫木木，木木，好听的名字。以后我就叫你木木。”

黄林听了，傻傻的笑笑说：“我有名字了，我叫木木，我叫木木。”他又端起盒饭吃。

天还下着小雨，果果想着：这个屋檐下虽然可以避雨，但夜里下大雨怎么办？怎么能躲避?

果果想起一个地方可躲雨，等黄林吃完饭，拉了他的手，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可以避雨睡觉。”

黄林傻逼地说：“去哪里啊？果果。”

“你不要管，跟我来就是。”果果边说边拉着黄林快步向前。

黄林背着吉他，提着行李，跟着果果来到火车站侧面有一个桥洞，可以让行人穿索过火车站的地方。

更小的时候，果果曾经闯祸，也在这里躲了一夜，今天就安排黄林在这里将就过一夜，总比外面淋雨好的多。

果果把黄林在桥洞中间，有一个半间房子大小的空地，行人也不会路过，雨水也不会流过，高高的凹出一部分，果果从四处捡一些纸板之类，铺垫成一个小床位，说：“木木，今晚你就睡在这里，这里雨淋不着，莫乱走，知道吗？果果有空来看你！”

黄林小孩一样听话地说："木木听果果的，我不会走的，有空来看木木。"

果果点头："嗯。"善良的天真的果果，颇有爱心关心着木木，一片诚恳，并无半点杂想，正是这个社会缺失的正能量，却在一个孩子身上，真正的呈现，值得我们学习，尊重哦，社会就不会迷失，因为我们中还有希望，还是善良的孩子。

果果回到家里，把情况跟父亲说了，他父亲也是同情，赞扬说："果果，做的对，我们应帮助我们应该帮助的人，木木是一个这么流浪的艺人，不容易，他没有钱，不要紧的，我们甘心帮助这些穷人，就是帮我们穷人的自己一样。"是的，我们多么需要穷人自己互相帮助，帮助自己穷人，就是如同帮助自己，穷人的时间需要自我帮助。这个社会多么需要一个能体恤民间苦难的官员。

天黑了，夜，冷，黄林睡在地上，有报纸盖着，像狗一样卷縮着，糊涂地入睡。

梦里来到一个遥远的高原之上，朦胧看见远山，好像是石头弯湾，那里秋来了，院子的出口，有一棵多年的老梨花，开花了，为什么秋来梨花开，真的可以看见那依稀的枝叶间，开了片片梨花。

可是怎么向前走，石头弯湾总在那遥远的地方，怎么也不能走近，那是魔鬼许下的咒语吗？无法寻觅心爱的梨花。

黄林哭了，傻傻地哭了，人间难道真的没有可爱可寻的梨花吗？难道真的只能在泪水里吗？

他回过头来，看见许多的官兵，好像是 1200 年前的兵卒，施刀拿剑的杀来，那巾帼英雄云彩儿在骑马奔驰，口里呐喊："王子，快逃，王子快逃。"

黄林突然觉得自己跃身一匹马上，也在飞越逃跑，远处有骑兵挥刀追杀，弓箭四射，一箭射中云彩儿。

云彩儿身子痛苦的摇晃几下，吐了几口鲜血，用手硬撑了几下，终于熬不住了，跌下马来，此时王子回头，立马来救，却又飞来一箭，射中王子，穿甲而过，王子也跌下马。

顷刻，万马奔腾而来，激起阵阵尘埃，骑兵，走卒，迅速的包围了二人。

万兵皆是黄金甲，手拿白银般的钢刀，透露寒光的箭头，一起面对王子。

王子哀叫："天要亡我，又能奈何？王子，王子，怎奈惨死。"说完就要自刎……

傻子黄林忙叫："王子，王子，不要死。"

醒来原是一场梦。

黄林醒来，看见一个痞子模样的人正伸手偷偷拿他的行李，他一声惊呼："谁？贼！"

那人凶相毕露，掏出一把匕首，对着黄林欲刺，恶狠狠地说："老实点，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不然杀了你。"

黄林吓了一跳，本来是傻傻的，被他这痞子凶狠的吓唬，反而神智更糊涂了，也不

知道什么威胁。他傻傻地说："你要干什么，我什么也没有，留剩下这点买苹果的钱。"

黄林拿出几个 5 毛的，那没有丢失的 3 张 5 毛的纸票，递给那人。

那个人见了黄林这般疯傻的样子，还以为故意装起来糊弄自己的，怒道："你小子，蛮拽，想糊弄老子，想找死。"说完一脚踢在黄林身上，踢得黄林哇哇叫。

黄林傻傻的哭说："为什么踢我？我都没有钱，全给你了。"说完手脚傻傻的乱弹，如同一个委屈的孩子傻傻的放嗲。

那人见黄林真是一个傻子，心里暗叫晦气，口里骂道："妈的疤子，原来是一个傻子!"又狠狠地踢了黄林几脚出气，黄林被踢倒在地，疼痛的哭泣，却又不知道还手呼喊。

那人正想离去，看见那把吉他，还算精致漂亮，伸手去拿，可以卖几个小钱。

黄林虽然已经傻冒，但依然第 6 感地把吉他当成命根子，一直没有落下。

黄林见那人来拿吉他，心里着了急，急忙抓住吉他，哭泣大叫："不要拿我的吉他，不要拿我的吉他。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大叔，求求你啦!"

那人见黄林抓住吉他不放，冷笑了一声说："呃呵，有胆量拿着吉他不放。"就是一脚踢在黄林肚子上，黄林唉约一声，却依然拖住不放手。

那人连踢了两脚，黄林也只是疼痛叫两句，仍然死死拖着不放手，在潜意识里早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生死相依。

那人见黄林踢打不怕，就用匕首狠狠划在黄林的手背上，鲜血流了出来，疼痛难忍，黄林松手，那人夺去吉他，又一飞毛腿把黄林踢到在地，阴笑几声，洋洋得意离去。

刚走到桥洞口，突然从天而降一具美丽的女人，轻轻的飘下，没有一点声音，半落在空中，脚不着地，却轻轻的摇晃。挡在那人前面，阴冷冷地说："把吉他还给他，把吉他还给他!"声音阴冷没有一点人气，地狱传来的声音一样。

那人听了，毛骨悚然，看见是一个女鬼，口里流出血水，舌头很长，如同蛇舌头一样绞来绞去的，血水在舌头上一点点滴下，好一个在午夜里游荡的女鬼。

那人见了，吓得面容变色，口里舌头颤抖的：说"好可怕，饶……命……我……"忙扔下吉他，没命踉跄逃走。

Chapter 70

忘了承诺

黄林哭泣着，却无可奈何地看着那人把吉他抢走，得意洋洋的离开。

突然被一个鬼影挡住，那人扔下吉他，狼狈逃走。

那鬼影落在地上，变化更加美丽，清秀的脸，在夜色里妩媚可爱，只是看起来有点沧桑阴森的气息，令心不安。

一个美丽且忧伤的女鬼，她捡起吉他，轻轻的笑着，没有一丝人气，轻轻的走着，没有一点脚步声，如魅渐来。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傻子也不知道怕鬼。所以黄林并不觉得害怕，只是愣愣的看着，心虽有点畏惧，看着她走进。

女鬼走进说："你的吉他，给你。"说完把吉他递给他。

黄林接着吉他，壮起胆子试问着说："谢谢你，姐姐，你是鬼吗?"

女鬼更是笑了笑，相信他傻得不知道怕了，就笑说："是啊，我是女鬼，你怕我吗?"

黄林见了她的样子，并不吓人，笑容还有一丝美丽，不像人间许多人表面笑着，心里却藏着凶狠，也就更加大胆，也笑着说："姐姐是女鬼，但一定鬼中可爱的鬼，漂亮的鬼，善良的鬼，木木不怕。"

女鬼笑了，笑得有一点人气质的笑容，笑笑说："是吗? 我是善良的鬼吗? 我可是千里寻找你，那个推车的女鬼，自从听了你的吉他声，被你的劝说迷惑，没有在推车，可是我那负心汉却从来没有来，所以我来找你，想听你一个解释。却不料你流落到此，变成一个傻子，你叫我去问谁? 问谁，告诉我人间还有真情在! 你说?"伸手来掐黄林，想掐死他。

黄林好像并不怕她的尖尖的三寸长的指甲，看看说："姐姐，你的指甲好长，好漂亮，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指甲，姐姐，什么叫真情，你喜欢听我的吉他，我弹给你听，好吗?"

女鬼见他已经傻傻如此，也不怎么想杀他，反而笑笑说：“好啊，我倒要听听有人深夜弹吉他给鬼听，有趣，有趣。”

黄林真的弹起了吉他，是他最初创意做的一首歌曲《傻子》。

傻子

我是一个傻傻的傻子，
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名字，
自己苦苦等待了，
那个绝情的女子，
已经等待了三生三世。
为什么我是个傻子，
傻傻的等待自己的爱，
等待那么久，
为什么她还没有姗姗而来？
心爱的女孩，
你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徘徊？
给了我一个千年的诺言，
让我一个傻傻的孤独漫长的等待。
我只是一个傻子，
没有自己的名字，
傻傻的承诺，
永远的相思。

那女鬼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天色渐渐深暗，女鬼若有所思的表情，是否在回味着昨天，她轻轻摇曳，渐渐淡去，化成一缕青烟，融没在黑夜里。

黄林见女鬼不见了，很是惊诧，真的是女鬼啊？又平添一点害怕。

他轻轻地傻说：“姐姐，你去哪里啦?”

没有应答，也许是女鬼已经走远，他停了吉他，揉揉双眼，看是否在梦里，可是眼前一片黑暗，又怎么寻觅一丝光明。

眼睛是明亮的，揉一揉还有点知觉，想来并非是梦，吉他既然还在，就不管他了，又傻傻躺下，呼呼的睡去。

黄林第二天醒来，觉得全身无力，很是疲倦，挪动一下身子，一点也不想动，所以又多睡一会儿。

路过的行人越来越多，匆匆忙忙，脚步声悠闲不断，吵得无法入睡，只好躺着，傻傻地看看行人，有白眼看他的，也有不屑一顾的，各式何种，他也不大懂，只是傻傻地看着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容留。

果果去读书了，叮嘱姐姐去看看木木，照顾一下他。李花答应了，吃完早餐去看木木，路上男朋友来电话了，说请她吃饭，欣赏节目，要她在火车站边解放路等她。

李花，就顾不上黄林，就在解放路等男朋友王晓东，这王晓东是楼底市一个不怎么出名，却又是实权派的一个副市长的儿子，是该市有名的花花公子，草草官二代，老子当官，儿子嚣张。

官二代来了，就是不同，派头吗？是什么插插，一个车子是奔驰，还以为是宝马。上面有个标志像个人字，又不是人字，听人家说：这哪里是人开的车，是有钱畜生开的奔驰，在路上耀武扬威的奔驰，德国佬的车，还以为了不起。

车子在李花身边停下，推开车门，中国罪以为是的公子哥下车了，满头的莫斯油光发亮，不知道是人还是怪兽的发型已经是现代最前卫的，我 kiɔs[1]，真的不懂。

那人是王晓东，带着 Chanel 标志的香耐儿，是法国货，穿着美国佬的耐克，早忘记这是中国，这是楼底，可不是楼上，只为是什么人上人。

那人确实是有钱的官二代，下车跟李花打了一个招呼，说“喝喽（Hello），迷死你（Mrs. Li），迷死李。在等谁?”

李花看见是王晓东，笑道：“小东，你来了。今天去干嘛，哪里嗨?”

王晓东也笑道：“破李子（please 请），上车，飙车嗨去。”

李花上了车，玩耍去了，早忘了傻子黄林。

李花坐上奔驰去本驰了，德国佬的 BENZ 被国内崇洋迷外的家伙翻译成奔驰，原来 BENZ 不过是一个笨子，却用奔驰翻译，好好的一个词语被这类买办国贼所玷污了，我们抗议。

尤其是遇上贪慕虚荣的女人，见了奔驰，哪有不奔驰的，忘了三从四德，口里说的自由，内心不过肮脏的虚荣，这是一群女人的性格，早忘了中国最美的传统美德，悲催啊！

这李花也是这样的女子，当坐在奔驰上早忘了自己的诺言，去尽情的潇洒，去尽情的飙车。

黄林躺了很久，桥洞里已经有很多临时摆摊的小贩子在忙碌着，卖书的，卖小饰品的，还有一种吹牛卖点假药的等等。

没有人在乎他，古人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许就是形容黄林此时的窘况，那有钱的畜生官二代，开着宝马，不是挣来的，而是他老子贪污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却

[1]希顶语：操

是黄林之流，流浪桥洞。

黄林病了，冻病了，可是谁来怜悯呢？他不住打着喷嚏，眼睛猩热，口干舌焦的。想起身，却力气没有，傻傻的流病在桥洞，却向谁诉说，“唉约”几句。

黄林东张西望，总盼望有一个熟悉的人，或者是看起来眼熟亲善的人，都没有，路人皆是冷眼横对。

Chapter 71

女鬼狠心

他终于勉强站起来，度了几步，又度回来。

黄林走来走去，病了，傻了，这下可怕了，又傻又病，糊涂虫。

他走来走去，也许饿了，那个果果不来了，咋办？等待了很久，希望果果能带着盒饭，或者是苹果来呷。

他没有了主张，果果还不来，他走出桥洞，背着吉他前行。想弹却又无力，无心思，他四处走走，那怕地上有一个烂苹果，也会捡来呷。

他走到一个垃圾堆边，想找吃的，可是又赃又臭，他看了又呕吐，忙傻傻的走开。

他看见一个美眉走过去，吃着一碗纸盒子盛着米粉，又有滋有味的吃着，吞吞咽咽的，他看了直流口水。

他傻傻的跟着，不是美女流口水，而是美食流口水。跟着，跟着，那美眉看见异样，还以为哪个登徒子[1]，光天化日跟踪美女了。却不知傻子饿了，看中美女剩下的一杯米粉。

美女忙忙的走，走了好一段路，也见甩不掉，忙扔掉米粉，不吃了，偷偷快步走。

走了几步回头看，傻子没有跟来，而是捡起那碗剩下的碎粉，一口口的呷起来，也有滋有味的，“胡鹿”喝着汤，一点不剩的喝掉，真的是好，节约粮食，该点赞，我们需要这种精神。

可是美眉看了不解，皱着眉头，不是看上我，还是看上米粉，难道本美眉如此妖娆，不如一碗剩米饭，气愤着走了。

黄林躺在地上，病了，开始咳起来了，下午了，还没有吃什么，几日没有洗浴，邋遢的像个乞丐，一天没吃，又病了，样子恹恹无神的病拐子。躺着，如同要死的人。

李花终于回来了，奔驰送来的，下车和王晓东甜蜜刎后告别。此时，她才想起黄林，央求王晓东，去看看他。

[1]登徒子，见于战国时楚国宋玉所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人们把登徒子作为好色者的代名词。

两人驾车去找，已经不在那个屋檐下，寻找一会儿也不见了踪影，两人心烦，悻悻离去。李花回到家里，带了很多的礼物回来，有送给果果的玩具，送给妈妈爸爸的补品等，还有自己的时髦新衣，大包小包的一大对提着回来。

果果接着自己的玩具，也很高兴，拆开看看，是一个自己喜欢的遥控飞机，非常的高兴，高兴地说："谢谢姐姐。"到外面玩了一会儿，回来，看见姐姐和妈妈开心聊着，好像有什么喜事。

突然想起木木，就问："姐姐，你今天去看木木吗？他还好吗?"

李花这才歉意地说："我去看了，不在那个屋檐下了，我找了好久，见提着很多东西，就早点回来了。"

果果听了生气地说："我给你说了在那个桥洞下面，你怎么忘了。不知道木木怎么样了，我去看看他。"

李花说："我临时有事，匆匆忙忙就忘了。果果，你带点糖果给他吃，你自己也吃点。"李花递给果果一包糖果。

果果拿着糖果，飞一般拔腿就走了，一刹没影了。

果果走到桥洞里，黄林躺在地面的纸板上，卷缩着身体，身体略显颤抖，半闭眼睛，无神透露出无奈何，口里偶尔呻吟着。

果果看到这一切，木木可能又冷又饿，病倒了，关切地说："木木，你病了吗?"黄林无力的点点头，想说，却又说不出来。

果果用着手摸摸黄林的额头，滚烫的，又学着妈妈平常的样子摸摸自己的额头，原来木木确实是病了。想了想，自己家里还有一些感冒剩下的西药，说："木木，我给你治病。"木木也傻傻的点头，天啦，一个小孩胡乱的拿着剩药治病，也是凑合着乱医。也是无奈。

果果又走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点药，装了一瓶水，弄了一点饭菜，又匆匆忙忙的跑来，说："木木，躺起来，我给你喂药吃。"

黄林直立的躺着，果果按着说明，一样的弄几粒，喂给他吃。

黄林张口吃了一些，又喝了一口水，说："好苦啊，果果，好苦啊!"

果果听了，这是小孩子傻傻口气，笑了笑，哄络他说："乖，苦，病才好得快。懂吗?"

黄林傻傻地说："哦。"才全部吃了药，吃了一点饭。又安慰他躺下休息，陪他聊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夜里，黄林昏昏沉沉的睡去，不知道何处又胡里糊涂的醒来，看看桥洞里的路灯，好像怀了似的，一会儿闪烁，一会儿熄灭，他心里有点怕，又糊涂病了。

摸摸胸前，好像有一个绣着小锦囊一般的袋子挂在脖子上，觉得很好玩，掏出来看，原来是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张折叠的纸。

桥洞特别冷，阴气重重，好像是一个鬼魂慢慢向黄林飘来，桥洞的灯时熄时亮，那鬼影渐渐向黄林逼近，伸出鬼爪般的双手，向黄林掐来，是不是要掐死他。

黄林并没有看见，只是打开那个袋子，取出那张纸，嘻嘻一笑说："好漂亮啊！"那双鬼手向黄林脖子上掐去，突然听见黄林说："漂亮。"一看原来是黄林打开了那张纸，一个美丽的女孩的素描画像，跃然纸上，清秀的脸旁，含着淡淡的甜甜的笑容，是乌妩的画像，是黄林一个朋友画的，黄林一直收在一个小锦袋里，牵线挂在脖子上，戴在胸前，一直没有离开。

这女鬼原是推车女鬼，后听了黄林的吉他声规劝，不免少了些怨尤，等待那个负心人的忏悔到来，可是他也不曾来，于是怨念嫁祸黄林，随着千里追寻他，要报心里怨念。

暗暗残害黄林得病入魔，让小青糊涂流难街头，这夜深人静，又心生恨意，意欲掐死黄林。

这女鬼一把掐住黄林的脖子，狠狠的掐着，女鬼长指甲掐进小青的皮肉里，黄林顿时感到疼痛无比，鲜血流了出来，呼吸困难，喘气的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做……什么……"

女鬼狰狞地说："我要掐死你。哈哈！你们男人都是负心汉，没有一个好东西。"

黄林手里的画像掉落在地。

Chapter 72

画中鬼妹

女鬼看着倒在地上，身体垂直地死了，阴森森大笑起来，这个负心汉死了，多么爽啊。

笑，停止了，感到莫名的失落，这个男人与自己无怨无仇，只是对自己的一句规劝，就迁怨于他，把他掐死，自己是不是恩将仇报？自己被一个爱着男人抛弃，自己也将一个劝慰自己的男人杀死，自己不是也和那个负心汉一样吗？

女鬼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手，失落的哭了，口里唠叨着："我杀了他，我杀了他。……"看着他死躺在地，上前摇摆着他的身体，黄林死死无力的摇摆着，没有了气息。

女鬼摇了很久，他也没有醒来，女鬼茫然的站起来，看见旁边丢落一张画纸，打开一看，是一个女人的画像，是乌妩的画像，乌妩微笑的脸庞，含着无限柔情思意的笑意，清澈的双眼，透着甜蜜的看着前面，嘴角那一份轻蹙，绽放千娇百甜的妩媚，真正美丽的妩媚一笑。

女鬼看了，也痴迷了，多么像那时的自己，用手抚摸着画像，抚摸着她的笑容。

下面有四个篆书字"妩媚一笑"。

后面还有一段文字，原来是一首情诗，《妩媚一笑》。

妩媚一笑

你那温柔的笑，如春天刚绽放的妩媚花朵，
温柔沁人心，千般魅，万种娇，
叫人爱着，怎么忘得了？
傻傻的我，在刹那之间片刻思考，
想着和你白头到老，天天对你好。
那是你的妩媚一笑，怎么能忘了。

你那妩媚的笑，如同寒秋磨砺的温柔的刀，
妩媚荡人心魄，千样甜蜜，万种妖娆，
叫人爱着，怎么忘得了？
痴痴的心，伴你相爱乐逍遥。
想着和你手牵手，一生一世和你好。
你那妩媚一笑，甜蜜上眉梢。

女鬼看着这美丽的画像，是那么的熟悉，多么希望也是这么美丽，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这个样子。

看着看着，心里一个念头闪烁着，轻轻的摇身一变，就轻轻地伏着那个那张画像上，变成那个样子。

她变化成乌妩，是那么的完美，如同镶入画里一样，画就是她，她就是画，一丝不苟，一毫不差。

一阵微风吹过，把画轻轻的卷起来，她就住在里面，那是她的新家，她就藏在里面，那是新卧室。

过了很久，他的一根手指头动了一下，动了两下……手动了。

他的眼睛睁开了，看见阴暗的桥洞，他很想挪到一下，移动一下，又用手护着地，慢慢的，他想坐起来，很久，终于坐起来了。

他茫然看着世界，才发现脖子隐隐作痛，他看见前面有一张画纸，那是他的，那是他的乌妩的素描，美丽的她的笑脸。

他向前移动一点，慢慢靠近，他用手艰难的抓住画的一角。他把画拖过来，双手握着，用手渐渐打开，看见了乌妩美丽的笑容，看见那妩媚一笑，还是那么鲜艳，若是昨天，那个心牵梦绕的乌妩，可是已经成为永久，成为永久定格的画面。

他轻轻的用手去摸着她的脸，让她感觉他的温暖的思念，轻轻的摩挲着，细腻幽慢。

她的眼睛还是看着他，他用手给她擦去眼角的灰尘，乌妩，啊，乌妩，你好吗?

摸着，摸着，满心的牵绊的泪水，滴落下来，正滴落在她的唇边，乌妩，你能感受我的温暖吗？黄林片刻清醒，心里暗暗念叨着。

此时女鬼躲在画里，却感觉到黄林的抚摸，那么的温柔入心，他真的爱着画中的她。心里一动。

又感觉黄林拭去眼角的灰尘，他的关慰，如同擦去她眼里流下的泪水，他还在关心死去的画中人。心里激动。

女鬼感觉黄林泪水滴落在她的嘴里，很苦涩，里面有多少酸甜苦痛，多少难言的怀念，他还在怀念那个女孩，心里彻底感动。

黄林在喃喃念着："乌妩，你在天堂还好吗？秋天来了，别冻着了。"

女鬼听了，已经无言以对了，只有泪水从画中的眼泪流落。

黄林看见画中的乌妩流下泪水，以为是乌妩天堂听见，就更是激动地说："乌妩，你是不是在画里，你是不是听见我的话，你偷偷的哭了。"黄林看见画中爱人竟然流出泪水，也轻轻的用手给她擦去，说："乌妩，别哭，我这病也不能好了，怎么也不知道能够熬多久，也许不久就可以和你天堂相会了，乌妩。"

此时女鬼听得也不忍再视，见黄林给女鬼自己擦去泪水，而不是画，而是她，对黄林的恨已经烟消云散了，留下的是对黄林的同情，一个是在人间思念天堂那个女人，枉费思心？一个是在阴间路上，等待人间一个负心汉，何苦苦苦等？

不同的遭遇，同样的苦涩，对黄林顿生怜悯，爱惜。

可惜黄林傻了，是她女鬼的施法相践，可是自己却无法把他的傻病再治好，害了他，却又帮不了，惭愧，暗生，却又无奈。

Chapter 73

英雄救美

女鬼默默地看着黄林，迷茫无奈，对这个男人有了更深一层了解。

黄林痴痴看了一阵画像，慢慢地把它好好折叠起来，把它放到锦囊般袋子里，又戴着脖子上，穿好衣服，躺下睡着了，女鬼就藏在画里，那个袋子里，挂在黄林脖子上，贴着他的胸脯，感觉他的温暖。

就这样的小夜过去了。他醒来，惺忪的双眼，茫然地看着这个世界，该何去何从?

黄林模糊地看见一张纸条飘来，捡起来一看，原来上面，写着一段文字，如下：有人说男人是山，高大魁梧，高不可攀。但是还可以清楚的看清楚他的面貌，走过去仔细访问。却不知道女人虽然如水，无限温柔，怎知道女人心，海底针。看见平静如水，却也时时起波澜，你若不懂水性，就会在爱的水里淹没，爱太深，女人怎可信。

黄林看了，傻傻地似懂非懂。果果又来了，黄林看见他来了，提着一个方便袋，里面装着米粉，背着大大的书包，上学去，又顺路给他带一碗米粉。黄林开心的站起来，病也好了，傻傻地笑着说："果果，你来了。"

果果走过来说："木木，我给你带一碗粉，你吃完后，休息一下，病好了吗?"说完把米粉递给黄林，黄林接着，吃起来。

黄林傻笑的感激说："好了，谢谢果果，果果真的是神医，呷药就好了。"

果果心里一笑，自己不过是瞎乱配药，不想黄林药到病除，也笑说："呵呵，我真的是神医，呵呵，木木，我要上学了，你中午饿了的时候，就走出桥洞，"指指前面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小巷子，又接着说："你就沿着那个巷子，走大概一百米左右，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花果山小餐厅，那就是我家的小店，你说，是果果要你来的，我爸妈就会给你饭吃的，记得，木木。我上学去了。"说完，看见黄林好像懂了的点点头，就转身离去。

黄林看见果果那天真善良的背影，现在这种善良的人，好少了，简直稀有了，人心

不古，幸好还有善良的人。吃中午的时候，黄林饿了，可是他走出桥洞，傻傻地找不到那个巷子，找不到花果山小餐厅。

他胡乱地游荡寻找，找了一个个巷子，也没有找着，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戴着大盖帽的，城官（城管，借用城官吧!）模样的几个人围着一个小店，在那里吵着争论。黄林走近一看，原来是三个城官和一对夫妻在在争论不休。

一个为头的城官，虎头虎脑的，吃喝得肥脸大肚，一副小官大贪的样子，说起话来神气十足，好像天下城官老子第一。为头的高傲地说："吵什么吵，你们把桌子摆到街面上，就是该惩罚，该罚一千，不交，店子都封了你的!"这也太多了，现在的官员心里只有钱，哪有毛主席的时候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农民工进城打工，开个小店不容易，却这些城官狮子大开口，要钱不要脸，多么希望有城官好言相劝，帮助农民工把生意搞好，服务社会，这也是一个开明政府的应尽责任，多么希望有一个法制的政府来公平地治理社会。

一个中年男子，就是李刚店主说："各位城官兄弟，我也看客人太多，有人想出来晒太阳暖和暖和，就顺便搬到这路边，也是初犯，就将就一下算了，以后不敢了，如果你们再抓住了，再多罚一点，也不怨。"

一个小白脸，狗腿子城官横气地说："莫的少的，不交钱，拿东西。"起身就要入店拿东西。

李刚的老婆忙拦住，说："兄弟，我们乡里人到城市打工挣钱也不容易，就少罚点，五百行不行。"就拿出五百元，递给小白脸。

小白脸一手推开钱，冷冷地说："你们以为我们是叫花子，说打发五百就五百，一千一个子，也不能少。兄弟们，拿东西。"五百元被撒落一地。于是小白脸推开女人，李刚老婆（暂说李妈吧）被推搡在一边，侧身倒下，一个踉跄，跪倒在地，小白脸在前，进入店铺，要搬东西，后面跟着两个狗腿子城官，也狗模犬样的去搬东西，土匪一样，围观的行人指指点点，小声议论。

此时李花从里面出来，看见城官如狗似犬的搬东搬西，也是急了，上前阻拦，急躁地斥责："你们干什么？放抢里[1]。"

小白脸听了，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你敢骂老子?"起身一看，原来是一个漂亮秀气的妹子，心里一喜，哪来的美眉，接着调戏地说："妹子，还蛮漂亮的，哪里来的？陪哥们聊聊，呵呵。"伸手来摸李花的脸，两个城官大笑。呵呵。一群流氓。

李花见了，躲开一边，骂道："放尊重点，痞子，嘴巴放干净点。"怒目而视。

小白脸见豆腐没吃成，也没生气，而是更加调戏说："美女，还蛮厉害的，我喜欢，呵呵。"说完淫邪而笑，后面几个城官也笑着，起哄鼓劲打李花见城官一再相戏，恼火地怒骂道："臭流氓，不要脸!"边骂边退。

[1]作者注：湖南方言，抢劫的意思。

三个城官一起围过来，想调戏李花，伸手邪脸的。此时黄林已经全部看在眼里，认识这是果果的姐姐李花，也曾对他帮助过，也有好感，虽然害怕城官的人多力大，但是见三人欲行不轨，众人围观，无人敢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冲上前，推开一个城官，挡在李花面前，英雄救美地说："你们是城官，要做什么?" 小白脸看见黄林突然冲来，保护李花，愣了一愣，仔细一看，黄林一身脏兮兮的，英俊的面容透出也有点痴弱，这个年代还有胆量英雄救美的，仗着人多，威胁地说："哦呵，还有英雄救美的小子，想找死。" 指着黄林的脸，接着说："小子，识相的玩早点滚蛋，要不，有你苦头吃。"

Chapter 74

审问糊涂人

黄林没有躲避，而是傻傻地保护着李花，李花莫名其妙感觉到一种别样的温暖。他傻傻的样子，却知道傻傻的保护他，可是他的男朋友在哪里？此时多么希望他在身边啊！可是他偏偏不在，又能怎样？

黄林傻傻地说："你们，你们？欺侮一个姑娘家算什么？我，我要保护她！"城官听了，这个人原来有点傻，不由得笑了起来，一个城官笑着说："原来是个傻瓜，哈哈！"上前来推黄林。黄林见一个城官来推，顺手将城官的手摔开，城官侧倒一边，后面两个城官见了，骂道："傻小子，想打架啊！奉陪到底。"两人冲上前，挥拳踢脚来打黄林。

黄林被打了一拳，虽然傻了，人在危机时总是机灵一动，见不敌二人，忙躲避，撇开二人，跑了出来，走到街头上。

此时李花吓得花容失色，没了主张，傻傻地叫着："打架了！"她的妈妈李妈也站起来，看见黄林和城官争论打架，也只是傻看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刚和为头的城官在争论着，看见黄林和城官们起了冲突，也只是看看，没得办法。

为头的城官，看见黄林和城官打起来，逃了出来，忙截住黄林，两人对持起来。后面三个城官迅速走了出来，包围了黄林。小白脸邪笑着说："傻小子，好大的胆，老子们的事，也敢插手，今天看你逃到哪里去?"众城官也是笑着起哄，渐渐逼近。

此时黄林见众人包围过来，寸寸逼近，形式吓人，傻傻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

一个城官笑骂："你不是胆子大吗？敢打城官吗？今天要你见识一下城官的厉害，兄弟们，上!"挥手而上，抡拳殴打黄林。四个城官凶神恶煞一起围攻黄林，黄林自知一人难敌四手，勉强应付，也被挨了几拳，只得逃走，逃避到一个墙角，被四人围住，无处可逃。

四人呵呵大笑的围过来，有人骂："还逃到哪里去?"也有人笑："逃不了，去死吧!"

黄林此时唔处可逃，傻傻地说："你们城官是土匪，还是执法的城官。欺侮我这个农

民，算什么东东?”

怎么几个城官听了，笑了，这个傻子，老子就是要欺负你，抡拳就打了起来，黄林捂着头，傻傻地被他们打，却不知道怎么还手，被打得哀哀大叫。

黄林在痛的糊涂时候，失去了神智，魔念入心，睁开前世般幽灵眼睛，嗜血怪病突发，突然抬起头，张开嘴，牙齿冒着白光，一口咬向一个白脸城官。咬得那人嗷嗷大叫，推开黄林，吓得乱说：“他疯了，疯狗咬人了。”

另外三个城官见黄林发疯咬人，也是一愣，后退几步，害怕被黄林咬了，一个城官狡黠，偷偷到车上拿了一根电棒，偷偷走到黄林后面，用电棒一触，黄林触电倒地，昏迷过去。几个城官趁机把黄林捆绑起来，洋洋得意，押到城官所审问。

李花出来，看着黄林被押送离开，也不知道怎么办?

黄林被糊里糊涂的押到城官所，在城官所里，后面一个矮小房子，那里堆满了城官所得非法缴获品，还是城官非法缴获的，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把小青绑在那里，自然先得询问一下，这也是中国的官样文章，走走合法的过程，再好非法的惩罚，弄点小钱，这是贪官弄钱的伎俩。

一个城官坐在凳子上，前面一个桌子，一个木锤子，有点像下三烂的主审官，这样的审理官只会审理呼案的铁冤案，这就是特色。旁边一个矮小个子那着收缴来的笔和本子，那是书记员吧。还有一个人押着黄林，手里拿着电棒，随时刑讯逼供。

主审官一敲桌子，大声问：“你是那里人?”

黄林糊涂地答：“中国人。”晕，晕死那审问员。

主审官大叫：“我问你湖南哪里人?”

黄林糊涂地说：“湖南在哪里？我只知道我是这里人，和你们一样的人。”无奈。

主审官又问：“叫什么名字。”

黄林连忙站起来，高兴地说：“我叫木木。”说着去摸桌子。主审官大骂：“什么摸摸，你他妈的还敢来摸老子，大胆。老子又不是女人，有什么好摸的。”笑，书记员笑了。

黄林傻傻地说：“我是摸桌子，又没有摸女人，看见桌子有一块硬币，摸了一下，你看，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块钱。有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块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警察把我手儿牵，夸奖我好少年。”黄林把一块硬币递给那个主审官，那个押解的人一看，原来是一块游戏机币，笑了，大笑一声，这个傻子真的太有趣的傻。

主审官又问：“多大了?”

黄林想了想，思考什么，好像在计算自己的年龄，突然说：“我想起来了，我三岁半了。”我烤，三岁半?

书记员逗乐了，笑问：“怎么是三岁半?”

小青见书记员和睦可笑，也笑：“果果对我说：三岁半，三岁半，还有半岁没上算，

我和妹妹出去玩，哥哥来捣乱。”书记员听了大笑。

主审官暴跳如雷，大骂：“你小子，挨揍，老子弄死你。”起身要来揍黄林，黄林吓得哇哇见，哭见：“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书记员连忙死死拉着黄林，笑说：“老杨，莫打人吗？你不审，我来审，你做笔记。”

主审官无奈，只好坐到一边，让书记员审理这糊涂案件。真的是糊涂官来审糊涂案，糊涂的 z3go[1]司法。

书记员笑着问：“请问你性别?”明知故问。

黄林又想了想，严肃地说：“不男不女。”

书记员逗乐地说：“这个怎么解释?”

黄林严肃地再说：“我生活在不是男人的世界，怎么也得不到女人的温柔。所以我不男不女，心里好苦。”

书记员又问：“请问职业?”

黄林唱起来：“我是一个流浪哥，亲爱的朋友，给我一个苹果，解解渴，给我一根萝卜，解解饿。”

[1]希顶语：中国

Chapter 75

再见鬼魅的乌妩

书记员听了黄林唱，不知道是什么？惊讶的问：“请问是什么?”

黄林傻傻地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果果说的。”

书记员问：“果果是谁?”

黄林傻傻答：“果果就是小苹果。”

众人无语。那个主审官说：“莫审理了，直接进入主题。小子，你的家人，叫他们来接你。”

黄林傻傻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就是警察.....”

主审官气急败坏地说：“他妈的就是一个傻子，没有什么好审的，直接大刑侍候。”

那个押解的汉子用电棒麻了黄林一下，黄林一身麻木，叫了一声，眼睛一翻，麻晕过去。

这时候传来有人喊吃饭的声音，三个审问的城官也嘟嘟几声，起身吃饭去了。

过了一会儿，黄林悠悠醒来，看见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管在一间杂物室里，堆满了城官收缴的东西，各种味道，有点恶心。

黄林突然片刻清醒，记得自己的名字，也许电麻的缘故，反而因祸得福，记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陪自己度过，外面阴冷的天，自己心情糟透了，止不住伤感的眼泪盈眶。

黄林想起梨花，那个梨花在哪里？要是梨花在身边，和自己唱一首生日快乐歌，那该有多好，那怕她什么也不做，就静静的陪着，也该多好啊。为什么别人生日那么开心快乐，众人陪伴，开心的歌舞，美美的大餐，大大的海吃。

自己已经病得这么糊涂，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纵然见到自己这副倦容，又有何颜再见，梨花，真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能找个好人家，再也莫见傻傻的黄林。

想着想着又想起乌妩，不知道她在天堂怎么样？是不是还在想念他？为什么不投胎

到人间和他相见呢?

为什么乌妩去了，留下双胞胎妹妹梨花和他相伴，可惜梨花已经误会他她们也不能再见？为什么？..... 太多的为什么？黄林想着想着糊涂睡着了。

梦里又梦见了一只乌鸦，飞到故乡的老屋前的梨树上，看着他叽叽喳喳的叫着，跳跃着，非常的欢快。

看见他走，叫得更加欢乐了。黄林笑笑，走到树下，伸出几只手招呼，伸出另一只做窝的样子，示意它飞到他手心里，做他手心里的宝贝。

乌鸦好像很懂他的肢体语言，竟然欢欣地振翅飞过来，落在他的手心。

他轻轻的抚摸着乌鸦的头，开心地说："乌妩，你又来看我了，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想我吗，想林林吗？你在天堂还好吗?"

乌妩叽叽喳喳的叫着，轻轻的啄着他的手心，好像告诉他什么？却有爱怎么表达。

乌鸦突然飞起来，飞到梨树上找了一朵最美的梨花，啄着飞到他手心，把梨花放在他手心，叽叽喳喳地围着他飞舞了一圈，叽叽喳喳地飞走了。

黄林明白了，乌妩飞走了，她要梨花来陪伴他，希望他不要孤单。

他随着乌鸦影子，努力追寻，可是乌妩飞走，再也不能回来，留下的是思念。

黄林看见手里的梨花，洁白如玉，妩媚动人，宛如心里的她。

黄林想回家把花儿养在花瓶里，回头一看，却找不到来时的路，竟然伤心地哭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场梦，从梦里醒来。眼睛流着冷冷的眼泪，滴落回忆。

只见冷冷的夜色，肚子饿了，却没有吃的，怎么办？黄林又糊涂了。

这时三个审问员已经吃饱了，那个主审官多喝了三杯马尿，醉熏熏地来到杂物室，再来找茬。

推开门，拿着电棒，指着刚刚从梦里醒来的黄林，骂道："今天你装糊涂，戏弄老子，他们不在，老子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边说边用电棒来戳黄林，黄林又是一麻，无力地倒下。

黄林倒在，地势未平，滚了一圈，身上的一个锦囊从胸口露了出来，城官一看，还是蛮好看的，是不是值钱的东东，竟然想据为己有。

城官低下身子，拿起一看，果然是不错的锦囊，心里一喜，黄林已经昏迷，城官取下锦囊，看看里面有没有贵重物品。

取出一看，原来是一张纸，画着一个美女肖像，逼真美丽，如同活生生地看着他，夜里有点鬼魅的气息。

城官骂了一句："什么破烂货，晦气。"随手扔掉了。

等一会儿，黄林又悠悠醒来，看见城官酒气熏熏的坐在那里，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连后挪。

城官见黄林醒来，又弄电棒来麻他，黄林忙着躲避，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刮一片阴风，那电棒竟然戳到城官自己身上，麻得他哇哇叫，见鬼！怎么回事？城官酒气醒了一半，看看四周，并没有人恶作剧，看看这个黄林，难道他反抗，麻了自己。

城官看着黄林，恶狠狠地说："小子，你敢反抗麻老子，你吃了豹子胆了。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以为城官好欺侮。"

边说边向黄林麻去，又是一片阴风吹过，仿佛有一黑影掠过，推开城官的手，向城官身上用他的电棒麻他自己。

城官麻得哇哇叫，一身颤抖，电棒落地，城官酒已经全醒了，他妈的真的有鬼，他仔细看看四周，阴气森森，好像有什么东东？

城官捡起电棒，拿着电棒自卫，大叫："什么鬼怪，老子没有得罪你，请你走，老子报警了。"笑话，鬼难道怕报警??

过了一会儿，没有人或鬼的声响，城官以为是风或那个人在恶作剧，又胆大的去麻黄林，黄林害怕的后退，只见一个黑影闯到黄林前面，一张恐怖的脸，黑暗的眼睛露出阴冷的光，嘴巴掉下来一截舌头，滴滴滴着血。一个人影半悬着，见这副样子，城官吓得半死，真的是鬼，恐怖地大叫："鬼，鬼，鬼……"边叫边慌忙转身逃跑。

黄林看见那个女鬼好像是乌妩的背影，止不住高兴地叫出来："乌妩，是你吗？是你吗?"那个女鬼转过头来向他笑一笑，什么也没有说，轻轻的走开了，不见了。

黄林连忙爬起来，追着说："乌妩，你怎么什么也不说，就走了，抛下我一个人。"四处张望，没有了影子，黄林无力的坐下来，叫嚷着，可是已经没有了影子。黄林见到鬼影般的乌妩，片刻的清醒，乌妩走了，又糊涂了。

Chapter 76

偶然的消息

鬼魅走了，乌妩走了。留下黄林孤独无助地坐在地上，也许这不过是一个幻觉，黄林又糊涂地看着这个矮矮的脏乱的房子，也许是她来了，看看他走了。梦里的乌妩。

女鬼就是那个推车的女鬼，她看着他，痴痴呆呆的样子，感动又叹息，一个傻傻的男人，为什么？痴心却没有结果，就像自己一样，痴心却不能得到，也许人生自古痴心空牵挂。她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只是化个影子，又躲到那个画里。

黄林默默地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乌妩，捡起来那张飘落一边的画像，那就是乌妩的美丽的肖像，仔细打量一番，痴痴的看着，痴痴的想着，摩挲着画像的脸，傻傻的落泪，默默地睡着了。

且说那个城官慌慌张张的逃走，跌跌撞撞的走到同事的宿舍，敲打着门，把几个已经喝醉休息的同事叫醒来，同事们，极不甘愿地出来，来到那个赃屋，看见黄林已经傻傻的睡去了，打着呼噜，几个同事一见，找了一个遍，没有见到异样，就埋怨地说："哪里有鬼?"说完就走了，要去睡觉了。

那个被吓的主审城官唠叨几句"奇怪?"见众人走了，也不敢逗留，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李花和她的富二代男友来到城官所，领了黄林回去。

果果早在门外等待，两人相见，黄林小孩子一样的和果果雀跃拥抱，两个天真的孩子。

富二代王晓东，见黄林傻傻的像个孩子，心里的嫉妒心渐渐消了，也没有开始时李花求他救助黄林的不甘愿，也露出笑容，和黄林他们说说笑笑的，送他们回果果家的饭店。

李刚夫妻早在店门口等待，等待英雄归来。他们安排黄林在店子里做点事，不让他再流浪。这黄林虽然糊涂，做事却勤快，手脚又麻利，端菜收拾桌子干净利索，客人对这个傻瓜也比较逗趣，黄林记忆又好，客人的菜清清楚楚，从不出错，比正常还强，李

刚夫妻暗暗高兴。

偶然黄林还能为客人免费弹一曲，招来客人欢欣，自然生意渐渐兴隆，李刚一家更是高兴，对黄林更好了，黄林衣服也干净了，身体也好了很多，果果更是开心地说："咱们家从天而奖一个财神爷。"

再说梨花在楼底这个家里，和奶奶、妹妹梅花开心在一起玩，腻了，想回广州了。

买好了车票，梅花送姐姐一程，在火车站的平地上，遇见了朋友丽丽，一个美丽的美眉。

两人相见，梅花就和丽丽聊天，原来丽丽也是送弟弟去远方。梅花介绍了姐姐梨花，丽丽也和梨花友好。丽丽介绍了一下弟弟。

四人边说边聊，梅花突然记起什么，问："丽丽，你前一段不是说在火车站遇见一个弹吉他的帅哥呢，是真的吗?"

丽丽笑笑说："真的，你不说，我倒不记得了，那个帅哥就在这个车站外面，怎么啦?不是看中了吉他哥吧?"

梅花笑着得意对梨花说："梨花，我没有骗你吧，就是她跟我说，她遇见了吉他哥的，弹得一首好神曲的，梨花，现在，你信了。"

梨花不以为然地说："信，我的梅花妹妹。"

梅花听了说："丽丽，你听，我姐姐还以为我在瞎扯，你带我们去看看。"

丽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页面，笑着说："我拍了照片，好像保存在手机里面，还在着，梨花，你们看看，这个帅哥，就是弹吉他的犀利哥。"说着把手机递给梅花，梅花拿着看了看说："果然是一个帅哥，梨花，你看看，像不像犀利哥?"又递给梨花看。

梨花本来是无心之举，见妹妹坚持，也低头仔细一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只见照片上黄林穿着脏乱的衣裳，坐在屋檐下弹揍着吉他，似乎已经糊涂。

梨花惊讶地大叫："林林，是林林，你没有死，没有死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一把夺过梅花手里的手机仔细看了又看，口里乱七八糟地说着话。

丽丽在一旁见到梨花突然疯狂的举动，很是不解没，妹妹梅花也是迷糊，忙问："姐姐，你怎么啦？什么林林..... 怎么回事?"

梨花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转身走到丽丽身边急急地说："丽丽，请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快点带我去找他。"

丽丽见梨花如此焦急，猜疑这个人梨花一定熟悉，就说："应该是前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陪你去找。"

梨花高兴地说："好，我们就去。"丽丽带着梨花就往车站外走去，匆匆走过平地，来到侧面的一个弄子里，在那个无人的屋檐下，可是黄林已经不在。

那照片上的地方依然在，可是黄林却不在，丽丽说："那天我看见他在这里，怎么不

见了。”

梨花也看这地方与照片上吻合，相信就是这个地方了，宽心地说：“丽丽，我相信就是这里了，也许林林已经走了，我和梅花去附近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吗?”

梅花笑说：“姐姐，他是谁？怎么连广州都不去了?”

梨花淡淡地说：“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还以为他死了，想不到他竟然流浪到楼底，真的好开心！我一定要找到他。”

梨花和梅花四人问了附近的人，都说有个这样的人，可是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四人问累了，梨花淡淡地说：“丽丽，我们先送你弟弟上车吧。我也退了票，再去找林林，只要他活着，就有希望的，一定可以找到他。”

梅花点点头，就先送丽丽的弟弟上车，梨花退了票，和梅花两人匆匆忙忙的问了附近很多人，都没有消息。

期间梅花又问了黄林的情况，丽丽在，梨花不便细说，现在将和林林的事简单的告诉梅花，梅花听了，觉得更有趣了，两人就仔细的问了很久，直到看见一个餐厅，就是花果山餐厅，觉得新奇，就进去吃一个便饭，点点饿。

Chapter 77

擦路而过

非常不巧的事，梨花寻找黄林，刚来到花果山餐厅，李刚的小店，因为客人多，菜，准备不足，李刚叫女儿李花带着黄林去附近一个菜场买菜去了，刚刚转弯离去，就隔那么一刹那，擦路而过。

梨花和梅花两个人边吃边聊，吃完后也匆匆忙忙离去，去寻找黄林，两人刚离开，黄林就回来了，看着梨花的背影离去，黄林好像认识，却又记不起来，傻傻的看着，傻傻地说："梨花。"可是糊涂了，又没有主见，又不敢去追找那个背影，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梨花离去。被李花拉了一下，背着菜进了店子，而此时梨花回过头来，什么也没有看见……两个又擦路而过。

擦路而过

你从这边走，
我从那边走，
为什么我们总是擦路而过？
为什么我俩不能片刻逗留？
你的背影渐渐远去，
我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爱人，爱人，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头，
看看我依然在那里等候。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再一次擦路而过？
看着你渐渐远走，

爱人，爱人，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还会在那颗树下相守。

梨花和妹妹一起回去，她要留下来，寻找黄林，既然他没有死，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黄林天天在饭店工作，和李花傻傻地特别亲热，难免有人没事闲言闲语。不知道怎么被人搬弄是非地传到那个富二代的男朋友耳里，就变味了。使得王晓东心里不是滋味，一时二人偶然口角，拿此事说事，误会越来越深，使得二人冷战，差点分手。

李花心情不好坐在一边生闷气，黄林偶然傻傻地去问候一句，也不怎么言语，次数一多，也就烦了，将这分手之忧气撒到黄林身上，没好气地说了几句。黄林受了气，默默的转身，依然去做他的杂事。

也许真的背时，黄林端菜的时候，不小心溅了菜在一个客人身上，那两个客人是 30 多岁的男人，满脸的油嘴，说话特别冲，横说呆说要赔，吓得黄林傻傻地说对不起，那两人不答应，只是找李刚麻烦，要他负责，李刚见了本是小事，想想求情说两句，也就过去了。

被溅衣的男子瘦点，怒气冲冲地说："老板，你倒好，几句话求情，就让这个傻子弄脏了我的衣服，我这衣服香港买的，美国货，3 万多，你赔给我，要不你从这傻子工资里扣。不赔不可能。"

黄林傻傻地说："是你自己用脚故意挡了我一下，我才没有站稳，汤才淌了出来，溅到你的……"

另外一个男子骂道："老板，你这个傻瓜员工，溅了别人衣服还推卸责任，哼，你们用种，我打电话，叫几个朋友评评理。……"边说边拿出手机打电话。

李刚连忙赔笑说："各位朋友，就行行好，饶了这个傻子，我们赔点钱，去干洗店洗一下，好不好?"边说边塞给瘦个子几百块钱，想息火完事。

可是那个人推开李刚的手，不依不饶地说："你雇佣一个傻子做事，出了事情就不负责任了，这么一点钱打发叫化子……"

此时李花也过来劝说："各位老板，就看在他一个傻子的份上，就赔点钱算了，他在这里才干仅仅半个多月，也把工资赔给你们，也不过几百元钱。"

另一个男人停止打电话，冷笑说："你们雇了一个傻子，只能怪你们背时，得赔我们最少一千元，怎么多油渍怎么洗得掉，如果洗不了，这 3 万多的衣服就报销了，我们去专卖店修整一下，看怎么挽救。谁叫你们雇佣傻子，这就是教训，以后犯事的时候多着呢。"

黄林在一边，委屈地说："不过是溅了一点汤而已，洗洗就干净了……"李花连忙喝住黄林，骂道："傻瓜，滚到一边去，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黄林被骂，怏怏的走到一边去。

那个瘦个子怒气冲冲地说："你看看这个傻瓜，他还敢说，今天不给你们一点教训，真的不知道我黑豹子的厉害，小飞，给大哥打个电话，要他带人来……"另一个人忙点头说是，拿着手机欲打电话。

李刚忙陪不是，赔笑说："老板，何必闹大，这个傻瓜我会教训他的，你就莫生气了，就赔你们一千元。"于是将一千元钱塞给他。

那个人半推半就的收了钱，装作教训下人的口气："看你开个小店，也不容易，就算了，不要你多赔了，不是我说你，你雇个这样的傻子，迟早会出大事，今天我好说，以后就不知道别人了……"

李刚连忙点头哈腰说："是…… 是。"

那个人说："小飞，我们走……"两个人趾高气扬的一摇一摆的走了出去。

留下梨花和李刚非常生气，原以为收留了黄林免费做点事，却不料，这黄林惹下这等祸事，又使男朋友误会，于是不免责骂黄林。

黄林委屈的小孩子般流下泪水，孩子般地争辩："明明是他们故意生事的，绊倒我的，为什么……"

李花呵斥："你一个傻子不小心，惹下了事，还要争辩，你…… 还是莫干了，另外去那里，免得给我们添麻烦……"

黄林委屈地哭了，低声唠叨一句，李刚见黄林竟然敢顶嘴，又刚才赔了钱，火气十足的踢了黄林一脚，骂道："傻木头，你给我滚……"

黄林疼的哎呦一声，连忙跑出店子，委屈地在一边哭泣。

此时，那两个人又怒气冲冲的来了，李刚连忙陪笑着。

瘦的说："店老板，我的衣服修了一千三百元，你还得赔我三百元。"

李刚忙陪笑说："我的店子也是小本生意，也没有什么钱，那个傻子我已经打骂一顿，马上赶走他了，老板，你就行行好，放了这个小店。"

另一个人说："明明看见傻子还在门口，你敷衍谁啊?"

李刚叫道："李花，快点把傻子的东西扔出去，赶他走。"李花也怨尤黄林害他失恋，也没有细想，就把黄林的东西一个脑儿的扔到店门口，黄林的面前，骂道："傻子，滚，不要再来了。"

黄林委屈得哭的更大声了："李花姐姐，不要赶我走我舍不得果果，和你们。…… 不要赶我走。"李花见黄林不走，无法在两个生事的人面前交代，推了黄林几下，又打了他几下，硬生生的把黄林赶走，黄林伤心地恋恋不舍的离开，盲目地走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

那两个生事的人，在店里逗留半小时，扯皮捣蛋地争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离去。

李刚和梨花才松一口气终于送走了灾星。

Chapter 78

流浪的乞丐

当果果和妈妈走亲戚回来了，却不见黄林，奇怪地问姐姐，李花没有好气地说了几句，大致怎么回事。

果果知道后，原来是姐姐因为失恋迁怒黄林，又因他犯错，被客人诬陷，被父亲和姐姐赶了出去。连忙顺路去寻，可是一路问来，却没有了黄林消息，黄林失踪了。

原来黄林被李花轰走，无奈地看着这个店子，自己寄居的地方，可是自己该去哪里，也不知道家在哪里？恋恋不舍地回首看几眼，可爱的好朋友果果，再见了。

黄林顺着车流往西边走去，虽然傻了，但总是感觉家乡世外桃县在楼底的西边，也许可以去西边寻找家。

走了一段时间，黄林突然感觉小腿肚子有点痛，在一个花栏边，坐下来，掀起裤子，发现小腿青瘀了一块，有点发肿，原来是李刚踢伤的，当时不觉得，走了一段路，已经开始发作，隐隐作痛，并且开始扯起筋肌痛，黄林哀声叹气，不知道怎么办？该去哪里？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怎么安身。

黄林傻傻无助的哭了，面对陌生的楼底，该如何是好？轻轻地按摩伤肿处，希望能够减少一点痛苦。

黄林又站起来，走了一会儿，他希望能走到世外的家乡，可是世外市遥遥无期，长路漫漫。

走着走着，痛得更厉害了，甚至拉起肌键一阵阵的抽痛，俗语称：抽筋。黄林无奈地坐下来，在一个屋檐下休息，已经无法走路了，坐下来脚也抽筋，左脚像麻木了。

无奈的黄林，傻傻地不知道如何自救，可惜的中国的红十字机构，不知道在一只白鸽子黑心人的带领下，红十字早变成了黑十字，成了那些官僚机构的红十字官员的自又冷家的场所，那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现在的这个冷酷的社会。

红十字哪里能了解如黄林般流浪汉的孤独无助，也许等待的只是漫漫长夜，哪里有

光明?

黄林一个劲地哀叹，疼痛路人都匆匆而过不过有的看一眼露出一点同情，有的看也不看，更有的看着讥笑，社会为什么这么冷漠，人心如此冷酷。

突然有一个人从楼上倒水，全部洒在黄林身上，弄得如同落水的公鸡，蔫耷着头，一身湿漉漉的一拐一拐的走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躲避。

天色渐渐黑了，又冷又饿，想到回到店子和果果开心的玩，可是被赶出来了，自己怎么敢回去，李花那凶凶的眼神，自己害怕，脚痛渐渐轻了一点，走走，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垃圾食品吃一下。

于是走走停停，又走了一段路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看见远处有一个废弃的旧破房子里，看见有人生火，于是跌跌拐拐的走向那里。

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人在生火烤暖，火烧得很旺，两个穿戴破烂，一看就是乞丐，黄林壮着胆子，挪过去烤火。

两个乞丐看看黄林穿戴整洁，只是衣服湿透了，样子傻傻的，可能是个弱智，所以没有害怕他，也没有排挤他。黄林不时也捡一点可烧的垃圾来凑火，也对他没有什么敌意了。

黄林衣服渐渐烤干了，寒意已去，留下的伤痛饥饿，夜色已经晚了，城市辉煌的霓虹灯下，是五颜六色的美丽夜景，那高大气派的建筑是有钱人的世界。匆匆的车色，喧嚣的吵闹着，触动黄林的神经，似乎有点清醒，记起自己曾经的点点往事，却总不能完全明白。..... 好像..... 就在眼前?

黄林饿了，心里一片惆怅，却傻傻的无法释怀，只将背上的吉他取下来，轻轻的弹唱一曲《乞丐》。

乞丐

谁知道我的心流浪在外，
家在哪里？
怎么去寻找那份家的关怀？
美丽城市下七彩迷离的灯光，
却无法找到一份属于我的爱。
为什么？为什么？
孤独一人流浪在外，
冷冷的街头，
我是一个孤独的乞丐。
看着匆匆的行人车流，

没有我认识的那个女孩。
听见远方飘来城市的音乐，
我又怎么出彩？
不知道远方的她，
是不是也在，
是不是也在思念着，
我们曾经的许下的等待。
可是为什么？
我不过是一个流浪的乞丐，
怎么才能获得心中的那个女孩，
和她一起相知的爱。

黄林边弹边唱，吉他悠扬，歌声真挚，真情的自然流露眼泪簌簌的落下，旁边的两个乞丐也留下了泪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纷纷地鼓掌，有一个老点乞丐把乞讨的半块包子送给黄林："你也饿了吧！吃点吧！"

黄林停下吉他，接了包子，说："谢谢，大叔。"就一口饿狼般吃了。

黄林的吉他声也同样的感动了女鬼，她藏在黄林的胸脯边的画像里，她腾身飞了出来，她看着黄林三个乞丐也都饿了，那个老点的乞丐，还将半块充饥的包子，给了黄林是不是该给他们弄点吃的。

女鬼飘过一个房子，看见一个有钱人的在做着大餐，桌子上摆满了鸡、鱼、肉…… 偷偷的笑了，轻轻的使法，那只已经弄干净的全鸡飞了出来，渐渐飞向外面，那个有钱人看见鸡既然活了一般的飞了出去，越飞越远，惊讶得说不出话。

看见鸡越飞越远，追了几步，又害怕停了下来，忙着害怕的唠叨："鬼，鬼…… 有鬼，鸡飞了……。"眼睁睁看着飞到不见。

只见那只鸡飞向那个废弃的破屋，落在黄林等三个乞丐身边，就落在火堆边，黄林惊喜万分，真的天赐美食，捡了起来。好肥的鸡，已经清洗干净，只要架一个棍子，就可以烤来吃。

三个乞丐非常高兴，黄林笑说："我们烤叫化鸡吃，大家去捡点柴火。"有了吃的，三个人七手八脚的捡柴来烤鸡吃。

女鬼见了也很高兴，高兴地笑了，又化身回到那个画像里。

半个小时后，香喷喷的烤鸡已经熟了，流着油渍，薰黄薰黄的，嫩得让人冒口水。

黄林撕作三份，两份给了两个乞丐，自己留一份，三个人开心的大嚼大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Chapter 79

乞讨的生活

黄林三个人饱饱地吃了一顿，三人围着火烤了一段时间后，又围着火暖暖的睡觉。

第二天，黄林醒来，脚疼得厉害，抽筋疼得无法走路，坐着也疼，真的坐立不安。

两个乞丐出去乞讨了，他一个坐着，无聊地看着匆匆行人。

饿了半上午，脚稍微好一点，就一拐一跛地去乞讨，却傻傻地不开口，怎么也没有乞讨到食物。

前面有个包子铺，看见一个又一个行人买了包子离去，他只是眼馋馋得看着，没有作声，默默地流口水。

店主是个四十岁的男人，看见黄林穿着整洁，问："你是不是要买包子。"

黄林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钱，能送几个包子给我吃吗?"跌跌的走近。

店主一听，原来是一个讨吃的乞丐，生的标标致致的，也是个白食客，说话样子是个弱智，非常厌恶地说："去去，我这里没有给你吃的。"

黄林只是傻傻的看着，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买吃的。

黄林又回到那个破屋，饿了，累了，脚疼，只能昏昏睡觉。

下午的时候，又去那个包子铺乞讨，依然无功而返，饿着回来，天黑了，那两个乞丐回来了，他们讨了吃的饱饱的，烤烤火睡觉，黄林饿了一阵天。

第二天，两个乞丐又出去乞讨，黄林恶得心慌了，全身无力，又去那个包子铺，又很多客人。

黄林又怯生生地说："我饿了一天，给我一个包子吃，....."

店主厌烦地说："去，去，去..... 傻子，莫来烦我，要不，打你。"

黄林实在太饿了，祈求说："给我一个吧！我实在太饿了，我给你弹一曲吉他，..... 给我一个吧....."非常的可怜的黄林，令人唏嘘。

可是老板依然无动于衷，挥手赶他走。

一个中年胖男人见了他可怜，笑说："傻小子，你弹一曲，如果好的话，我请你吃包子……"

黄林连忙说："好的……"准备好吉他，轻轻弹唱一首自己得意之作《梨花》。

吉他声音悠扬凄美，黄林又演唱的逼真入情，非常感人，引来路人纷纷围观。吉他一停，众人纷纷鼓足，唱的如同明星歌手一般。

那个中年男人更是欣赏，听完后，非常客气地说："小伙子，唱得不错，弹得也好，来，吃包子，要多少，拿多少，我给钱。"

黄林连忙说谢谢，拿了三个包子。那个中年人早坐在一个桌子边，旁边有一个位置，笑着说："小伙子，来这里坐着吃，慢慢吃。"黄林见这个人和气可亲，高兴走过去，坐下来，狼吞虎咽起来了，三个包子眨眼就吃掉了。

中年人见黄林一定饿了很久了，就大声说："老板，再来三个包子，加一杯豆奶。"店主听了，连忙端来三个包子，一杯豆奶放到桌子上。

中年人笑着说："小伙子，饿了尽管吃，我请客。"黄林听了忙又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又吃完了。中年人边看着黄林吃，边和他说着话，发现他头脑有点问题，但是一个非常有音乐细胞的歌手。

中年又叫店主拿了几个包子和一杯豆奶，黄林又吃完了，吃得饱饱的，打着饱嗝。

中年人付了钱，笑着说："小伙子，你可以跟着我，天天有你吃的，住的，只要你认真弹吉他，好好的把歌唱好，就行了。"黄林傻傻的开心答应了，跟着中年人去了。

再说梨花和梅花两姊妹回去后，天天出来问黄林的信息，却都是一无所获，梅花渐渐心淡了，懒懒散散了。

梨花见了，也不再强迫她了，自己一个人依然苦苦去寻找。

梨花也想着各种法子，街上一路问，一路添寻人启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说："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巷子里，有一个花果山饭店，好像有一个傻小子，无事弹弹吉他，可以去问问。"

梨花来不及说声谢谢，直走花果山饭店。

找到花果山饭店，还是上午，没有客人，李刚夫妻在切着菜，李花也在，在玩手机，见梨花进来，忙打招呼。

黄林却不见踪影，梨花张望寻看了一下，没有他的影子，才急急地说："美女，你们店里是不是有一个背举他的傻傻的小伙子，有点帅，三十岁左右……"

李花见问的是黄林，自己心情不好，前两天把他赶走，却一直没有回来，自己打听了，也没有了下落。是不是他的亲戚来寻找了，只好敷衍了事地说："有一个傻子叫木木，我们收留他，在我们店里吃住，前两天突然走出去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

梨花听了心里糟透了，为什么偏偏没有缘，是不是老天在惩罚自己，三天前自己在

这里吃过一顿饭，他应该还没有离去小，为什么那天没有遇见他，他去哪里？这到底是为什么？梨花黯然神伤。

梨花又问了黄林的情况，问他的样子，..... 又问问他从什么时候走的？从哪条街走的，哪条路走的？

李花都如实的一一回答，只是没有说是自己赶走的，现在想来愧疚。

梨花礼貌的告辞了，她要去找黄林沿着那条路，一路问去却没有人知道，梨花在一次和黄林擦路而过心伤如《西海情歌》[1] 。

西海情歌

自你离开以后，
从此就丢了温柔，
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
听寒风呼啸依旧。
一眼望不到边，
风似刀割我的脸，
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
无言着苍茫的高原。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
爱像风筝断了线，
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
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
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
爱再难以续情缘，
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梨花一路伤心的寻找，从广州到深圳，又到山里村。又转路到石头弯湾，又寻觅到贵州，却是黄林不幸的噩耗。

现在好不容易得知他还没有死，不过病糊涂而已，刚来到花果山饭店，他却又走了，林林，你到底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你？林林..... 是不是我们再也“回不到我们的以前”，林林，我们的“爱再难以续情缘”吗？

[1]《西海情歌》是由刀郎作曲，刀郎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并非本书作者所写。

Chapter 80

《西海情歌》的故事

梨花在街上寻觅着，突然梅花坐车路过这里，也下车，叫住梨花，问她找着没有?

梨花没有说话，只是偶尔唱句《西海情歌》。梅花也和姐姐一起找黄林，找了很久，依然没有着落，在一个路边的石阶上休息。

梅花听姐姐傻傻唱着《西海情歌》，笑说："姐姐，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跟你的遭遇相似，说给你听听?"

梨花淡淡地说："说来听听?"

梅花装模作样地说："英和雄是南方某市某大学的学生。那一年，他俩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一同走进安睡中的美丽寂寥的可可西里……英所在的藏羚羊观察站，在人比较多的不冻泉，雄被安排在条件艰苦的陀陀河观察站。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戈壁，光秃秃的丘陵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刺眼。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

观察站只有干净整洁的一顶帐篷，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却是'空'和'冷'：除了床，什么都没有；进到里面，潮气和寒气直逼骨髓，让人无法想像，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的可可西里，这样的条件该怎么住人。

每次雄到英那里去汇总报表时，总是给英讲许多趣闻，从来没有提过一个苦字. 而英从别的同伴哪里，早已得知陀陀河观察站条件的恶劣，知道雄怕自已担心..... 而她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默默地为雄再次离别准备一切，并把离别后所有的思念，写成文字给雄带去。

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爱恋着.....

苦苦地守侯着那份真情.....

可是，雄牺牲了……

瑛接到噩耗，已是出事的第二天上午。

那天的阳光是那样刺眼，明晃晃的，照在雪地里，睁不开眼睛。

也是快到汇总资料的日子了，英想象着与雄见面的情景，雄上次来的时候，说他发现了一种很美的植物，会开细小的淡淡的花，纤弱的身体总是伏在石缝中躲避着风雪的的侵扰，他还说要给她带来的。

每天英会掐指计算汇总的日子……

这也是最后的一次汇总，之后他俩便可将资料移交给下批志愿者，他们俩可以双双返回温暖的家了.....

而此时，英并不知晓，雄却牺牲在收集资料的路上……

不冻泉观察站一次涌来三辆小车和这么多领导，英自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领导齐齐的围在她身旁更是第一次，她怔怔地望着这些不熟悉的人，等待着－－－－－当一位领导拿出勇儿全部的东西，包括一个栽在牙缸里的一株小花，默默地放在英的床上，英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嘴唇颤颤地动了几动，已听不清领导在说什么.....只觉得那颗明晃晃的太阳，刺痛的不仅仅是她的眼睛，更是她的心。

英，昏了过去……

这是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

后来刀郎听到这个凄美的故事，写下《西海情歌》这首歌。”

梨花笑说：“不知道你从哪里杜撰来的英雄之恋，倒是蛮感人的，幸运的是我的林林，还好活着，要不，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感谢，林林还活着，我一定还有希望。”

梅花见姐姐笑了，开心地说：“姐姐，只要林林还在，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姐姐，你也累了我们回去吃饭吧！奶奶煮了好吃的鸡肉呢！等着你。”

梨花笑说：“好的，妹妹，谢谢你，开导我，我们回去，明天再来。”

再说黄林和那个和睦的中年人带走，这个人大有来头，是楼底市一个歌舞厅老板，号笑面佛陈江湖，被尊称江哥，是一个圆滑的江湖老手，开的舞厅号“人间天堂”，是楼底第一大娱乐场所。

今天他，慧眼识英雄，看出黄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歌手，在他的歌舞厅大有用处，于是收留了他，为歌舞厅献歌。

安排好黄林的住处，告诉他吃饭的地方，江哥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

中午的时候，傻傻的黄林去吃饭，来到江哥告诉他的食堂，那个打饭的厨师见黄林傻头傻脑的，以为是混饭吃的，不理睬他，身边一个个人都端着餐盘领了饭菜而去。

黄林问了几遍，都不给，后来一个样子冷峻的青年汉子，打扮出格，头发凌乱，是一个厌世愤俗的才子。见黄林傻傻的样子，笑说：“傻子，哪个叫你吃饭的？怎么没有弄到饭.....”

黄林支支吾吾说：“一个中年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黄林也不知道江哥，

江哥也忽略了，只告诉他地方，并没有告诉厨师。

那人笑说："别人叫你来吃，那就来吃，你以为这是公共饭店，免费吃，这可是这个人间天堂的演职员工的福利餐厅，一般的员工都没有机会的，看你傻傻的憨态，我请你吃一顿，老六，给他打一份，算我的。"

那个打饭菜的厨师胖胖的，满脸流油的样子，连忙笑说："勇哥，你说了，我就打，钱就不要了平日勇哥对我们这么大慨，这么点钱，何足挂齿……"那胖子边打边说，打完了递给黄林。

黄林连忙傻傻的笑说："谢谢勇哥，谢谢勇哥……"

不知道后面何时来了一个打扮非常潮的年轻人，样子凶狠地说："傻子，你是谁？勇哥是你叫的，叫大爷。……"

黄林端着饭菜，被吓得哆嗦，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解释？

那个被人尊称作勇哥的人，示意年轻人不要吓唬黄林，笑说："小傻瓜，不用理他，你去一边吃饭吧。"黄林傻傻忙点头，转身找个地方吃饭。

黄林发现一个情况，这里的人个个英俊潇洒打扮入时或者潮流的出格，都有一种不同，因而有点害怕，找一个冷僻的地方坐下，生怕招惹他们。

黄林躲在一个墙角吃饭，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可口，他吃得津津有味，傻傻地吃着。

Chapter 81

人间天堂

黄林躲在墙角的一个位置，倒是蛮干净的，好像经常有人坐的，可能主人是爱干净的人。

果然是一个打扮性格妖娆的女子，一摇一摆的走过来，看见黄林在那里，脸色好像不悦。

黄林只顾自己吃饭，没有看见，那个女子走近，看见黄林依然赖着不动，非常生气的敲了敲桌子，怒道："你好像是新来的吧，这个位置是我的，请走开！"说话咄咄逼人。

黄林一看这美女，杏眼鸭毛眉，透着叛逆放纵，脸蛋秀气，却神色逼人，是泼辣女子。心里一惊，忙傻傻地说："我..... 不晓得是..... 你的位置，我走....."慌忙端起餐具离开。

那女子见黄林是一个傻子，又是一愣，见他慌忙离开，又找不到位置，只得靠在一个窗口吃饭，不敢去别人的位置边坐下，样子非常滑稽的在一边吃着，愣愣的笑了一下，就自己开始吃起来了。

所有的人看着这个傻子可怜的样子，滑稽的靠窗吃饭，吃得却津津有味，都是愣愣的逗乐了。大家指着他议论，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自顾自吃着。

午饭完毕，大家都各去干各的事情，黄林无事寥寥。

不知道什么时候传来喧哗的歌舞声，非常的振奋，刺激，黄林此时无聊，觉得有点新鲜，毫无目的的游荡着寻找，来到三楼的舞厅，见有人陆续的走进去，有几个保安一样的人守着，黄林靠近，他们喝住他，问他有没有票。

黄林傻逼地摇头，被保安赶走，此时勇哥路过，看见黄林一直背着吉他，一刻也未离，笑说："你会弹吉他吗?"

黄林一听，也傻笑说："会啊，不知道我可以弹吗?"

勇哥笑说："那你跟我进去，先看看，以后有机会再弹，先学一下，好吧，傻小子。"

“好，勇哥。”黄林傻逼地似一个孩子一样听话地说。

这勇哥也是怪，平常不喜欢带新人，可是对这个木有心机的黄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也许是对娱乐圈的尔虞我诈的人情麻木了，突然对一个傻傻的如同孩子一样的他，陡生好感，于是带着黄林进入歌舞厅。

黄林进入歌舞厅，如同乡下人进城，惊讶得说不出话，这歌舞厅真的大，起码有五六百个平方，黑压压的满是人，有人扭来，有人唱，乱糟糟的，摇成一片，在七彩斑斓的灯光下，疯狂的摇滚。

前台有一个女子在疯狂的演唱着，穿着暴露，样子妖娆，跳着钢管舞般的舞蹈，灯光下充满诱惑，幻想，众人跟着她的节奏胡乱的跳舞，叫嚷着。黄林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那个跟他抢位置的女子。

那女子唱着金心浪子作品《杏花雨》。[1]

《杏花雨》
徘徊杨柳岸，
春意渐阑珊。
多情留不住，飘零的花瓣
愁浓墨淡，如何勾勒你容颜？
一纸心事，任由寂寞渲染！
寻寻觅觅，不见那身，印花蓝。
天色向晚，斜风细雨，织成线。
浪漫的记忆，折叠成，油纸伞。
幽长的小巷，无法，邂逅从前。
当誓言，氤氲如烟，随风飘散。
再多永远，抵不上一个瞬间。
把心揉碎在，悠悠江南，
辗转的思念，淋湿了一半。
千年的故事，未及风干。
又随一场杏花雨，黯然长眠。
千年的故事，未及风干。
又随一场杏花雨，黯然长眠。

这女子演唱没有原唱那种文雅艺术，翻唱成摇滚疯狂的舞曲风格，也另有一种滋味。依然很好听，黄林见这女子样子凶冷，妖娆，歌舞倒还真的可以，也是才女。

[1]作者注：金心浪子先生与我的笔名雨心浪子很是相似，见他写的《杏花雨》歌词极好，故而借来一用，在此感谢。

那个才女唱完，大家一片轰动，大叫：“mimi，再来一首。.....”原来那那女子叫曾米米，艺名：mimi，歌唱的好，舞也不错，是这个舞厅的女一号。自然受欢迎，一姐自然不同。她微笑着和大家互动，说了几句客套话，就下台去了。

勇哥带着他来到前台歌手演唱区，叫他在后台看着，莫跑，静静的听，黄林点点头。勇哥说完上台演唱去了。轮到勇哥上唱了，勇哥正好是一哥，上台也是一阵骚动，更有女粉丝尖叫.....

勇哥俊朗的面容，潮流的发型，唱的是信乐团的《BJ 一夜》。

勇哥手拿麦克风，高声大唱：“OneNightinBJ，我留下许多情.....”唱到此，勇哥喉咙感觉一种撕裂的痛，声音沙哑，现在一哥勇哥竟然跑调，唱不出高调了，许多听歌跳舞的人，惊讶的看着勇哥，不知道怎么了啊？

原来昨天勇哥和朋友在外喝酒，不觉多喝了几杯，回来又晚了，又着了凉，起床还不觉得，现在竟然喉咙一唱高亢的歌曲，竟然喉咙丝丝的痛，越唱越痛。黄林见了勇哥的样子，也傻傻的担心。

但是依然勉强唱下去：“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NightinBJ.....”唱到此真的唱不下去了。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临时出错，所有的人都惊讶的看着，不知道怎么圆场？这可咋办？

此时黄林见这个勇哥待人还挺好的，是个好人，心里为他担心，见勇哥沙哑的唱不下去，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自己背好吉他，边弹边唱：“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黄林边唱边走，走出后台，来到勇哥身边，对他笑一笑。

所有的人对黄林出现惊讶了，见边唱边走出来，吉他也弹得好，歌也唱得不错，比起勇哥，唱功不在其下，大家愣了愣，轰然一片掌声，大家又开始随着灯光跳舞。

勇哥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想不到这个傻小子竟然能机灵的为自己救场，免去自己的尴尬，而且这黄林唱得比他好，心里很是高兴，也微笑的看着黄林，和他一起伴唱，偶尔和唱一句。

黄林和勇哥并排着演唱：“

人说百花地深处，
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
面容安详的老人，
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
OneNightinBJ，
你可别喝太多酒，
走在地安门外，
没有人不动真情。

OneNightinBJ，
我留下许多情，
把酒高歌的男儿，
是北方的狼族。
人说北方的狼族，
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
穿着腐锈的铁衣，
呼唤城门开眼中含着泪，
呜……我已等待了千年，
为何城门还不开？
呜……我已等待了千年，
为何良人不回来？
OneNightinBJ，
我留下许多情，
不敢在午夜问路，
怕触动了伤心的魂。
OneNightinBJ，
我留下许多情。
不敢在午夜问路，
怕走到了地安门，
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
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嘛？
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
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
OneNightinBJ，
OneNightinBJ，
OneNightinBJ，
OneNightinBJ，
OneNightinBJ，
OneNightinBJ。

Chapter 82

含苞欲放的梨花

黄林和勇哥并排着演唱，这黄林虽然傻逼，但是一唱歌，却能进入那种境界，一点也不傻，不怯场，表现的落落大方，如同一个明星歌手。

黄林两人唱完，大家纷纷鼓掌，有女粉丝竟然高叫："再来一首，帅哥，再来一首....."黄林礼貌的向大家谢谢，勇哥高兴的握着黄林手，微笑谢谢，礼貌地向大家谢谢后，拉着黄林下去。

演职人员被黄林的完美救场，也非常惊讶，此时的曾米米也在一边，对这个傻子另眼相看，真的想不到，高手是傻子？迷茫？

歌舞依然继续。事后，勇哥对黄林更好了，江哥知道此事也表扬了黄林，正式让他加入演唱，平时有勇哥在一边协助帮衬着，黄林倒也是混得过去。勇哥也知道他叫木木，一个木头般的傻小子。

黄林和勇哥在一个公园里聊天，说起两只鹅的故事。

勇哥说："一只母鹅被放在摩托车上，一只公鹅站在摩托车下，两只鹅嘴对嘴，被网友解读为是在'亲吻'。也许是生死离别吧！生死之吻吧。有网友表示，看完这两只爱情鹅，泪奔了，并点评称，'再次相见，已是来生。'此后，这张照片便在情人节期间迅速在网上发酵，引起广泛传播，网友们脑洞大开，并延伸出多个版本的结局。其中这个版本流传最广，装载鹅的摩托车出了故障，最终两只鹅幸福地在一起了，并孵出了很多小鹅。"

黄林也傻傻地说："一定是坏人捆扎母鹅时，公鹅伸长了脖子，试图解开母鹅身上的绳子，动作也十分亲昵。情深意重的公鹅一直在'嘎嘎'叫唤，似乎在祈求主人，放开她吧。

这种情义犹如人性，也许是一对前世相爱的两个人投胎为鹅的，所以才恋恋不舍，可是她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多悲剧。"

勇哥说："关于这两只鹅亲吻离别的故事，还得从大年初二说起。因为主人年前家里欠了亲戚的人情，年初二，这位亲戚家要请客，所以主人准备将母鹅一大早送到亲戚家。母鹅被送到了亲戚家宰食了。后来那只公鹅日益消瘦，无人能解，也许是相思那只母鹅吧。后来被无知的主人吃了。"

黄林突然不傻了说出一段话："这不仅唤起了大家心中关于爱情的共鸣，也是对自然界动物也是有灵性的，知道相处也是一生唯一的相遇，也许来生只是黄泉路上了。可怜的鹅双双被吃。"

勇哥奇怪的看着他，为什么黄林一提生死分离的爱情故事时，一点也不傻了，反而有一般人没有的深邃理解，和无限的遐想。真的不解，也许黄林一定是一个痴情人，和被情伤。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春天来了，梨花开了。

勇哥就是楼底附近乡下不远的人，一日，勇哥心情好，正好那天停电三天，勇哥带黄林去老家踏青，看春色。

勇哥的家在一个山村里，一个大院子的边缘，屋边有池塘，青青的，池塘边有一棵野梨树，很高很大，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一个人腰子那么粗的树干，已经灰褐老化，皱皱巴巴，上面已经长了些许青苔。

枝头树叶青油油的，在枝叶间闪曳着花苞，还未开放。黄林见了梨花花苞，非常欢喜地说："梨花，梨花。我看见梨花了，梨花快要开花了我看见你了，梨花。"突然间想起什么？黄林竟然恍然明白什么，也是清醒很多。

勇哥见黄林见到梨花含苞欲开，竟然神志清醒一些，也笑着说："是啊，梨花含羞欲开，真的好意思，木木，你想起什么了吗?"

黄林摸摸头，使劲想，可是只觉得这个梨花好熟悉，好像是老朋友，又像亲人，可是一时又无法完全想起，只是在迷茫着，好像看见前面远处有一盏灯，只是远远的走近。

黄林艰难的思索，哭笑着说："我好像对梨花亲切，好像是自己心里藏着那个人，却又不知道她是谁，舍不得，却好像又那么无法……"黄林说得很清晰了，勇哥觉得奇怪，难道黄林真的见到梨花，记起什么？那太好了。

勇哥安慰说："不要紧，慢慢想，我陪着你，在梨花树下，休息，咱们好好想，一定会记得的。"说完拉着黄林靠着梨树坐下，望着绿叶里的含苞欲放的梨花，平淡的，寂静的，轻轻的想着。

两个静坐了很久，勇哥的母亲叫他俩吃晚饭，才平静回去吃饭。

黄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时不能安稳入睡，总是想着池塘边的梨树是不是今夜会开花?

黄林懵懵懂懂地入睡，突然半夜风起，被风声催醒。睁开眼，看见窗外一片漆黑静

静一听，风声夹着雨声，是不是下雨了，黄林披衣下床，拉亮灯光，推开窗子，在微弱的余光照耀下，看见窗外果然朦胧看见雨，细细的，淇淇地下着。

黄林心里一片惆怅，是不是今夜梨花也开了，雨儿打湿了梨花，怎么办？细雨摧梨花，怎么办啊？

夜有点冷，黄林空怀思索，担忧梨花被雨淋，忍不住颤抖一下，冷，上床休息。

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池塘边，梨花全开了，满树点缀白雪般的梨花，在春风里摇曳，一朵梨花飘落，他轻轻的接着，落在他的手心里，他温暖着梨花，一会儿花朵渐渐变成一个人影落在地上，变成一个美丽的女子，回头一笑，原来是乌妩。他开心的拥抱她，却变成一朵花朵落在地上。

黄林正迷茫，担忧着，又有一点梨花飘零，他依然用手接着，落在手心，亲昵着，也化作一个人影落在地上，渐渐变成梨花的样子，也笑着看着他，他脱口而出："梨花，是你吗?"

她点点头说："是我，你还记得我。林林。"

黄林开心地再次去拥抱，依然变成一朵梨花，飘零在风中，被风吹远，吹落入池塘里，漂流在水里。黄林见了，黯然神伤，口里叫嚷着："梨花，梨花，你莫离开我……"叫着，竟然醒来，原来是一场梦，窗外渐渐有朦胧的光芒，天，开始亮了。

第二天，黄林早早起了床，打着伞，漫步到池塘边，果不其然，梨花昨夜突然开了，被风吹落一地，可惜美丽雪白的花瓣，沾染了污泥，或被雨吹远。

黄林突然又清醒了一些，看见梨花带雨，好像是曾经遇见的女子，可是又记不清了，哀叹："梨花，梨花，你终于开了，终于见到你了，等你好久了。"捡片片梨花花瓣抚摸着，亲昵着。

Chapter 83

黄林清醒

黄林抚摸亲昵着梨花，多么希望手里的梨花会变成乌妩的样子，或者哪个自己好像认识的女孩，可是梨花依然是一点梨花，不过是雪白，嫩嫩的，却没有变成心爱的她。

黄林一个人静静的站在池塘边，直到勇哥来叫他吃饭。

玩了一天，就坐车回城。车子到了城西的一条街道，突然阻车了，堵了很长，勇哥开着车，叫黄林看看前面堵了多少车，黄林走到前面，走了 20 多米，看见还有很长，在一个等车的站台边，看见一个寻人启示，一看非常惊讶。只见上面有一个照片，跟自己非常相似，写着这样的文字：寻人启示，黄林，男，30 岁左右，173 左右，样子有点傻，自称木木，会弹吉他，喜欢弹吉他，唱歌乞讨。..... 如有见到请与 138073***18 联系，必有重谢。

黄林一见，这好像是自己，却又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办？是谁在找自己？是果果吗？黄林依然没有全部清醒，看看了，疑惑的走开了，又去看了车子堵了多长？默默的回到车子上，什么也没有说。

回到宿舍，黄林早早睡了，不久就进入梦乡。

突然一夜，黄林回想起梨花，她雪白圣洁，一尘封锁，我爱慕她，思恋她，她却离去了，她爱了山，啊！他白爱了，爱白了，他心也明白了，可是他的头发也一也白了，他照镜子一看，白发满鬓，这是谁啊！好白好白的头发，光彩透亮，是谁？

黄林心里纳闷：这是是白发魔头，白发情魔，是我吧！不是，不是我！我虽然伤情之人，但不是情魔，更不会变成白发情魔，不是我？

他乱抓着自己的白发，哭喊着“不是我，我不是白发情魔，我是小青，我不是白发情魔！”

他跪倒在地上，手指抓着数根白发，落在地上，那么刺心，他真的是白发情魔吗？他爱的梨花，他头发也和你一样白，啊！啊！他的梨花，你走了，他老了，他的头发都白

了，情白了，他一个傻傻笑，说："白发，白发，宛如白梨花，梨花，梨花，我爱着她，她走了，白了发，白发几许，啊哈，啊哈，几许牵挂，咫尺白发，情断天涯，哈哈，情断天涯，啊啊。"

突然一个美丽的女子如同乌妩，在空中撒下一片梨花，哭泣着："你是白发情魔，你是绝情人，忘了梨花我....."说着渐渐消失。

黄林惊讶着醒来，看见窗外撒了一片梨花影子，突然心里有点明白，原来梨花就是梨花，梨花就是自己曾经爱过的女子唐梨花。终于想起来，黄林竟然清醒了，明白心里蕴藏的那份爱，终于唤醒神志。渐渐的想起，也渐渐恢复了正常可是过去的许多事情不记得了。也许..... 也许只有找到梨花才能找回过去。

第二天黄林渐渐好了，在表演节目时，不由自主的唱了一曲《梨花》，边弹吉他边唱，又一边忘情的流下眼泪，竟然完全清楚的想起梨花，想起和她在广州打工的日子。

台下的听众舞者们，也纷纷静舞倾听，也有人唏嘘感动，更有多情的女粉丝黯然流泪的。

一曲唱完，响起了从未有过的雷鸣般的掌声。此刻的黄林已经是一个正常人了，向大家鞠躬后，激动的流泪说："各位朋友，来宾，我一时多情，回忆起过去爱过的女孩，和她痛彻心扉的往事情缘，不免伤感失态，谢谢大家包容....."说完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听众又是雷鸣的掌声，还有女粉丝的尖叫声，真情所至，人人感动。

勇哥听了也感动，也感觉到黄林可能已经清醒恢复正常了，下来后，忙问黄林的情况，黄林如实回答。

黄林告诉勇哥昨天见到那个寻人启示，那个寻找的人就是自己，他想今天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找自己。

勇哥爽快地说："你恢复正常了，很好啊，我开车陪你一起去，也好有个伴。"于是带着黄林开车到那个堵车的地方，那个寻人启示还在，可惜的是不知道那个缺德的已经撕了一半，那个联系号码不见了。黄林顿时一片伤感。

为什么？为什么？上天弄人，昨天还在，今天偏偏被人撕去了，找不到联系号码，又怎么知道是谁在寻找自己？是梨花，还是谁？黄林觉得头晕，后退一步，勇哥忙扶住他说："木木，以后再说吧，今天没有找到，还有明天，这里的寻人启示撕掉了，也许另外一个地方还贴着有，只有有心，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的，我们先回去休息。"黄林无言的点点头，勇哥扶着他上车回去。

勇哥没有做事，陪着黄林休息，黄林刚清醒，又遇着烦心事，怕他再次糊涂，只是陪着他，开导他，让他平静的度过。

一天过去了，黄林没有再糊涂，而是越来越清醒，他已经记得果果，记得花果山饭

店，节目完成后，勇哥又带着他开车在火车站荡游寻找。

后来终于找到了，果果一家人都在，已经清醒的黄林穿着入时，整洁，有种莫名的帅气，果果见了，高兴地叫："木木，你回来了。"李花在一边也感觉黄林帅，黄林一起来的勇哥更有一种帅气，吸引着她。

黄林也高兴的抱起果果，笑着说："果果，你还记得木木，木木也想念着果果，特别来看看果果。"

果果和黄林高兴的像两个孩子，玩笑了一会儿，黄林笑着说："果果，木木给你买了几个玩具，送给你。"说完此时勇哥将一袋玩具递给黄林，黄林送给果果，果果高兴的直说谢谢，欢快的跳起来。

黄林又把另一些礼品送给梨花和李刚夫妻，以谢谢他们的收留之恩，李刚夫妻连连说谢谢。

又介绍了勇哥，给果果家人，又介绍了果果家人给勇哥，勇哥非常的礼貌，引得李刚一家人高兴，李花已经和王晓东分手，对勇哥有点好感，挽留两人在此吃饭。

吃饭期间，李花和勇哥聊得亲昵，黄林在一边也笑了，无心中竟然给勇哥介绍个女朋友。李刚夫妻对勇哥还算满意，高兴地招待二人。

Chapter 84

找到梨花

黄林和果果说着话，果果说，大概三个月前，有一个女孩来找过黄林，黄林忙问详细情况。李花告诉了她的大致相貌，年龄，和梨花的样子吻合，黄林猜想可能是梨花在找他，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可能那寻人启事，也有可能是梨花粘贴的。

一切都清楚了，黄林也渐渐想起许多和梨花在一起的往事，一一浮现眼帘，仿佛还在昨天。想起梨花头也不回的离开深圳，她还来找他吗?

失去的滋味

美丽的梨花妹妹，
她走了，一去不能回，
流水般的虚伪，
落花一样憔悴，
我为你伤悲，
为你去寻觅，
你却没流一点泪，
难道这是失恋的滋味，
归来吧！归来吧！
往日梨花，
后悔当初要相识，
今日却难相会，
星星伴随月亮，
我会有谁相陪。
痴心对秋风，

断肠付流水，
难道这就是失恋的滋味。

黄林心里如诗，才明白《失去的滋味》，心里默默地想着：梨花，你还好吗？

黄林和勇哥吃完饭，说了一会儿就告辞回去。

回去之后黄林天天出外寻找寻人启示，希望能找到那个号码，找到梨花。可是一无所获。

再说梨花在楼底找寻黄林，三个月过去，也一直没有消息，心里渐渐暗淡。期间偶然间遇到高富帅同学王晓东，这王晓东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和李花分手后，见到梨花如此美丽，暗暗生情，天天去陪伴梨花，挖空心思去追求梨花，渐渐感动了梨花的家人，梨花却不为所动。

这一天黄林漫无目的地走着，希望能偶然遇到那个寻人启示，在火车站附近游荡着，突然间看见一个网吧，好熟悉。

仔细一看，原来是无缘网吧，是这里，自己曾经流浪在这里，黄林头一痛，记起来了，自己曾经在这里不远处救过梨花，一切都记起来了.....

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看见曾经救过梨花的地方,可是一切未变,可是梨花已不是.....

想起来了，随着那条路，寻找梨花住的小区，找了很久，看见一辆笨子（BENZ）车开了过来，停止小区口边，一个帅气富二代下来了，推开后面的门，美丽的梨花下来了美丽如梨花，楚楚动人，她笑着下车，和那个人亲热的有说有笑，梨花提着大包的东西，那个富二代非常热情地为她提东西，和她一起走进小区，却没有看见不远处的黄林。

黄林见了，心里一片凄凉，为什么？自己傻傻的来找她，千辛万苦的找到她，她却和别人卿卿我我，是不是早忘了他？自己好傻，真的好傻！为什么相信她还在找他，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找到？楼底怎么小，怎么可能找不到？她既然有了那么富二代的男友，自己又是多么多余。转身黯然离开，走着走着，回头看看那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地方，可是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梨花，何必，何必再留恋？

黄林默默地回到宿舍，什么话也不想说，只是默默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顶，想着梨花，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勇哥见他闷闷不乐，问他为什么？他谎说是感冒了，心情差敷衍。

第二天，依然弹吉他，唱着歌，不过神情憔悴了很多，早早下班了，又偷偷地跑去看梨花，依然看见梨花和富二代快乐的一幕，又黯然回去。如此循环了三天。

第三天，梨花出去上班，她为了寻找黄林，在楼底找了一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找黄林，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黄林的消息。期间遇到同学王晓东，他拼命追求自己，也给了她许多帮助，可是她心里只有林林。只是普通朋友般对待王晓东。

在小区门口对面的一个小店子里吃米粉，一个女服务员和梨花平时也熟，客气的对

她说："唐小姐，好奇怪，近三天，我总是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看着你下班回来，都偷偷在那边一个小店边等待，总是等你下车后默默离去。你真的好有魅力，一个高富帅送你回来，还有一个帅气的傻傻暗恋你。"

梨花笑着说："是吗？你说说他的样子，我看看他是谁？是哪个帅哥暗恋我？"

那个女服务员把黄林英俊模样，和他傻傻守望梨花进入小区的傻傻叹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梨花一听，也非常惊讶，难道是他？是林林，是他病好了吗？来找她了吗？

三个月自己没有找到他，他却来找自己了，太好了。太好了盼望这一天太久了，想着，想着，梨花眼睛都红了，心里更是汹涌澎湃。

梨花又仔细问了一下黄林来的时间，具体躲着的位置。

黄林这一天，心里思念百结，爱的她，已经另有所爱，思念她，却无力释怀，心里有事，身体染恙，不由病了。下午的郁郁闷闷，心力交瘁，躺在宿舍的孤单床上，懒懒入睡。

梨花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等待，一直等待，可是他一直没有来，到底是为什么？那个服务员骗人吗？好像不会，因为她问了路边的一个小店老板，也是这么说，难道他灰心了吗？是不是他看见自己和王晓东双双对对，生气了，或者不愿看见这一切？又是自己伤害他一次。

一直等到天黑了，一直没有来，梨花躲在隐蔽处，脚都站麻了，心也等待憔悴了。哎！为伊弄得人憔悴！

梅花看见姐姐如此痴心等待，也来劝说："姐姐，林林，今天不会来了，也许他有事，他明天再来了，我们也回去吧。"拉着梨花回去吃饭休息。

翌日，黄林依然郁郁寡欢，身体不适，躺着休息。

梨花依然傻傻的等了一天，一直到黑夜，心里憔悴，梅花劝说几次，都傻傻的默默无语。

后来奶奶亲自来劝，才悻悻回去。有一首诗《愿意》正是梨花此时的心意。

愿意

愿心飞舞，愿意，真的愿意，祝愿你，
愿你开心，真的愿意，愿意，原来这一切，也不过是回忆，
心，愿意，愿意把你放在心里，愿意，
真的愿意，愿你在风中飘雪，转眼变成雨滴，
呵呵，滴滴，滴在我心里，愿意，愿意，真的愿意，
愿意把过去的情，写成篇篇日记，
呵呵，愿意，愿意，真的愿意，愿意，

你的变心，你的远离，我不后悔，不叹气，我愿意，
真的愿意，愿意，真的失去你的温柔，留下轻轻的美丽，
愿意，愿意，愿意你会归来，愿意和你在一起，
愿意，真的愿意，愿意，原来也是愿意，
我心赤诚，感动天地，愿意，愿意，真的愿意，
怎么去感动你，你能真心真意，和我在一起，
愿意，真的愿意，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

梨花心里千千结，却心里愿意，黄林何时归来，也许这就是爱，也是一种心灵的等待。

Chapter 85

鬼说鬼故事

黄林病了，却没有什么症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心灵问题，勇哥见了，也劝说了一番，希望他能振作起来，他总是默默不语。

夜里，黄林又梦见了乌妩，乌妩坐在亭子边等他，好像恋恋不舍的样子，见黄林走过来，笑着说："我不是乌妩，我是附在乌妩画像上的女鬼，我叫阿媚，也恨过你，害过你，差点把你杀死；你傻了以后一直保护你，也被你傻傻的痴心感动，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了你。可是我做过很多坏事，今夜就要离开，见你最后一面。"

黄林非常疑惑的看着她，她不是乌妩，她是谁?

那个乌妩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鬼原来就是推车的女鬼，黄林颤抖着双脚后退。

她依然笑着，虽然有点狰狞，却没有恶意，她平淡地说："我不会害你的。我想劝慰你，去爱吧！不管梨花还爱不爱你，只要你去爱，失败也无怨无悔。懂吗?"

黄林迷茫的点点头，似懂非懂。

女鬼温柔笑着说："我说一个鬼故事，给你听，你怕不怕?"他此时感觉不是个女鬼，而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黄林也笑着说："说来听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说，鬼说鬼故事。你说吧!"

女鬼平静地说："

很久以前，有个农夫，他在一个地方造了一个新土砖房，取土的地方，埋人用的石灰也挖出来来，可知曾经埋有人，便没挖了，后房子砌成，常常听见有人在哭泣，哭得很凄凉，唱一首古诗歌，'我本有心，怎奈你无情，我心离去，独自孤零零，还我心，还我情，还我相识这一生!'

吓得农夫一家人不能入睡，农夫一家诚惶诚恐，担惊受怕，请来和尚道士捉鬼驱鬼，无济于事，又叫人埋了那土也无用，鬼魅任旧哭，无奈，只能搬家，又无出可去，农夫夫妻都吓病了，三个孩子没有法子，在一起哭泣，小儿子，批酷郎说：'爸爸妈妈，我去

说服那鬼，你们好好养病，一定会好的，哥哥姐姐照顾爸妈，我去了！’

批酷郎[1]在一个小河边，栽了一棵小枇杷树，把它移植到鬼魂地，培土，浇水，跪倒求‘我虽无心，栽花花未开，无心种枇杷，枇杷会成荫，为你遮掩风雨，你莫伤心，请你饶恕我一家人，我家本无意伤你，同是天涯苦命人，惜惜同悯，求你同情，我愿用我一生，求你放了我一家人。’

磕了三个头，只见风刮旋风，黑天地，从此没有了鬼魅哭泣，一家人，病好，快乐的生活，枇杷长大，结果，种子落了，小男孩又把它包围四周种，围绕一个枇杷圈，又用竹片围了一个篱笆墙，人们叫那里为枇杷园，风一吹枇杷树，好象一个美人在唱歌跳舞，轻轻弹琵琶，美丽的枇杷园。

批酷郎在枇杷园快乐生活，渐渐长大，成为一个郎中，给乡亲们看病诊治，那年流行一种非常性感冒，久治不好，什么方法用尽，不见治好，只能缓病，外地大医生一也一愁莫能，村子被封锁了，只进不出，成了孤岛般，他站在枇杷树下叹气，忧愁，爹娘也病了，自己是郎中却无无法，不知何时传来女声‘郎中，为何忧愁?’他抬头看见一女孩站在眼前，含羞而笑，说：‘你是谁，你不知村里有怪病，我是医生却无能为力，你快离开这里，不要感染了，唉一个好女孩！’她说：‘我是来帮你的，你曾将情种种在我心里，我特来报恩，’他惊讶，你是？她又说：‘你用枇杷叶和川贝各三钱，用三滴人手心血，熬药汤，给人服，三次三天，便好，只能用枇杷园的枇杷叶，千万不要把枇杷叶摘完，切记，’他惊喜，她一下子不见了，他熬了药汤给父母吃好了，乡亲照做也好了，有贪心的人摘叶子给外面去卖，或做研究，他阻拦了，有天他不在家，有伙人偷去了全部叶子，那夜狂风暴雨，黑天泣地，断树几声声，他回来看见叶完树断，有棵树连根拔起，树根扎在一个尸骨胸膛中，确切地说：是在心中，他明白了，那是他小时候种的，种在女鬼心中，她来报恩救乡亲，人的贪婪害死了她的魂，是他害了她。

他把那仍然栽在她心里，抚正，来年春天它复活了，依然是一棵枇杷树，一次误诊害死人命，他无法面对，无钱赔，急得跳进河里，可是怎么也沉不下，又浮上来，来回折腾，气得他死也不成，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女孩对他嘻嘻笑，做鬼脸，他不明白平常会沿死人的，今天怎么也沉不下去，难道上天不要我死，那女孩笑说：‘大哥，这样天你也穿衣洗澡，呵呵，冷吗?，快上来吧！’

他看见她，心里一点安慰，就游过来，上岸，他和她说了真实的事，她安慰：‘死也不是办法，你要好好想办法，求死者家属原谅，想办法怎么出问题，’她给了他一颗珠子，说：‘它也许可以帮你，你可以给她吃。’

他谢谢，回家了，和死者说清情况，也给了了解，他夜里看看那珠子，象一个枇杷籽，青青的，嫩嫩的，玉石一般，突然他想起那女孩好象熟悉，好是见过，想了好久才

[1]谐音希顶语的 pɛc-lɵ，即“枇郎”

明白，她是枇杷女，来到那棵树边，他跪倒说：‘是你吗？谢谢你，你能出来吗？’

可是她没有出来，风吹树叶，是点头，又是摇头，她没有出来，他站在黑夜里等待一夜他第二天困了，睡觉了，梦见她枇杷仙子向她走来，他抱住她不肯分手，她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等一下，我就要投胎，你好好保重，你去把那珠子枇杷珠给那女孩子吃下，也许会有奇迹，记住。’

他抱着她，不让她走，一下子不见了，抱着一棵枇杷树，他醒来看见抱着一棵枇杷树，他做白日梦了，他记得她的留言，来到死者家里，是他误诊的女孩－－怀茜儿，她还没入棺，放在板子上，用白布盖着，他来了，用人议论骂他，也有家属打他，他不在意，走到她身边，跪下，揭开白布，用嘴把珠子放到她口中，她慢慢吞下，家属阻拦不及，把他打到在地，不停谩骂，‘你不是东西，死人也不放过…’

‘……’

他不言语，只跪在那里磕头，磕了三个，就磕在那里不动了，有人尖叫‘活了。’不知何时她醒来了，伸头摇头，啊哟一声，直起身子，家属大喜，她父母更大喜，抱起一团哭泣，他还跪在那里，后来她只看见他还跪倒，说：‘郎，起来吧。’

好是枇杷女的声音，她投胎了，他开心起来，抱住她，他她明白了，她他成了夫妻，恩爱一生。”

Chapter 86

回眸相会

黄林听了这个凄美的鬼故事，感慨万千，心里一时不能平静。自己经历生离死别，糊涂流浪，好不容易醒过来，见到自己心爱的人梨花，却怯懦的不敢前，懦夫啊懦夫。

女鬼看看黄林若有所悟，说："林林，好自为之，幸福，需要自己去追寻……"说完化为轻烟不见了。

黄林醒来，原来是一场梦，胸前的锦囊里的乌妩的画像，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出来，在空中飘扬。

原来明白了，女鬼一直躲在乌妩的画像里，一直保护着她，她走了，也许找到那个他，也许去投胎了。

也许明天自己也该去看梨花了，也许会有希望，因为希望就在明天。

黄林第二天清晨起来，好好洗漱打扮一下，就请假去了梨花住的那个小区，一路阻车，好不容易来到那个小区。

梨花一大早，心情低迷，慵懒的起来，也迷茫的出去散步，吃吃早餐，今天也该去上班了。已经两天缺班了，也该…… 可是林林会不会来？走出早餐厅。这么早林林一定不会来。

黄林来到时，梨花没在，是不是上班去了，憔悴的回头，往回走。

可是黄林还是回过头来，此时此刻惊讶了，梨花正好从餐厅走了出来，面容憔悴，也抬起头向他来的地方眺望。

四目相碰，多久的思念在两颗心里澎湃……

两心相思，多少的语言怎么诉说？

"梨花……"

"林林……"

黄林转身飞步向梨花奔去，梨花也同样飞步向黄林奔去，两个人，两颗心，刹那之

间拥抱在一起，心刹那间相连。

两个相爱的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相见了，爱，有情人终于在一起。

仿佛看见美丽温暖的三月，梨花盛开，黄林弹着吉他，梨花唱着那首《梨花》。

梨花

春天的轻轻的雨，
打湿梦里的醒来清晨的梨花
花瓣白似雪
花蕊若红霞。
花瓣随风片片飞，
相思有几下，
若是有心人
田园遇见她。
花瓣随流水，
花香伴眼泪。
梨花轻轻的雨。

只见梨花片片飘落风中，翩翩起舞。

又弹了一首《乌鸦》。

乌鸦

叹今生，
偏偏喜欢她，是她！
问缘份，
偏偏是一只乌鸦，为什么是乌鸦！
春来有心人，
遍地种梨花，
何时何地再相思，
独伴缺月下，
若是有情女，
明眉浩齿轻染红霞。
真心爱上她。

只见一只乌黑的乌鸦飞来了。落在梨树上，叽叽喳喳的叫着……

亲爱的朋友们，写到这里，我心力交瘁，也不知道如何再写下去，只能这样匆匆结束，没有钱，怎么生存，所以休息一下，也许有一天，我开心了，还会继续写的，但是这样一个结尾也不错，相爱的人终于相见了。

全书完。

人名对照表

主角

林霖：主角（人间）在失忆前的名字。

黄林：主角被养父母救活、失忆后的名字。

林林：黄林、林霖的昵称。

木木：黄林成为傻子期间的名字，由果果命名。

亡灵公子：黄林最早的身份。也作幽灵王子。战死后化作黄连木/连心木。

黄连木/连心木：诺亚洪水时载有乌鸦的黄连木，即连心木被扔到地狱的门口，摔伤了，变成了林霖。

小青：在任何地方均指代主角，但没有介绍这个名称的由来，可能与作者曾用名黄树青有关。

黄雀：仅在梦后出现一次。不过，作者在现实中的数个名字中，“黄雀飞”最为有名。

主要角色

乌妩：最早是诺亚方舟时躲避洪水的乌鸦，被连心木所救。后来成为瑶池梨花仙子。之后在人间与林霖相爱，后殉情而死，在人间作为鬼，后来回到瑶池继续做梨花仙子。

唐梨花：通常指乌妩在人间的孪生姊妹，长相与乌妩完全相同，在人间被黄林所救，后与黄林相爱，后因故分开，经过长期寻找，最终与黄林在一起。在瑶池时，“唐梨花”代指的是梨花仙子，即乌妩。

云彩儿：最早是亡灵公子的丫鬟，主角战死后被瑶池收留。黄林的工友，在人间爱上黄林，曾经在一起一段时间，最后因黄林之死而发疯。

白雨荷：文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很可能是荷花仙子。在人间是厂长的女儿，在厂里做厂长助理。后来爱上黄林，最终与郑一明在一起。

主要配角

林晓森：又作小森，林霖的堂弟，收了乌父乌母的钱，拆散林霖和乌妩，后来反悔。黄林复活后，再次与晓森相遇，并由此回到家乡。

阿瓦：黄林的朋友，曾爱上梨花，后因伤害梨花被乌鸦袭击，之后向梨花。

桂花儿：阿瓦的前女友。其男友麦田，和麦田的朋友坤哥，曾打伤梨花。

高明：云彩儿的前男友，分手后追求白雨荷。因白雨荷爱上黄林，让道士攻击黄林，最终失败。

小翠：瑶池中的侍女。在人间病死，之后作为侍女多次受命与道士战斗。

乌鸦：文中有大量乌鸦。其中乌乌是乌妩所养，最终因救助黄林而死。另一只与乌乌相爱的乌鸦自杀。后来一只乌鸦阻止阿瓦袭击梨花，被阿瓦打死，随后其他乌鸦频繁袭击阿瓦，直到阿瓦道歉。

郑一明：爱上白雨荷，由于黄林另有所爱，最终郑一明与白雨荷在一起了。

石玉兰：白玉兰的远房表妹，喜欢高明，陷害云彩儿。最终被揭穿，辞职。

山妹妹：黄林在山村时的朋友，曾救起被投入猪笼的主角。后来与章亮结婚生女（紫叶）。

李果：小名果果，黄林变傻时帮助黄林的小朋友，称黄林为“木木”。黄林后来在李果父亲李刚的饭店居住。

李花：李果的姐姐。男朋友是富二代王晓东。被黄林保护，黄林被抓，后来与王晓东领出黄林。因与黄林亲昵，导致差点与男朋友分手，赶走黄林。后来后悔，通过通过寻人启事找到黄林，后来与王晓东分手，与勇哥相爱。

勇哥：歌手，欣赏黄林的才华，成为黄林的朋友，给黄林许多帮助。与李花相爱。